

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
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

戴帽子的鱼
作品 Works

我在新西兰等你

I am waiting for you in New Zealand

“有些事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去做，

如果不去做，

永远也不知道能超越自己。”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1年8月29日，18:30pm，香港直飞奥克兰。

2011年9月28日，11:59pm，奥克兰直飞香港。

在新西兰历时一个月，在海边小岛和山顶悬崖农场各换宿一星期，这是我的间隔月。

我的旅行路线是奥克兰——基督城——哈维诺——塔卡卡——纳尔逊——惠灵顿——陶波——罗托鲁瓦——奥克兰。

你看完全书后会发现，我走过的地方都是故事里的重要场景。

当我怀着回忆去写这个故事，当我思考着故事去游历这些地方，我觉得这次旅行和以前所有的旅行都不同，我把自己当作卓尔，在异国举目无亲，却必须像杂草一样生存下去。

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因为这场独自行走，奔赴陌生人的住宅，迎接了许多惊异的目光。

而在那些目光中，我渐渐变得勇敢。

就像旅行作家吴非说的那样：“有些事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去做，如果不去做，永远也不知道能超越自己。”

——戴帽子的鱼





责任编辑：董明庆
统筹：邓理
策划编辑：唐瑜
封面设计：杨平
封面摄影：楚狂
封面模特：皙皙



上架建议 青春畅销小说



定价：21.80元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我在新西兰等你 / 戴帽子的鱼著. --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2
ISBN 978-7-5474-0602-1
Ⅰ. ①我… Ⅱ. ①戴…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2407号

我在新西兰等你

戴帽子的鱼 著

责任编辑 董明庆
总监制 梁洁
策划编辑 唐瑜
美术编辑 杨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总编室（0531）82098470
市场部 （0531）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press.com.cn
印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710×1000毫米
15.5印张 1幅图 200千字
版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1.80元



泪，

我在新西兰等你[目录]

C O N T E N T S



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

第一章 新西兰盛情以待

你为什么来新西兰？

除了这里，我无处可去。

001>>>千万不要相信小鹿一样的笑容

新西兰。奥克兰市。奥克兰国际机场。

一个鲜明的东方男子举高手里的接机牌，阴沉的双眸扫一眼时钟，16点整，于是更加不耐烦，解了一颗纽扣，略露小麦色的胸膛。

机场动态在下午2点时就更新过NZ913准点降落的消息。他在这里敬业地等待了两个多小时，早该出现的人却还是不见踪影。

林摇滚气得把接机牌折断，甩手扔到垃圾箱里，转身就走，未瞧见身后刚好有个女生通过入境检查走出来，背着荧光蓝色的大背包，左右望了望，站定在垃圾箱旁边，疑惑地从里面拿出两块碎纸板，拼在一起，写着中文名卓尔，英文名Echo。

但是四周游人如织，没有人认领她。

陌生的国度，她果真来到一个适合忘记的地方。

在停车场里，林摇滚找到自己的二手蓝色雪佛兰，想到又被放鸽子，对着车门郁闷地抬脚一踹，突然想起这台车是他花一个月薪水刚买的，踢到半空中的腿硬生生地收回来，但仍忍不住骂一句。

Shi……还没发出完整的尾音，他便听到手机响起来。

“你好。我是卓尔，请问你还在机场吗？我过境时被工作人员盘问了很久，所以

迟到了。”

“当然在。”他咬牙切齿地折返，在机场大厅看见一个坐在公用电话下边的女生，举高一块碎裂的接机牌，瘦小的脸上一双大眼睛四处盼望。

林摇滚来新西兰已经五个多月，换过的工作不计其数，在青年旅馆铺过床单，在农场剪过羊毛，在艺术学院当过计时模特，说不定你吃的新西兰奇异果都是他包装的，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当机立断不能和这女生过从甚密。

最好是接完机，安排好住宿和介绍好工作，收好酬劳，便能再见不联系。

没办法，今年5月刚到新西兰的时候，他还有一点所谓的思乡情绪，遇见同样是黄皮肤的亚洲人，不管是中国的韩国的印度的，都当兄弟姐妹。久了，就发现某些人的生存能力不堪一击。

他带过一个刚来留学的女生去超市整整三次，那女生一路上像只麻雀一样倾吐自己的感激，眼睛弯弯地笑着看他。

兴许有些人觉得纯真可爱，可是林摇滚事后发现她完全不记路。她总是迷糊地抓抓头发，吐吐舌头说：“哎呀。我又忘记超市怎么走了？你可不可以再带我去一次？我保证！”还敬个礼。林摇滚便再带她去一次又一次，每一次她都很高兴地聊天，他闷闷地提醒她在第几个十字路口转弯，从哪条巷子穿过去，她答应得一声比一声响亮。可是下一次，他还是会接到她哭哭啼啼的电话，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怎么回家，天黑了，她很怕。

可恶的是她雅思英语的分数相当不错，却不敢向满街金发碧眼的外国人问路。以后便是不分时间、地点以及次数的求救电话，仿佛有人在身边，就理所应当可以依赖。

林摇滚从那女生依赖的眼神里，识别出她快要爱上他了，只因为这是异国唯一的依靠。他赶紧换了号码，从此怕极了那些凌霄花一样的女孩。

卓尔看到林摇滚朝她走来，从地上爬起来，微微地笑了一下。

对，就是不能相信这种像小鹿一样的笑容，到时候就会把你认成一头奶水充足的母鹿，遇见什么屎壳郎都找你。

林摇滚心里嘀咕着，却热情地迎了上去，与独处时判若两人，仿佛一棵温暖挺拔的柏杨树。“我是林摇滚，Andrew，之前网上联系过，我会帮你安排好住宿和工作。”

拿人钱财，替人背包。林摇滚正要拎包的时候，卓尔却已经把行李背起来，绷紧的肩带在窄小的肩膀上勒出两条宽大的印痕。

长途飞机后的疲倦还未消失，她稍微晃了晃，林摇滚一把把她扶住，同时提起她的背包。“我来背吧。”

但她却两只手抓紧肩带，摇了摇头，长长刘海的阴影覆住大半的眼睛，看上去就是小女生脾气很倔的样子。只是不知道这股倔强能够在国外撑多久，有很多人撑着撑着就蹲下来哭了，抱人大腿继续活下去。在异国生存，不是靠倔强的性子，而是靠坚强的心脏。

林摇滚发动汽车，从后视镜里继续打量她，因为瘦，所以眼睛格外明晰，身体轻得就像只风筝，可一开始就这么单薄，以后哪有力气在新西兰折腾呢？

一路上，坐在后座的她并不多话，只是默默地看着途经的人和景。

她在10月下旬来到新西兰，正是南半球的春季，明媚得让人心醉。蓝天白云下，刚出生的小羊跌跌撞撞地跑，修长的树木在微风中舒展纤细的枝桠，积木般的屋落在绿色的原野上稀疏点缀，安静的海像一只胖乎乎的鲸鱼仰着肚皮晒太阳。

卓尔靠着窗，沐浴在阳光里，卷起的嘴角像笑，眯着的眼睛又像心事重重。

机场离市区较远，林摇滚决定让这段时间不要太无聊，也方便日后相处。

“你为什么来新西兰？”

“除了这里，我无处可去。”

林摇滚听到这个回答一愣，没察觉前面有条罗德西亚脊背犬摇着尾巴冲出来，差点撞上才及时反应过来，急打方向盘，撞上路边的栅栏，惊动了栅栏里的铃兰花和紫蝴蝶。

靠！我的雪佛兰，我自己连踢一脚都舍不得。林摇滚内心淌血，慌忙下车查看爱车的伤口，车前灯那里大面积刮花。车里的卓尔很镇定，没有受伤，也没有抱怨他的开车技术。

恰逢谢尔猴急地打来电话问下午接机怎么样，是不是个美女，他需不需要盛装以待。林摇滚小声说句姿色一般，倒霉透顶，便挂了电话。

两人继续上路，林摇滚努力忽略爱车的刮痕，但说话的口气已不像之前那么友善。“你家是富二代还是官二代？家里犯了事？财产要转移到国外？怎么会无处可去？”

卓尔缓慢地转过头，看着他，只是看着他，突然间，给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笑容，然后说：“你想像力很丰富。”

算了。她只是个客户，聊天不过是为了增加服务满意度，希望下次再介绍朋友光顾生意。林摇滚由此闭嘴。

哪个出来流浪的人，不是背着沉重的故事？他当初也曾举目四望，无处可去过，但那已经是过去了。他一踩油门，飞车疾驶，把回忆再次压制在脑海深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会时常微笑的少年了，失去的也不仅仅是笑容这一种表情而已。

后来为了避免尴尬，林摇滚开了音乐，安静的车厢里就溢满了慵懒的歌声，是Katie Melua的《Piece By Piece》。

002>>>我们就不要越过该有的界限好吗？

林摇滚带她去的地方是谢尔家的“银蕨”青年旅舍，毗邻伊甸山，两层红砖楼带个小花园，离奥克兰市中心约15分钟车程，胜在幽静。附近住着一些单纯的本地人，周末时常在家里的花园办聚会，传来撩人的木吉他声。

旅行的意义之一就是偶遇，价格便宜的青年旅舍里住着一群走南闯北的年轻人，时刻在发生有趣的故事。这家住宿一夜20纽币起（没有BBH或YHA会员卡会要求多收3元手续费），林摇滚给卓尔定的是多人间，彼此互不相识，晚上却聆听对方的呼吸。

“到了。现在已经5点多了，今天就不安排其它活动，你到房间里再继续睡吧。我明天早上9点来接你。”

林摇滚推醒卓尔，她不知不觉就在车上睡着了，他忍不住蹙眉，虽然他诚实地以为自己长得不错，亦刻意表现得爽朗友好，但是不代表他就不可能是色情狂。这个卓尔到现在，一没有查他证件，二没有向国内家人打电话报告行踪，三没有防备地就在陌生男人的车上睡成一头小猪，分不清是单纯还是蠢。

林摇滚突然有点担心把她带到谢尔的青年旅舍，会不会是羊入虎口。当他正犹豫换地方时，谢尔夸张的欢迎词就从身后蹦出来。

“林，谢谢你，给我带了个睡美人过来。”

林摇滚顿时更觉后悔，勉强笑着和谢尔打了声招呼，看到他金发蓝眼，高高壮壮，却穿着件红艳艳的唐装，特地捋起一边袖子，招摇地露出左臂上一个繁体“爱”字的错别字，顿时惊得呼吸不顺。

谢尔极其迷恋中国文化，可惜还没养成到审美的高度，只要是中国风就往身上乱套，常常会有很雷人的造型出现。林摇滚和他相识，也是因为他在旅舍和一个朋友炫耀新纹身，一个硕大的“愛”字，当时林摇滚忍不住摸摸鼻子，忍住笑，拍拍他肩膀说：“老兄，这是个错别字。”估计那纹身师傅不认识汉字，把“心”纹成“必”字。谢尔就邀请他一起大闹纹身店，逼得纹身店师傅在门口贴大字告示“我不懂中文”，两人也算结下跨国友谊。

卓尔揉着眼睛醒过来，打量了下周围乡间别墅般的景色，行人不多，雨打风吹过

的花瓣落在道路两旁，她抬头记住了门口的红灯笼，跟着两人进去。

谢尔领着她参观旅舍，一楼的客厅、洗手间、浴室和厨房都是公用，上网需要额外付费，走廊里芥末黄的墙上贴满了地图和活动信息。

拨开珠帘，厨房里，两个东方女孩在用瓦斯炉炒麻婆豆腐，一个小卷发男生在看烤箱里的披萨，林摇滚从储物柜的绿色区拿下一些鸡蛋、面包和土豆，说："这些都是以前旅客没带走的食物，你如果今晚不想出去买东西，可以将就着吃这些。"

他说话的时候，两个女孩子"哼"一声，气氛怪怪的有些不对。

谢尔赶紧拖着卓尔上二楼，推开中间的一扇门，压不住的歌声直冲出来，房间里的人正在合唱贾斯汀比伯的"Baby，baby，baby wooo"，一个露肩的女孩欢快地笑起来。

大家都有一张青春的脸，估计是正值间隔年（The Gap Year），西方学生在大学之前常选择用一年的时间周游世界，完成自己的成年礼。

"这是你的房间。"

房间里有十个床位，五个上铺都满了，角落里堆着乱糟糟的旅行包，卓尔看见旁边的下铺，苏格兰格子的毛毯叠放得整整齐齐，便走过去坐下，倦意一下子排山倒海袭来，打个哆嗦强撑着。

有个男生在上铺放下脚，修长的小腿就在卓尔的脸前晃啊晃。她拨开他的腿，提醒道："下铺现在有人了。"

上面倒着探下一张年轻气盛的俊脸，好奇地盯着毫不畏缩的卓尔，突然伸出手，撩起她的发，暧昧地称赞："你的黑发真好看，晚上有空吗？"

林摇滚正打算前去帮忙，没料到卓尔直白地说："我对你没兴趣。"利落地把自己的头发从他手心抽回来。

这句回应真够呛，林摇滚止住了脚步，有点佩服她。上铺的男生惊得差点跌倒下来。

谢尔显然也注意到了，他生平追异国美少女最得意的一招就是当她们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时候，送上缠绵悱恻的关怀，不然等她们被挫折历练成带刺玫瑰的时候，他就打马也追不上了。

此刻，谢尔显然是有几分泄气，沮丧地招手，让卓尔满意就到一楼的前台办住宿手续。

卓尔持的是工作度假签证（Working Holiday Visa），可以在新西兰合法居住一年，进行打工、学习与旅游。这种签证目前只有新西兰对中国大陆开放，每年只有1000个名额，限制30岁以下的年轻人申请，容许经济条件有限的他们一边打工赚钱，

一边深度旅游。

可想而知反响很热烈，每到发放名额的日子，Q群里到处都有人在问抢到名额没？因为签证的条件比较宽松，主要是30岁以下，高中学历以上，雅思成绩5.5，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财产证明4200纽币（约RMB23，000），在官网抢到名额就算成功了大半。

“我们的名字里面都有个‘尔’，真有缘呢。”谢尔一边登记卓尔的资料，一边滔滔不绝套近乎，突然很正经地提问，“单身吗？”

卓尔一愣，似乎在想要查得这么详细吗？

林摇滚忍不住骂谢尔这匹狼，拎着卓尔回房，在走廊里解释谢尔的特长是一见钟情，他喜欢东方美女，觉得神秘、古典又温柔。

“你要是不喜欢这个地方，我可以帮你换一家。”林摇滚和谢尔是老相识，有新人来，他必定推荐这里，因为他知道谢尔只是外表浮夸，内心还是很纯情的。不过据统计，谢尔吓跑过许多女房客。

卓尔扬颜一笑，像一碗冰冰甜甜的杨枝甘露，释去了两人在路上的疏离感，一时间让林摇滚有些失神。

这女孩到底是怎么回事？18岁高中毕业了，为什么不去读大学？要知道国内的父母还是很在意高学历高就业的，在孩子大学没毕业之前控制欲都很强。常见的工作度假签的人多是20多岁辞职旅行的背包客，多少有点社会经验，像她这年纪的一般是留学签。而且她到现在都还没有和国内的家人或朋友联系，不担心吗？

“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但是大家都有不想说的事情。你是我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人，如果你一直不问，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卓尔伸出大拇指和小指，真诚地看着林摇滚，眼睛里带着一丝雾气弥漫的哀求，似乎是在恳求他不要触碰她的任何回忆。

林摇滚愣了半晌，才意识到这是要拉钩钩，作孩子气的约定。

过会儿，谢尔抬头，看见他像撞鬼一样从楼上三步并一步地跑下来，忍不住叫声“林”，却见他没有回应，再就是听见他的车发动飙离这里的声音，突然远去又突然回来。

原来是林摇滚发现自己和卓尔单纯地拉钩钩后，连中介费也忘了收，接机、安排住宿、导游再加上过几天的见工面试，降到友情价也得200纽币。

林摇滚正准备回旅馆，随手一摸口袋，摸出了300纽币，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卓尔放进去的，比说好的多了不少，显然不可能是见他帅得过分才赏的小费，应该是分担他的车刮花的钱。

这女孩像面镜子，很清澈，你在她面前一览无余，却望不见她的背面。

林摇滚恨恨地把钱塞回去，催眠般安慰自己，林摇滚，你也才21岁啊，有时小鹿乱撞一下，证明你还是个欣欣向荣不阴沉不失志的年轻人。

他从皮夹里取出一张抱着小绵羊的棕发碧眼的美女的照片，亲一下。

“伊莎贝拉，今天一定让你答应做我女朋友！”

卓尔从二楼的窗看到林摇滚开车离去，准备回男女混宿的房间。厨房里的两个女孩恰好走上楼，欲言又止地问：“刚刚那个男生是你朋友吗？”

卓尔点一下头，便看见她们脸色变得不太好，之后客气得有些冷漠。

她没多想便径直回了房，房间里还是很吵，她躺在床上，蒙上被子，忍不住说：“你们介意去客厅聊天吗？我刚下飞机，困了。”

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接着，她便听到脚步声，那个笑得最大声的露肩女孩不仅没生气，反而友善地说：“需要帮你关灯吗？”

003>>>Ka mate! Ka ora!

林摇滚驱车赶去奥克兰边上的伊莎贝拉农场，一路上的田园风光以及即将见到的伊莎贝拉让他忍不住哼起了毛利人的歌，十分激昂得意。

毛利人是新西兰最早的居民，他们十分悍勇，哈卡战舞常让对手内心生怯。伊莎贝拉的祖先就是毛利人，她在农场由祖父抚养长大，未来是这里的女主人，现在就有了烈酒般的性子。

林摇滚从后车厢里拿出一份绑着蝴蝶结的礼盒，戴着墨镜，问农场边上的小男孩伊莎贝拉在哪里。

小孩正对着一只小羊羔练习毛利战舞，瞪圆双眼，用力吼着：“Ka mate！Ka mate！Ka ora！Ka ora！”像被惹怒的疯牛一样一步步逼近，吓得可怜的小羊羔咩咩地到处逃窜。

林摇滚看他不愿回答，无奈，只能卷起袖子，扎着马步一样沉稳而危险地前进，每踏一步便是一声排山倒的吼声：“Ka mate！Ka mate！Ka ora！Ka ora！”

阳光下他的影子盖住瘦弱的小孩，小孩碧绿的眼睛露出点滴怯意，抱起小羊羔转身就逃，边跑边喊：“伊莎贝拉在马厩里面。”

林摇滚得意地笑一声，沿着上坡跑到马厩，推开门，迎面扑来一阵马骚味。伊莎贝拉站在一头有白箭胎记的马匹旁，穿着水蓝色的格子衬衫，腰间打个了个结，露出一截蜜糖色的细腰，腰背上沾了些水彩颜料。

林摇滚从后面抱住她，递上礼物。

伊莎贝拉拆开，看是一件改良版的短旗袍，苏绣的美，引人遐想。

她把头一偏，送自己的脸颊吻上了他的唇，抬起右手抚摸他的脸。

林摇滚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迟疑地问是什么。

伊莎贝拉笑着跳开，狡黠地说："马粪。"

在林摇滚反应过来教训她一顿之前，她脱了手套，骑上那匹白箭马，一夹马肚子，喝一声，闯出了马厩，奔驰在起伏的草地上。

林摇滚恨恨地牵出一匹黑马，策马追上去。

"嗨——"山坡上出现一个戴着牛仔帽的蓝眼帅哥，手臂上的肌肉暴露在阳光下，诱惑得空气都变干了。他向伊莎贝拉吹声口哨，她就掉头朝他赶去，笑着问："麦克，怎么了？"

林摇滚毕竟是到新西兰后才有机会学骑马，骑术不佳，颠颠簸簸地来到伊莎贝拉和麦克这里时，他们两人已经亲昵地蹲在一起，为一只萎靡不振的小羊检查屁股。

接下来，他都有点闷闷不乐，看着伊莎贝拉和麦克眉来眼去，想如果他不在的话，不知道两个人会不会就拥吻着从草地上一路滚下去。

林摇滚咳嗽几声，伊莎贝拉关心地问："你今天嗓子不太好？待会我回去给你舀一罐蜂蜜，昨天刚从蜂巢里取的。"

林摇滚哼一声，从周围看热闹的羊群里，随便抱起一只软绵绵的羊，像转碰碰车的方向盘一样颠来倒去，昏得它咩咩叫。

"幼稚！"在照顾伤羊的伊莎贝拉笑着说。

嘁。林摇滚给羊羊方向盘来个急转弯。

"对了。我和麦克要一起赛马，你一起吗？"

这不明摆着是让他献丑吗？他那三脚猫的骑术，可以在马背上摆定点的英雄POSE，但是一动起来就手忙脚乱。但是不去吧？那小牛仔麦克深情得滴水的眼睛，说不定会把伊莎贝拉变成烤面包上的黄油，彻彻底底地融化掉。

伊莎贝拉期待地望着他，林摇滚突然狠了心，拒绝了邀请，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从她眼睛里看到隐约的失落。

她总是玩这种把戏，明明事先已经约好了陪她偷偷在菜园的栅栏上画僵尸，她又临时拉进一个麦克，他当然很生气。

林摇滚对院子里擦拭猎枪的伊莎贝拉的祖父道了再见，就离开田园牧歌，夕阳已悬悬欲落。

004>>>抱歉，这是他的生存方式

昨日林摇滚被伊莎贝拉惹得不高兴，回去躺在床上，疲倦得不知觉就睡着了，当清晨的阳光照进来，他一下子跳起来，看到已近九点，暗忖他最讨厌迟到，于是衔着一块干巴巴的吐司面包，赶紧飞车去银蕨，可是赶到却见卓尔的床空着，她不在！

她还没有买新西兰的手机卡，联系不上。他找了半天才在前台的柜台上发现一张被风吹跑的留言“我出去晨跑了。”

长途飞行了10多个小时，第二天就去晨跑，她复原得倒也真快。他敲着手表，慢慢地等急了。

约10点左右，扎着马尾的卓尔才在林荫下慢跑回来，额头上满是小小的汗珠，显得十分精神。

林摇滚指着时钟，昨天在机场久等的火气又飙上来了，本来想要压抑自己的不满，可是紧张的早晨勾起了他今年才常有的胃痛，便也顾不得要保持什么见鬼的生意形象，径直朝她吼：“你迟到了一个小时！你当我大清早没事做，专门在这等着接驾吗？”

那一刻间，他对卓尔的印象跌到谷底，冷冷想着，初见时还以为不同，结果仍是个麻烦精。

卓尔看看自己的手表，道歉：“对不起，我忘了调时差，手表上时间不准。”中国采取东八区计时，新西兰取东十二区，时间较北京时间早4个小时，现在是夏令时期间，相差5个小时。

“快点。上午把你的事办完，下午我还有其他事。”他生气地帮她调好手表时间，催她赶快准备好上街。要办的事情很多，熟悉周围的生活环境，买手机卡，办税号等等。

他问卓尔有没有驾照，本以为没有，没想到她从包包里摸出一本崭新的驾照。他便带她去官方认可的翻译机构拿到驾照的翻译件，然后去附近的邮局办理税号申请，税号是在新西兰打工必要的东西，用于报税，不报税的话就算黑工。

至此，今天主要的工作就完成了，他急不可待把卓尔送回银蕨，一放松，已消停

的胃痛又开始了，他默默地捂着肚子，看时间已经是下午一点，一点半的时候要带一个马来西亚女生见工，便赶着告别：“明天起没什么正事，我会开始带你游览奥克兰的风景名胜，别再给我迟到了。”

“不用麻烦你，我同房的土耳其姑娘约了我，我答应和她一起逛。”土耳其姑娘就是那个爱笑的露肩女孩。

林摇滚脸一黑，警告她：“你中介费里支付的导游费我是不会退的。”他知道自己这句话里面溢满了铜臭味，不过抱歉，这就是他的生存方式。

他连旅舍都住不起的时候，只能爬到独树山上看风景，看奥克兰有多美丽，多无情。

卓尔面色平静，点点头，表示理解，约定周五再联系，一起去见工，再就转身走了。

今天她也不多话，好像知道林摇滚状态不好，聪明地不再招惹他。他把车调头，突然俯身趴在方向盘上，咬牙忍着胃部突如其来的一阵抽痛。

也许该去吃个午餐，可是时间紧得连等外卖的时间都没有。

他摸到矿泉水，一口气灌下半瓶，又诧异地回头看自己放水的位置，凭空多出一盒常温牛奶和一个培根三明治。

接下来三天，卓尔借了谢尔的大红色单车，和土耳其姑娘逛遍奥克兰，有时候语言不通，她们就一路疯笑，有时候又停下来听广场上街头艺人的歌声，调戏主唱人美声音更美，有时候遇见骑单车的新娘新郎，就追上去喊祝你们幸福。

到了周五，卓尔再也没敢迟到，按林摇滚的吩咐，提早到橡树下的24小时便利店等他。

林摇滚说这不是面试，只是和雇主见个面，了解一下工作情况。但卓尔还是有点紧张，毕竟是人生第一份工作，问万一自己找钱找错了怎么办?

他只能帮她打气，在这里，他们是数学高材生。直肠子的外国人有时候转不过弯，比如买东西一共是12纽币，你给他22纽币，这样他补10纽币就可以了，不用找散钱，但是他通常会先把多的2纽币退回来，因为20纽币就够付12纽币了，然后找回8纽币的散钱。

卓尔见到24小时便利店的老板，才知道这次见面确实如林摇滚所说，他都安排好了，大家只是点个头见个面。

只不过，老板说白天的班他已经聘了一个本地人来做，卓尔如果愿意的话，必须是接20点到翌日6点的夜班。

林摇滚不满临时变更说好的工作，但卓尔却已经点头答应下来。“我很想快一点

自己赚钱。”每个渴望独立的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林摇滚也只能同意，把她送回旅舍，让她准备好，从下星期一开始上班。

临走时，他收到卓尔变出的曲奇饼干，是她在旅舍厨房里亲手烤的，似乎是想烤一个林摇滚曲奇出来，但是放进烤炉后就被高温烤得变形了，两颗干葡萄干当眼睛，脸变得超级大，嘴巴也瘪下去了，好好的林摇滚被冤枉成丑男。

“这个你可以放在车里，什么时候来不及吃饭就垫一下胃。”

他吃一口，不知卓尔是不是看错食材的英文，放错了什么，草莓味道的心居然苦得吃不下，可是又想到那天车厢里莫名其妙多出来的牛奶和三明治，仍是大口咽了下去。

“谢谢你。味道不错。”他会坚持吃完的。

“谢谢你才对。帮我找到工作。”

听到她的话，他低着头，一个接一个地吃着饼干，不知如何面对她信任的眼神，要回答他是应该的，都是一国人，还是说她傻瓜，他是收了钱的。

最终，他选择了后者，看她的笑容像风信子一样枯萎了。

005>>>便利店抢劫案

没想到，卓尔第一天上班就出了问题。

早上九点，林摇滚开机，收到一条短信，像一盆冰盐水泼醒他。

“我在警察局。卓尔。”发信时间是凌晨的4点零5分。

林摇滚深吸一口气，努力镇静下来，这家伙是惹事精是不是？短短时间惹出这么多麻烦。

当下也顾不得再抱怨，披了衣服就往外冲，到达警察局的时候，看见她缩在一条长凳子上，林摇滚气急败坏地把她摇醒，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两名警官押着一个健壮的白种男人进来，40岁上下，胳膊上有个骷髅纹身，那凶神恶煞的男人冲卓尔吐一口唾沫，威胁道：“我会记住你的！”

头顶的灯雪亮，林摇滚挡住他看卓尔的视线，发现她的额头上流着一线淡淡的血，被刘海盖着。他撩起她的头发，看到额头上果然有一块暗红色的伤口，没有处理过，还破着，看来她这一晚一定是难以想象的辛苦。

警官押走男人，林摇滚改用温和的语气询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甚至如果她愿

意，可以靠在他的肩头。

此刻，一位妙龄女警走过来，问他是不是卓尔的朋友。他点头。女警感谢卓尔昨晚保持冷静，一丝不苟地回忆出嫌犯的样貌，帮助警方迅速破获持枪抢劫案。

他们谈话的时候，便利店老板从笔录间走出来，看到林摇滚，冲过来推他一把，质问他介绍的是什么人，上班的第一个晚上就出事，店里损失不少，要怎么办？还有，是不是里外勾结？警察先不能放卓尔走，盘问清楚有没有监守自盗的嫌疑。

“轰”一声，林摇滚气血上涌，一拳把他挥倒在地，冲上去狂踹。

警察局大厅，市民们见有人打架，慌乱地尖叫。老板恶狠狠地高声咒骂，林摇滚越听越气，尤其是听到说卓尔的难听话，踢得越来越用力，停不下来，喊着：“道歉！给她跪下来道歉！”

突然间，他的手一阵乏力，女警扣住他的手腕，把他拖到角落处，强行分开两人。

空气里尘埃飞扬，林摇滚仿佛一夜没睡一样，突然感觉到深深的困顿。这该死的异国他乡！

他甩开女警，扶起卓尔，把她像小鸟一样拢在怀里，护她离开。

两个人重新回归到新西兰和煦的阳光下，他陪着她在喷泉前的长凳上坐下，周围有许多鸽子，他们一过来，身上的血腥气马上让鸽子退避三舍，只有花盆边一只死鸽子永远飞不走了。

林摇滚没有其他安慰人的方式，只能擦一下嘴角的血，摸摸卓尔的刘海，用尽平生的温柔，问她：“怎么没有早点给我打电话？”

一个人在异国进警察局的心理是很微妙的，无论是被请进去的，还是被抓进去的，心上都像盘旋着一条蛇。

卓尔凉凉笑了一下，不看他，就看着那只死鸽子。“你手机关机，我以前也打过你电话，但总是9点以后，你就关机了。”

“所以你就自己一个人解决了所有事情？”林摇滚屏息，一时间，自己怯懦得没有勇气抱抱她，说一切没事了。

他能够想象，骷髅纹身的男人在深夜走进便利商店，用黑黑的枪口指着18岁的卓尔，逼她把所有的钱交出来，周围没有一个可以求助之人，只有头顶的白灯晃晃悠悠的，让血液红得更加明艳。

骷髅男人一枪打在卓尔身后的小型监视屏上，玻璃碎片滚落在脚边，卓尔冷静地看着他，说：“先生，这里没有多少钱。不值得。”

男人生气地抬起枪，用底座砸伤卓尔的额头，她倒在柜台边，眼睁睁看着他抢走

所有的钱。

血流进她的眼睛，但是她没有臣服于恐惧，没有眨眼或闭眼，清晰地记下他有从上往下数第二层货架那么高，穿白色背心，左臂有骷髅纹身，脖子上有一串金色项链，左眼有一处陈年旧伤，因此比右眼要小一些……

当她告诉警察的时候，警察很快画出一副肖像，简直就像是他本人坐在面前，让娴熟的画师为他作画。

在警察局，她有打电话给林摇滚，希望他能来接她，用中文说几句安慰的话，或者一句话都不说，只要让她靠一秒就好。

可是一遍一遍，他的手机都是关机。

深夜的奥克兰，她拉拢衣襟，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彻彻底底一个人。

女警倒给她一杯咖啡，她忘了加方糖和炼奶，却一个人躲在茶水间，加了许多滴许多滴眼泪。

所以现在，她不想跟林摇滚说话。

林摇滚也看出卓尔似乎又对他恢复了疏离感，他不想在此刻失去她，竟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一串数字。卓尔蹙眉表示疑惑。

“我的私人电话，记着。我只说一次。”林摇滚咬一下唇，唇色绯红。“你之前记着的电话是我做生意的电话。”

他的工作是安顿新人，很容易带来许多凌霄花攀援橡树的麻烦，因此，他除了私人电话外有一支生意电话，只在服务期间朝九晚九才开着，免得半夜听到鬼哭狼嚎的“林大哥，怎么办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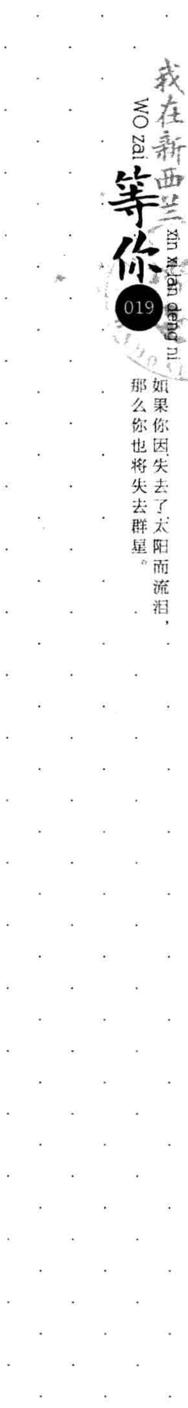
卓尔知道这个号码背后的意义，凉凉的心有些变暖了，但还是连手指都没动一下。

“你干嘛不记？”

“你说你只说一次，刚刚那一次我没反应过来，没记住。”

林摇滚哭笑不得，这女孩倒较真得有点可爱。想着，他不客气地劫走她的手机，输入自己的号码，然后把手机扔回她，补一句：“二十四小时在线。”

卓尔的脸色一缓，似乎是原谅他了。


我在新西兰等你
WO zai xin xi lan deng ni
019
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
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

第二章 如果你想要我

Are you really sure that you believe me when others say I lie?

当别人都说我在撒谎，你是否会一样看不起我？

001>>>薇薇安的出现

林摇滚把私人号码告诉了卓尔，就是真正把卓尔当成朋友，而非客户了。

之前的便利店当然不会再去了，林摇滚又带着卓尔去奥克兰市区应聘其他工作，像大饭店、邮局、图书馆、餐馆等等，这次的标准提得很高，必须是保证安全，老板负责，时薪相对较高的工作，可是这样的好工作又早被更有经验的人抢走了。

谢尔建议农场或者工厂的工作，可是林摇滚说那种工作遍地都是，他不想卓尔马上这么辛苦，实在找不到再考虑。

一天下来没什么收获，他载着卓尔回银蕨，按了按喇叭，谢尔应了一声，穿着一件奥运会的衣服钻进车里，很骄傲地说这是他08年去北京的时候买的，他始终忘不了鸟巢里的礼仪小姐，柔美端庄，他的梦中情人就该是这个模样。

谢尔发现卓尔也坐在车上，吃惊地指着她问："林。她也去吗？"

"嗯。"林摇滚肯定地点点头。

卓尔看看两个人，不知道他们要带她去哪里，谢尔便很热情地介绍，他们即将要去的地方，林摇滚一般不带刚认识的人去。在每月第一个周日，他们的朋友圈子会有一个固定的聚会，就在奥克兰市中心Sky tower（天空塔）附近的酒吧，今晚会有各式各样久居奥克兰的人前来，大家平日可以互相帮忙，对于新到奥克兰的卓尔来说，是笔不

错的人际财富。

进入霍布森街的时候，谢尔就激动地指给卓尔看，天空塔高328米，是南半球最高的建筑物，比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还高，在上面可以俯瞰奥克兰全景。

谢尔正把天空塔描述得天花乱坠，甚至说起曾经有一个劫机狂徒威胁过要撞毁天空塔，当时他的心如何地揪紧。

不过待一抹香影经过车旁，谢尔突然像吞了只苍蝇一样，卓尔顺着看过去，一个长发及腰，着香槟色的贴身短裙，纤足挂着银铃铛的东方美女，踮脚亲吻一个一米九左右的平头帅哥，越来越激烈。

林摇滚专注地等待交通灯转绿，还没有察觉到街旁的激情。

“林。”

“什么事？”林摇滚回头。

谢尔摆出一个无辜的笑容，很花痴地说：“你今天好帅。”

林摇滚挑了挑眉，虽然感觉奇怪，但还是收下了。

街旁的情侣还在缠绵。

“卓尔。”谢尔紧张地戳她一下，问，“林今天是不是很帅？”

卓尔疑惑地看着同样疑惑的林摇滚，准确地说，林摇滚一米八三，行走在奥克兰的街头并不容易被淹没。他的鼻子生得特别好看，就像雕刻家费尽心思雕琢过一样，那一双眼睛虽然极少浮现温和的眼色，却明澈剔透，他如同一杯纯正的伏特加酒，烈里带着丝微的轻柔。而且像他这种挺拔的身材很适合穿今晚的白衬衫，诱惑着让人多看两眼。

卓尔便诚实地“嗯”了一声。

街旁的情侣终于吻到尾声，女生的香槟金唇膏掉了不少，脸颊浮起一层樱花般的娇羞。

谢尔松口气。“好了。”

这时，那个女生注意到旁边的蓝色雪佛兰，过来拍车窗，极其兴奋地说：“摇滚。你今天也来参加聚会吗？”

谢尔翻个白眼，嘟囔一句：“晦气。”

林摇滚瞪谢尔一眼，笑着回应：“薇薇安。真巧。”

薇薇安拉过旁边的一米九，介绍：“这是我男朋友。”

“得。又换了！”谢尔小声嘟囔，林摇滚再瞪他一眼。

好在薇薇安没有听到，小鸟依人地依偎在“一米九”的怀里，仍然很高兴地介绍两人认识。

稍后，卓尔便跟着林摇滚、谢尔、薇薇安和“一米九”一起进了酒吧。他们到的时候，酒吧已经有不少人了，一个时不时爱抓抓头发，美得雌雄通体的少年在台上唱歌。谢尔到吧台帮林摇滚拿了黄金海岸，帮卓尔拿了橙汁，自己则拿了长岛冰茶，不待见薇薇安和她的男朋友。

薇薇安似乎对谢尔的敌意习惯了，看到角落的美女，端着一杯彩虹色的酒，与牛仔麦克腻在一个唇形沙发里，抵着额头，对视微笑，距离近得随时就吻上。

薇薇安惊叫道：“摇滚，那是不是你在追的伊莎贝拉？她怎么在和别的男人调情？”

“伊莎贝拉？她跟我说她今晚不舒服。”林摇滚望过去，脸一僵，发现果然是伊莎贝拉，穿着他送的旗袍短裙，殷红的花朵绽放在她身上美得叫人屏息。一改平日在农场的休闲装扮，她今天涂了嫣红的唇膏与指甲，是下定决心要勾魂夺魄。

伊莎贝拉不知是否感觉到被两股视线持续地注意，回头望这边，妩媚地笑了一下，抿着吸管，饮下杯底的明黄色酒汁。

薇薇安有些生气，卓尔搞不清楚，听上去林摇滚似乎是在追伊莎贝拉，那薇薇安是他的爱情军师吗？如果她在帮他，为什么谢尔好像又很忌讳林摇滚看到她和她男朋友亲热？

伊莎贝拉显然电到了薇薇安的男朋友。他摸着鼻子，急躁地问：“薇薇安，那是你朋友？”

薇薇安气得用高跟鞋踩了他一脚。“你闭嘴。”他知道惹她不高兴，环住她的腰，吻了吻她蔷薇香的黑发，但眼睛却继续偷瞄伊莎贝拉。

薇薇安懒得理他，抓着林摇滚继续研究。“明年5月你的签证就到期了，时间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你想到时候回国奋斗吗？要是让伊莎贝拉迷上你的话，不但农场是你的，你也能拿到新西兰绿卡了。我看她身上的旗袍是我上次帮你选的，她穿上到这里，代表还是对你有意思，今天这么做只是让你紧张一下。”

谢尔发出奇怪的“哔哔”声插入两人中间，用肥肚子弹开两人，然后对着林摇滚刚被薇薇安碰过的手，喷很多下消毒洗手液，说：“公共场合，注意卫生。”然后把卓尔推向林摇滚，问：“你怎么回事？第一次带卓尔来，结果把她晾在一边？”

“没事，我可以一个人。”卓尔觉得头昏脑胀，林摇滚的故事似乎很复杂。她索性抽身到一边，坐在一张高脚的空凳子上，专心听美少年的歌声。

这是一首陌生的英文歌，她蹙着眉侧耳倾听，歌声里有一些省略或轻声带过的发音，有时不懂在唱什么，只觉得这歌手的声音十分惊艳，像冰冰凉凉的糖丝，融化在忧郁的甜蜜里。

“在这里还不忘练习听力的倒少见。”

循着含笑的中文，卓尔抬头看到一个棕发黑眸的年轻人，狭窄的脸让人觉得薄情，可混血的五官又精美得让人向往，薄唇上挂着似有似无的笑容，他端着一杯带冰的烈酒，在手里轻轻摇动，深邃的眉眼侧着看她。

“If you want me.（如果你想要我）。”他轻声说，顺道懒懒地倚在墙边，人极高，腿极长，那宽大的白色风衣罩着他，如同一只休憩的雪狐。

在对方赤裸裸的邀请下，卓尔假装镇定喝了一口橙汁，回：“我不需要这种服务，也付不起这种钱。”

“是歌名。”对方知道她误会了什么，敲敲桌子。

For it's been so long，since I have seen you.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你了。

I can hardly remember your face anymore.我甚至已经想不起你的脸。

When I get really lonely，and the distance causes only silence.当我真的感到孤单时，距离只制造了无言的沉默。

卓尔一下子脸红，忍不住看谢尔和林摇滚一眼，想向他们求救。谢尔不知道从哪认识一个黑发美女，正在吧台扮鬼脸逗得人家娇笑不已，林摇滚则和伊莎贝拉隔空交战，各自施展魅力引对方吃醋。

当漂亮的女酒保用口红把自己的号码写在林摇滚的衬衫上，伊莎贝拉的眼睛里冒出两朵小小的火苗。

薇薇安放心了，抿唇一笑。“我说过了，她玩的只是若离即离的手段。我比她懂得更多。”她拍拍林摇滚的肩膀，翩翩拉着男朋友离去。“以后她有什么问题，你再找我。”

“一米九”绷着脸，似乎不满他们用中文一直聊了这么久，薇薇安很懂如何安抚男人的情绪，妖娆地步入舞池，对他勾勾手指。

伊莎贝拉也推开男伴麦克，穿越人群走到林摇滚面前，挽住他的胳膊，使劲揪了他一下，撅嘴表示不满。

“你是林摇滚的朋友？”混血儿察觉到卓尔一直看着林摇滚，不着痕迹离远了一点。

卓尔点点头，来不及思考他为什么有鄙夷的意思，就看见薇薇安美好的身段波动出诱人曲线时，一个白裙女生不小心把杯里的血腥玛丽倒在她胸前。

“对不起。你跳得太性感，我连酒都拿不稳了。”长得像个芭比娃娃的女孩子笑

意盈盈，却一点诚意都没有，举着空杯子朝卓尔走来。

"于黛丽！"薇薇安叫住她，烟熏眼里冒着火，低喊，"我这条裙子怎么算？我今天第一次穿。"

于黛丽天真地回眸一笑。"你不穿更好看呀！"

酒吧里大半的人都安静了，饶有兴趣地看着两个女生的战争。卓尔敏感地察觉到，大部分人对薇薇安都持幸灾乐祸的态度。

于黛丽眨巴着眼睛看看高大的"一米九"，特意用羡慕的语气说："这是你的新男朋友吗？你真厉害，交往的每个男朋友都是外国帅哥，以后生个混血儿一定是漂亮极了。"

薇薇安咬唇，委屈地红了眼眶，"一米九"听不懂中文，以为只是衣服脏了的小事，就安慰着她不要生气，别小气。

"林。"

"Andrew。"

谢尔和伊莎贝拉同时叫起来，盛怒的林摇滚已经冲进人群，从旁边人的手中拿过一杯同样的血腥玛丽，毫不迟疑地泼在于黛丽脸上。

于黛丽不显狼狈，反而笑得更天真无邪，抹着脸上的血腥玛丽，涂到樱唇上，慢条斯理地说："林摇滚，你前女友的现任男友在这里。你收了她保护费吗？这么尽心尽力。"

林摇滚眼睛一痛，扭头用英文吼"一米九"："她欺负你女朋友，你还站着干什么？"

"哒哒哒……"自觉丢脸的伊莎贝拉从门口跑出去。谢尔边追边吼："林摇滚，你的准女朋友跑了，你还站在那里干什么？"

然后，"一米九"站出来，林摇滚跑出去，好一场角色错乱的闹剧。

只不过"一米九"看到于黛丽无辜的样子，也狠不下心教训，只是把薇薇安好言好语哄走了。

于黛丽嘟嘴看一下胸口星星点点的血腥玛丽，像雪上的红梅。她走到卓尔的桌前，对着混血儿愁眉苦脸地抱怨："陈锡文，早知道有那只小夜莺，我就绝对不会来这。"然后把脸埋到他的胸口，像猫咪那样蹭了蹭，把自己脸上的酒蹭干净了，也把他的衣服蹭脏了，抬起头俏皮地一笑，眼角的余光发现了卓尔，随口一问："她是谁？"

卓尔看着一起来的四个人全跑光了，似乎没有人察觉把她一个人丢在喧嚣的酒吧里，这就是谢尔所说的林摇滚格外开恩，带她融入当地的社交圈吗？可真够潮起潮落，波澜壮阔的。

混血儿陈锡文看她被遗弃的样子，猜测着回答："大概是林摇滚刚钓的一条鱼吧。"

003>>>摇滚蝙蝠

深夜的街头枝影重重，伴着朦胧的月，竟有几分希区柯克电影的恐怖气氛。

卓尔没想到，最后竟然是于黛丽和陈锡文送她回去。虽然她很想拒绝他们的施舍，因为这两个人看起来都有点自大，但是银蕨确实偏远，而且现在没有公车了，林摇滚和谢尔又似乎完全把她忘在脑后，她只能在两人轻慢的目光中，忍气吞声钻进车里。

"你要小心林摇滚。"

听这话，卓尔握紧了拳头。

一路上，于黛丽都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自以为好意地提醒她林摇滚和薇薇安曾是男女朋友，现在虽然分手了，却还像史密斯夫妇一样有特别任务。

薇薇安和于黛丽都就读奥克兰大学，本来关系不错，还曾经当过室友，但是渐渐的，薇薇安常带不同的外国男朋友回家，于黛丽起初是劝，让她想想国内的男朋友林摇滚，可是薇薇安已经不想离开风景如画的新西兰，除了工作外，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嫁给本地人，拿到绿卡。后来于黛丽实在是不屑她每天都花枝招展地出去勾人，便搬走了。

而林摇滚则是半年前才持工作度假签证来新西兰，原意要挽回薇薇安，却第一天就在机场正式分手。

所有人都想不通，他为什么还常常维护伤害他的薇薇安，而且好像还慢慢地和她有同一个想法——拿绿卡，开始追求新西兰本地姑娘伊莎贝拉。当地的华人圈都在笑他们是不是打算都拿到绿卡后，再离婚又结婚。

不过这还不是林摇滚的主要罪名，他在圈子里有个著名的绰号"摇滚蝙蝠"，因为他见血就吸。

林摇滚曾在一家国内中介公司的奥克兰分公司工作过。新西兰工作度假签证最大的难度是名额限制，有一些人以为出国签证有难度，而且也懒得自己去查阅和办理手续。部分中介公司看准这一点，竟然要求高达五万元的费用来代办签证，可是随便有心搜索一下，就知道这个签证的成本只有三千块左右，主要是雅思考试费用、签证费、体检费等支出，那些中介真是想赚钱赚疯了，可每年也居然真的有不少人傻乎乎地把钱交出去。

林摇滚那时就在奥克兰为一群小白安排便宜的接机、廉价的住宿和遍地的打工机会，甚至有人听说他的公司会抽走一部分工资，继续吸血。

后来，林摇滚离开公司，但还在以个人名义在国内网站上发帖，继续钓鱼。虽然钱收得少多了，但是明明这些服务只是举手之劳，他却要人花钱买。

“算了，黛丽，她这种人救不了。如果不是林摇滚帮她找工作，她自己也只能饿死。”陈锡文看到卓尔气鼓鼓地盯着窗外，不想听的样子，不由生起一丝不满，觉得卓尔不知好歹。

“停！我要下车！”

卓尔深吸一口气，平复了内心的激动，脚伸下车，突然又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摸了二十块出来，扔向陈锡文，再跳下车，用力地关了车门。

“喂。你这人怎么这样！我们好心送你回来！”于黛丽心疼陈锡文的车，抱怨，“跟林摇滚和薇薇安有关系的人怎么都那么没水准啊！”

卓尔听到，回头一瞪，那锋利的目光让于黛丽闭嘴。

于黛丽弯身捡起二十块，喊道：“谁说要收你车费了？拿回去！”

卓尔却不接，于黛丽轻蔑她，她便比之更轻蔑十分。“谢谢你们送我，不过我可交不起你们这种心比天高的朋友。”说着说着，她气愤不过，涨红了脸，用尽全身的力气喊出来，“林摇滚是好人！”

于黛丽气得脸煞白，陈锡文倒不以为意，劝她把钱收着吧，又对着卓尔挺直的背影看了一会儿，似乎觉得有趣，竟然低声笑起来。

“好忠心的小鱼！”他兀自低喃了一句，想起妈妈讲给自己的中国童话，有一个青年撒网捞起了一个田螺，从此，他每天回家，家里干干净净，桌子上摆着香喷喷的饭菜，原来是田螺里的田螺姑娘偷偷帮他做家务。有一天，不知感激的青年喃喃说：“好想吃炒田螺啊。”田螺姑娘就含着泪水把自己做成了炒田螺。从此青年的家再脏再乱，也没有人来打扫了。

卓尔走了一段，抬头看看路牌，这街名自己不熟，应该离银蕨旅舍还有段距离，但是又不能回头问路，只能假装逍遥夜游继续走，别让慢慢驱车跟着自己的陈锡文看低了。

“你走错路了。”陈锡文跟上来，摇下车窗说。

于黛丽嘀咕着：“还和她废什么话，我们走吧。”

“要你管。我喜欢看夜景。”卓尔看下四周，今夜雾大，头顶上没星星，身边只有熄灯的街区，除非她能看见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否则这理由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看卓尔快步继续往前走，陈锡文犹豫了一下，还是提醒。“前面那条路治安不好。”

“正好，我最喜欢看动作戏了！”她的步子不慢反快，耳朵听到拐角处三五成群的笑骂声，心却提了起来。

她气恼地想，为什么在陈锡文面前，自己要这么绷面子呢？

“打架、抢劫、绑架？你不怕？”陈锡文冷笑着把犯罪事件一一数出来，看见卓尔的眼睛里闪过几丝害怕，又变本加厉瞪着他。

现在再钻进他车里，她只怕从此别想在他面前抬头。

“我不……”她话还没说完，陈锡文就眉头一蹙，似是不敢相信她这牛脾气。

这时，对面来了一辆蓝色的车，卓尔跳起来，挥着手喊：“林摇滚！谢尔！这里！我在这里！”高兴得就像放飞了一群鸟。

对面的车听到她的呼喊，急忙停下，但是要到一百米前才能调头。

于黛丽看了一眼，催促：“是林摇滚的车。我们走吧，省得你们两个一言不合又要吵起来。”

陈锡文点头。卓尔抱着胳膊，得意地看着他，以为自己赢了，可他嘴角的冷笑突然就化成了妖精般惑人的微笑，令她心乱如麻。

他说：“如果你要一直依赖人，当个胆小鬼的话，那么就别出来看世界。”

林摇滚调头回来，卓尔上车，一言不发，他觉得她不对劲，问：“你怎么了？脸色不好。刚停在这边的车是谁？你遇见麻烦事了？”

他越问，她就越觉得自己像个小孩。

走路要人牵，跌了要人扶，吃饭时要人喂，系鞋带要人抱。

黑发随风飘舞，如同鬼魅。她咬紧牙关，不肯应声。

“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气我们把你一个人丢在酒吧？你打我吧。”谢尔伸出手，摊开，脑袋里幻想着她捶他胸膛的情节。

卓尔使劲摇头，她不气，没有人有责任照顾她。

谢尔见她不捶他胸膛，失望地问：“我们在霍布森街和维多利亚街来来回回找得快死了，你怎么一个人到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了？”

“你们不是去追伊莎贝拉了吗？”

“是啊，伊莎贝拉那姑娘气得飙车呢，我们追了一阵子没追上，倒是被警察拦下来了。领了罚单后，我和林就发现我们都出来了，那你呢？打你手机，结果你手机掉在林的车上了。然后我就回去找你，林继续找伊莎贝拉，不过我回酒吧没看到你，就通知林，后来我们两个都像警犬一样闻遍了那周围。”谢尔说着像狗一样吸吸鼻子。

卓尔估计他们找自己也找了几个小时，心里头有些感动，但是一看到林摇滚，就像被针扎了一样，搞不清楚他的关心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还是钱的面子上。

摇滚蝙蝠，她突然想到这四个字，慌忙甩甩头，这念头却像糖不甩那样紧紧黏着。

林摇滚虽不像谢尔那么喜出望外，但见卓尔完整无缺，也是放下心中一块大石，把手机递回给她。“伊莎贝拉再怎么也是当地人，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你刚来，我担心你又出什么事。再找不到你，我们就要去报警了。”

这时，银蕨到了，三人一起下了车。

“林摇滚。”卓尔唤着他的名，站到他面前，直视他疲惫的眸子，今日他发生了太多件事，又是为工作奔波，又是见到前女友薇薇安，又是惹怒伊莎贝拉，又是把她搞丢了，他的英文名该叫亚历山大，压力比山大。虽然陈锡文和于黛丽看不起他，但是他用力地在奥克兰扎根了，没有被这座城市无情地抛弃。

“以后不用你帮我介绍工作了。我付给你的300纽币，服务就截止到今天吧。”

如同闪电一击，林摇滚的身体久久地僵硬住。

谢尔推推卓尔，以为她脑子坏掉了。“你到底在干什么啊？林是真心把你当朋友，不然会把你带去参加聚会，而且连女朋友都不追却来追你？你是不是在酒吧里听了什么流言？”

“我是听到他们说你是摇滚蝙蝠，可是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我想靠自己！”卓尔咬牙说出来，努力忽略了林摇滚渐凉的面容。

“摇滚蝙蝠吗？”他霎时明白，回味着这个称呼，莞尔一笑。

卓尔不知道林摇滚懂不懂，陈锡文的话对她触动很深，如果要当个胆小鬼的话，那么就别出来看世界。出国只是个勇敢的决定，但真正的勇敢是如何在国外靠自己好好生存下来。

但是拒绝的话怎么说都罢，脱口而出就是一种伤害。

他终于决定付出友谊，却被人扔到地上。

一时间，他恼羞成怒，挑衅式地回复：“好啊！再也不要找我帮忙！”

林摇滚转身就走，谢尔叹口气靠过来，对卓尔说：“你把一切搞砸了。”语气也冰冰凉凉的。

004>>>你都敢来当兔女郎了

翌日，卓尔就开始自己找工作，每天出门前，谢尔就懒洋洋地说句：“祝你好

运。”每天她毫无收获地回来的时候，谢尔就幸灾乐祸地说句：“祝你明天好运。”

她这几天加紧在网上查资料，看了许多牛人的博客，才知道很多人在来到新西兰前，就会在网上和雇主用E-mail联系，发简历问缺不缺人手，确定自己何时能到岗。像她这种即来即找的免不了有一阵子空窗期。

就算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也飞走了。一家蛋糕店找她去面试，工作是给点心师傅打下手，可以亲手烤制香喷喷的甜点。他们本来招的那个帮手今天没有去报到，面试了一下她，觉得还不错，正准备录取时，一个女生匆匆忙忙跑进来道歉，说自己在上班途中送一个老太太去医院耽搁了时间，所以迟到了一个小时。

卓尔郁闷地想，再给自己三天时间，如果自己再找不到合适的，就干脆答应了前天上午面试的清洁女工，拿着水桶和拖把，淡定地走进男厕所，唱花儿乐队的《嘻唰唰》好了。

再说，第一份工作是比较难找，可之后如果有前任雇主的介绍信，得到推荐的话，以后的路会越来越好走。想到这里，她又恢复了一点信心，继续上网找工作。

刷新网页后，一条新的工作信息弹出来……

卓尔滚着鼠标扫了一眼，惊喜地发现这个派对侍应生的工作意外地适合她，急招，不要求工作经验，只要求是个性格好相处的女孩子，只限今日派对，有意者面谈。

她急急忙忙跑下楼，撞到进门的一个穿着扎染长裙的女生，觉得有些眼熟，想起来是前不久酒吧里，谢尔邂逅的黑发美女。

谢尔没想到她会来找自己，看得眼睛都直了，一梳头发，自以为英俊潇洒堪比007，把声音压得很低沉，与她打招呼。

卓尔没时间观察谢尔滑稽地扮帅，匆匆说了句“对不起”，就跑出去，搭上公车，兴冲冲地找到正在招聘的狂欢小酒吧。

大喜过望的年轻老板满意地打量了她一会儿，给她一个深色的袋子，说需要换上工作服。

卓尔按捺住狂喜，提出想知道工作内容和薪水。

老板指着吧台那里一个众星捧月的鹰钩鼻男人，豪爽地说：“没问题！今天为了我们的好兄弟，什么都没问题。”一把把卓尔推进洗手间。

整个过程进展太快，卓尔警惕地观察狭小的洗手间，站到马桶上看清楚头顶的角落有没有摄像机。这时外面传来张狂的笑声，伴着一些“恭喜结婚”的话语，她约摸猜到这是一个单身汉派对，新郎婚前的最后一次疯狂。

卓尔放心不少，打开袋子，看了一眼，就紧张地合上，原地打转了一会儿，努力镇静下来，才红着脸走出去说：“对不起，我做不了。”

“你说什么？”在她犹豫的时间，这里的人已经大部分都狂饮了浓烈的威士忌。连老板都有点不太清醒了。

准新郎醉醺醺地提着酒瓶子走过来，把卓尔塞回洗手间，堵住门口。“不可以对一个要进坟墓的人说不。”有句名言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卓尔用力推门，却发现门从外面被锁上了。

“开门！”

外面传来击掌相庆的声音，男人喜滋滋地威胁：“不变成小兔子不准出来！”

卓尔的工作服是高叉兔女郎服装。

她重新看一眼袋子里毛茸茸的兔子耳朵，脸色发白。洗手间不大，灯光过于明亮，令她有一种被囚禁的感觉。

酒吧里狂欢的人大概早就忘了她。外面震耳欲聋的摇滚音乐，盖过了她不肯妥协的撞门声和诅咒声。

撞了不知多久，门质量很好，完全没坏，倒是她精疲力竭，揭开衣袖，发现手臂上到处都是淤青。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刻只想起了林摇滚，想起他在警察局用整个身体护住她。

唯一幸运的是，手机还在身上，只是不知道该不该拨给他。

他会气急败坏吗？会不屑一顾吗？

上次是她主动说两清了，要靠自己，现在又可怜兮兮地去求救？

她迟疑地拿出手机，看一眼空空的信号，苦笑一下，更好，不用她自己做决定。

她一咬牙，痛觉麻木，更加用力地撞门，像只飞蛾扑火一样，挣扎了许久，终于被火烧晕了过去。

彼时，谢尔和美女尽兴畅聊，一直未发现卓尔深夜未归，直到送走美女后，才想起卓尔，美女对他对东方文化的浓厚兴趣印象深刻，此次专程前来邀请他参加语言学校的舞会，他想请卓尔看看自己的衣柜，应该穿什么？

可是同房的土耳其姑娘说她没有回来。谢尔一望时钟，已经十一点，便给卓尔打个电话，竟然联系不上，这才想到事情可能有点严重，慌忙给林摇滚打电话。

“可能是在附近哪个酒吧玩。两三点回来也正常。我睡了。”林摇滚似乎不想管这件事。

谢尔也觉得年轻人泡吧泡很晚很正常，但卓尔不是派对动物，他才留心。如今林摇滚都不想管，他也就打扫完旅舍，心安理得地睡了。

可是过了十二点，每半个小时，林摇滚就不耐烦地打电话催他看看卓尔回来没。

“没回来。说不定有艳遇了！”谢尔睡得迷迷糊糊，数次被吵醒，也烦了。

十分钟过后，谢尔身上的床单被人用力一抽！

他冻醒，赶紧捂着重要部位，尖叫："你干什么！我习惯裸睡！"

火冒三丈的林摇滚才管不了，问："她下午出门时，有说什么没？"

"你不是不管吗？"谢尔嘀咕着围了条床单在身上，站着想了半天，想到最后都只剩一脸花痴的笑容。"美女说要请我参加舞会呢，还很担心我会不答应，漆黑的大眼睛担心地望着我，不敢眨一下。"

林摇滚听不下去，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猜她的行踪，每次听到有夜归人开大门的声音，就屏息凝神听一下，然后摇头，不是卓尔的脚步声。她走路很快却很轻，就像不想引人注意在溜走。最后，他决定："带我去她房间。"

"什么？"

"带我去她房间！"

"可是她房间的其他房客都休息了。你把他们吵醒了，他们给我差评怎么办？"

"你带不带？"林摇滚盯着谢尔，想起上次进警察局的抢劫案，眼神里多了几丝后悔，说，"我怕她会出事。我不能让她再出事。"

"带带带。"谢尔咀嚼着他口中的那个"怕"字，才看见眼前的林摇滚，半隐在黑暗里，又忧郁又疯狂。

林摇滚小心地没有吵醒房间里睡着的人，可土耳其姑娘没睡着，一直盯着卓尔的空床，见到有个人鬼鬼祟祟地走进来，在摸她的电脑，就把自己的手机朝他的脑袋丢过去。

"我在找卓尔。"他被砸得头昏眼花，小声解释。

"对不起。"土耳其姑娘借着月光看见他忧心忡忡的面容，连声道歉。

林摇滚小心地抱着卓尔的电脑出来，在大厅里接上网，找到最近的浏览记录，看到无数则招聘启事，傻了傻，吞口气，开始执著地打电话，一个一个耐心地询问是否有一名中国年轻女孩去见工。

被人当骚扰电话挂掉，再打。

林摇滚打了十几通电话，才接通醉醺醺的酒吧老板，他结结巴巴地回忆下午似乎有一个女孩来，不过朋友们玩得太疯，后来她去哪了，他死活也想不起来。

"如果她出事，你就等着蹲监狱吧！"林摇滚冷冷撂句狠话，抓起衣服出门。

土耳其姑娘赤着脚走下楼，看到林摇滚盛怒之下摔门而去，好奇地问谢尔："他是出门打架吗？"

谢尔耸肩，摇头，搞不懂他。

而酒吧洗手间里，当卓尔重新醒过来，浑身酸痛，四周黑暗，她摸遍窄窄的墙，

才知道自己仍然困在这里。而外面已经安静了，也许是聚会结束了，老板关门了，始终没想起他锁了一个可怜的女孩在这里。

就在卓尔以为自己要在这里过一夜的时候，外面重新传来清晰的人声，以为他们终于想起自己了。她欣喜地拍着门，大喊："我在这里！"

电闸开启，灯光重新亮起，她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狼狈至极，怀着劫后余生的笑容。

"咔嚓"。门一开。

警察？酒吧老板？

都不是。

林摇滚高大的身子挡住大半的灯光，在他身影的覆盖下，卓尔觉得自己连呼吸的空间都没有了。

空气全部被他的怒气占有，一点即燃。即便是这么愤怒的他，依然让她感到由衷地安心。

可惜这种感动在之后的对话里完全变质。"这就是你所谓的靠自己？"他冷眼瞧她。

卓尔禁不住嘴硬："我没有请你来救我。"

"是。"林摇滚挤出这一个字，火山终于爆发，"我是摇滚蝙蝠，所以我来救你，你以为我要收钱是不是？我还真不能让你失望呢！"他摊开手，眼神很痛地笑道："100纽币，你有没有？你都敢来当兔女郎了！以后挣的不知有多少，区区100纽币算什么？"

卓尔感觉胸口像被人揍了一拳，她不曾如此恼怒过，眼睛含着泪水，看不清钱包里的钱，只是抓出一大把，全部塞到他手里。"好！谢谢你！"

林摇滚用力地把钱握住，恨不得揉碎。

对一个人坏很容易，对一个人好却很难。他们两人莫名其妙发展出这样对立的关系，越来越坏。

卓尔冷冰冰地推开林摇滚，走出囚禁已久的房间，看到门外是已经酒醒的老板，瑟瑟发抖，没想到自己竟然关了一个人这么久。

"100块纽币，总包含车费吧。"他上前一步，拉住她，捏得她的手腕快断了，比身上任何一处伤口都痛。

尽管是担心这么晚她搭不到车，或者搭车又遇见危险，林摇滚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说话就像印度的魔鬼辣椒。也许她真的伤到他了，那一句"摇滚蝙蝠"，谁说都可以，就是她不行。

酒吧老板像条尾巴一样跟上来，不住地向两人道歉。

林摇滚闻到他满身酒味，经过酒柜时，伸出长腿一踹，一列列酒柜轰然倒地，满地的碎玻璃，满地的酒香，偏偏老板一句话都不敢说，后悔自己一时兴起为朋友安排这么个惊喜，却把自己给惊吓了。

005>>>我想永远年轻

因为撞门，卓尔的右手变得连举起来都困难，可她每天还是继续点击鼠标，发送简历。她现在找工作非常小心谨慎，会先在网上反复搜索工作地的评价。

她承认，前两份工作的糟糕经历是让她遭受严重的打击，想躲在壳里不出来，可是没办法，难道从此以后就不找工作了吗?

她每次去银行取钱，看着自己的卡里越来越少的数字，深深明白生活不允许她像个挑剔的公主，只能像个摸爬滚打无所畏惧的灰姑娘。

给所有最新的工作机会投完简历，卓尔就躺在床上，默默地忍受半边身子无法忽视的疼痛。

突然想起什么，摸出手机，播放视频《新西兰盛情以待》，这是新西兰旅游局推出的一个宣传短片，广告里美丽的南半球国度，纯净得让人向往，也许在某一个梦里，每个人都曾鲜衣怒马，驰骋原野。

Forever young, I want to be forever young（译：永远年轻，我想永远年轻）……Youth Group的歌声里，希望如流水，潺潺不绝。

卓尔跟着唱起来："（译）让我们尽情地跳舞，让我们放肆地大笑，天堂也得等着我们，我们凝望天空，怀着美好的希望，但要作好最坏的打算……永远年轻，我想永远年轻……有人像流水，有人像热火，有人是主打歌，有人只是伴奏……没有经历过而老去情何以堪，我不愿白驹过隙留下大片的空白，青春就像阳光下的钻石，而钻石是永远流传的……有太多的冒险到如今已无法实现，有太多的歌我们忘记如何去唱，有太多的梦想忧郁而终，我们要使美梦成真！"

唱着唱着泪水就流下来，卓尔吸一口气，用手背抹干泪水，努力地微笑，明天会是新的一天。

谢尔在门外，夹着手机向林摇滚报告："我也不知道她算不算好，好像小兔子在哭，但是又士气大振在唱歌。但我想，她应该可以撑下去吧！你要是担心她的话，自己

过来看看不就好了？何必和她继续赌气？”

“我只是顺便问一下。没事了。”林摇滚挂了电话。

谢尔转着蓝眼睛，笑一下，顺便问一下？整个电话都是顺便问她？真是的，何必两个人都这么死撑着！

他夸张地叹口气，卓尔闻声打开门，面面相觑。

“你在我门口干什么？”

“呵呵呵……”谢尔抓抓头，急忙想起。“啊！对了！我今晚要去参加语言学校的舞会，你说我穿什么合适？”

“你不用值班吗？”

卓尔觉得奇怪，谢尔的爸爸刚去澳洲度假，旅舍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擅离职守吗？最近生意又很好。

谢尔一听，愣了半晌，撞着墙，不停哀嚎着：“怎么办?”

突然，他又不撞墙了，抓住卓尔，仿佛抓到救命稻草，大喊一声：“就是你！”

卓尔在这里已经呆了半个多月，他又对她很熟悉，实在是最佳的代班人选。

“下午帮我代班，我相信你能应付这工作。”

卓尔没想到新的工作来得这样快，庆幸自己没有意志消沉，赶紧点头答应下来。

谢尔也来不及再教些什么，就让卓尔随机应变，自己把头发抓出个比较酷的造型，边喷发胶，边拜拜走人。

从下午到晚上，基本没有什么新客人，有些在这里住得比较久的人记得卓尔，聊了几句，问清她是在帮谢尔代班，一个打过几次照面的女孩子小声问能不能帮她免费上网，卓尔断然拒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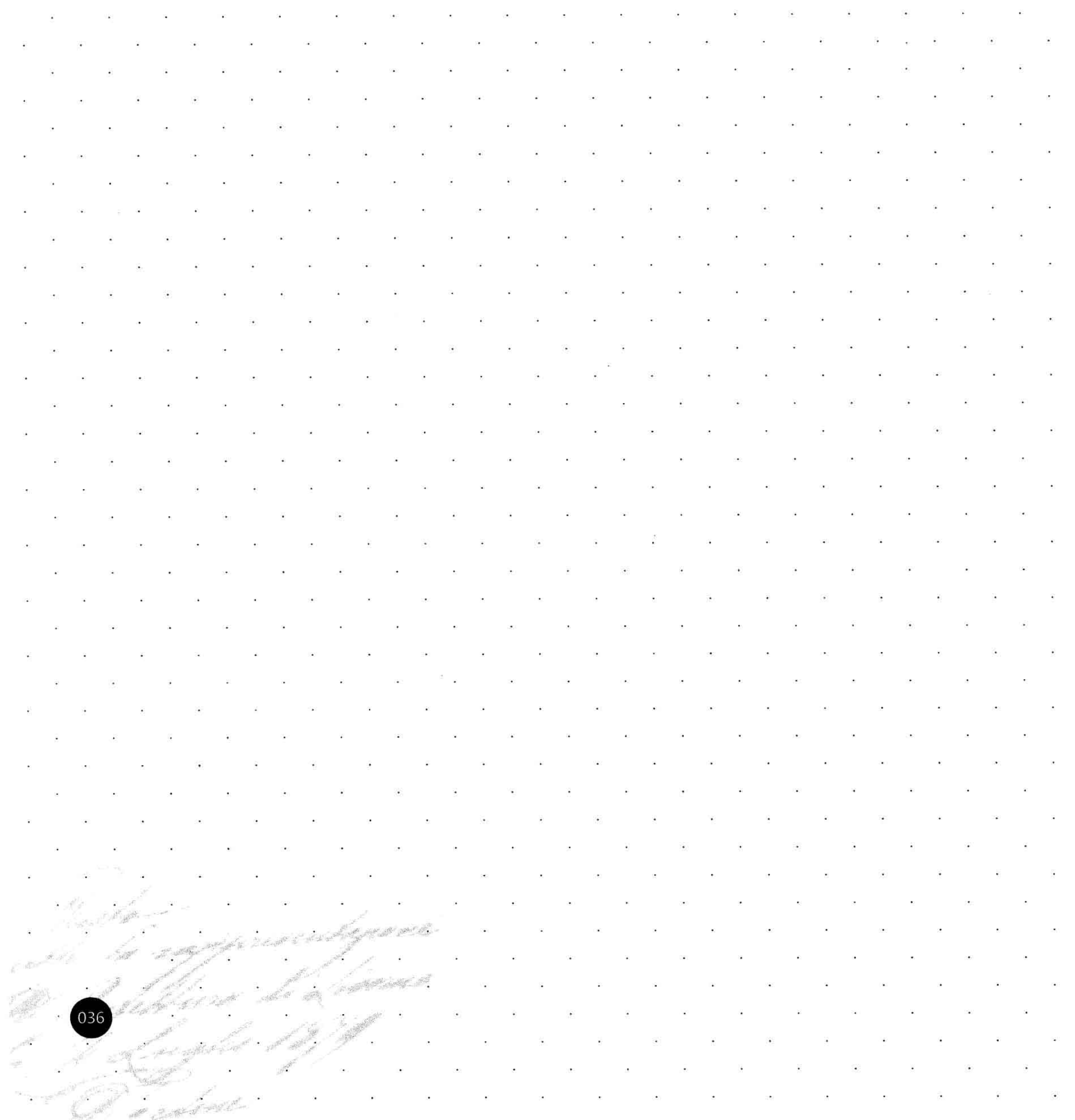
当谢尔晚上10点跳着华尔兹回来的时候，卓尔已经强忍着手臂的瘀伤，把一楼打扫得干干净净了，惊得他下巴都快掉下来，又说了三个字：“就是你！”

他觉得卓尔做事很认真，临时赶鸭子上架也没什么纰漏，况且老爹又去澳洲度假了， 迷恋上黄金海岸，要多呆一段时间，和老朋友继续海钓。

他一个人打理旅舍还真有点忙不过来，卓尔目前又没有找到工作，完全就可以在这里帮忙。虽然薪水不会很多，但如果她想在奥克兰呆久一点，在旅舍是很好的选择。

“怎么样？一周250纽币包住。而且我发誓，绝对是你应得的，林没有帮任何忙。”谢尔期待地看着卓尔，当他看到她又想哭又想笑的样子，就知道绝对没问题。

“乖女孩别哭。”



第三章 太阳与群星

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

001>>>他正直得连血都是O型的

谢尔一变身成卓尔的雇主，就没有再冷言冷语了。他很耐心很细心地教她怎么应付旅舍的繁琐工作。比如怎么办理住宿手续，怎么对新客人介绍旅舍和游玩景点，怎么查看网络预订系统，等等。除此之外，卓尔每天要清洗床单，打扫房间以及公共场所的卫生。

说话机会一多，谢尔就开始热衷用卓尔来锻炼普通话，听他夹生的中文，卓尔必须像听英文一样重新翻译，大致如下，用谢尔的口气来说："你真的伤害林了！别人说他是摇滚蝙蝠无所谓，可是林把你当做朋友。你们一时冲动跑来新西兰，什么都不知道，连新西兰的首都在哪都不清楚，就宣告要在旅游中发现自我。说着容易，但你数数打算呆一年，结果一个月内把钱花光，让爸妈打钱来买回程机票的人有多少。而林因为讨厌之前的中介公司收五万块太狠，所以怒而辞职，继续帮你们这些懒人安排一切，还要为了你们的利益和无良老板周旋，结果只收少少的几百纽币有问题吗？我靠！比起有些收佣金敛财，欺负新人的工头，他正直得连血都是O型的，万能输血者！"

每次和谢尔一起整理房间，卓尔的耳朵就注定闲不下来，被迫知道不少八卦，还比如薇薇安。

于黛丽告诉的大致没错，薇薇安是林摇滚的前女友。

但是谢尔知道更多内幕，谢尔你这挖掘绯闻的能力当世罕见，为什么不去当狗仔队记者啊？

薇薇安还是林摇滚的初恋女友。18岁高中毕业，薇薇安单独决定飘洋过海，到新西兰留学。

新西兰物价比国内高，薇薇安最开始也挺节约的，不好意思找父母索取更多的生活费，每天都等到超市的蔬菜打折了才去买菜，或者是全土豆餐。林摇滚知道了，就在国内兼了几份工，把自己的工资和生活费汇给她。

慢慢地，薇薇安的要求越来越多，因为身边的许多留学生不用打工不用学习，潇洒挥金，她有时候会觉得没面子。于是林摇滚就去刷信用卡，最多的时候做材料申请了十多张，以卡养卡，套现的钱全给了她。还有每次她想家想得哭了，林摇滚第二天准会去邮寄东西。

可是有一天，林摇滚接到一个朋友发来的照片，问是不是他的女朋友，照片上是靓丽的薇薇安，嘟着嘴和一个年轻外国男人亲吻。自拍照发在“我们都来晒晒自己留学认识的男朋友”的帖子里。林摇滚这才知道一颗心放在太远的地方，常常看不见，连什么时候消失的都不清楚。

他没有向薇薇安求证，只是更加尽力地对她好，希望能够弥补她在海外的寂寞。

林摇滚比薇薇安高一级，早她一年毕业，林爸爸身居高位，已经为他安排一个好单位，但他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申请了新西兰的签证，想陪薇薇安读完最后一年书，然后一起回国。为此，他还内疚地把卡债留给父母，气得他爸爸说要断绝关系。

没想到，来接机的是她和她的男朋友，已经不是照片上那个了，又换了一个，也许中间的时间，已经换了很多个。

但有什么关系呢？智商与情商是世界上最难调高的项目。林摇滚平静地接受了分手的决定，却还十分关心薇薇安。

今年9月时，薇薇安和朋友去新西兰南岛最大的城市基督城旅游，竟然发生7.1级强震，许多人吓得逃往其他城市，可林摇滚联系不上薇薇安，竟然往基督城跑。

在地震的废墟里，薇薇安竟然还不感动，急着给自己还在奥克兰喝下午茶的新西兰男友报平安。

“不过我不知道林是爱她，还是天生就是受虐狂？”谢尔很深刻地总结了这一句评论。

可是，就算卓尔如今再怎么深刻了解林摇滚，他却再也没有踏进银蕨了，有时送新人到门口，谢尔出门来接，他就开车走人。

当她领到第一个星期的薪水时，希望请林摇滚吃饭，他回答自己很忙，嘲讽地

说：“我忙着吸血，没有时间赴你的约。”

他们的关系难道真的在旧客户的身份上戛然而止吗？

只有谢尔乐呵呵地参加了晚宴，他最喜欢的中国食物有饺子、春卷和烤鸭，卓尔就买了材料在旅舍厨房里包饺子，谢尔眼巴巴地望着她揉、搓、包，口水不停地流出来，就像老被加菲猫欺负那只欧迪笨狗，当晚吃得肚皮撑得圆滚滚，在沙发上滚来滚去。

卓尔和谢尔是相处得越来越融洽，他已经对她完全没想法，反正他的个性就是不断地乐观地失恋，再不断地坚强地单恋，他现在完全是个甩手掌柜，给梦中情人当导游，每天早上出门，晚上才回来。

“怎么在微博上关注人？”谢尔拿着手机问卓尔。

卓尔看到谢尔的手机上装着一个中文微博程序，好奇地问：“你手机上怎么会有这个？”

“她给我安装的。”谢尔一脸幸福。“她说我可以在微博上关注她，就知道她每时每刻在做什么，仿佛每分每秒都在一起。”

谢尔现在就像一罐花蜜，甜津津，腻歪歪的。

卓尔只想教了赶紧逃，免得花园里的蜜蜂连着她一起蜇，于是拿过手机，迅速地设置了对美女的关注，正要跑，又被谢尔抓回去。

“怎么发微博啊？她现在在奥克兰读语言学校，我想在微博上发些学英语的东西，能帮她。”说完，他抛个类似眼睛抽筋的媚眼，悠悠地说，“怎么样？我是不是很体贴？你是不是很后悔错过了我？”

卓尔坚决摇头，迎难而上，痛苦不已地教谢尔怎么发微博。

还好谢尔没有被爱情冲昏头脑，学得很快，卓尔措不及防被他拍了张侧面照，发上了微博，正不满，却被谢尔笑嘻嘻地揉肩膀安慰。“让她吃点醋，明白我也很受欢迎的。”

算了，不计较。

卓尔走到前台，迎接那个波兰口音的新客人。

到如今，她已被历练得什么英语都听得懂，无论是日本英语、印度英语还是波兰英语。毕竟青年旅舍迎接的是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出现什么奇怪腔调的英语都不意外，她怀疑自己被锻炼得可以听声辨位了。

旅舍的工作还算挺闲的，每天八点上班，下午基本都闲得没事做，晚上也只是大扫除。

卓尔和谢尔商量，可不可以变成换宿，即用每天早上的工作来抵消一天的住宿

费，然后她下午出去打其它工。谢尔很理解，毕竟旅舍的收入只够基本的生活支出，如果要存够钱去下一个地方旅游，那么卓尔还是得找些收入更高的工作，便让她确定好下一份兼职工作就说一声，他会调整她的工作时长。

002>>>薇薇安是林摇滚的劫难

“卓尔？我是蜜鸟蛋糕店的，上次我迟到，差点丢了工作，但是最后却让你没被录取。是这样的，我已经决定离开奥克兰去纳皮尔，这的点心师傅又缺一个帮手，我们都还记得你。你有空接受这份工作吗？”

三个字，太棒了！她正准备要找多一份工作呢。

清晨，打开电脑接到这封邮件，卓尔咬着面包手舞足蹈。

回完信后，她看着天空，今晨刚下过一场雨，这是她第一次看见异国的彩虹，她的旅途终于开始晴朗。

早上七点半，卓尔就收拾完房间，在柜台迎接新的一天，本来忍不住兴奋，想跟谢尔说自己找到蛋糕店的工作了，可是谢尔在昨晚收拾了登山背包，今天一大早就穿上冲锋衣兴冲冲地出发了，这个周末他和林摇滚相约去穿越汤加里罗国家公园，有十来座巍峨的火山。看过《魔戒》的人，大概就能想象这里是有多么迷人而危险。

他们大约要三天才能回来。没了七嘴八舌的谢尔，旅舍静了好多。

柜台前的她专注在新西兰地图上，想去的地方就画个圈，规划好线路，从北岛到南岛要停留的地方，新西兰给的选择太多了。她想等自己钱存多一点，勇气磨得更锋利一点的时候再出发。

有个人影挡在柜台前，如美丽的曙光。

“请问，有什么能帮到你吗？”卓尔熟练地问。

她收好地图，抬头看到竟然是薇薇安，神情略焦躁不安。

“林摇滚在这里吗？”薇薇安见是她，而不是谢尔，松了一口气，也便恢复了平常那种女人味的自信。“是你？谢尔不在？我有急事找摇滚，但是联系不到他。”

薇薇安今日不像在酒吧那样艳丽，没有化妆，用一个鲨鱼夹随意地夹起头发，穿着粉红色的运动套装，穿着一双珍珠人字拖。

“我想，他大概和谢尔一样，都没有带手机吧。”卓尔想起昨天谢尔说过有事不用找他，相信她可以自己解决。因为他受够了电话，受够了随时都能被人找到。

这两个人一个是中介，一个是旅舍管理人，平日都是一天到晚接电话，简直想把手机拆了，砸了，埋了。这次去徒步旅行，两人一致决定不带手机。这个周末，请允许他们消失一下。

“这样？”薇薇安咬唇，似乎真的很急着找林摇滚，但偏偏没办法，于是很不礼貌地甩头就走。

“薇薇安。”卓尔叫住她，她似乎很惊讶，没想到为谢尔工作的人竟然还对她很温柔。“如果我看到林摇滚回来了，会让他马上联系你的。”虽然肯定会被谢尔骂就是了，谢尔觉得薇薇安是林摇滚的劫难，林摇滚一遍一遍地应劫。

“谢谢。”薇薇安闪动的眸子里，写着感动。

三天后的夜晚，卓尔听到熟悉的引擎声，林摇滚披星戴月，扶着烂泥一样的谢尔走进大厅，把他扔到沙发上。外国人也不见得人人都爱运动，至少卓尔知道谢尔就是个标准的新西兰宅男，肚子比功夫熊猫的还大。

林摇滚瞄到她在柜台，转身就走。

卓尔觉得和林摇滚这样冷战下去不是办法，她和他没有深仇大恨，只有一堆误会，仇恨是一剑穿心，误会是慢性毒药。

她伸手拦住他。

林摇滚把手抱在胸前，挑眉看她，似乎以为她要挑衅他，或者是他熟知的冷漠嘲讽。

“薇薇安来找过你。”

林摇滚脸色一变，急忙大步往外走。

卓尔又把他拦住，摸出一瓶黄道益油，不由分说塞到他怀里，低声说：“你们长途跋涉几天，肯定浑身酸痛。你可以先用热毛巾敷一下肿痛的地方，然后滴几滴活络油揉一揉，会舒服一点。”这是她特意找香港人开的杂货店买的，准备他们徒步结束后疗伤用。

“多少钱？”林摇滚自然地摸钱包，他和卓尔现在没有朋友之间的互帮互助，只有交易。

“不用钱。”卓尔灼灼看着他，“算是我的道歉，好吗？”

昨晚，土耳其姑娘拿出两个杯子，斟满白兰地，打趣卓尔：“那天那个关心你的人是谁啊？”她回答谁也不是。土耳其姑娘就不高兴地说：“谁也不是？谁也不是会半夜三更到处找你？”卓尔解释自己和他的一桩桩误会。土耳其姑娘惊讶：“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一句“对不起”就能解决的事，值得一直等谁先说吗？”卓尔这才下定决心。

看卓尔主动伸出手，林摇滚迟疑了一会，才握住她的手，发现她的手有些颤抖，

但一旦被他握住了，就安定了。

算是重新认识了吗？

卓尔忽然一阵轻松。

谢尔哇啦哇啦叫起来："我才是你老板呢！我呢？"

卓尔红着脸说："只有最后一瓶，他用完你再用吧，或者倒点给你？"

谢尔差点背过气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搞笑，耍泼说："你是欺负我肚子比他大，体力没他好，血缘没他亲，普通话讲得没他好，人没他好看是不是？"

林摇滚特意在谢尔面前晃了晃那瓶活络油，谢尔羡慕的眼珠子就跟着转，炫耀完毕，就大笑着塞进自己口袋，潇洒地扭头就走。

谢尔怒吼："卓尔，我要扣你工钱！"

"扣吧！干脆别发了。"卓尔忍住笑，明白林摇滚和自己的友谊算是破镜重圆了。

谢尔傻眼。

"我在市中心找到一家蛋糕店的工作了。"

谢尔一瘸一拐地走过来拥抱卓尔。"我为你高兴，真的！如果你也给我买一瓶，我更高兴。"

003>>>小什么鱼？她现在是虎鲸！

谢尔回来的第二天，卓尔下午就去蜜鸟蛋糕店正式上班，时薪15纽币。点心师傅是一个40岁左右的新西兰妇女，一双孩子气的眼睛，鼻尖上总有面粉，做事情风风火火，对待蛋糕犹如艺术品般严格。

适应了一段时间，卓尔觉得这里的工作很轻松，其实整个店的气氛都很散漫，老板喜欢听旧唱片，点心师傅喜欢尝试开发奇怪的新口味，比如咖啡奇异果蛋糕，收银台小妹喜欢看帅哥。

奥克兰的商店大多数只在星期一到星期五营业，部分星期六营业，朝九晚五或六，绝对不会因为生意火爆，就恨不得天天都开到深夜。

在这里，赚钱又不是目的，享受生活才是重点，不能够让工作占据了自己整个生活，要记得向前冲，也要记得停下来。

太多人活得太累，汲汲营营，到头来留下大片的空白。卓尔庆幸自己走出来了。

她在店里最先学的是纸杯蛋糕，要严格按照比例来放鸡蛋、糖浆等等，也要注意发酵时间必须合适，否则做出来的蛋糕比中药还苦，比纸还难嚼。

在蛋糕店工作的期间，由于每天都可以吃蛋糕，她长圆了不少。谢尔和林摇滚在赌50纽币，赌她还需要多久就能够超过三位数。

卓尔抱着一盘新出炉的糕点放进橱窗里，问收银台的女生可不可以帮忙。她没应，一直看着店里的顾客，看呆了。

这群浆果一样甜美的女生每一个都是模特儿身材，笔直的长腿晃得让人嫉妒。

卓尔决定下午茶时不吃黑森林蛋糕了，她想，还是不要让谢尔和林摇滚赢钱比较好。

这时，她看到蓝莓派那里站着一个蓝色的熟悉背影，那种蓝带着一股锐利的冷意，又沾着瓷器般的脆弱，卓尔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好看的颜色，很想知道属于哪个牌子，不过又觉得那种质地，那种耐心萃取的颜色，不可能是自己买得起的衣服。

美女中间站出来一个面容如云朵般娇美的女孩，说："我们还是到玛嘉烈家看看好了。"卓尔一下就想起了那个蓝色背影是陈锡文，说话的女孩是于黛丽。

他们两人也显然发现她了，穿着碎花围裙的卓尔。

"小鱼。"陈锡文只知道她是林摇滚的好朋友，但是却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还是用小鱼来称呼她，有一点轻蔑意味的代号。

小什么鱼？她现在自己可以呼风唤雨，是条虎鲸了好不好？不过脸上还要摆出欢迎光临的笑容。"这份工作是我自己找的。"见他黑曜石一样的眼眸里又有笑意，卓尔不甘心还被他以为是胆小鬼，急忙辩白。

"怎么搞的？谁把白糖的比例放错了？为什么这么甜？我要跟着我的蛋糕一起去死！"面包房里传来点心师傅的尖叫。

陈锡文别有深意地看她煞白的脸，对于黛丽说："招待用的蛋糕，我们就在这里买吧。救她一命，省得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又没了。"

"不……"卓尔正要嘴硬，不用他帮忙，同时暗自发誓，迟早要让他对她另眼相待。

陈锡文料到她会拒绝，截住她的话，说："顾客是上帝，由得你拒绝吗？莫非你还要关门不做生意？"

卓尔只是打工的，难受得说不出话，只能拿起笔，板着脸问他要什么。

"锡文……"于黛丽想说这一家还是贵了一点。

"就这么定了。"陈锡文打断她，点点柜台，让卓尔记下来他说的，却又说得极快，好像在故意考验她记得了那些复杂的点心名没有。"我们要一百个什锦口味的纸杯

蛋糕以及蓝莓派、樱桃派、苹果派和奇异果派各两磅，还有一个庆功用的双层黑森林蛋糕，请用低脂奶油。星期天下午6点准时送到埃尔伯特教堂。”

卓尔张大嘴巴，她以为他只是买点小蛋糕，没想到是一笔大生意。

“把你嘴巴闭上！”于黛丽有点不满，走出店门。

接着，一群美女簇拥着陈锡文离开。他蓦地停住，回头指着卓尔，就像用剑指着她一样。“如果迟到或者数目不对，我一定会投诉你的！所以，不用感激我。”

看到她像猫瞬间绷直了身子，严阵以待的模样，他突然笑了，眼睛里傲慢的冰山融化成细细的冰沙，像一碗柠檬沙冰一样酸酸甜甜。

他走后，收银台女生追问他是谁。卓尔耸耸肩，除了他叫陈锡文，人有那么一点自以为是，送过她回过一次家，买走她上百个蛋糕之外，她什么也不知道。

但她对他稍微有点好感了。

有些人只是不懂怎么做好事，可是心却是好的。

004>>>用最美的笑容告别这个故事

卓尔开始有点好奇陈锡文是做什么的，每次出现，都像孔雀一样珍惜自己的羽毛，人俊美，衣精致，言行傲慢。

下班后，她专门去埃尔伯特教堂打了转儿，嘴上说是要去熟悉派送蛋糕的地点，但实际上是去看看陈锡文到底要办个什么活动，果然就在那附近接到一张传单，宣传星期天晚上有场时装秀，是梅西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作品，所有时装拍卖所得的收入都用于慈善。

难怪陈锡文去哪都被美女环绕，他应该是学服装设计的。

她还被一个女孩子认出是蜜鸟蛋糕店的，抓去当义工发了一个多小时的传单，也拿了一叠传单回来，准备继续发。不过看到林摇滚在旅舍，就像做贼一样把传单塞进书包里，不敢让他看到，毕竟他和陈锡文有着莫名其妙的敌意。

林摇滚今天接了个新人，安置在谢尔的店里，是个22岁的男生，叫梅浩，刚大学毕业，不想工作，没什么目标，便说服家里给他一年的时间。

带来新人后，林摇滚就在大厅休息。卓尔把梅浩带去房间，他听说她也曾是林摇滚的客户，就小声问他是不是骗钱的，卓尔摇摇头，他一脸的不信任，似乎是觉得她和谢尔都是林摇滚的托儿。

卓尔觉得好笑，既然不信任，为什么还要求助于林摇滚？

之后，他就躲在房间里上网，不愿意到大厅来，可能是因为各国人都有，不好意思厚着脸皮和人交流。卓尔就回到大厅，和一群住久了的背包客天南地北地聊。

卓尔注意到谢尔和林摇滚一直没说话，谢尔一直在按手机发微博，表情时喜时怨，时嗔时怒。林摇滚则是很专心地在看报纸上一则医院的消息，卓尔问他是不是病了，他做贼心虚一样把报纸合起来，问她这周日晚上有什么安排，如果有空他带她去伊甸山看夜景，等流星。

卓尔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她打算去埃尔伯特教堂。“你去吗？”

可惜，林摇滚和陈锡文互相看不顺眼。林摇滚一听是陈锡文举办的活动就断然拒绝。“我不去！我找伊莎贝拉登山去。”

卓尔还挺想找多一点人去帮陈锡文捧场的，毕竟如果不是他下了一个大单，点心师傅可能一怒之下把她给开除了。

可惜大家都跟着林摇滚说没空，卓尔看到谢尔失魂落魄的样子，猜是感情有了波折，鬼主意一下子浮上来。

“走秀的模特有好多东方美女，你们真的不去？”她长叹。

谢尔一下子弹起来，眼睛发亮：“你说真的？”

“但是你的梦中情人怎么办？”

谢尔难过。“她在语言学校认识了一个很帅的男生，现在整天在微博上和那个男的互动。”

林摇滚插一句：“谢尔，你怎么不反省你现在在微博上很出名，一群女粉丝天天和你微博互动，口口声声谢老湿……”

卓尔想到自己偶尔上过谢尔的微博，看到他不计形象搞笑演出，模仿Lady Gaga教英语的那一集视频点击率最高，突然间有点了解为什么那女孩对他敬而远之了。

女生总说自己喜欢幽默的男人，实际上只希望幽默是点到即止，酷一点才是万能灵药。

星期天下午5点，谢尔开车来接卓尔，卓尔连忙换下围裙和厨师帽，穿上便衣，抱着一个大箱子出来。

卓尔一看谢尔就傻了，谢尔一见卓尔就愣了，两个人站在一起就是少爷与跟班。他穿着神气的中山装，而她扎着丸子头，穿着磨破边的牛仔裤。

“你穿这么隆重？”

“你穿这么随便？”

两人同时问。

谢尔摸出传单，指着最下面那一行提示“时装秀请着正装入场。”

卓尔一下子变了脸色，完了，她今天注定只是一个送蛋糕的小妹了，本以为能看生平第一场时装秀呢。现在别说时间来不及，她也根本没有带正装。

当初为了省行李，免航空托运费，她打包的全是能在地上打滚的衣服，哪有什么空余空间去塞正装。

“我有！”在卓尔失望之际，谢尔从车里拿出一个袋子，像逗小狗一样地逗她拿，要拿到的时候就抛搞，反复几次，最后才得意地丢给她。“林猜你没有准备，所以帮你借了套礼服，说怎么也不能让你被那个眼睛长在头顶上的陈锡文嘲笑。”

“他？”卓尔没有想到林摇滚居然这么细心，充满了感激，抱着衣服往里跑。“我现在就去换！”

等卓尔换好后，笑容也垮下来了，这实在是太暴露了！她从来没有穿过肩膀上没有布料的衣服，现在肩膀滑溜溜的，就感觉自己像没穿衣服一样，而且林摇滚向薇薇安借的这袭雪纺纱裙，写明了她的风格，若隐若现，越短越好！卓尔只能把头发披下来，多多少少遮一些。

收银台的女生倒是眼睛一亮，把自己的裸色高跟鞋脱给卓尔，鼓掌说：“你一定会迷死外面的的史瑞克的。”外表丑陋又内心善良的史瑞克？形容谢尔？卓尔偷笑，这句话最好不要被谢尔听到，他一直很自信地以为自己是胖子界的汤姆克鲁斯。

卓尔踩着10厘米高跟鞋，小心翼翼地走出去，果然看到谢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魂收回来，洋洋得意地邀她挽起自己的胳膊。

“我可不可以改变主意重新追你？”

卓尔做个无比惊悚的鬼脸，谢尔沉思半晌说：“当我没说！”他喜欢的始终是笑不露齿的古典美女。

两人到埃尔伯特教堂，活动组办人签收了蛋糕，巴洛克风的教堂中间已经布置了一条红木天桥，时装秀7点正式开始，现在还没有太多观众，也不见陈锡文和于黛丽，想来应该在后台准备，卓尔便和谢尔一起帮忙布置会场。

“你还在这里干什么？迟到这么久还不去后台准备？以后我再也不会雇你了！”有人拍了忙碌的她的肩膀一下，声音很熟悉，只是很恼怒，冷不丁吓她一跳。

她转头，再一次看到了陈锡文。

他永远是光芒四射的，仿佛北极的极昼。他的西装初看只是觉得剪裁出神入化，极好地勾勒了他修长如竹的身材，细看才发觉一些剑光般的丝线，如流云一般的刺绣，不肯将就平凡。

连生气时，都是让人先惊觉他盛怒时逼人害怕的美，后感到怯意。

陈锡文也很吃惊，认了半天才认出她，“小鱼？”

卓尔禁不起他那样一寸一寸地看，就像是切割钻石的刀子，急着说：“看什么呢？告诉你，我有名有姓，叫卓尔，卓尔不凡的卓尔，以后请别叫我小鱼了！”

“卓尔？”他脸上耐人寻味的笑容加深，轻道，“越来越出乎我意料了呢。”

那个酒吧里忘记喧闹凝神听词的女孩，那个迎风朝黑夜里走去的坚强背影，那个端着面包耍脾气的新店员，原来走到教堂温和圣洁的灯光中，也有像天使的刹那。

有一个工作人员问他的一个模特还没到，怎么办？陈锡文望门口一眼，看看手表，有点着急的样子，突然抓住卓尔，把她推进后台，塞给她一件衣服。

“你上！”两个字没有商量的余地。

卓尔抱着衣服和于黛丽打个照面，于黛丽的表情就像是百鸟朝凤时，看到乌鸦来踢馆，忙冲出去问陈锡文，可他寒冷似雪的目光极有魄力地扫她一眼，她就低着头默默回到后台，不甘愿地拉开一扇帘子，对卓尔说进去换衣服。

后台的香水浓得卓尔觉得自己再也闻不到除复合花香以外的味道了。

陈锡文的设计作品透着一股扑面而来的罗马浪漫气息，像是设计给罗马假日的公主的，玫瑰色的绸缎小礼服上，层层叠叠的手工褶皱像春天里的花园，一朵盛过一朵，把女孩衬托得犹如一朵粉玫瑰一样柔美高贵。

而她和计划请来的模特身材不一致，更娇小一些，陈锡文就让她把衣服穿在身上，他即时缝线调整，等他摸来摸去缝完，卓尔的脸也就红透了。

他的手指温凉，指腹柔软，像猫爪的肉垫。他没有察觉他的指尖燃着一簇小小的火苗，掠过的每一处，都在缓缓地升温。

卓尔暗骂自己没有经过大场面。她这点算什么，别的设计师作品比较多，模特又不足，走一趟回来，一进后台，边脱衣服边穿衣服，什么都被看光光。

周围春光乍泄，陈锡文不以为意，眼里只有卓尔。

她对他转一圈，他就把她推出去，一句鼓励的话也没有，只是抿紧唇，显出豁出去的决心。

卓尔觉得他的眼神在背后烧起来，燎原。

她稳住紧张的心神，T台看上去像一根细细的钢丝，她告诉自己，笑，虽然扮酷更好，但是现在绷脸，她控制不好，会比哭更难看。她唯一可以控制的是自己的脚步，不要太快朝前冲，会像逃跑，也不要太慢走不动，会像吓傻了。

不过，她忘记了自己不怎么会穿高跟鞋。众目睽睽之下，她竟然“扑通”一声倒了。

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在全场的嘘声中，她才发现自己摔倒坐在T台上，身边经

过的于黛丽像巨人一样俯视她，却没有停下来。台下的谢尔急忙站起来要上来扶她，被她用眼神制止。

她站起来，脱下了高跟鞋，坚持匀速走到尽头，回头微笑着摆了一个定点姿势。

她的笑绝不算美丽惊人，可至少她没让人发现她很痛苦，大家都以为她摔得不重，站起来还像没事人一样，可是一旦观众看不到，她就像木偶的线断了，松懈下来，一瘸一拐走回后台，接受众模特轻蔑的笑意。

陈锡文在忙着给其他的模特改造型，知道她摔倒，却没有时间安慰，只吩咐人给她倒杯水压惊。卓尔坐在梳妆台前，想，他就只给了她一套衣服，结果她还是搞砸了。

她不是专业的模特，还在走秀时出糗，而且这件衣服也是临时修改，多少损失了最初的美感。拍卖的时候，这件衣服果然无人问津。

她感觉很惭愧，明明陈锡文的设计就是整场秀里最迷人的几件之一。

陈锡文就站在她身边听拍卖的结果，她低下头，以为他大概要发脾气，但是他连骂她都省了，淡淡说："我找你，就已有心理准备。"

卓尔拍拍脸，这竟然不是梦，那他平日的毒舌哪里去了，最该使劲嘲笑她的时候却网开一面，把她摔倒的责任揽了一半。

这一抹似有还无的温柔，却让她自责的心渐渐暖了起来，她踮脚望向安静的人群，心里暗暗祈祷，出价吧！他的才华，值得你们举一次牌。

谢尔接了个电话，举起手，竟然一下便提400纽币，是目前全场拍卖的最高价，引人盯着卓尔一直看。

卓尔听到身边淡淡呼出一口气，他一直转着戒指的手蓦地一停。她偷偷一笑，什么嘛，还以为他真是宠辱不惊，原来只是心思藏得深罢了。看来他还是容不得自己失败。

时装秀结束后，陈锡文留下这件衣服，说会按她的尺码在仔细调整一下，再送到她手上。

收好皮尺，陈锡文邀卓尔上车，谢尔正要说自己与卓尔一起来的，搭个便车回去，但是陈锡文在卓尔上车后就把车门一关，说："我没说送你。"

谢尔愣在原地，气得像只瞪眼睛的猫头鹰。

在车上，陈锡文一言不发，卓尔撇撇嘴，他果然是没什么诚意的，送她回去，纯粹是因为今天她帮了他，他不喜欢欠人情罢了。

卓尔无聊地东张西望，看到后座上有个鼓鼓囊囊的牛皮袋，写着"慈善募捐款"，看来这场时装秀还是成功的。

"我听说是捐给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陈锡文点点头，卓尔眯眼，总觉得他脸色有哪里不对，正要细看，却被他凶狠的眼神吓了一跳。

“你才长了一张受害者的脸！”

卓尔一惊，自己明明什么都没说，但是陈锡文一下子就猜到她在想什么。不知道他是不是对于此事过于神经敏感了？

晚10点，卓尔透过车窗看到银蕨的红灯笼，明白这如梦似幻的一夜已接近尾声，她今天盛装，明日却还要打回原形。

“谢谢你。在国外走时装秀，是很特别的回忆。”

“不用谢，你走秀的样子很僵硬，有空可以多练习，但敢在摔一跤后继续走，也勉强及格。”

这不知道是赞扬还是贬低，他难道从来不说好话吗？好吧，要让他不小看她，仍任重道远。

等着瞧！

卓尔下车，笑着说再见。如果这是个童话，她选择一个Happy ending，用最美的笑容告别这个故事。

树后面走出一个黑影，笑容满面的卓尔刚转身，就被抓住手臂往一边拖去。卓尔惊呼一声，看到陈锡文急着下车救她，想到他车里面还有大家辛辛苦苦准备时装秀募来的善款，于是毫不犹豫地大喊：“你快走，不用管我。”反正她没钱，打劫她的人只能自认倒霉。

陈锡文不可思议地望她一眼，看她害怕得不停挣扎，但又在急不可耐催他走。

“闭嘴，是我！”

陈锡文正要上前，听见林摇滚恶狠狠的声音。卓尔也认出他，愣住了。

005>>>你该感谢我

不知为何，当陈锡文送卓尔回来后，林摇滚如狂风暴雨，把她蛮横地拖进银蕨。

再回过神来，人已经被林摇滚抵在旅舍二楼的墙角处，承受他近在咫尺的怒意。

“卓尔，真会演戏啊！装作什么都不在意，结果早就有如意算盘，和薇薇安一样想钓新西兰身份的金龟婿是吧？”

“你胡说什么？我又不知道陈锡文是新西兰人！”

“不知道吗？好，我告诉你，方便以后你倒追他。他爸爸是新西兰人，他妈妈是中国人，他的中文和英语一样流利，现在没有女朋友。不过你要努力点，薇薇安想过追他，却被当众拒绝，而且他身边的于黛丽也不会准你抢走他的！”

“我不是……”

看到卓尔委屈地抿住唇别过脸，他不由感到一阵内疚，可是怒火滔天，踩不住刹车，连环车祸越来越惨烈。“不是？不要再骗我了？你们都以为我那么好骗？你跟陈锡文又不熟，我和他关系又不好，你为什么要那么无聊去参加他的时装秀？还在他面前那笑那么开心？你该感谢我，为了还你那300块中介费和100块救援费，让谢尔拍下你穿的衣服，结果让陈锡文注意到你！”

“林摇滚！”卓尔忍无可忍，扬起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

林摇滚感觉到左脸颊火辣辣的疼，面前的卓尔像刺猬一样，立起了身上所有的刺，扎得他一下子清醒不少。

“我先走了。”他立刻转身离开。

身后的卓尔滑下来，不知不觉流了两滴泪，又倔强地马上擦干，微微仰起头，再也没有眼泪落下来。

她不惜远走他乡，交新的朋友，过新的生活，可是没想到从头开始竟然这么难。

在走廊上坐了许久，她才爬起来，滚到床上，裹在厚厚的棉被里，沉沉地睡去。

梦里面有朗朗的读书声，高中每天都有早自习晨读，她一直很介意自己的英文发音，因为她是英语课代表，常为同学们听写英语单词，她总害怕自己的发音不标准，大家不懂她念的哪个单词，全部写错。

她念tion这个音总有问题，一个女孩子站起来说：“卓尔，你念的什么，我完全听不懂。我不会写。”然后，把笔丢在她身上，墨水溅了一身。

那个女孩常与她作对，她那天身体本来就不舒服，竟然懦弱地哭了。

她打算辞掉英语课代表的职务，让给那女孩当，可是她收到一张纸条，夹在本子里，写着泰戈尔的“If you shed tears when you miss the sun, you also miss the stars。”（译：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

卓尔惊醒过来，发现天空外面果然是朗朗群星。

得得得……房间很安静，只有一种远远聆听着，像草原上有一匹马在孤独地狂奔。

卓尔迅速反应过来是自己的手机在床头柜上震动，不知道有没有吵醒同房间浅睡的人。

她抱歉地看一眼周边的床，却发现偌大的房间只有她一个人，对了，谢尔今天似

乎告诉过她，她的房客今日全都走了，土耳其姑娘和新认识的房客一起去南太平洋的花园斐济，流浪到老，决不妥协。

没想到前不久土耳其姑娘还拿了一瓶白兰地来邀请她共饮，而今天就床前明月光。

对于新西兰来说，她们大概都只是过客。

卓尔看一眼来电，原来是林摇滚，便按掉了，谁知道他又打过来，她只能接了。

“听谢尔说你今天晚上走秀了，虽然摔倒了，但是表现很镇定，很不错。”

“半夜打电话就是说这个吗？”卓尔看一眼桌上的时钟，凌晨三点。

林摇滚一时语塞，有些时候他会讨厌卓尔镜子般的判断力。“上次薇薇安来旅舍找我而我不在，是想问我愿不愿意帮她一件事，这段时间我都在思考，今天终于回复她，我愿意。可是我现在很恨自己答应了，结果对你发脾气。对不起。”

难怪。

谢尔那个大嘴巴早就对卓尔强调过，如果林摇滚表现异常，特别暴躁和敏感，首先考虑他今天是不是见过薇薇安，其次考虑是不是有小气客人想赖掉佣金，再就考虑他的爱车是不是受伤了。

卓尔就也那么倒霉，这已经是她第二次撞见林摇滚因为薇薇安失控了。也许，他本来就常常因为薇薇安失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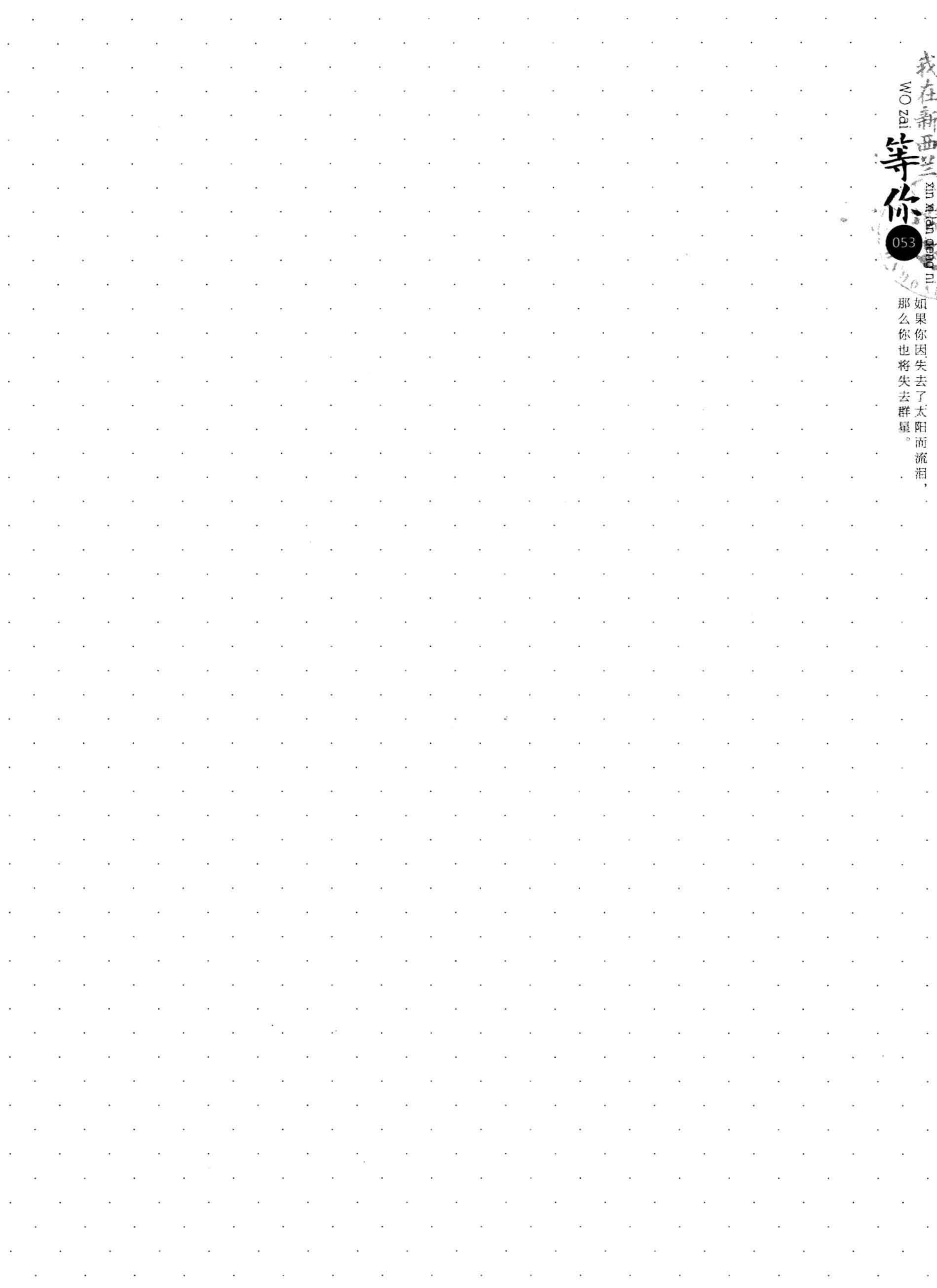
“什么事？”

“没事。睡吧。”林摇滚避而不答，告晚安。卓尔也不追问，他们拉过钩钩，她很感激林摇滚从不多问，那么自己也就不要过于好奇。

卓尔放下电话，从窗口看去有很多星星，便钻出窗户，爬到屋顶上看星星。

真庆幸城市的灯光没有淹没大自然的美丽。





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
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

第四章 超级玛丽

最后马利奥大叔会救回桃子公主，而她会成为自己的马利奥。

001>>>异国的瑰丽晚霞也伴着黑夜

“卓尔！卓尔！卓尔！卓尔！卓尔！”谢尔催命的声音，像一记木棒敲醒她昏沉沉的脑袋。

卓尔悠悠转醒，眼睛有些不适应刺眼的阳光，看到鸽子受惊四下乱飞，一时间有些出神。

“卓尔！”谢尔像哥斯拉一样喷火，怒吼她的名字。她转头一看，房间里的谢尔找遍各个角落，都没发现自己在哪里。那她在哪里？卓尔看一眼四周，她离树冠很近，离地很远，昨夜竟然在屋顶上睡着了。

“我在这里……”卓尔想说，却发现喉咙像堵了木棉花，应该是吹了一夜的风，不病才怪。

她站起来准备钻进屋里，但屋顶有些倾斜，她更感觉晕头转向，浑身乏力，竟然一个趔趄就滑倒。那瞬间她想到两层楼摔下去摔不死，头破血流算好的，要是弄个骨折就糟了，于是拼命地抓住什么，指尖抠住屋檐，又像狒狒那样干吼了两声，仍是说不出话来。

听到窗户外的动静，谢尔连忙过来查看，看到卓尔吊在屋檐上，吓得白色的脸又褪去一层白。“坚持住！”他爬出窗台，卓尔的左手却同时一松，叫人胆战心惊。

楼下几个正准备出门的背包客抬头看见卓尔，有一个男生下意识地伸出双手。

恰好卓尔的右手也滑开，降落的风呼地把她的黑发刮得凌乱。

受了一夜的寒，卓尔落下去的同时也晕了过去。

等她迷迷糊糊地醒来，就听见林摇滚得理不饶人，那连珠带炮的英文真像老大妈在菜市场讨价还价一样流利。

“谢谢你救了她，你的手腕只是扭伤，我刚刚已经帮你推拿过了，回去休养几天，避免用这只手受力就没有问题了。听好啦，活雷锋，我们不会负责送你到医院照什么X光，看什么骨科医生的，这种小问题我们身体自己的免疫系统就能修复。作为谢礼，这瓶黄道益油送给你了！不用谢。”

卓尔完全睁开眼睛，看到林摇滚正理直气壮地把只剩个底的黄道益拿给她的救命恩人。

男生哭笑不得地看着他，左手的手腕有一点肿高。

卓尔强撑着坐起来，感到很抱歉。“是你救了我？对不起，让你受伤了！我会负责的……”她已经能说话了，只是声音过喉咙的时候像在跑障碍赛，又累又痛。

她话还没说完，林摇滚就插进来，迅速截住她的话，生怕她说错。“卓尔，你搞清楚没有？你昨天晚上吹了一晚的冷风，又才从屋顶上掉下来，现在高烧39.5度，你不先关心自己要关心谁？”

“哼！”见林摇滚蛮不讲理，男生转身就走，谢尔赔着笑送他出去，答应他的住宿费全免。

“我们现在在哪里？”卓尔撑着坐起来，以为这是医院，却发现这里没有医院特有的味道。

“我们还在银蕨。”回来的谢尔挡住嘴巴小声补充一句，“林说这点小事不用进医院。”他作势开林摇滚一枪。

“让她多休息一下，吃点药，敷几片退烧宝就可以了。大家都是作好心理准备来国外求生的，40度以下的发烧进医院简直是铺张浪费！”相较于谢尔的担心，林摇滚显然对她的病情不以为意。不过听他这么说，似乎卓尔的高烧和救他的男生的腕伤都是他有条不紊处理好的。他接着说：“这种小问题……”

“我们身体自己的免疫系统就能修复。”卓尔接完后面半句。林摇滚把这句话当口头禅，应该也是曾在生病的时候咬牙撑过来，异国的瑰丽晚霞也伴着黑夜。

听完，林摇滚推她额头一下，似乎指她贫嘴。动作之流畅亲昵，两个人都待发生了才察觉到，脸同时微微地红了。

卓尔小声地说了句：“谢谢。”林摇滚很细心，留意到她打两份工，多少有金钱

上的考量，不然也不会费尽心思帮她撇去两人医疗费用。她本不想计算钱的事情，可是生存真的和钱息息相关。

林摇滚点点头，手机响起来，他接起来说了五个字“我马上过去”，就匆匆离开，连告别都忘了。

“嘛……”谢尔不屑地收回目送的目光，似乎料定了，“肯定又是那个薇薇安。”

卓尔想到昨夜林摇滚心神不宁的电话，心里默默为他祝福。

之后，只有谢尔留下照顾卓尔，一旦楼下的铃声响起来，他又要赶快跑下去接待客人，十分忙碌。

谢尔气喘吁吁地批评她毕竟是旅舍的工作人员，像这种上班时间不出现，还要雇主翻遍了两层楼才把她找到的情况，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考虑到她是病人，这次就放过她，下次绝不留情。

不得不说，他当老板还是很明智的。

002>>>不及摇滚送鸡汤

生病的时候没人在身边是件恐慌的事情，尤其是在异国他乡，很担心自己死了都没人知道，就苍蝇在身上飞来飞去。

好在卓尔好得很快，在非常的环境里，薄弱的身体会强迫自己坚持下来。

她想起林摇滚一直没有再出现，有点担心他，不知道薇薇安托他办的到底是什么事，是不是很危险？不然他不会忘记来看自己的。正巧，他的电话就来了。

林摇滚十分焦急地问：“你会不会炖鸡汤？”背景音是锅碗瓢盆撞击的声音，他似乎手忙脚乱地在收拾厨房。

“会。”

“马上过来！”

“现在？”卓尔看一看天色，已经晚上十点多了，银蕨位置比较偏，街上基本没有晚归人，不远处的几幢房子透出温暖的灯光和一家合欢的剪影。

“给你半个小时。”

卓尔想，这下不听也得听了，他根本不容人商量。

好在林摇滚住的倒霉路（Dominion Rd，音近“倒霉”）离伊甸山不远，她看路

牌找方向，没走多久，眼前便是琳琅满目的中文招牌，这条路华人多，汇聚了各式中国美食，西北菜、上海菜、四川火锅……

林摇滚和他的室友合租了一套小公寓，卓尔刚按门铃，林摇滚就“啪”地开门，面色阴沉，如同乌云罩顶。这几天不见，他好像瘦了，眼窝陷下去。

卓尔吓一跳，因为林摇滚右手还拿着一把菜刀。

她尖叫一声，被林摇滚拖进去，推到厨房里，看着狼藉的锅碗瓢盆，案板上待宰的鸡，卓尔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

“有什么好笑的！”林摇滚吼一声，把刀递过去，像要砍她一样。

卓尔小心地接过刀。“你是想做什么？”

“炖鸡汤。”林摇滚双目含刀地盯着那只鸡，仿佛有深仇大恨。

“我帮你炖清补凉鸡汤吧，下下火。”卓尔没见过林摇滚这么挫败的样子，忍不住开玩笑。

“不。”林摇滚从桌子上的盒子翻几根人参出来，强调，“要补血养气的。”

卓尔看林摇滚穿着棉布白衫，突出的胸肌和有力的胳膊，莫非就是这么补出来的吗？上次他还跟她讲他以前常吃方便面，经济状况过得去的时候只加个蛋，不好的时候就掰成两块吃，没想到其实过这么滋润啊。

“不是我补。”林摇滚转身点燃一只烟，蹲在地上，长长的睫毛的影子覆在鼻梁上，额头上有汗珠和手背抹上去的血，一副悲情画。

卓尔是第一次见林摇滚抽烟，也就不再多话，转身穿起围裙，麻利地炖鸡，丢了好多人参和红枣进去。

浓郁的鸡汤味熬出来，卓尔盛进保温瓶里，端给坐在地上面无表情的林摇滚。“你尝尝。”

他尝了一口，眼睛闪动了一下。

卓尔好像看到了一滴泪水，又好像是错觉。

林摇滚从地上爬起来，似乎恢复了精神，一手提着装鸡汤的保温瓶，一手拿起车钥匙说：“走吧。我送你回去。”

卓尔坐到副驾驶座，扣好安全带，看林摇滚还闷闷不乐的样子，就想找点话说：“现在去伊莎贝拉的农场啊？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摇滚送鸡汤啊。”

林摇滚面色一沉，卓尔就知道自己说错话了。送鸡汤？不是伊莎贝拉，是薇薇安啊。

林摇滚的车速不快，但车里的气氛并不平和，反而像绷紧了的弦。卓尔每听到他因为鼻塞用力吸一口气，都下意识地摸到纸巾，怕他仓皇掉眼泪。

她只是觉得，林摇滚此刻的心里，好像装了个在哭泣的小男孩，背对着所有人，包括他自己。

林摇滚的车本来一路直行，但是他突然一愣，然后倒车，缓缓停在一家通宵达旦的酒吧前，看到路边有一个高大的外国男人握起一束黑发，以免呕吐的短裙女子弄脏秀发。

林摇滚看着，眼神越来越黯淡，如同日食。忽然，他打开车窗，把保温瓶丢出去，砸在地面上，一声巨响，吓了女子和男人一跳。

女子醉醺醺，十分容易被激怒，抬头就要说F字头，但看到林摇滚，一下子傻在那里。卓尔只见过薇薇安两面，但是只用妩媚的笑容就能够刺痛林摇滚的女生，她还是记得很清楚的。

暖暖的鸡汤从裂缝中流出来，被街灯染上霓虹的颜色，默默地流向下水道口。

003>>>分手后，也要把她送到幸福彼岸

林摇滚踩油门离开薇薇安惊讶的视线，刚转到另一个路口，就吼卓尔下车。

卓尔看看周围光怪陆离的广告牌，来来往往的陌生人群，继续坐在原位。“我不知道这是哪里。”她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这条酒吧街还很热闹。“是你把我叫出来留到凌晨的，现在你必须送我回去。林摇滚，你不能让自己的生活乱成一团！”

林摇滚仿佛被惹怒的野兽一样，一下子越过卓尔，打开她的车门，冷冷地强调：“下车。我想一个人呆会要你多管闲事吗？”他从口袋里摸出皮夹，甩到卓尔的身上，打到她的肚子，像被人重重揍了一拳。“打的的钱算我的。”

卓尔扔掉皮夹，下车却没有离开，反而是绕到林摇滚的车门边，打开门，“给我滚一边去！”揪着林摇滚的衣服，把他丢到副驾驶座，才发现现在的他虽然很凶悍，但却很虚弱。她篡夺驾驶位的行动一下就成功了。

林摇滚还没反应过来，卓尔就已经驾车朝着奥克兰海岸驶去。

奥克兰市海岸线长，船只多，是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和首要港口，海港风景十分繁荣，此刻还有不少渡洋而来的深夜访客抵达。

“你要干什么？”林摇滚看着卓尔仍然义无反顾地冲向深蓝的海，要去抢方向盘。但卓尔急刹车，停在海岸边，林摇滚一下子撞到方向盘上，额头冒血，怒气腾腾地

瞪着卓尔。

卓尔也不屈地瞪着他。“林摇滚，你看你那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你是不是想去死啊？那你现在踩油门，你去死啊！”

两个人像在比赛谁先眨眼睛，对峙了许久，海风一吹，吹落了林摇滚眼睛里的泪水。

海岸护栏边有一群夜游嬉戏的男女，被奥克兰的海景迷惑，迟迟未归。女生的声音如同海浪，她唱起了张惠妹的《听海》。

“听——海哭的声音，叹惜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

久未听到的中文歌曲，此刻别有一番滋味。

林摇滚躺下来，按钮打开顶篷，海边云生雾起，寥落星辰。

卓尔有些不想记得这个悲伤的告解。

卓尔在屋顶上睡着的那一夜，林摇滚说的答应薇薇安的事是陪她去做人流手术（上次林摇滚和谢尔去徒步旅行时，薇薇安慌张地跑来找林摇滚，就是不知如何处理自己有孕这件事，因为她又一次分手了）。

第二天卓尔从屋顶上掉下来，他匆匆离去也是因为薇薇安在医院等他。卓尔难以想象，手术灯亮起的时候，林摇滚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在等待。术后，薇薇安出血很多，这几天他没出现，一直是在照顾她。

今天他在网上查到这种情况也要坐小月子，就急急忙忙回来炖鸡汤，和案板上那只母鸡干瞪眼，于是叫卓尔来帮忙，没想到送鸡汤的途中却发现薇薇安又穿上了超短裙来混酒吧，不知道那个外国男人是不是她新的甜心……

卓尔总算明白了在酒吧里，于黛丽讽刺薇薇安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帮薇薇安，而谢尔为什么为林摇滚不值。她之前听于黛丽或谢尔说的，都不及林摇滚真正受到的伤害的十分之一。

林摇滚察觉到卓尔表情的变化，拉住她的手，带一点哀求。“她是个好女孩，至少曾经是。以后你见到她，不要为我而责怪她。”今天是他实在忍不住了，所以不小心说了薇薇安的事，以往他总是沉默不辩解的。

“你还爱她吗？”

对于这个问题，林摇滚出乎意料地坚定，他果断摇头，但却知道别人很难理解他真正的想法。如果不爱了，那干嘛还要为她而伤心？不是自相矛盾吗？

“她想把我当朋友就当朋友，当哥哥就当哥哥，当前男友就当前男友，当笨蛋就当笨蛋，她离开我选择了一条困难的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她跌倒的时候还去扶一

把。分手，并不意味着两清，曾经朝夕相处说我爱你的两个人，总还要有一点基本的责任感。别人如果不客气地否定她，不就等于骂以前的我瞎了眼睛，爱上个荡妇。她不是，真的不是。”

爱过多少个人，就背起了多少个责任。

恋爱时，要负责她幸福；分手后，要负责把她送到幸福彼岸才安心。

他放不下的责任感，造成了所有的人的错觉。

卓尔笑了，很幸福的微笑，遇见美好的人，才会有美好的笑容。

“林摇滚，认识你，我真的很幸运。”她轻轻说，多日不眠不休照顾薇薇安的林摇滚已经入睡。

004>>>她已不再是个任性妄为的小孩

“卓尔！卓尔！卓尔！卓尔！卓尔！”

卓尔迷糊接起电话，听到谢尔夺命连环呼的声音就完全清醒了，她的病假昨晚就已经结束，今天是她重新上班的第一天，但是，她望望四周。

奥克兰的海边！

完蛋！她今天绝对算是旷工了！

林摇滚十分抱歉地把卓尔送回银蕨旅舍，谢尔看见他们一起回来皮笑肉不笑，今天他不知道从哪弄来一顶清朝官帽样式的帽子，样子十分滑稽，但是表情却是要把卓尔茹毛饮血。

“You are fired！（你被炒了！）”谢尔敲敲桌子，“哼”一声，低头不想理他们。

“谢尔。”卓尔恳求他再给一个机会。

谢尔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在看《还珠》，吹胡子瞪眼睛，学剧里的皇帝学得特别精彩。“你没听清楚吗？我说你被炒了！短短时间内，两次翘班。就凭你这种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我也绝对不能再包容你！工作必须是要认真对待的，有所付出，有所收获，希望你记住这个教训。”

谢尔低头继续看视频，手里拿着一个麦克风，捏着鼻子模仿娇滴滴的声音：“Swallow，don’t go away.（小燕子，你不要走！）”是小燕子刚当上格格在街上巡游，紫薇哭喊着引起了尔康的注意。

卓尔浑身一震，望向林摇滚，谢尔在干什么？

林摇滚也浑身一颤，之前谢尔兴致勃勃地问有什么流行的中国电视剧推荐，最好是古代的，他随口说当年风靡大街小巷的《还珠》。

没想到谢尔看得如痴如醉，竟然打算自己配音翻译成英文版，教微博上的学生们学还珠英语。

林摇滚率先镇静下来，低声问卓尔有什么打算。卓尔自信地回答去农场！

她在奥克兰市区已经呆了一个多月，基本适应了纯英语的异国生活，现在可以挑战更高难度的农场生活，这也是新西兰最让人向往的"喂马、劈柴、周游世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她感觉自己就像玩《超级玛丽》的小孩一样，一步一步闯关通关，每一关都更有难度，最后马利奥大叔会救回桃子公主，而她则会成为自己的马利奥。

现在是12月，南半球的气候已经步入夏季，阳光骚动，越来越烈，她也热血沸腾地渴望冲锋陷阵，陷落在勇敢出逃的18岁里。

不过，她才收到谢尔的辞职通知，最好还是悲伤一点，而且她还没有开始申请农场，只是有绝对的自信。

她的气势把林摇滚逗乐了，能把他从薇薇安的伤害中逗乐，卓尔再怎么丢脸都愿意。

林摇滚笑得停不下来，从口袋里摸了一张伊莎贝拉农场的名片，递给卓尔。"刚好，伊莎贝拉的农场缺人，不过她前几天只是跟我提了一下，你自己找她问清楚。"

卓尔没接，林摇滚想起自己的中介身份和她曾说过想靠自己，便打消她的担心。"放心吧。我根本没计划过要介绍你去，我总不能撬谢尔的墙角吧。不过你刚刚被他炒了，那给你个机会去应聘吧。伊莎贝拉不认识你，我也不出面就是了。工作、薪水、住宿你都要自己谈。"

卓尔接过名片，看到名片上有毛利人的刺青图案。

"伊莎贝拉那姑娘很挑的，毕竟农场的工作很辛苦，女人能当男人用，男人能当牲口用，你真想去农场？"林摇滚有点担心瘦弱的她，说不定一去就被一只肥羊压死了。

卓尔拍拍胸脯，大无畏地表示："放心吧。我可是曾经动过心要去扫男厕所的勇士。"

她本来以为自己这句话很搞笑，可是林摇滚却不笑了，用力地拍拍她的头，凝视她的眼神是心疼的，突然，把她拉进怀里，下巴抵着她柔顺的头发。

他们轻轻地拥抱着，好像大冬天，两只兔子在取暖。

“其实，你不用让自己这么辛苦的。很多女生都不会愿意。薇薇安说，女人就是给男人疼的。记得，以后对自己好点，早餐加个蛋，饭后加个水果。”

卓尔侧耳聆听着林摇滚的心跳，感动地点点头，他的关心简简单单，实实在在，却是她在新西兰听到的最亲切的嘱咐。她也知道这无关男女感情，只是个惺惺相惜的拥抱，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直到两个人拥抱结束，谢尔还在目不转睛地看视频，琢磨着台词的感情。

卓尔现在是行动派，马上给伊莎贝拉打电话，伊莎贝拉那边是此起彼伏的咩咩声，听卓尔自我介绍是要来见工，急忙说赶紧来赶紧来赶紧来！

林摇滚打算送卓尔，因为伊莎贝拉的农场没有直达的公交车。但是卓尔举起大拇指，这是国外搭便车的手势。

2009年夏，有一个叫谷岳的男生决定去德国柏林看女友，他一路搭便车，穿越13个国家，行走1万6千多公里，终于抵达柏林。这是卓尔心目中最浪漫的故事。

“我就想像他那样，拦陌生人的车搭便车。”

林摇滚佩服地点点头，但叮嘱她要注意安全，便先离开了。

卓尔准备了一下面试才走，谢尔已微波了一份方便意粉，“哧溜哧溜”着急地吃，仿佛怕错过什么精彩情节，只伸手朝门口挥了挥。“再见。”突然又冒出个头，惋惜地看着卓尔说，“我不是你老板了，但还是你朋友。”

卓尔点点头。

公私分明的谢尔让她学到很多，她已经不再是个任性妄为的小孩，做错事情可以道个歉，大家都以年轻为理由把她原谅。面临真正的生活的时候，每一个错误都要付出代价。她得学会用瘦弱的肩膀去承担一切风风雨雨，直到她终于长成一棵挺拔的橡树。

去伊莎贝拉的农场，她希望一切顺利。

005>>>农场面试

卓尔站在农场方向的公路只等了十分钟，便有一个红脸老爷爷的小车子停下来，问她是不是要搭便车。

他的声调偏高，一把年纪竟然还是娃娃音。

“我要去伊莎贝拉农场，您顺路吗？”

“上来吧。我正好经过那。”

卓尔没想到搭便车这么容易，忙不迭上车说谢谢。老爷爷打开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一些巧克力，让她自己拿。

卓尔拿在手里，并没有吃。

老爷爷也不介意，让她不要紧张，他经常要开车接送双胞胎孙女，这些糖果是准备给她们的。

他的笑容很亲切，而且车上铺着凯蒂猫的坐垫，卓尔相信他的话不假，就吃了糖，说很甜，谢谢。

她看到老爷爷的脸上闪过一丝诡异的微笑，然后人有些晕，支撑不住的睡意越来越强烈。等她醒来的时候，看见自己被绑在一个皮椅上，这里是一个废弃的蜡像院。

老爷爷在不远处烧火，空气中浓浓的蜡油味，他还是一口娃娃音，说要把她做成蜡像，陪已故的小孙女一起玩。

蜡油很烫，滴在她身上的时候，她忍不住尖叫一声。

“啊！”

“怎么了？”老爷爷关切地看她，慈祥的面孔上找不出一丝阴谋。

卓尔摸摸滚烫的肩膀，发现是阳光太猛烈。

那刚刚的一切是梦？

她看看在手心里融化的巧克力，她并没有吃。

也许是昨晚在海边聊太晚了，所以才很累。此刻被吓醒，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清醒。

来到奥克兰后诸事不顺，第一天上班被抢劫，第一次自己找到工作却是扮兔女郎，虽然银蕨旅舍和蜜鸟蛋糕店的工作还算不错，但她已经不敢掉以轻心，必须打起精神和这个美丽而残酷的世界作对。

这个梦，折射着自己内心的不安。

老爷爷停车，伊莎贝拉农场已经到了。

“谢谢你信任我，但是以后不要在陌生人的车上睡着了。”他变得很严肃，是很认真地在担心她。

搭便车，虽然不用付车费，却需要付出信任。车主要信任乘客，曾经有便车乘客伤害车主的暴力事件发生；乘客要信任车主，亦有乘客的行李先放上车，车便开走的事。

卓尔点点头，后怕不已。

她不希望做一个过于天真的人，以为世界是一个童话，巫婆必定会失败，王子必定会赶来，结局必定幸福美好。她也不希望做一个过于怀疑的人，以为每一个人都怀有险恶的目的，对自己虎视眈眈。

她希望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毫无保留地生活。

卓尔走进农场，严格来说，伊莎贝拉的农场不大，只算是一个家庭农场，养三四十只羊，种一片樱桃林和一块自给自足的菜园子，另有两三匹马仅供爱好。

伊莎贝拉正皱着眉头刮羊屁股上的毛，绵羊一般很温顺，最近却很暴躁，原来是讨厌的昆虫把蛋下在羊身上，小虫子会叮肉吸血，她只能刮了羊屁股上的毛，把那些恶心的虫蛋给拔下来。

她脏兮兮的样子，和那日在酒吧里别具妩媚的风情截然不同。

旁边站着一个齐耳短发女生，看到伊莎贝拉的动作，像吞了一只苍蝇，可表面上还是要维持没什么大不了的态度。卓尔注意到她的手，细皮嫩肉的。

“怎么都又矮又瘦？”伊莎贝拉站起来，打量卓尔豆芽一样的身材，当然不比自己高挑与丰腴。“算了。我急需用人，但你们两个我只录用一个。”

卓尔和齐耳面面相觑，意识到对方是竞争对手，眼神不知觉已经对峙起来，都渴望获得这份工作。

“跟我来。”伊莎贝拉拍掉身上的脏东西，领着卓尔和齐耳去菜园子。

“看上去今年收成不错啊！”看到绿油油的一片，齐耳嘴甜地夸道。

伊莎贝拉没好气地看她一眼，蹲下来扒拉着毛茸茸的草叶子，从背后的腰带上取下一把小花锄，利落地把它连根带叶地拔出来，丢到两人的脚下。

“今年事情多，没顾上除杂草，没想到竟然窜了这么多出来，把地里的养分抢了不少。你们就比赛谁除杂草又快又好。这片地里我种了点马铃薯和洋葱，你们小心点。”说完，就扬长而去。

齐耳和卓尔一人拾起了一把小锄头，她负责左边，卓尔负责右边，两个人的锄头落在半空中，突然都一起问：“你知道马铃薯和洋葱长在地面的部分，与杂草有什么不一样吗？”不禁一起笑起来。

卓尔想到方法。“如果我们挖到马铃薯和洋葱，看清楚它们地上面长什么样，然后之后避免挖它们就是了。”

“但是挖错了，她会不会生气？”

“没事。尽量别犯错。”

卓尔低头开始忙起来，其实除草很简单，但是工作量一大，容易蹲得腰酸背痛，而且有时候从土里挖出像蜗牛壳一样的东西，或者是肉红色的蚯蚓，总有些难受的感觉，便不敢把手伸进土里面刨草根。而且有些野草有刺，一攥就一手血。

除了大概七八坨野草，卓尔从土里面摸出一个被锄刀剖开的小土豆，喜滋滋地拿着马铃薯叶子给齐耳看。“这就是马铃薯叶，你不要刨它们。”

“谢谢你。”齐耳没有多看两眼，继续埋头苦干。

卓尔发现她面前的土地，有两三株马铃薯周围的土被翻过，又被她埋回去恢复原样。

原来她还先知道马铃薯叶的样子，不过没有告诉卓尔。

卓尔没多问她，低头继续除草，后来又发现了洋葱苗，细细的像绿豆芽，露在地面上，十分脆弱，一不小心就被锋利的锄刀给斩断。

每次卓尔误斩了马铃薯或者洋葱的根茎，总会心痛得倒吸一口气。反观齐耳的土地，马铃薯和洋葱都好好的，卓尔有些气馁，这份工作大概是输了。

可是一阵强风吹来，左边地里的洋葱苗突然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飞跑了。

齐耳脸色一变，把掉到一边的洋葱苗捡回来，又插进土里立着，表面上看，仿佛还是毫发无损。

“这样不好吧。”

“要你管。反正以后我不会再犯这错误，现在先把工作拿到再说。”她谨慎地盯了卓尔一眼，问，“你没那么小气吧？要去打小报告？”

卓尔摇摇头，只是认真于自己负责的土地，开始还不愿用手去刨，后来觉得用锄头勾着一坨草，抖散根上的泥，太做作了，就狠心用手去抓，若碰到什么软绵绵黏糊糊的触感，就当做是错觉。

大约一个小时后，伊莎贝拉才骑着马过来查看，她已经换下了那件脏衣裳，棕色的长发发梢滴着水珠，马上的她清丽俊俏，令卓尔想起武侠小说里来自大漠的美人，野性而娇媚。

伊莎贝拉跳下马，靠近扫了一眼。“卓尔，你速度比较慢。”卓尔的土地还有大半都是杂草丛生，但是齐耳却已完成了一半，剩马铃薯和洋葱生长得整整齐齐，生机勃勃。

“这是你今天的工钱和农场的蜂蜜。”伊莎贝拉递了一个小信封给齐耳，并送了一罐小小的蜂蜜。

齐耳以为蜂蜜是额外的嘉赏，喜不自禁，看向卓尔的眼神里隐隐有歉意，可是什么也没解释。

“好了。你被录用了。我们走吧。”然而，伊莎贝拉这句话却不是对她说，是对卓尔说的。

卓尔一愣。

“那些断掉的苗，你就不要再无聊地插回去。”伊莎贝拉拔起地上一段无根的洋葱苗。

翻过土的地方都很明显，颜色区别很大，新土比较湿润，颜色比较深，而没动过的

土比较干，颜色比较浅。

卓尔不敢动的马铃薯和洋葱，地表都是浅浅的褐色。

而齐耳的土地一整片都是深褐色，她见草就除，翻了个底朝天。

齐耳满脸通红，转身就走，卓尔跟上去，想说点什么，却被她一句话堵回来："罢了。农场的工作这么辛苦，我还不想干呢。"也就没有再送。

"我们在大屋子里见。路不远，你自己走过去。"伊莎贝拉骑上马，探究地多望了卓尔几眼，问，"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你看上去很面熟。"

卓尔想，自己和伊莎贝拉不过一面之缘，而且还是在喧闹的酒吧里，她站在林摇滚身边也没太久就溜走了，伊莎贝拉在人群之外，居然能够注意到她，不是记性特别好，就是醋意特别大。

她正打算糊弄过去，伊莎贝拉突然眼神一利，握紧了鞭子。"你是那个酒吧里Andrew带来的女孩，你和他什么关系？"

"呃。普通朋友，真的很普通。"

伊莎贝拉狐疑地盯着她。"你认识薇薇安那个贱货吗？"

卓尔内心叫苦不已，伊莎贝拉原来如此剽悍，说话如此直白。

"不熟，只见过几次面。"

"如果下次你见到她，帮我转告叫她放了Andrew，不然我早晚抽她。"伊莎贝拉一鞭子打在地上，草坪被抽出一道裂痕。

"啊？"卓尔往后退一步，怕鞭子无眼，伤及无辜。

伊莎贝拉把鞭子收回来，拉了拉。"还有，如果以后Andrew和她私下见面，你知道的话就要告诉我。"

"这……不好吧？"卓尔为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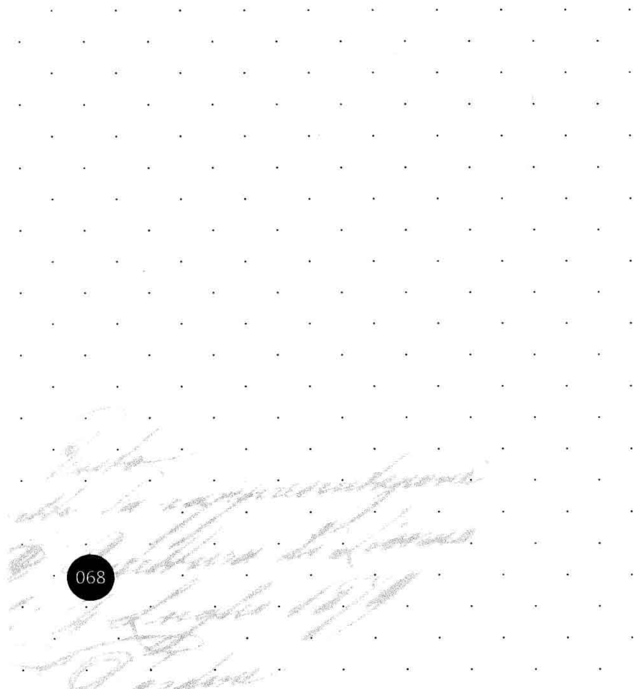
"你还想不想要这份工作？"伊莎贝拉瞪着她，说，"我又不是让你去做偷鸡摸狗的坏事。"

算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农场的工作。而且自己确实和薇薇安交情很浅，到农场后，更没什么可能撞见，现在就先搪塞过去吧。

"哦。"

卓尔应道，突然想，来伊莎贝拉的农场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又想，自己以往说一不二，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地打马虎眼，虽然不是做坏事，可是，她还是变了，不是吗？

说不清，这变化是妥协，还是成长？是化茧成蝶，还是作茧自缚？



第五章 陈锡文的祝福

愿你逍遥自在，愿你无怨无悔，愿你坚强勇敢，

愿你不虚度此生，愿你在新西兰，梦想成真。

卓尔被伊莎贝拉录用后，就决定搬家，并辞掉蜜鸟蛋糕店的工作，在农场工作和住宿。

点心师傅觉得很可惜，大概再也没有卓尔这么配合的学徒，勇于尝试她开发的各种奇怪口味的蛋糕了，就邀请她常回来看看。

谢尔没想到朝夕相处这么久，卓尔说走就走。帮她提行李的时候，忙前忙后像只忠诚的金毛犬，搬完所有东西后，谢尔又抓着卓尔的手，正欲把手话别，但林摇滚的喇叭不耐烦地响了响。

“谢尔，不要搞什么‘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戏码！”

谢尔对剧里的这句话十分不解，强拉着林摇滚解释之后，就眼睛含泪，擂着胸膛直呼“太美了”，从今以后他与人再见不是“拜拜”，而把这句话当做万能的告别语，差点没让林摇滚得内伤。

“哦。”谢尔委屈地转了转眼珠子，慎重地对卓尔说：“感谢天，感谢地，让我们相遇。”

卓尔嘴角抽搐，赶在谢尔下一句情意绵绵的话出口之前，身形一闪，开门上车，飞快地挥了挥手，再见。

谢尔抱拳恭送。

卓尔开始了在伊莎贝拉农场的生活，五天八小时工作制，什么活都干，喂马、剃羊毛、除杂草和摘樱桃。

这样的生活，她起初觉得很新鲜，每天上工都在哼歌，见到每头羊都想抱着打滚，后来为难地发现自己见到每头羊都想踹到一边去，晚上洗澡的时候，羊骚味很难去的。

想象的生活和真实的日子似乎就是咖啡和猫大便的区别。

有一种咖啡，是苏门答腊麝香猫吃过咖啡豆后拉出来的。

自卓尔被伊莎贝拉录取后，林摇滚一直忙得分身乏术，没法来看她，大约一星期后才姗姗来迟，她就站在一匹黑马边，他居然转了一圈没看到她。

卓尔伸手在他面前晃晃，他吓一跳，看着眼前这个牙齿超白的女黑人，盯了半天才认出是卓尔。

“我还以为是伊莎贝拉看你工作多，请了一个人来帮你呢。”林摇滚伸出手，在她脸边比了比，惊道：“我居然比你还白。”

“什么？”卓尔抓着他的手，仔细比对了一下，沮丧地发现似乎的确是事实。

12月夏，天气又干又热，她常只穿一件短袖，素面朝天，在阳光下快乐地蹦跶，晚上发现肩膀的皮肤晒伤了也不以为意。

“你是不是个女人？”林摇滚拿出手机，在备忘录里注上“买防晒霜和美白面膜”。

“我自己去买就好。”

“不用。我真怀疑你进过美容店没。我让薇薇安买就好，她买这些东西已经炉火纯青。”

薇薇安。卓尔想到那碗流到下水道的鸡汤。

“你什么时候和她和好了？”

“我什么时候能对她真正生气呢？”林摇滚一脸无奈，又忍不住把手放到卓尔黑黢黢的脸旁。“啧。我是不是应该再晒黑点？不然你比我还Man。”

“林摇滚！”卓尔气得随手抓起一把草，塞进他嘴里，笑嘻嘻地逃走。

其实，在农场的生活不差，每日的日出与日落都是极壮观的，太阳染红整片山头，她像站在火焰深处，渴望一阵强而有力的风将自己吹熄。

牛仔麦克是邻居家的儿子，正在追求伊莎贝拉，常抢着干一些农活，为卓尔解忧不少。

伊莎贝拉的祖父是个好猎人，鲜美的鹿肉和野山猪肉是不少的。

连伊莎贝拉相处久了，也发觉她其实不凶，是个洒脱的好姑娘，一有空就高兴地教卓尔骑马。

一开始，卓尔总是在马上坐不稳，还好她牵住了缰绳，并且牧草够深，她并没受伤，只当是马儿动来动去在和她玩。伊莎贝拉会冷着脸骂那匹马，骂得它惭愧地低下头，用鼻子蹭蹭卓尔。卓尔再坐上去，它就一动都不敢动，僵硬得像特洛伊木马。

卓尔可以坐在马上散步，暂时不能飞奔。

她解开了发圈，长发披在肩后，随风轻轻地飘着，景色如美酒，人自醉。

伊莎贝拉说："这是我唯一热爱农场生活的地方。"

忙完一天农活后，坐在马背上，让风吹乱头发，在壮丽的夕阳下，眺望广袤的农场，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她的成就。

"怎么？你不喜欢更多吗？"无论是农活还是与旅游团或者商人交涉，伊莎贝拉都干得极为出色，显示出未来农场主的魄力。卓尔以为，她是因为热爱，才做得完美。

"谁会喜欢干农活？可惜世界上没有一天酿成的葡萄酒。"伊莎贝拉摇头。"这是我祖父的心血，只有我才能打理，像你们来新西兰，渴望尝试自由自在的田野生活。而我也一样，我想去纽约，当一个涂鸦艺术家。你看，木屋上的图都是我画的。我把墙壁画满了，连屋顶也画了。每一年，我都会重画一次。今年是动物都市，上一年是精灵盛会，上上一年是UFO进攻……"

卓尔早就注意到农场里凡是能画的地方都涂上了五彩斑斓的图案，戴墨镜的摇滚牛、穿三点泳装的绵羊妞、梳着猫王头的酷蜥蜴，就像一个都市化的动物世界，光怪陆离而刁钻有趣。

原来是伊莎贝拉的杰作。

"那你怎么不去纽约呢？"

"我祖父很固执，他说纽约的艺术家那么多，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我去了只是扎堆凑热闹。他坚持我应该好好经营农场，把涂鸦只当做一个兴趣。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一走，他只能让我杰克叔叔多帮忙，那人阴险得很，肯定会把农场变到自己手里的。Andrew……"

卓尔竖起耳朵，听到伊莎贝拉在这时提到林摇滚的英文名，正紧张是不是林摇滚上次给她带美白面膜和防晒霜，被她发现是薇薇安买的。

可是伊莎贝拉喃喃念了几声Andrew，并没有说下去，仿佛这个名字成为她心中甜蜜而忧伤的秘密。

每一个周末放假，卓尔都会去市里面购物。

有些时候不是需要买什么，只是渴望融入到熙攘的人群里，听听喧哗的人声，比呼呼的山风和动物的呦呜要亲切多了。

在农场，一切都很静，仿佛地球上就剩下这么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角落。邻居相距甚远，游客或路人也不多，伊莎贝拉总有自己的东西要忙，她的祖父话亦少，麦克的眼睛里只有伊莎贝拉。

找不到一个说话的人，竟是如此恐慌的一件事。

原来自己没有想像中那么享受寂寞。

卓尔在超市买的主要是零食，吃多了纯天然的鹿肉、羊肉和蔬菜，她好想念彩虹糖、薯片和巧克力。

她推着满满一车的零食到收银台结账，摸钱包，却发现口袋不知什么时候瘪了。

她不可能忘记带钱包的，今天明明专门来采购的。

她努力回忆着是在哪里丢的，越想越觉得在抢购特价薯片的时候，那个站在她身边疯狂的小孩子极有可能。

他当时从她身边挤过去，激动地抱住薯片山，仿佛是他亲爹亲娘。“哦。薯片！我真想一天三餐全部吃薯片。我要去求妈妈给我多买几包，不然我就在地上打滚。”然后就一溜烟跑了。

卓尔当时还刻意等了一会，好笑地想知道小孩到底会买多少包，他妈妈的脸色又有多难看。

结果那个爱薯片的小孩却一去不返。

唯一的幸运是护照和银行卡不在身上，可是所有的现金全部都在里面。

收银台小姐提醒卓尔付账，她只能说：“对不起，我钱包丢了。”怀着侥幸的心理，还是去办了挂失。

林摇滚看到卓尔的时候，就发现她的脸上挂着“倒霉”两个字，知道是丢了钱包后，他就立刻从自己的钱包里数出几张五十块，塞进卓尔的口袋里。

“好啦。拿着这些钱去把该买的东西买了，别愁眉苦脸。”

“我不要。”卓尔把钱塞回去。她在农场包吃包住有工资，没有什么需要花到钱的地方，只是觉得生气，钱包里的钱都是她勤勤恳恳工作挣来的，却不翼而飞。

那帮小偷有想到她辛辛苦苦挤羊奶，擦天花板擦得手臂都抬不起，给马洗澡被踹进泥潭里的辛苦吗?

“好啦好啦。”林摇滚拍拍她的脸。“谁有我倒霉吗？我一毕业就奔赴新西兰，刚到奥克兰，薇薇安就和我宣布正式分手。然后我去找工作，找到奇异果包装厂的工作，但是在罗托鲁瓦，我想搭便车省钱，司机看上去很好心，但我先把行李放上去，车马上就开了。我没有钱去罗托鲁阿，留在奥克兰，被伊莎贝拉收留，那丫头的臭脾气可是惊天动地。后来遇见一个老乡，介绍我工作，可我的工资要被他抽去百分之十。有天他被人打，连我也莫名其妙一起挨打，他觉得有点愧疚，就问我想不想接手他的工作，风险大，但是收入高，我一咬牙答应了，结果落了一个摇滚蝙蝠的名声，现在人憎鬼厌。”

“有吗？”卓尔笑。明明很心酸的事，但是林摇滚说得眉飞色舞，好像能倒霉成这样也不算常人能有的际遇。

“笑了就好，不笑死气沉沉，笑了青春年少。”

接着，林摇滚邀她下周末一起去罗托鲁瓦泡温泉，不过还有薇薇安。

“上次她不听话，身体明明需要休养还跑出去泡吧，她觉得对不起我专程送鸡汤，所以特地请我周末游赔罪。”

“伊莎贝拉准你去吗？”卓尔冷不丁想起伊莎贝拉抽在草地上的一鞭子，还有夕阳下她温柔地吟诵他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她因为伊莎贝拉会难过而难过。

伊莎贝拉是一个单纯的女孩，敢爱敢恨。卓尔对这样的人总想珍惜，仿佛看到过去的自己。

“我当然没告诉她。反正现在我们还不是男女朋友，她一直闹别扭，不肯答应我。”

“可是你既然在追求她，不就应该要尊重她的想法吗？”

林摇滚似乎有点不开心她不理解他的处境。“卓尔，我无法拒绝薇薇安的请求，又想好好和伊莎贝拉在一起，所以只能瞒着她，不然我也不会叫你一起，免得自己做错事。”

看到他迷惘的脸，卓尔就暗自一叹，薇薇安如此肆无忌惮地挥霍他对她的耐心，会不会知道他也有难过得扛不下去的感受？比如，那碗鸡汤。

“好吧。我去。”

003>>>要么不做，要么不悔

下一个周末不巧下起了雨，农场边的山笼上雨雾，愈深的绿意，愈让人迷失。

伊莎贝拉问卓尔这种天气也要出去吗？卓尔勉强笑着说：“是啊。”又怕她继续问下去，匆匆就披了雨衣跑出去，心里默然道歉。

林摇滚的车在不远处藏着，看到卓尔心虚地跑过来，不时往后望，林摇滚开了前边的车门，大笑不已。

“坐这里。”他退到副驾驶位。

“我来开？”卓尔一愣，她上次的确篡夺过驾驶位，可是并不代表她对自己的车技有信心，她的驾照才拿到不久，而且新西兰的车右边才是驾驶位，她有点不习惯。

“放心。反正你迟早也要买车的。这里买二手车不贵，一两个月的工资就买得起，新西兰的交通系统不是很方便，自己有车才便于出行。”林摇滚拍拍驾驶位，再次请她进来。

卓尔只能听话，不过前进如龟速，后面的车辆总是不耐烦地打喇叭。她看着有些含义不明的路牌，开得越来越慢。

“这里的路牌好奇怪！”卓尔小心地路过一个“当心，滑石坠落”的标识。

“奇怪吗？我在南岛看过更奇怪的。‘慢行，有企鹅。’”

说话的时候，林摇滚突然抓住卓尔的手，一个急转弯。过了一会儿还没放手，一直带着她操纵方向盘，直到重新是坦途大道才松手。

卓尔觉得自己被他握过的左手红得发烫，可是他却像没在意一样，把座椅背调低，懒洋洋地躺下来。

“我把命交到你手里了，我睡一下。”

小的时候，你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闭着眼睛，让一个朋友牵着自己走。你恐惧地猜测前路，是不是有梯子，是不是有个洞，是不是马上就撞墙了？有时候觉得自己已经走了很远，睁开眼才发现只走了很短的距离。这个游戏的诀窍是，对身边的人越信任，走得才越远。

卓尔此刻才发现，林摇滚对自己已经信任如斯。

他闭着眼睛，睫毛如同一把羽扇，双眼有淡淡的黑眼圈，昨晚没有休息好。不多时，车厢里，他的呼吸声已经平和而均匀。

卓尔开了雨刷，继续上路。

薇薇安早已等在自家楼下，即便是远游，她依然穿着紧身的连衣裙，如果不是长发放下，肩头的春光会胜过了沿途的风光。

她看到开车的是卓尔，不由一惊，似乎不知道卓尔会来，并且开着林摇滚的车。

薇薇安上车把林摇滚摇醒。

“坐后面来吧，睡得宽敞一点，我的腿给你当枕头。”

林摇滚翻个身，呢哝着：“不，这样很好。而且卓尔开车很稳。”

卓尔看到他孩子气地赖床，不自觉笑了一下，薇薇安瞪她一眼：“看什么看？看路！”

她这段时间消瘦许多，以前还有一种圆润如珍珠的美感，经历一场伤害后，柔软的嘴唇总是不经意地抿紧，在削薄的脸上，显出一种极力忍耐的痛苦。

林摇滚似乎还睡得很香，可自从薇薇安上车后，卓尔察觉他的呼吸已经不那么稳了。

三个多小时后，罗托鲁瓦到了，到处都有SPA的标志，因为这里是温泉胜地。最惊人的“地狱之门”，水温超过100度，吐着滋滋的热气。

薇薇安换上桃红色的比基尼泳装，卓尔换上学生般的连身泳装，仿佛大姐姐和小妹妹。

卓尔叹为观止，迅速把自己埋进温暖的泉水里，薇薇安低头看一眼，不知道是谦虚还是骄傲地说：“我还觉得小了点。”

这还小，你是想修炼胸部夹死蚊子的神功吗？不过，她没说出来。

这时候，林摇滚来了。他的肩膀很宽阔，肩线亦优美，那种弧度，让人渴望一个安心的拥抱。

薇薇安问：“你看到他的胸肌吗？”

卓尔脸一红，心想薇薇安胆子怎么这么大，她只看到他的肩膀，便不再下移。她知道林摇滚身材很好的，那双掌心粗糙的手，受过了许多磨练。孤独的日子里，他被逼强大起来。

“以前，我们的教学楼在七楼，我总要赖，让他背我上楼。”

温泉升起薄薄的雾气，那一瞬间回忆过往的薇薇安美得有些不真实，眼神忽然就变得那么的单纯美好。

“是你自己不要他的。”卓尔不客气地说完，整个人浸入水中。

在水里，她觉得宁静。

那些人声都已远去，她仿佛只能听到流水的声音，也许没有声音，仅是一个幻觉。

“呼！”她突然被人揪出水面。

林摇滚满面都是水珠，漂亮的眼睛夹着几丝慌乱。

“干什么？”卓尔不满。

“我以为你在水里昏过去了，结果你在憋气。”

“很好玩啊，不信你试试。”卓尔大笑着把林摇滚压进水里，然后自己也钻进水

里，和他做鬼脸瞪眼睛，看谁憋气更长。

薇薇安不会游泳，她只是喜欢穿泳装，美人出浴般。看到两个人都消失在水里面，自己又不敢一起钻进水里面，只能着急地喊林摇滚，快出来。

林摇滚钻出水面，问什么事。

薇薇安跳上岸，面色不善，说："我不想泡了。"就跑掉，可是谁也没追去。

卓尔觉得温泉实在舒服，在水里泡了很久都不想起来。后来，林摇滚强行把她拉出来，说她泡得像只发皱的小猴子，赶快回去找熨斗熨平吧。

卓尔恋恋不舍地回到宾馆的房间，发现薇薇安眼眶红红地坐在地上，湿掉的泳衣一直没换。

"我以为他会追来，会想着法子逗我开心，他一直是这样的。"薇薇安懊恼地说，抱住膝盖，又突然哭起来。

"我又分手了。为什么除了他，没有一个男生是真正对我好？他们会挑剔我反应太慢，有时听不懂英语，会说我身材不好，一点都没面子，会怪我生病的时候没精神，坏了一起玩的兴致……"

可是这一切，不都是她自己亲手放弃的吗？

那个绝望的少年，在奥克兰机场看到她和金发的男子手挽手姗姗来迟，努力挤出微笑问这是谁？她毫不迟疑地刺痛他的笑容，现在却后悔了。

要么不做，要么不悔。

卓尔默默无语，暗自觉得薇薇安太过分了。

薇薇安深吸一口气站起来，对着镜子仔仔细细地涂上粉红珠光的唇蜜，又用手梳了梳头发，媚眼斜着看了卓尔一眼，问："我还是可以把他抢回来的，是吗？"

晚餐时，薇薇安一直千娇百媚对林摇滚放电，可是他匆匆吃完就去打桌球，薇薇安等了很久，他一局接一局，仿佛沉迷其中，她只能跺脚回去。

半夜的时候，卓尔听见她蹑手蹑脚起床的声音，翻过身一看，她又没在了，拍着隔壁的房门，终于恼怒又伤心地喊："开门！林摇滚，你躲着我干什么？"

卓尔蒙住被子，说服自己快点睡，可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总是分心聆听着走廊上的情况，说不清楚自己在担心什么。

在她半梦半醒的时候，不知道薇薇安拍了多久的房门，另一股柔媚的女声响起来："我帮你叫他。"然后凶悍地一脚踹开门。

第二天，薇薇安已经自行离开了，换成伊莎贝拉像凶煞的守护神一样出现在林摇滚身边，抢过他的手机，把薇薇安加入来电黑名单。

伊莎贝拉没有责怪卓尔撒谎，但是也没有给她好脸色。除了工作之外，不会多和卓尔多说一句话。

那段骑马看夕阳，闲话梦想的时光弥足珍贵，却也轻易流逝。

卓尔隐约觉得自己的工作量大了很多，而伊莎贝拉却以干活这么慢而苛责她数次，并在她出错时扣了她不少工资，后来又嘱咐来农场玩的小表妹天天盯着她。

卓尔知道，伊莎贝拉已经不信任她。

她知道是自己错在先，和林摇滚一起隐瞒与薇薇安见面的事，于是把什么不合理的事都忍耐下来。

当她在伊莎贝拉的农场辛劳工作，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人到处找她，陈锡文收到查无此人被退回的包裹，心里竟然涌起一股遗憾，难道她不能穿上他设计的裙子了吗？

上次时装秀，谢尔代林摇滚拍下陈锡文设计的裙子，送给卓尔，但是当时尺寸不对，陈锡文答应修改后再给，但等他修改后邮寄到谢尔的旅舍，刚巧是谢尔的爸爸在值班，对邮差说叫卓尔的房客已经走了。

陈锡文特地找到银蕨旅舍，从谢尔口中打听到卓尔已经搬去农场，担心邮递又有问题，便决定亲自上门送件。

可一踏入农场，他就隐隐有些后悔，对于卓尔这种不起眼的女生，何必事必躬亲？也许，只是因为她在以为被抢劫的时候，果决地说："你快走，不用管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竟然让他一个男生带钱逃跑。他每次想起这件事，就会想起她那双勇敢的眼睛，在月光下发光，照亮了夜空。

然后，他就会不知不觉想更多，他记性好，点点滴滴全部回忆起来，竟也有一份难忘的重量。

他最怀念她穿着罗马假日的衣裳，那件衣服的浪漫高贵之处只有他才懂。他那夜没有责怪她摔倒，因为他看到，她虽然不美，可是不畏惧的姿态却令衣裳更具个性和风情。

"你是谁？是我的王子吗？"

露珠般的小女孩披着白色被单坐在草坪上，扬起白皙的容颜，对着来访农场的男子眨眨眼睛。

她不曾见过这么好看整洁的男子，穿着棕色的短夹克，像一匹领头的骏马，脖颈上系着一条淡灰色的领巾，衬出那舒展的眉眼，如同寂静的远山。

"这里！我在这里！"一起玩王子公主游戏的小男孩跳了跳，却招不回女孩的注

意力，只能拔出腰间的木枝，指着陈锡文，故作勇敢地说，“我们来决斗吧。”

“没空。卓尔在哪里？”

“我不知道。”小男孩别过头。

“我也不知道。”小女孩转了转眼珠子，拉着陈锡文，撒娇，“你陪我玩嘛。”

陈锡文从口袋里摸出一条绿色的波点丝巾，系在小女孩的手上。“她在哪里？”

小女孩想了想，指了指西边说：“那边。”

陈锡文朝东边走去。

“讨厌。”小女孩跺跺脚，转身跑走，一路喊着：“伊莎贝拉！卓尔又惹祸了！”

小男孩追上去。“等等。公主。”

“我命令你原地不动。”

“遵命。”小男孩的脚踏在半空中僵住，摇摇晃晃地坚持住，不敢动。

陈锡文朝东边去，路过了硕果累累的樱桃林，却依然没见到卓尔的身影。正怀疑小女孩是不是没撒谎的时候，他就听见了小兽般的呜咽。

他循着声音找过去，发现卓尔躲在一块大石头的背面，看着伤痕累累的双手，很小声地哭。

那双手到处都是伤，有的结痂了，有的还浸着血。最近许多小意外躲在樱桃林、菜园、马厩里，她知道是伊莎贝拉小表妹的恶作剧，可是又找不到证据。

陈锡文默默地等待着，直到她哭得没那么狼狈时，才出声：“原来你躲在这里。”

“我马上开始工作。”卓尔迅速弹起来，转头看到是陈锡文，泪水在瞬间止住。她抬起手，抹干脸上的泪珠，装作无事发生，很自然地问他：“是你？你怎么来了？”

伊莎贝拉农场离奥克兰市内有段距离，不可能路过。她和陈锡文也没熟到亲自上门探望。

她变脸速度之快，陈锡文几乎以为自己出现错觉，但看到她红肿的眼睛，心里浮起一抹说不清道不明的失望。

“你怎么不哭了？”

卓尔迟疑了一下，如实回答：“我怕我一哭，你又要说我是胆小鬼。”

每次遇见他，她就不自觉调高防御值，不想被他看轻。

“我有那么可怕吗？”陈锡文开玩笑，却见她并不反驳。他努力地笑一下，却见她警惕地看着他，把手藏到背后，以为是想到什么取笑她的地方。

“上次你来时装秀，买下了我的衣服，但是尺寸不合，我本来邮寄到银蕨的，但

是被退回来了。原来你已经不在那里，我打听了新地址，特地送过来。试试吧。”

他打开大蝴蝶结的包装盒，展开那个华美夜晚的回忆。

卓尔摇摇头，忽然一惊，看着他身后的伊莎贝拉。小女孩躲在伊莎贝拉身后，羡慕又嫉妒地看着陈锡文手里的衣服。

“你看，她又在偷懒了。”

“你是谁？”伊莎贝拉眯眼瞧着陈锡文。

“你这只母老虎又是谁？”陈锡文从容不迫地把衣服放回礼盒，讥笑一声。

“你说什么？”

陈锡文捧起卓尔的手，她想收回，他却不让。他的指腹如同绸缎，竟然比她还光滑。“你看看她的手，伤成这样了你还说她偷懒？”

“这是她的工作，做不完的话就别做。”

“她今天要做多少？”

“今天必须完成剩下的林子。”

“我帮她做。”

“陈锡文！”卓尔想到他艺术家般细腻的手，出声阻止。

伊莎贝拉冷眼瞧陈锡文一眼。“随便你。”说完，便拉着小女孩离去。

卓尔拿着手套追着陈锡文，劝说：“不用的。现在的阳光正毒，你受不了的。”

他蓦地停下来，卓尔撞到他身上，听见他轻叹了一声，不满地说：“没想到你对我一无所知。现在先干活，以后再慢慢纠正这些误解吧。”

怎么说呢？他不是那么无情又自私的人，以为自己身娇肉贵，就把别人踩在地上。可是他又不想亲口告诉，只是开始摘樱桃，丢进背篓里，沉重的果实压弯了他骄傲的身躯。

夜幕降临的时候，卓尔送走陈锡文，他没有像她一样涂防晒霜，手臂上的皮肤晒得乌青，临走时握手，她发现他掌心破了。

她低声说“谢谢”，却见他毫不留恋地转身就走，仿佛什么都不在乎。

卓尔抱着他带来的礼盒，看到衣服下还藏着一张卡片，字迹未干。

“愿你逍遥自在，愿你无怨无悔，愿你坚强勇敢，愿你不虚度此生，愿你在新西兰，梦想成真。”

原来，他也有温柔的时候，只不过像翡翠一样在石头里藏得很深。

只是，不知道她和他，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

因为工作量剧增，卓尔每天七点就累得在床上躺着不想动。

工作度假持签人能找到的工作大部分都是体力活，相较于国内被宠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她想认输时，就会把陈锡文的礼物翻出来，认真地看他写的每一个字。他也许从不知道，他寥寥数次的言行，赐予她多大的勇气，让她勇敢去争取，让她继续去奋斗，让她老掉时，不至于在墓碑上无话可说。

也许，她不该忍耐了。她何必勇于承认不是自己的错误？林摇滚只是把薇薇安当做朋友和责任，如果伊莎贝拉大方一点，实在不用计较这些小事，更不该把怒气发泄在无辜的她的身上。

下定决心，她第二天再上工，看见爱作弄人的小女孩，提醒她："今天你给我小心一点。"

小女孩不知道卓尔已经变了，还笑得像个小恶魔，觉得猎物越来越有趣，转着眼珠子想更好的整人法子。

当卓尔在水边给马刷毛时，马匹突然受惊，把她拖到地上，狂奔的蹄子差点踩死她，她站起来，发现不远处，那小女孩举着弹弓转身就跑。

"伊莎贝拉姐姐，她搞丢了一匹马。"小女孩惊走了她的马，又马上去告状。

伊莎贝拉瞪着卓尔，质问："我的马呢？"

卓尔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马蹄践踏的灰尘。"被你妹妹吓跑了，我会负责找回来，但是你必须教训她，不能再打扰我工作。"

"你说谎，马不是我吓跑的。"小女孩没想到卓尔今天会反驳，十分慌乱，摇着伊莎贝拉的手。

卓尔把她抓过来，从她的衣兜里摸出弹弓和小石头。

"这也不能证明我打过马。你诬蔑我。"小女孩极力挣扎，反口一咬，咬伤卓尔的手腕，跑回伊莎贝拉的身边。

卓尔拿起她的弹弓，对准她的脚，却并没有真的想打中她，只是打中周边，吓得她不知道如何放脚，躲躲跳跳，绊倒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

卓尔把弹弓扔回她手上。"哭什么，我又没有打中你，是你自己不会走路。"

"你！"伊莎贝拉看到心爱的小表妹哭得稀里哗啦，气得冲过去要扇卓尔一耳光。

卓尔抬头笑靥如花。"如果我做得不好，你可以解雇我，但不要故意找我麻

烦。”

她等着伊莎贝拉的回答，但是最终，小女孩震耳欲聋的哭声中，伊莎贝拉放下了手，什么都没说。

卓尔知道会是这个结局，现在有许多农活要做，伊莎贝拉只请了她一个帮手，她在被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做事情已经又快又好，伊莎贝拉没必要重新培训人。

知道自己胜券在握，卓尔嫣然一笑，朝小女孩走过去，小女孩现在怕她得很，以为她又要做什么，惊得一直后退，结果她只是经过而已，轻松地说："那我去找马了？"

"不用找。老马识途。它知道回来。"伊莎贝拉突然说。

"哦？"卓尔奇怪伊莎贝拉怎么会突然又变好心，不让她白忙一场，便回头望去，竟然看到伊莎贝拉的眼睛里，不断涌出晶莹的泪花。

伊莎贝拉给人的印象一直很坚强，即便不能去纽约，她也没有闹别扭，而是很勇敢地扛起农场的生计。可是现在，她竟然在哭，泪水流过金子般的脸庞，比黄金更珍贵。

"你以为我想这么无理取闹吗？可是我很生气，又不敢真正对他生气，我怕把他气跑了，所以我只能讨厌你。"

"他不喜欢薇薇安。"卓尔忍不住走回去，抚着伊莎贝拉颤抖的背。

"可是，他喜欢我吗？"

每一个字，都像一枚针，刺进了心里，却拔不出来。

卓尔无话可说。她也一直在逃避这个问题，她怕答案是如众人所说的，林摇滚只是为了一张绿卡。

她不介意林摇滚赚钱的名声，只介意他会不会对感情明码实价。毕竟男生和女生不同，男生追求一个女生，有时候仅仅是为了模糊的好感。而一个女生去追求男生，一定是喜欢得情难自禁。

很巧，林摇滚在第二天来了农场，短信上没有说明为什么，只是写着"我来了，你人在哪？到处找不到你。"

卓尔收到他的短信，丢下手里的工作，从羊群里挤出来，气喘吁吁地跑回去，已经望到了木屋，可是脚步却慢下来，最后停住了。

林摇滚和伊莎贝拉一起躺在草地上，他不知道说了什么，伊莎贝拉笑着推他一下，他抓住她的手，然后就是铺天盖地的吻。

卓尔看得满面通红，转头就跑。

伊莎贝拉问到一个心满意足的结果了吧？不然她不会昨天哭得那么猛烈，今天又

笑得这么幸福。

明明是很高兴的事，卓尔却高兴不起来，跑累了，一屁股坐下来，拔了一根草，放在嘴里嚼，味道酸涩。

“我还以为是谁不怕长针眼，原来是你。”暖风里，林摇滚嬉皮笑脸地坐在她身边，原来她仓皇跑掉，还是惊动了缠绵的人。

卓尔气呼呼地别过头。“别诅咒我。”

林摇滚伸个大大的懒腰，看着广阔的天空里瑰丽的云彩，嗪着微笑，仿佛醉了。“对这么悠闲的生活，你也好意思生气？”

卓尔看到他怡然自得的样子，无名火起。“如果薇薇安和伊莎贝拉掉水里，你救谁？”

林摇滚也学她拔草，放在嘴巴里咀嚼，良久才回答：“薇薇安。”

卓尔闻到他身上还有伊莎贝拉独有的草木清香，却作这样的回答，脑海里只盘旋着一句话：原来不管理由多么冠冕堂皇，他还是一个甜言蜜语的骗子。

她不由难过起来，不知道是为了伊莎贝拉，还是为自己。

他对她太诚实，把她当朋友，可正因为这样，她才对这份友情更挣扎。

大家都是成年人，有自己的选择。她不可能道貌岸然地说教，爱情比面包重要。可如果林摇滚真的是为了绿卡，她是要维护他免遭众人的苛责？还是也站到他的对立面，从此形同陌路？

她大可以不要这个朋友，对他的感情游戏眼不见为净，可是为什么她对他，就是难以戒掉？

“你刚骗了她？哄她那么开心。”

“怎么？你讨厌我吗？坐那么远。”

经林摇滚一说，卓尔才发现自己不着痕迹地退了很远，与他遥遥相对。

她迟疑着要不要过去，却发现林摇滚的脸在暮色下是那么寂寞，让她一下子心软了，走过去，坐在他身边，和他一起并肩。

“我又告白，请她当我女朋友。”严格说来，不算骗。他本来就一直在追求伊莎贝拉，只是她一直不答应。

“那她答应了吗？”卓尔竟然发觉自己的心提起来，变得很紧张。

“没有。”

“为什么？”

“她觉得我不够喜欢她，让我加把油，最好爱死她。”

“你做得到吗？”卓尔提心吊胆地盯着林摇滚的嘴唇，他又拔了一根草放进嘴

里，她觉得自己就像那根被他吞咽的草，又苦又痛。

“在罗托鲁瓦，薇薇安想和我和好，可是我知道她只是小孩子在赛跑，领先所有人，却仍忍不住回头看一看，看是不是有人快追上自己。在温泉酒店发生的事，不过是她一时兴起回头望一眼，她并不是真正想等我。昨天，她就很高兴地告诉我，又有人在追她。”

林摇滚站起来伸开双臂，闭着眼，享受风，就像一只鹰。他继续说：“卓尔，有些时候，靠自己是无法走出过去的，只有靠别人帮忙拉一把。伊莎贝拉脾气暴躁爱吃醋，她会帮我赶走薇薇安留下的影子。说实话，我很喜欢她率真的个性，要是我先遇见她多好。遇见晚了，就什么都晚了。”

原来，对伊莎贝拉，他是想爱而不能爱，所以感情深不起来。

伊莎贝拉只能拿薇薇安当一个借口来发泄。她恨自己先爱他，等着他追上来，他却一直搁在浅滩。

他伸手拉起卓尔，卓尔心里一阵轻松，林摇滚还是个感情动物，她为这个结论而笑得傻兮兮的，开口说：“对不起。”

“怎么一会恨我恨得牙痒痒，一会又道歉？”

“因为大家都一直说，你是为了农场和绿卡才追伊莎贝拉。我虽然忍到今天才问，却不是因为之前一直相信你，而是怕自己接受不了真相，所以就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她越说越出神，想到第一次在酒吧见到薇薇安，她就满口绿卡。原来，因为薇薇安是这种人，才把林摇滚也想成这样。可是林摇滚又不愿意解释，是怕薇薇安觉得自己看不起她的做法。

他细致的心思，就像海里的金沙，到底有多少还藏着呢？

卓尔发呆的时候，林摇滚悄悄走到她身后，突然把她的头朝地上压，笑着说：“那怎么不一直把头埋进沙子里？”

卓尔冷不丁吓着，想掰开他的手，却让两个人一路滚下来。幸好牧草柔软，他们一路滚进了绵羊群，压住一只软绵绵的小羊，吓得它咩咩叫。

卓尔懒得起来，就把那只可怜的小羊当枕头，枕着看风景，一层一层的云，像千层糕一样甜美。

她假装没听到他的问题，表面上轻松自在，心里面却揪成一团，为什么还是忍不住问了？因为时不时自己会想，他心里面到底有没有喜欢的人？

林摇滚陪她躺了一会，突然想起什么，拿出一个深蓝色的皮夹，在卓尔面前晃了晃。

卓尔惊喜地发现这就是她丢的钱包。

“没想到那个小偷在超市再次作案，结果被抓住了，你的钱包找回来了，钱也还在，一分没少。所以啦，以后别跟我哭穷。对了，我建议你换个比较可爱点的钱包，这个丑死了。”

林摇滚大笑着把钱包丢给她，起身离开。

卓尔看着他的背影，不由把失而复得的钱包抱得紧紧的，突然感觉有什么不对，对着阳光认真地看了一下，那份狂喜瞬间消失。

这不是她的钱包，尽管林摇滚买了一个新的一模一样的钱包，很努力把它做旧，可是她仔细看，还是认得出来。

有一些无法忘怀的痕迹，不在这上面。



第六章 再见，微微安

你在我的命运里，而我却不在你梦里。

001>>>他总是默默地给她一些关心

过几天，伊莎贝拉主动示好，愿意给卓尔加薪水，又把小表妹派给卓尔打下手。

卓尔对着小女孩嘿嘿笑了两声，她就脸色卡白地抱住伊莎贝拉，不过伊莎贝拉不为所动，还是把她推过去，她只能顺从，如惊弓之鸟地站在卓尔面前，垮着小脸，可怜兮兮地憋着眼泪。

“哈。要做什么呢？是去清理马粪？还是去找羊屁股上面的虫蛋？”

听到卓尔的话，小女孩浑身发抖。小男孩从门口钻了进来，站到她前面，拍着胸脯说：“我来做！”

卓尔笑着说：“算了，你们还是帮我装饰圣诞树吧！”

12月有圣诞节。

她想象里的圣诞节应该是皑皑的白雪，温暖的壁炉，和大胡子红帽子的圣诞老人。

可是炎热的阳光，清凉的衣衫还有晚至9点的日照，都让她生出时空错乱的感觉。因为新西兰的夏季是12月到来年2月，现在正热得不像话。她每天抹上高倍数的防晒霜，但还是被林摇滚笑话又黑又瘦又干，不由怀念已离开的春季。

可是下一个春季，她也不在新西兰了。

伊莎贝拉要回皇后镇过圣诞节，祖父在皇后镇有一位挚友，每年都有约。

卓尔和谢尔及林摇滚约在电信圣诞树下见面，电信圣诞树不比328米流光溢彩的天空塔，可也有七层楼高，装饰着数十万盏彩灯，若是夜幕降下来，也是美不胜收。

他们约在7点，但过了半小时，林摇滚还没来，他迟到是很罕见的事。不过卓尔的注意力放在圣诞树下的红色电话亭，许多家长带着小孩排着队，小孩一直在发问："圣诞老公公真的会接我的电话吗？真的会记下我的愿望吗？真的会送我礼物吗？"身旁的辣妈辣爸就一直点头。

卓尔笑了，他的圣诞老公公就在他旁边啊！

她让谢尔催催林摇滚，自己也加入排队的队列中，从前后的讨论中听清楚，这里的电话可以打到北极，而且一个电话点亮树上的一盏彩灯。

她排了半个多小时，就快要到她了，谢尔却把她从队伍中拎出来，不安地说："林不接电话，我开始打他只是挂掉，可是后来就直接关机了。"

"大概有事情在忙吧。"卓尔分心看着一盏盏灯被点亮，许多小孩幸福地嘀咕着，不知道和圣诞老人说了什么。

"他已经迟到快一个小时了。但是却没有联系我们。这不正常。"

"能有多不正常？"卓尔看着有人吃着蛋白奶油甜饼经过，吞口口水，豪爽地说，"走。算他没口福，我请你吃圣诞大餐。"

她和谢尔在露天餐厅干掉一只火鸡，喝光一瓶红酒，林摇滚依然毫无消息。夕阳终于不舍地落下，深蓝色的天空像海洋馆上空有巨大的鲨鱼游过，教堂的唱诗班走上街头，开始吟唱圣诞歌曲。

谢尔魂不守舍，卓尔不得不答应和他一起去林摇滚家看一眼。可是和他同住的租客说，昨天晚上林摇滚接到一个电话匆匆出门，再也没回来。迟疑了一下，又说："他的表情很恐怖，看上去像是崩溃了。"

"放心吧。他那么大个人，奥克兰还能吃了他？"确认林摇滚真的失踪了，现在反倒是谢尔来安慰卓尔。

卓尔勉强笑一下，那个斯文秀气的合租客看上去言辞谨慎，不会轻易用崩溃这两个字的。但为了不让谢尔担心，她还是提议四处走走，看看夏天的圣诞节，只是无意识经过的地方全是平日林摇滚爱去的。

她睁大了眼睛，想从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辨认出林摇滚不羁的面庞，但是擦肩而过的全是外国人，连一个相似的背影都见不到，她的眼睛突然就有点酸酸的。

接连几天，林摇滚都失踪了。

住在银蕨的梅浩很生气，说林摇滚答应会再帮他介绍一份工作，现在人钱两失，

这不是骗钱是什么。谢尔劝他冷静下来，若经济紧张的话，可以帮帮旅舍的忙，权当换宿。

外头也有一些人在找林摇滚，辱骂极其难听，群情激愤的时候，打算一起报警。

林摇滚的电话关机后便没再打开，卓尔给伊莎贝拉打电话，问林摇滚是不是去皇后镇找她了。伊莎贝拉说没有，紧张地问是不是林摇滚出了什么事。卓尔说失踪了。没想到伊莎贝拉一下子冷静而冷血，冷笑一声："你怎么不去找找薇薇安？"

卓尔一时非常为林摇滚难过，伊莎贝拉怎么说都是他的女朋友，怎么一点都不关心他？反而又把薇薇安旧事重提。

不过，她的提议值得一试。可是卓尔没有薇薇安的电话，谢尔更不会有。

着急的时候，她想起陈锡文，便怀着试一试的心态拨电话给他，这还是他上次定蛋糕才留下的电话。

陈锡文听说林摇滚失踪，便说让他问一下于黛丽，毕竟她和薇薇安是同学，说不定还留着联系方式。陈锡文很快要到电话，但是卓尔一拨薇薇安的电话，竟然也是关机，瞬间急疯了。

难道林摇滚口上说不爱薇薇安了，最后还是两个人一起私奔了？

难道，他对她说过的话，其实也有假话？

她强迫自己停止猜疑，林摇滚不是这样的人，他不会对她撒谎，他宁愿让她知道他就是一个喜欢赚钱，喜欢对前女友念念不忘，有无数缺点的人，他也不会惺惺作态，假装高贵。

如果不是私奔了，那是怎么了？

一瞬间，她的脑袋里涌上了许多犯罪案件新闻，祈祷哪一件都不要与林摇滚有关，听到新闻里播报发现华裔伤者，她都会血液逆流。

过几天，当伊莎贝拉从皇后镇回来，她便去告了假，必须去找他，问伊莎贝拉要一起找吗？伊莎贝拉反问："两个人一起消失不见，答案很明显。你是要我捉奸在床吗？"卓尔也就死了心，不再寄希望于伊莎贝拉。

她觉得自己简直就像一个陀螺，被生活抽疯了。她现在事情很多，除了满世界找林摇滚，还要帮谢尔安抚林摇滚的客户，利用自己微薄的关系介绍他们见工，防止他们情绪激动而闹事。

梅浩现在是他们的领头人，鼓动大家一起找警察。

卓尔拦住梅浩，低声下气请他再给她一点时间。

"我知道了。"梅浩恍然大悟，眼里浮现一阵厌恶。"你不是他的托儿，你是他女人。我就说你总和他说说笑笑，每次看到他，你就会特别开心。"

他一步步逼近，面容扭曲的样子像洪水猛兽。“他有没有分一半钱给你？有吧？他就是用我们的钱养着你。无耻！”

一般的女孩在现在只会花容失色，吓得流泪。可是卓尔跳起来，狠狠地扇了梅浩一耳光。

“他不是这样的人，我会找到他，给你一个交代。找不回来……”她握紧拳头，下定决心，说，“我也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说完，转身就走。

不能垮。不能垮。他没回来之前，我不能垮。她默默对自己说。

梅浩怔怔转头问谢尔：“她给我们一个交代？难道是她帮他还钱吗？”

谢尔不耐烦地说：“我怎么知道？”

连他这个做哥们的，到现在都有一点点怀疑林摇滚是不是卷款逃走，可是看到卓尔义无反顾选择相信的态度，不禁肃然起敬，为自己感到羞愧。

转眼间，就到新年，街上张灯结彩，一年中最愉快的便是这段时间，送走圣诞，迎来新年。夜空里有大片燃放的烟花，照亮她憔悴的脸。

她期待林摇滚从某条街走出来，得意地说他是躲猫猫冠军，也宁愿他牵着薇薇安，说他们已经和好。唯一不可接受的，便是他凭空消失。

一束银白的烟花窜上夜空，像一场雪。周围的人鼓掌赞美，她低下头，用手背抹干泪水，失神落魄地又朝倒霉路走去。

“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哭？”一个深白色的人影走到她面前，她仍垂头，那人低头看她。“你不是说你不愿意在我面前哭吗？为什么一直在哭？”

他的心里浮起担心，在想自己怎么了，上一次担心她在自己面前不掉眼泪，这一次又担心她在面前哭个不停。

“锡文！”有个女生喊他。

卓尔才知道，站在她面前的是陈锡文，可是她一点都不想理他，她只想林摇滚出现，不满地问她怎么又和陈锡文这种自大狂混在一起。

她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想起他许多好，想起他在警察局挡在她面前，不让抢劫犯记住她的样子，想起他默默地归还她的中介费，想起他像个孩子一样在谢尔面前炫耀她送的黄道益，想起曾为了帮她省钱，不让救她的人去医院医手，想起她钱包丢后，他找回一个全新的钱包……他总是默默地给她一些关心，然后为了怕她感动，就随口说“应该的，你付了劳务费的嘛。”

陈锡文淡淡地对街边等的女生说：“黛丽。你们先走吧。我有事。”

“别多管闲事了。锡文。每次遇见她都没好事，上上次你的设计差点卖不出去，

上次你晒成什么样子了，肩膀痛了好几天……”于黛丽越说越气，却见他凝视卓尔的眼神越来越不同，于是气不过，一跺脚就跑远了。

陈锡文不出声，就坚定地站在她的身边，陪她默默地度过难捱的时光。

他见过许多人的眼泪，可是却从来没有一个人，一次又一次地把眼泪滴进他心里。

他想，这是个意外。

生命中许多的意外，造就了一期一会的风景。

002>>>我忘不了爱她的时候

谢尔打来电话说他有消息，他的朋友在天空城赌场看到过林摇滚。

“你们先去，我等下就来。林的人在旅舍搞出一堆麻烦。”

陈锡文就立刻陪着卓尔奔赴天空塔，她的眼睛肿得像核桃，可是已经不再流泪。

天空塔还是灯光辉煌，但如果这里没有林摇滚，陈锡文明白，卓尔心中的那盏灯还是会熄灭。

卓尔途经天空塔许多次，但都只是在街边仰望一下它的高度，从未踏进。这次为了找林摇滚，几乎是急不可待地飞奔进天空城，看到金碧辉煌的赌场里，人影幢幢，面容精致的美女和端着葡萄酒的大亨，桌上各色的筹码，无一不让人眼花缭乱。偶尔哪里爆发出一阵大笑，是全盘赢了。

卓尔没有来过这么奢华的地方，抑住心悸，在人群中着急地寻找林摇滚，生怕她来迟了，他也许又流浪到下一个地方去。

“那小子钱不多，胆子倒是大。”两个说着粤语的人摇摇头，起桌离去。

陈锡文拉住卓尔，从两人离开的缝隙里看到桌边的林摇滚。他的眼睛充着血，不知多久没有休息过，但惊人的是他的气势，每一把都把面前所有的筹码推出去，输也无所谓，反正他不在意。他只是个潦倒的，想醉生梦死的人。

卓尔忍住冲动，看他一把输光了所有筹码，然后站起来，摸摸身上的口袋，却是再也找不到一个子了。

他漠然地越过卓尔，仿佛不认识她一样，又步履不稳地撞到一旁的荷官，跌在旁边的桌上，一身酒气惊走了那一桌大半的客人。

卓尔忍痛看着他，不明白只是几天未见，他为什么变成了这么一副颓废的模样，

仿佛整个世界都失去了意义。

她走过去，伸手扶他。他一把抓住她的手，周身冰凉。

她的温暖，是他的救赎。在他像飞蛾一样，盲目地在夜中飞行，她给了他一点光亮，让他知道有一个地方等着他的来临。

什么也还没说，他的脸上已布满了惊慌的泪珠。

陈锡文请赶过来的安保人员给一点时间，就守在卓尔和林摇滚的身后，慢慢地陪他们离开了。

他木然如一尊木乃伊，连走动都是踉踉跄跄的。走出天空城大门，他靠在透明的玻璃上，头发凌乱，闭上眼，突然无比地疲累，仿佛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回到地狱般的现实，一时间不敢看喧嚣的街道。

“林摇滚。”卓尔哽咽着唤他的名字，也不知他已抽离的灵魂肯否归来。

他睁开眼睛看着震惊的卓尔，嘴角露出嘲讽的微笑。“薇薇安死了。”

今夜新年刚至。

天空塔端朝四周散射出今夜最绚烂的烟花，一座城池在今夜美到极致。

林摇滚抬头看着烟花，喃喃道：“高中有个晚上，她说想看烟花，我就在晚自习后约她到学校的天台，放了许多烟花，直到被教导主任追上来，我们就挂在天台外的栏杆上，躲着不敢出声。谁料到，教导主任踢到一个哑炮，一下子满地打转，四射火花。她还是忍不住笑出了声……我的两只手都抓着栏杆，没法捂住她的嘴，只能吻她，吻没她的声音。后来她说，她故意笑的。”

薇薇安已经是他命运里的一颗痣，是他的一部分。

“林摇滚！你他妈骗子！”谢尔带着林摇滚的客户梅浩匆匆赶来，谁也没注意到梅浩怀里藏着一把水果刀，林摇滚沉浸在如梦似幻的回忆里，当刀刺进腹部，喜气盈盈的街头响起此起彼伏地尖叫，他只是脆弱地微笑开来。

梅浩没想到自己竟然真的刺向他，他本来只是打算威胁他一下把中介费全部退回来，但是一气之下却干了这样的蠢事。

他吓得扔掉刀子，谢尔把他制住，看着林摇滚仿佛不觉得痛，还温柔浅笑并叙说着什么，忍不住红了眼。

“我说她胆子那么大，天台那么高，我们掉以轻心落下去了怎么办？她说，你会陪我的对不对？那时我才17岁，我竟然就说我敢。”

林摇滚感觉到卓尔的泪珠砸到他脸上，从小雨转倾盆。

好多的血，她捂不住。

意识消失前，他说：“卓尔，我告诉过你我不爱她了，可是我没告诉你，我忘不

了爱她的时候。”

林摇滚心安地闭上眼睛。

003>>>也许他就像王尔德笔下的夜莺

陈锡文递给她一杯咖啡。她端在手里，愣愣的。

谢尔送梅浩去警察局了。

新年的医院，人丁冷寂，这条走廊只有她和陈锡文，像两座孤岛。

他坐在她旁边。

“对不起。今晚破坏了你的新年晚会。”她想起在倒霉路的时候，于黛丽盛装打扮等着他。这样甜蜜的夜晚，怎么会没有盛大的安排呢？

“不要跟我说对不起。”陈锡文在意她生疏的语气。“我刚刚已经打了许多个电话，问到薇薇安的事情了。”

薇薇安在圈子里一向不受欢迎，知心的朋友没有，关心她的更少得可怜。大部分人都还不知道薇薇安没有和他们一起步入狂欢的2011年。

陈锡文曾从薇薇安的前男朋友那里买到过一张橄榄球赛票，然后通过他知道薇薇安现任男朋友的电话。

可是这人不接电话。

陈锡文用手机登录Facebook，从薇薇安的页面连接到她现任男友的页面，然后发现他的状态是“有人因为我喜欢大胸部去做手术，挂了。”

一群人在他的状态下插科打诨，议论真假，似乎一个女孩的死，无关紧要。

事情似乎已经像冰山一样浮出水面，《花花公子》封面女郎平均至少有E罩杯，薇薇安虽然身材曼妙，但是在某些胸奴男人的心中还是不够澎湃，她为了男朋友欢心，去做隆胸手术，但是却死在手术台上。

这医院附近有座钟塔，万千人一起在倒数，声音传得远远的。

“十九八七六五四……”

“三二一……”

刹那间听到沸沸扬扬的欢呼声。

新年快乐。

或者新年不快乐。

医生说林摇滚没有大碍，只是因为身体太虚弱，现在还没有醒来，他们可以进去看他了，鼓励一下也好，伤者的情绪十分低落。

走廊上响起急促的脚步声，伊莎贝拉慌张地一路跑过来，几缕棕发散在面庞两边，她焦急的湖水绿眼睛弥漫着痛苦。“他还好吗？”

“不好。已经死了！”卓尔阴深深地看着她，斩钉截铁地撒谎。

伊莎贝拉突然陷入死寂，靠着墙，望着走廊上的灯，后悔莫及。

“对不起。你的朋友在开玩笑，伤者还好好的。”医生以为卓尔是听错了，急忙解释。

伊莎贝拉听到医生的话，回光返照般活过来，跳起来就往病房冲。

卓尔拽住她的长辫子，拖住她，不准她进去。陈锡文一惊，不知她为什么这么有勇气挑战一米七五的伊莎贝拉，何况对方还是农场主，就像一匹健壮美丽的母马，轻易就能用蹄子踩死她。

“你没有关心过他，现在何必来假惺惺地探望。”卓尔完全忘了伊莎贝拉是她的老板，她自身难保还要打抱不平。

当林摇滚失踪，疑似遇难的时候，她在哪里？

她口口声声她爱他，可还不是被嫉妒占了上风？

这样的爱，就像是一块劣玉，徒有虚名。

伊莎贝拉眼睛一红，似是快哭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虽然没有答应帮你找，可是我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

卓尔手一松，伊莎贝拉像脱缰的马一样闯进病房。

她都忘了，她无法替林摇滚做选择。

也许他就像王尔德笔下的夜莺，为了喜爱的人，拥抱住一只白玫瑰，刺出的血染红花瓣，少年就欢欢喜喜地采了这朵世间唯一的红玫瑰给公主。

他就是喜欢被薇薇安影响情绪，就是喜欢和伊莎贝拉若离即离，就是喜欢把卓尔当不懂事的小孩护在身后。

为了喜欢的人和事，他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他知道自己的致命弱点，凡事越陷越深，他需要伊莎贝拉拉他出来。

“卓尔，有些时候，靠自己是无法走出过去的，只有靠别人帮忙拉一把。”

言犹在耳。

可是，拉他的人只可以是伊莎贝拉吗？

可不可以是一个更信任他的人？

可不可以是……

“你怎么了？”陈锡文拍拍她的肩，觉得她的脸上有恐惧，又有希望，令他更看不透，令他更想看，迷雾后的风景是在哪里。

“没什么。”病房外，卓尔深深地吸口气，摸出一张纸巾，狠狠地擤干鼻涕。

这时，病房里传来一阵“哐啷哐啷”的声音，似是什么人把东西推翻在地上。伊莎贝拉含泪被赶出来。

卓尔听见林摇滚气若游丝地呼唤：“卓尔……”

她连忙跑进去，看到他失血过多的苍白模样，伏在他床前，埋进他干燥的手掌，忽然放声大哭。

林摇滚笑着安慰她：“我没那么惨。但你哭得那么惨，我好像也觉得自己很惨一样。”

陈锡文默默地在门口看到卓尔在林摇滚的手掌里哭泣，往前踏了一步，又收回来，转身离开。

他教会了她坚强，但似乎也失去了她在他面前暴露脆弱的机会。

夏夜的风竟然这么凉。

004>>>你是对的，他是个好人

住院两三天，林摇滚就坚持出院，卓尔想到他曾说过的“这种小问题我们身体自己的免疫系统就能修复”，不由很生气，拦在病房门口，不准他出去。

看着倔强的卓尔，林摇滚无奈地想把她从门口推开，但是一用力，就扯到腹部的伤口，痛得他扭曲的脸上满是汗水。

林摇滚像斗牛士，卓尔就像头初生的小牛犊一样，反嘴咬了一口林摇滚的手臂，留下深深的齿痕。

“你必须休息！住院的钱我会想办法。”

林摇滚放下手，轻声说：“薇薇安的父母过来了，今天是薇薇安的葬礼，我必须去见他们。他们不知道我和薇薇安已经分手了。”

卓尔愣住，默默地让开，看见林摇滚走出去萧索的背影，连忙醒过来跟上去。

他没有直接去见薇薇安的父母，而是先回到家洗漱。他实在太狼狈，就像是天桥下的流浪汉。

卓尔看他连抬手都会扯痛伤口，就拿过毛巾，沾了一点温水，踮起脚帮他擦脸，

反复擦拭了他的眼睛许多次，但总也擦不干里面湿润的雾气。

她又看到他的头发很乱，便拿来一个矮板凳，让林摇滚坐下，她帮他洗头。

整个过程都是安静的，只有东西轻拿轻放的声音，还有她的手穿过他的黑发的声音。

她从没有和林摇滚靠得这么近，他就像个受伤的孩子一样，终于抛弃了自己坚硬的盔甲，真实地站在他面前。而面对这样一个孩子，她不知道如何疼爱。

卓尔扭开水龙头，试了试水温，林摇滚对着浴缸埋下头，悄不可闻的啜泣声淹没在水声里，白色的泡沫慢慢地消失无踪。

卓尔又用毛巾擦干了他头发上的水珠，找到吹风机帮他吹干头发，动作一直很轻柔，怕打断他的回忆。

"你要穿什么呢？"卓尔翻看着他衣柜里的衣服，不多，几乎都是休闲的衣衫。

洗漱过后的林摇滚恢复些许生气，虽然目光仍有些木然的悲伤，他走到隔壁间拿了一套黑色西装出来。"我和隔壁说过，今天借我西装。"

林摇滚换上黑西装，像只羸弱的燕尾蝶，翅膀颤巍巍地煽动。

卓尔开车送他去西区的莫里森殡仪馆，在一个淡黄色的小房间里，微弱的烛光照不亮众人脸上的阴霾，桌子上有一张薇薇安生前的照片，应该是刚到新西兰的时候，穿着简单的运动衫，在草场上打网球，裙角翩翩飞。棕色的棺木上有一丛五颜六色的鲜花。

屋子里人不是太多，但是一对着黑衣的中年夫妇已经泣不成声。于黛丽和薇薇安的关系不是很好，但此刻也转头拭泪。她旁边还站着几个眉宇间带着轻蔑的女生。

陈锡文是陪于黛丽过来的，看到林摇滚出现在门口，疾步走过来，低声说："你还是先走比较好。"

他话音刚落，哭泣的中年女子已经看到林摇滚，大步走过来，伸出巴掌就打林摇滚。林摇滚不躲，卓尔担心他能否承受，探身挡了一巴掌，又赶紧被他推开了。

卓尔疼得抽口气，女人真的是气疯了，像暴怒的熊一样，每一击都倾其所有力气。

"你到底是怎么在照顾薇薇安！她为了你就这么死了！"薇薇安母亲的哭声撕心裂肺，引发周围的人一阵骚动，不知应不应该上前说清楚真相。

大家都知道，薇薇安已经不是薇薇安。

陈锡文看到林摇滚的衬衣上已经有梅花一样点点的血迹，猜到是伤口又裂开了，急忙出声："请听我说。"

"陈锡文！别多事！"虚弱的林摇滚突然大吼。

陈锡文神色一凛，蓦然停声，退到卓尔身边，低声说："你是对的。他是个好人。"

他宁愿所有的误解加诸于身，也不愿为自己辩解一句，因为这是他选择的路，他就有足够的勇气在众人的风雨里无畏地走下去。

为了薇薇安在父母心中还留有一个乖巧纯情的印象，此刻的责骂无关紧要。

林摇滚的衬衫被染红了大片，在葬礼上，他又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护士脱下他血迹斑斑的衬衫，卓尔接过来在医院的洗手间里清洗，冲了很久的水，水流都还是触目惊心的红色。

她一遍一遍地洗，直到双手发抖，连衣服都搓不动。

005>>>如果所有的喜怒哀乐只是他一个人的

又过了五天，林摇滚再次出院。卓尔一边帮他收拾东西，一边念念叨叨复原需要注意的东西。这五天她一直就很婆婆妈妈，不准他做这个，不准他吃那个，简直是国家级保护动物。

林摇滚坐起来，看着窗外一个毛利小男孩在跳哈卡战舞，怔怔地问："我好像很久都没有见到伊莎贝拉。"

林摇滚住院期间，只有送入医院的那晚上她来过，不过被他赶走了。

"你不是把她赶走了吗？"卓尔听到他说到伊莎贝拉，感觉自己像被蛰了一下，但还继续若无其事地收拾行李。

"嗯。因为那时候想到如果不是伊莎贝拉把薇薇安的号码拉进我手机的黑名单，也许薇薇安会找我陪她去做手术，说不定我会劝服她放弃这个想法，她是因为体内的抗抑郁药对手术的麻醉剂有过敏反应。"林摇滚苦笑一下，"我之前把对自己的愤怒转嫁到伊莎贝拉身上，可想一想，她没有过错。"

卓尔的手停下来，她低低问："所以你要去看她吗？"怎么有一点点的难过慢慢在发酵？

"我要向她道歉。"林摇滚站起来，看着卓尔埋着头，问，"你怎么了？"

卓尔摇摇头，说："没什么。我送你去，我也好久没见我老板了。"

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接近农场，卓尔看到一大团移动的棉花糖，近了，就是一只只咩咩叫的羊羔。伊

涉贝拉这时候一向在马厩里喂草。

卓尔看林摇滚虽然瘦了很多，但脚步有力，放下心，知道他终于好了大半。

他们走到马厩门口，听见男女嬉笑的声音。卓尔听出来是伊莎贝拉和麦克。她忍不住咳嗽几声，偷偷看林摇滚，他神色如常，是习惯了，还是不在乎了？

卓尔推开门，幽会的两人不高兴地望向他们。伊莎贝拉躺在草垛上，棕发缭乱，衣服扣子已被全部解开，露出黑色蕾丝的内衣，春光乍泄。麦克站起来，捡起地上的牛仔衣，不慌不忙地套上去，然后揽住伊莎贝拉，眉毛挑了挑。

伊莎贝拉推开麦克，紧张不安地解释："Andrew。不是你看到的这样。我只是来喂马，但是麦克躲在这里，吓我一跳，绊倒在草垛上，然后我也不知道会变成这样。"

她走前几步，真诚地看着他，颤声问："你相信吗？"

"伊莎贝拉，我告白过许多次，但是你从来没有真正地答应过做我的女朋友，总是说再想想。所以你不用对我解释什么。"

伊莎贝拉脸一白，咬着嘴唇站到麦克身边，看到身边的草垛，像丢炸弹一样疯狂地砸过去。

林摇滚没有闪开，他被重重的草垛砸中，一些草屑落在肩头，卓尔下意识地去帮他拍开，却马上意识到伊莎贝拉咄咄逼人的目光。

"卓尔。你已经很久都没有来上班！我想你也是不想干了，我现在辞退你，你有意见吗？"

卓尔知道这结果无法避免，点头答应了。但是林摇滚却不希望又是他令她失业，焦急地争辩："不关她的事，你不要把她搅进来。"

伊莎贝拉取下墙上挂着的马鞭，抬手一抽。"她是无辜的，难道我就不是无辜的吗？"

林摇滚抱住卓尔，背上裂出一道血痕。她听到他抽一口气，额头上泌出汗珠。

伊莎贝拉又打一鞭，林摇滚空手抓住凌厉的鞭子，用力把她扯过来。

他手上又多了一道血肉模糊的伤口，垂下的手，一直在滴血。

他本来很生气，可是一看到又凶又可怜的伊莎贝拉，眼里的怒意顿时被歉意占领。"对不起。"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多说。

他为了薇薇安而来到新西兰，可是刚到新西兰，薇薇安就把他撇下。恰好伊莎贝拉是一个那么天真有活力的女孩，留他在农场工作，亲自教他骑马，她爽朗的笑容让他信心满满地觉得薇薇安终会过去。她向他示好，他也便顺意追求她。

伊莎贝拉一直没有答应，存在许多顾忌，怕薇薇安，怕绿卡，怕他不够喜欢她。

没有对等的爱，就像是沙滩上的城堡，风浪一大，便化为乌有。

此刻，伊莎贝拉听到他的道歉，手一颤，鞭子掉到地上，知道他终于放弃。

他半真半假地追求她，她也若离即离地应付他，真真假假里，她什么都不敢确定，只是真切地希望有一件事是真的。

他真心为了她，站在暴躁的祖父的猎枪前，劝说祖父不要自私地把偌大的农场压到她单薄的肩膀上，她想去纽约学艺术，她喜欢拿起画笔，而不是整天与马羊为伴。

最后，她自己放弃了去纽约，因为新西兰有他，这是梦想之后，最盛大的羁绊。

林摇滚带着卓尔转身离开，背后的伊莎贝拉哽咽地告别："再见。Andrew。也许你没有喜欢我，但是我真的喜欢你。"

卓尔同情地回头看她一眼，她绝望地目送林摇滚一步一步离开她的世界，泪水源源不断地涌出。麦克要抱她，被狠狠地推开了。

林摇滚又受了伤，卓尔现在已经在车里常备医药箱，从里面翻出酒精和贴布，帮他清洗和包扎伤口。

"今年你的血光之灾特别多。新年的晚上被刀刺伤，前几天被薇薇安的妈妈打晕，今天又被伊莎贝拉抽伤。"卓尔小心翼翼地吹着气，他背上的衣衫裂开，那一道鞭痕足有10公分长，这是为她挡的。

"是啊，我是个危险人物，你以后还是不要靠近我了。"林摇滚笑着开玩笑。住院期间，卓尔从图书馆借阅了大量的笑话书，天天给他讲笑话，他的心情早已轻松很多。

今天和伊莎贝拉讲清楚了，他也感觉如释重负。一直以来，他的确自私，为了爬出一个深坑，就把伊莎贝拉拉进来。

对于他的玩笑话，卓尔没有回答他，只安静地帮他处理好伤口，就开车载他回倒霉路。

下车的时候，卓尔突然才说："我才不要。"

林摇滚不知道她说的什么，正要问，但是她已经冲下车跑远了。

卓尔扶住一根街柱，停下来，喘着气，她拼命地想找回理智，可是一想到林摇滚开玩笑说"你以后还是不要靠近我了。"便害怕他在赶她走，像赶走伊莎贝拉一样。

擦肩而过的一个孕妇正在讲电话，幸福地说："知道啦。我马上就回去了。"她一定有一个温馨的家，有人在家里等着她。

卓尔羡慕地想，但紧接着又意识到，那她应该回哪里去呢？她住在伊莎贝拉的农场，但现在没干多久又被辞退了，她没有地方住。

正当她踌躇的时候，林摇滚提着一包刚顺路买的北京烤鸭，望着她。"你要回哪里去？你现在没地方住。"

他的合租人已经回国过年，2月下旬才会回来。如果不介意，这段时间，卓尔可以寄住在他家，只要帮忙打扫卫生就可以。

“我会让伊莎贝拉把你的行李寄到我家来。”他给她嘴里塞一块烤鸭肉，故乡的味道。

卓尔高兴起来，在倒霉路住挺好的，这里有许多中餐，连川菜都有。

她和林摇滚在街边把北京烤鸭吃光，心满意足地打了一个饱嗝，但还觉得可以吞下一头大象。

林摇滚一路介绍倒霉路哪些是正宗的中餐，哪些是根据外国人口味改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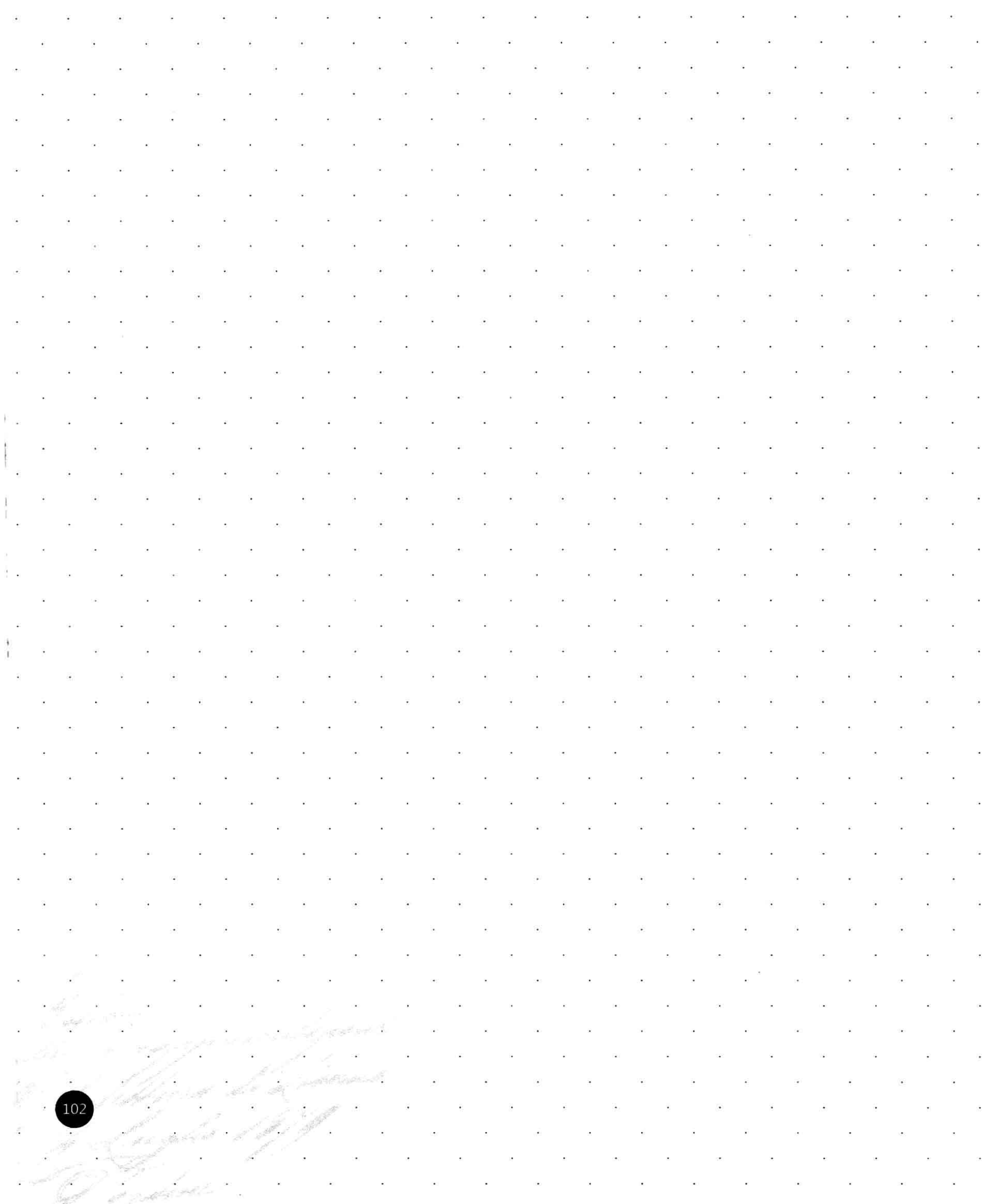
“这家火锅薇薇安说很正宗。”他指着一家挂着辣椒串的四川火锅店说。

虽然才过去几天，薇薇安这个名字却像埋葬了很久。

林摇滚一动不动，卓尔像小仓鼠一样拉了拉他的指尖。

“我很好，没什么。你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

像感觉到她的担心，他努力笑了一下，看到她的脸与他一样消瘦，若他过得不好，她也不会太好。如果所有的喜怒哀乐只是他一个人的，那么他无所谓醉生梦死，可他不忍心卓尔与他一同承受。



第七章 天空塔之声

爱上一个人，起初都是从心疼开始。

001>>>或南风更寂寞

林摇滚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又开始没日没夜地出去工作赚钱了，之前他在赌场挥霍了一大笔，现在穷得连一张回国的机票都买不起，所以把车卖到二手车行，换了几千纽币。

卓尔的日子也过得比较辛苦，虽然蜜鸟蛋糕店的老板愿意写一封雇主推荐信，但是面试的时候，卓尔被问到旅舍和农场的工作的时候，老实回答是因为旷工被辞退，于是也就一直没有找到新的工作。

林摇滚对此很抱歉，但卓尔没关系，她没事的时候就去图书馆看一下午的书。

她喜欢看书，虽然现在电子化的趋势愈演愈烈，她还是喜欢捧着一本真实的书，小口喝红茶，怕滴湿书页。

她也不会刻意选什么书，反正都是外文，读起来都相当吃力。总是闭着眼睛，走进林立的书架里，伸出手，手指像在琴键上滑动一样，一一掠过每本书，如果途经哪一本，感觉到微弱的电流，就睁开眼睛把它拿出来。

她拿过《傲慢与偏见》《光荣与梦想》《古兰经》等许多书，直到这日下午，她仿佛已经弹奏了十余首长曲，才感觉手指一颤，睁开眼睛发现一本薄薄的淡蓝色小书《瓦尔登湖》，梭罗著。

瞬间，她的眼神就像被关掉的灯，从明亮迈向寂灭。

她在高中时，每天晨读，最重要的一本书就是《瓦尔登湖》。

“我并不比一朵毛蕊花或牧场上的一朵蒲公英寂寞，我不比一张豆叶，一枝酢酱草，或一只马蜂更寂寞。我不比密尔溪，或一只风信鸡，或北极星，或南风更寂寞，我不比四月的雨或正月的融雪，或新屋中的第一只蜘蛛更寂寞。”

梭罗与孤独为伍，在瓦尔登湖畔自给自足，森林里很少有客人经过，他独自过着非常简单寂静的生活，而精神丰盛。

她曾经很喜欢读，后来却不敢读。

卓尔徘徊了几步，慎重地拿起它，紧张地翻页，立刻发现有一页缺了，马上走到借书台提醒工作人员。

“这里有一页缺了。真可惜，我记得这一页，梭罗描述过他隐居在瓦尔登湖畔两年又两个月，并不觉得寂寞。”

工作人员查了查页码，是缺了一页，但是惊讶于卓尔的记性。《瓦尔登湖》这本书相当晦涩，他也读过，只是翻了两三页便觉得无聊就放下，虽然语言优美至极，但是却是记录梭罗在瓦尔登湖平淡至极的生活。

而眼前这样一个东方女孩竟然能够记下来那一页缺了什么。

他记录下《瓦尔登湖》，又从抽屉里拿了一张海报出来，叫住卓尔。“对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与我换班的同事请了长假，我们正要招聘一位短期的工作人员，我还没有把海报贴出去，如果你愿意，就去三楼的办公室面试。我看你很喜欢读书，常常来。”

卓尔没料到自己这么好运，连忙点头。

工作人员打了一个内线电话，说起了《瓦尔登湖》，然后请她上去面试，预祝她成功。

下一个星期一，卓尔就正式上班了，所做的工作主要是登记图书的借阅情况，以及将书籍归类放置。她觉得这是一份有趣的工作，不仅自己可以看书，而且可以通过书观察人，比如谁会觉得一个小小男生会借阅一本《征服她的心》呢?

再比如林摇滚居然也来借阅《菜谱大全》，她偷笑。

林摇滚趴在借书台上，凑拢看她。“刚刚我前面的老爷爷来借《洛丽塔》，我也没见到你偷笑啊。”

“你借这个干什么？对我的厨艺有意见吗？”

现在他无偿收留她，她也只能尽力地打扫和煮饭，有时候他中午不回来，她还会提前准备好便当，借过一本教做日式便当的书，很认真地学怎么做一个皮卡丘便当。

“今天有人放我鸽子，她居然不知道在新加坡怎么转机，所以没搭上飞机，又没通知我，害我在机场白等了，所以提早收工，在家准备晚餐。”

卓尔笑一笑。“谢尔来吗？”

“本来要来的，听说今晚是我做饭，于是赶紧推掉了。”林摇滚作势恨得牙痒痒。

“我也很害怕我回到家结果看到消防队员往里冲。”卓尔装作很害怕的样子，林摇滚大半个身子越过借书台，要掐她脖子，吓得她赶紧躲开。

一整个下午都很期待，到底他会做什么。

但到了晚上，她的期待显然落空了，林摇滚尴尬地推给她一碗放了煎蛋的方便面，说：“你吃。”然后赶紧把手藏在身后，眼睛瞟一眼垃圾桶里煎得焦黑的鱼，又害怕卓尔跟着一起看过去，赶紧收回目光。

“锅要烧干，没有水，然后才能放油。”

“难怪。我就说为什么油放下去不久就噼里啪啦地炸开了。”他摸摸鼻子，又马上把手收回去。

卓尔起身找药膏，帮他涂抹在手背上，灼烧的感觉才凉了不少。

她翻过他的手，看到右手的手心有一道淡淡的疤痕，穿过了生命线、事业线与爱情线，这是伊莎贝拉的那一鞭。

如果她足够勇敢，她想握住这只粗糙的手。

可在她犹疑的时候，林摇滚已经把手收回去，提醒她吃面。

002>>>我的幸福，在当下

1月在卓尔的犹豫不决中过去，2月2日就是中国人的春节。

倒霉路的华人多，还有舞龙舞狮的表演。谢尔恳求一个师傅好久，才被允许参加舞狮团，在除夕夜顶着一个虎头，眨巴着眼睛，灵活地上窜下跳。

居然有微博粉丝认出了谢尔，当街索要签名，令谢尔整个晚上都鼻孔朝天，很神气。

新年好事多，林摇滚在卓尔的调教下，居然学会了一道红烧茄子。

谢尔没换衣服，就像一只胖老虎一样坐在桌旁，看林摇滚手忙脚乱，卓尔有条不紊，一起在厨房里张罗除夕大餐。

他环顾四周，薇薇安随手送的那些便宜礼物已经不见了，不知道被锁在哪个柜子里。

林摇滚的红烧茄子起锅了，他夹起一块让卓尔咬了一口，期待地看着她的表情，见她小鸡啄米一样地连说好吃，蹙起的眉一下舒展开，不住地问："真的吗？"然后自己吃了剩下半块，嚼了嚼，不由十分得意。

"我受不了我自己一学就会，才高八斗怎么办？"

卓尔掐他胳膊一下。"得了吧，谁不知道你是偷偷买的红烧茄子酱料包回来的，不是自己调的味。"

"只重结果，不重过程。"林摇滚挥挥手。

卓尔端着香喷喷的红烧茄子出来，看谢尔神情诡异，冲她挤眉弄眼。

"你怎么了？"

"本大人在分析案情！"

"什么案子？"卓尔以为谢尔最近在看狄仁杰。

"你和林。"

"我们没什么。"她吓一跳，"我昨天才和他拌嘴，他不肯去擦高处的窗户，而且总是忘记关浴室门。"卓尔脸一红。

林摇滚端着宫保鸡丁过来，忍不住还嘴："你还说我，你未经我同意就带了你图书馆认识的梭罗粉丝回来吃饭。"

谢尔高兴地看着他们俩吵架，悄悄地摸了双筷子，开始大吃特吃。

两人看到谢尔已经把菜吃了大半，赶紧夺走他的碗和筷子，实行按量分配。

吃过年夜饭后，卓尔去洗碗，林摇滚非说他洗，两个人抢来抢去，最后击掌达成一致，同意应该谢尔洗。

谢尔愁眉苦脸地洗碗，就像受了委屈的小媳妇一样。林摇滚给家里打电话，卓尔听到他提到薇薇安，也许是薇薇安的父母回国后又和林家有些接触吧，她本来很紧张，但是听到他提薇薇安的口气很平和，也便不再担心了。

她刚搬来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林摇滚不许她碰，都是薇薇安送来的礼物。其实从礼物就看得出来，薇薇安已经对他无心，他在异国的生日，她只送他一个地摊上的盗版运动包。

后来有一天，他从薇薇安的墓地回来，突然把所有的东西收集起来，锁进了一个抽屉里。

他说在墓地遇见了一位老人，老人带着他再娶的妻子来看望死去的前妻，说了许多他和前妻很甜蜜的往事。林摇滚问："您带着现在的妻子来，难道前妻不在意吗？您

讲了许多前妻的事，难道现在的妻子不在意吗？”老人回答：“我的幸福，在当下。我与前妻在一起的时候很幸福，我与现在的妻子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快乐。我只想让她们知道，何其有幸她们先后陪在我身边，如果我先她而去，也会希望有人能代替我继续给她幸福和快乐。”

卓尔问他那与收拾薇薇安的礼物有何关系。

他却说起高中的时候，爱追星的薇薇安看一本女明星的书，女明星说她一定要比她的丈夫晚死，因为要把失去爱人的伤痛留给自己承担。薇薇安说：“你要比我晚死。因为我承受不起你先我而去的痛苦，可是我也不希望你一直很伤心。”

“很多承诺都变成了笑话。这是唯一一个我还可以和她一起实现的。”他把钥匙扔到窗外，内心大概在说，再见了，薇薇安。

谢尔洗完碗，看卓尔在发呆，伸手在她面前晃了晃，叫醒她。“林都给家里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打？说起来，我真的没见你和国内的家人朋友联络过。你是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吗？”

卓尔勉强笑一下。“你的碗真的洗干净了吗？不行，我要去检查一下。”

林摇滚打完电话，谢尔连忙凑过去，小声问：“林。卓尔真的没问题吗？她这个年纪的女孩子都很恋家，但是她好像没有想过家。”

“我也觉得奇怪，但是我答应过她不问。”

他聊天的时候会提到他的妈妈喜欢穿旗袍，跟一个粤菜馆的老板娘有几分相似，但是卓尔从来没有提过她的过去。

两个人在外面小声讨论，卓尔在厨房里看到谢尔洗过的盘子都干净得能够照出人影，却还是迟迟不肯出来。

她摸出手机，迟疑了许久，按了一串电话号码，轻颤的手指不小心碰到了拨号键。

她慌张地把手机拿到耳边，眼睛如同世界末日一般荒芜。

“你好吗？”三个字，已耗尽她全身的勇气。

之后，任凭那个年轻的男声追问：“是谁？卓尔吗？”

她都没有再接话，匆匆忙忙挂了挂机。

手机没拿稳，掉到地上。

林摇滚以为她不小心摔了碗，走进来，卓尔刚刚拨出的号码正好回拨回来，她果断地挂了电话，却还是有点心不在焉。

“我没事。我们出去吧，谢尔还等着我们，不能让他洗碗又坐冷板凳。”

一个除夕夜，就在卓尔不停地挂电话中过去了。

大年初一的早上，卓尔去买花，不小心把手机弄丢了，林摇滚陪她重新买了手机和电话卡。

至始至终，他都没有问过是谁的来电。

他只问她要不要吃棉花糖或者糖葫芦。

问着问着，卓尔突然在街头，抱着他失声痛哭。“我丢了我的手机。”

他拍着她的背，不住地说：“没关系。”拍着拍着，忍不住把卓尔揽紧了些。

他和她那么像，披荆斩棘向前走。

003>>>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

“情人节那天，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吉斯本吗？如果不喜欢，看黄眼企鹅如何？”

谢尔在图书馆外等卓尔，她出来地就看见谢尔在搭讪一个东方女子，那女子把发丝挽到耳后，他一下子看清楚她指上的婚戒，讪讪地道歉。

他说的去吉斯本和看黄眼企鹅都是很好的情人节路线。在北岛的吉斯本海滩，情人可以望见世界的第一缕阳光，这是世界上最早日出的地方。而南岛保护区的黄眼企鹅是忠诚的一夫一妻制动物。

卓尔忍不住调侃：“谢尔，为什么我每次看到你，你都在搭讪女生啊？”一年四季，谢尔天天都在春天里开花。

“我不想一个人过情人节嘛！”谢尔瘪着嘴巴，合掌请求，“所以我特意来邀请你和我一起过节！你也看到我刚刚又被拒绝了，我好孤独好寂寞好无助啊。”

“去你的。”卓尔推一下他，看他刚在门口还不死心地到处搭讪，就知道她只是位列最末的后备选择。

不过也没关系，她隐约觉得自己呆不久奥克兰了。林摇滚的合租人刚刚回来，她准备搬走，离开奥克兰，她不能一整年就呆在一个地方，打算按照自己拟好的新西兰深度旅游路线图，开始四处流浪。

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和谢尔聊天说笑了。

可是，要离开的打算，她暂时没有告诉任何人。

情人节当天，林摇滚打算在家里睡一天。卓尔接到谢尔的电话，换好衣服出门时，看到门口站着一个娇小的女生，正打算按门铃。

“你找谁？”

“林摇滚。”女生细声细气地说，“我大概找错了，他不住这里。”

“等等。他是住这里。”卓尔叫回她。

她失望地看卓尔一眼。“那你也住这里？”

卓尔突然读懂这一天的暧昧，勉强笑着说：“我没有地方住，他暂时收留我。我要去找我朋友了。”

“祝你约会顺利。”卓尔下楼，女生用力地挥着手，一下子又充满了元气。

卓尔一路上都在想那个女生是谁？怎么知道林摇滚的地址？想到最后，又想关她什么事？便摇摇头，专心在人群中找谢尔。

他果然没闲着，趁她没来，已经认识了两个女生，在给她们介绍上天空塔1267阶楼梯的记录是5分17秒，见到卓尔，就招手说一起比赛。

两个女生跑得快，谢尔也就跑得快，剩卓尔一个人跟在后面，慢吞吞地花了半个小时才上来。

今天的天空塔游客爆满，听说昨夜观景平台被改造成星光套房，仅有一对情侣以高价拍到，在南半球最高的建筑里，伴着星光入眠。

卓尔气喘如牛地趴在栏杆上，恨恨地在人群里找谢尔，心想和情圣谢尔过情人节，简直比一个人过还糟糕。

这时，她却看到了林摇滚。

他睡眼惺忪，虽眸子里是不耐烦，却对着今日门口的女生强颜欢笑，一转头看见卓尔，给一个会心一笑的表情。

卓尔的心情明快起来，知道那个女生也还是个新客户，今天一大早拉林摇滚当导游。

她看到女生兴冲冲地拉林摇滚去尝试蹦极跳，临到192米的高台，却又吓得腿软，死死地抱住林摇滚，不肯放手。

谢尔领着两个女生找到卓尔，抱怨：“你怎么那么慢？我们都在上面逛一圈了。”他听到蹦极那边尖叫声不绝，也跟着人群一起兴奋起来，问：“天空塔蹦极很有名。你们试过极限运动吗？”

两个女生都跃跃欲试。

卓尔看谢尔今天好像也不需要自己陪了，就找了个理由溜了，坐电梯下塔，走到大街上不经意抬头一望，仿佛还能看到林摇滚抱着那个尖叫不停的女生。

她终于不可避免地认清事实，她想离开奥克兰，是因为林摇滚。

流浪是一早就计划的事，但是对林摇滚渐渐萌生的感情却是意料之外。

爱上一个人，起初都是从心疼开始。他身上和心上的伤口太多，别人误会他，他

不争不辩；薇薇安利用他，他毫不在意；伊莎贝拉挑衅他，他也没所谓。她不曾察觉，是什么时候，她对他不再是佩服、同情、欣赏，而化成了隐忍的喜欢，锐利地抵着心。

现在，她和他生活在一起，越近，越按捺不住心底的喜欢。而她这样近地等待他，却像是无限地靠近火焰，越来越痛。

既然这样，不如转身就走。

有人朝她按喇叭，她才发觉，自己走在马路中央，想着想着就停下脚步，交通因她而拥堵。

她道个歉，想，不如用所有积攒的工钱去买一辆车吧，交通方便，更好找工作，而且有了一辆车，她就必须要走。

新西兰二手车不贵，她手里头只有2000纽币，已经够了，她可以到车行买，也可以去汽车自由市场找，还可以看报纸上的二手车广告。

不过，这些事也许问问谢尔会更有保障。

一周后，她再把谢尔约出来，直接说自己要买车。谢尔说奥克兰的公共交通还算齐全，如果要买车，不如等以后要开始环岛跑再买。卓尔说，就是现在。

谢尔吃一惊，口里的咖啡全喷出来。“你要走？林知道吗？”

她摇摇头。他一直很忙，她找不到机会说。那个女孩子是他爸爸朋友的孩子，过来留学，所以他照顾得特别细心，每天都见面。

“这辆车怎么样？”卓尔指着报纸上的91年雅阁车，刚好2000纽币。如果不是因为之前林摇滚住院，她垫付了不少钱，应该可以买更好的车。

谢尔抽掉她的报纸，不满她淡淡然的态度，仿佛走是一件很轻松的事。“你喜欢他，不是吗？”

卓尔正要否认，谢尔抢白：“不要否认。我看得出你喜欢他。”他还没有初恋过，但失恋的情史丰富，从薇薇安出事起就发现卓尔越来越不对劲。

“薇薇安才走没多久。”卓尔低着头，越说越小声，“而且我心里有很多事，放不开。我怕不顾一切去喜欢一个人，反而会造成他的负担。”

“你心里到底有什么事，我一直觉得你神秘兮兮。”谢尔捧起她的脸，看到她挣扎痛苦的样子。

“谢尔。别问。”她乞求。

“我不懂，有什么过去不能放？”谢尔不知道发什么气，站起来，逼近她，大吼大叫，“我从幼稚园就开始跟女生告白，平均一年五个，到目前为止我被拒绝了一百次。我都没怕，你怕什么？”

咖啡厅里有人听到谢尔的辉煌战史，忍不住鼓掌。

谢尔像个指挥家一样对周围的观众挥手致意，示意他们安静。

“人嘛，眼睛长在前面，就是要向前看。林是你的新生活，你不去争取，那么就永远不会雨过天晴的。况且，我和他只认识现在的你，谁管你过去是猫是狗是方便面变的。”

“可是……”

“别管那么多，爱了就是了。说了可能被拒绝，可是不说一定会错过。你是要被自己拒绝，还是要被他拒绝？如果今天就是世界末日，你只有最后一次说的机会，你说吗？”

“基督城发生6.3级地震。”大家都没有察觉头顶的电视机的新闻，但店主注意到惨烈的画面，突然调大了音量，令全场一怔。

卓尔杯里的咖啡溅到外面，谢尔一愣，说：“早知道我就说我中1000万大奖！”脸色变得很沉重。

北岛的奥克兰和南岛的基督城隔着海，这里几无震感，没有人想到在这么宁静的午后，遥远的基督城再次承受沉重的撞击。

大家纷纷站起来，仰头看新闻。

“你在哪里？”林摇滚匆匆打来电话，背景里还有一个女孩子害怕的声音：“林大哥，我怕，你不要走。”

他不耐烦地吼她安静，再问：“你在哪里？”

“我和谢尔在一起。你继续工作吧。”

“工作个头！我来找你！”

去年9月，基督城就发生过一次地震，今年2月又再度发生灾难，人心惶惶。这里的人即便远在奥克兰，也感觉到一丝恐惧。

林摇滚飞奔着找到卓尔，看她安然无事，松口气，说：“今天别在外面乱逛，我们回家去吧。”

他身后还有一个牵着他衣角的女生，瑟瑟地和卓尔打招呼。

“我呢？林大哥。”女生问。

“你也回去吧。你宿舍有人。”

“我……”她还想再分辩，但林摇滚已经帮她招了一辆出租车。

谢尔自动闪开，卓尔听话地跟着林摇滚回家，电视里全部都是基督城的新闻，许多建筑物倒塌，许多人受伤，最令人难过的是市中心百年大教堂倒塌。

夜深了，两人也不觉得饿。林摇滚关了电视，说：“睡吧。别看了。”

因为合租人回来，林摇滚暂时和卓尔睡同一个房间，她睡床，他睡地上的睡袋，

因为两人都住过青年旅舍的混宿房，所以并不觉得尴尬。

卓尔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到的都是新闻里的画面。有时闭上眼睛，觉得床在摇，大楼在倒塌，以为地震来到了奥克兰。

黑暗里，林摇滚轻轻地说："卓尔，别想多了，把手伸出来。"

卓尔把手伸出去，感觉地上的他握住了自己的手。虽然一上一下握久了有些发麻，但是谁都没有松开手，就这样懵懵懂懂地睡去了一夜。

翌日早醒，她小心地抽出手，却还是吵到他，看他像毛毛虫一样扭了扭，继续酣睡。

卓尔觉得幸福突如其来。

她蹑手蹑脚地出门去洗漱，回来时发现林摇滚已经醒来，盘腿坐着，手里拿着她作了标记的二手车广告。"你要走了？"

她不知道要说什么，只能点点头。

昨天的女生打来电话，林摇滚三言两语拒绝，把报纸揉成一团，站起来说："奥克兰你还有什么地方想去玩，我今天专门陪你。"

他甩门走出去，卓尔咬唇，他在生气！

004>>>我喜欢你，林摇滚

卓尔没说想去什么地方，但林摇滚自然而然就把她带到天空塔，买了两张票，拖着她到了蹦极台，说："你还没有玩过这个吧！今天玩！"

"你是不是在生气？气我不告诉你我要走了？"

林摇滚别过脸，落寞的神情没有让她看到。"我没有。只是给你饯行，离开奥克兰，你又要重新开始，胆子要更大，以后不能让别人欺负你。"

192米的高度，工作人员帮卓尔绑上安全带，一把扶住她，不知道是风太大把她吹晕了，还是尽收眼底的奥克兰把她吓到了。

"好高！"卓尔想象被一根绳子吊着跳下高楼，全身血液逆流，忍不住退一步。

"这就怕了吗？以后你有什么事，我远在奥克兰，也不能过去帮你了。"

林摇滚也已经绑好安全带，工作人员用一根蹦极绳把他们连接在一起。

他没想什么就就抱住她，挡了大半的风，在她耳边沉声说："这是我最后一次陪你冒险。双人跳，我们一起跳。"

卓尔知道他的拥抱是无意的，但是抬头望着他坚定的眼睛，仿佛一座安定的港湾，她咬着牙用力地点头。

“很好。”林摇滚一笑，世界就变得寂静无声。

他冲工作人员示意已准备好，在卓尔耳边大喊：“跳！”

卓尔的大脑一片空白，只有身体自动跟随着他的指令一跃而下。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离开眼前的世界，却无法闭眼，短短的数秒漫长得像一个世纪。

谢尔的话在脑海里一闪而过，接着是林摇滚出现的每个时刻，他不是在刹那间走进她的生命，而是缓慢的，像千万年岁月里，一颗琥珀的形成。

“别怕别怕……”感觉到她身子的僵硬，他一直在安慰。

死亡般的降落里，卓尔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在奔腾着冲向大脑，她满面涨得通红，心像要跳出来，只能自己不由自主地抓紧了林摇滚的手。

临别在即，如果她不说，他永远不会知道。

如果她不对回忆薄情，永远不可能对未来深情。

昨夜的牵手而眠，赐予她无限的勇气。

“我喜欢你！林摇滚！”卓尔闭上眼睛，突然不顾一切，冲破所有阻难，坚定地喊出来。

当她听到自己疯狂的声音，才知道自己真的说出来了！她的声音很大，连塔顶的人群都听到她的告白，为她而欢呼。

这时，绳子绷到尽头，她已抵达了最低点，如同她告白后的心情，解脱了，却更惶恐。

她所有的感觉都到了极限，听觉在聆听他的沉默，触觉在感受他僵硬的手掌，嗅觉闻到城市奔放的海风。

也许他在假装什么都没听到，从此刻意地疏远她，庆幸她马上要走。

当卓尔以为一切已经结束的时候，有弹力的绳子马上又拽起他们，开始第一次反弹。上升的她慢慢逼近天空，如同一种救赎，她和他都该过新的人生，不是吗？

“你呢？”每一次反弹，她都还低低问一次，越问越小声，在跌宕起伏里等待林摇滚的回答，一会充满希望，一会充满绝望，耳边总是只有空空的风声。

当绳子终于绷直，他们两人就像钟摆一样悠悠地晃荡，再也没有反弹的余地。

卓尔以为这应该就是结局。

他们一起大起大落，最后却归于平静。

谁说倒立就不会流泪，她明明感觉倒立的时候，因为无法思考而无法理智，泪水更多。

“别哭了。”林摇滚深深地望她一眼，因她的眼泪而迷惑，在颠倒的时空里寻找她的唇，颤抖地吻住。

天空塔下的霍布森街，于黛丽羡慕地看着别人手里的玫瑰，在花店面前不愿意走。陈锡文听到从高处传来熟悉的声音，愕然地抬头。

他看不清远处拥吻的人是谁。

但是从那一句遥远又清晰的“我喜欢你！林摇滚！”他猜得出来。

他慌忙低头，不愿再看。

005>>>你不是伊莎贝拉

在天空塔告白后，林摇滚似乎还需要时间来适应，他没有立刻表现出恋人的态度，仍如以往一样和卓尔同住，分床睡，牵手而眠。有些时候卓尔想，那个吻，会不会根本是自己脑袋充血时幻想出来的?

可是工作人员为他们拍了照，相片上他毅然决然的吻，告诉她一切是真实的。

谢尔将陪她买车的事情一拖再拖，说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余震，她开车的时候万一一晃，开进崖底怎么办?

林摇滚也只字不提她要走的事，但她收拾好放到客厅的行李，又被他塞进房间的衣柜里，于是她就继续忐忑不安地留下来。

她勇气不多，全耗在天空塔的告白上，现在反而越来越胆小，见到他连话都不敢多说。

一日，看她趴在桌上，还在研究新西兰的地图，他说：“今天有空吗?我带你去看薇薇安。”

薇薇安的墓地在他上次遇见的老人的妻子的旁边。

卓尔把一束矢车菊放到墓前，便看到一位戴帽子的老绅士与他的妻子来了。

林摇滚把她的手握紧，向他介绍卓尔。

卓尔点头致意。“先生，我已经听说过你的故事，令我很感动。”

老先生大笑：“我常来和她说话。我忘记了的事，我身边的妻子也会帮我补充，而且说得更有趣。”

简单聊了几句后，林摇滚便带卓尔告别。这一路，他牵着她的手一直没放开，两人搭公交去图书馆，卓尔下午还要上班。

“你喜欢读书吗？”

“喜欢。”

“在国内，你没有读大学吧？”

“嗯。我没有参加高考，只领了高中毕业证。”卓尔有点紧张，害怕他继续问下去，就像一只竖着耳朵的小兔子，只要他再进一步，她就会桃之夭夭。

林摇滚把她的手握得紧些，仿佛安慰她的不安。“那你准备一下，多去大学旁听，然后申请奥克兰大学继续读书好吗？我会帮你付学费。”

卓尔惊讶地看着他，他平静如常，仿佛只是说着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可是留学是异常昂贵的，动辄数十万，但他轻描淡写地答应下来，之前不是穷得连车都卖了吗？

“别看我。我不是想当摇滚蝙蝠到处吸血，而是我家里给我打了一大笔钱，希望我能想办法就在新西兰留下来。虽然做投资移民不够，但是供你读书还是剩很多的。”

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人，喜欢薇薇安的时候，就对她无怨无悔地付出，现在换了卓尔，他也愿意眼睛眨也不眨地供她读书，只是因为她喜欢读书。

她的眼睛酸酸的，他蒙住她的眼睛，警告她不许哭出来。

“你也要还我的啊。比如，帮我叠被子，做早餐，还有陪我看恐怖电影。以后等你工作了，工资都交给我帮你投资。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他们为什么叫我摇滚蝙蝠了……”

他还有许多玩笑话没说，但卓尔已经转身抱住他。

公交车一路前行，有人上上下下，有人相遇而后离别。她希望他们坐在一辆没有终点的公交车上，可以永远地向前走。

“林摇滚？”

“嗯？”他抚着她的头发。

“我有很多东西没有告诉你，真的没关系吗？也许我不像你看到的那样是个好女孩。”

“没关系啊！认识你的第一天就拉钩钩了呢？那时候你就在打我主意了啊！”

她像只小狐狸咬他肩膀一下，闷闷地说：“那个时候我才不会喜欢你，生怕我不给你中介费。”

“卓尔，好好读书，天天向上哦！”

“知道啦！”

她幸福地把头偏靠在他的肩膀上，看窗外的小雀跳开枝头，飞上天了，枝头的叶已过了翠绿的时节。

忘了吧。她已经把幸福握在手里。

她宁肯假装失忆了，去拥抱新的人生。

热闹的夏天，已经到了尾声。

2月尾巴那一天，陈锡文来图书馆借书，有些意外。

他穿着一件杏色的薄风衣，像一颗坚果一样不近人情，面色冷漠，仿佛不开心的事云集。他借的是一本服装设计的书，卓尔不认为他在梅西大学艺术学院的图书馆找不到，非要跑到这么远的公共图书馆来借阅。

果然，他有话要说。

“是真的吗？”

“什么？”

“你和林摇滚在一起了？”

“是啊。”卓尔点头，不解陈锡文为什么突然对这件事感兴趣。她和他的交集不多，一起经历了一些事，却并不熟悉，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谈谈兴趣、梦想或者心情。

“你难道不觉得你只是又一个伊莎贝拉吗？林摇滚如何对伊莎贝拉，你知道的。”他知道自己唐突，可是这件事堵在心里许多天后，他还是忍不住要跑过来。

卓尔愣住，看着他身后来接她下班的林摇滚。他把黑色外套搭在肩上，大步走来，因为看见她，所以不由自主地笑了，看见陈锡文，又不笑了，听到他说的话，又生起隐约的怒气。

他像没看见陈锡文一样，把她拉走，一路上无数次回头看她，准备说点什么，又什么都没说。

3月份象征着金色秋季的来临，乍暖还寒的天气里，卓尔代班的图书管理员也休假回来，客客气气地道谢，并主动提出帮她介绍工作。

卓尔婉言谢绝，她现在一有空就去奥克兰大学旁听，计划报读英美文学方向，课业重，她常要抱着一本厚字典和一摞英文名著彻夜研读，几乎没时间打工了。

林摇滚用父母给的钱换了间房子，条件差不多，但风景好很多，仍是两室一厅，一人一间，不用再像之前一个睡床上，一个睡地上。

搬家的第一天晚上，卓尔并不习惯，总觉得一旁好安静，她想不起来自己是什么时候养成聆听他呼吸的习惯，于是一整夜都没有睡。林摇滚也没有睡着。两个人一大早都顶着硕大的黑眼圈，便商量今天不做正事，去维多摩萤火虫洞。

萤火虫洞位于奥克兰市以南，这是一处洞穴奇景，约有上万年的历史了。

卓尔之前没有听说过萤火虫洞，也不知这些奇形怪状的岩石有什么特别的美丽之处，但看周围的游客都很激动地踏入一条小船，也便跟着紧张起来。

他们在往地下出发，越来越深，越来越暗，越来越湿冷。渡船人让大家闭上眼

睛，说奇迹就要出现了，过了不久，又拍拍手，道：“奇迹就在眼前。”

卓尔睁开眼睛，当她看到此处别有洞天，忍不住抓紧了林摇滚的手，说不清楚是震撼还是感动。

渡船人得意地笑几声，似乎知道没有人会不痴迷这片奇特的风景。

卓尔知道自己在地底下，可是头顶上数不清的漫天星辰，她又像在星空下。听见潺潺的流水声，她以为自己看见了迢迢的银河。

“这些都是萤火虫！”林摇滚拭去她鼻尖的水珠。溶洞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萤火虫趴在岩壁上栖息，黑暗中一闪一闪亮晶晶，没想到形成了浩瀚星空般的自然奇迹。

微小的萤火虫不知道一艘小船上的人如痴如醉地看着它们，卓尔也呆了。

熠熠的光芒盈上林摇滚温柔的面容，他的声音很轻，不想打扰了萤火虫。“卓尔，你不是伊莎贝拉。”

她在天空塔百米高空告白，他就在萤火虫洞点点星光下回应。

陈锡文在图书馆一别后，他忍着这些话到今时今日此地此景才说，是因为他也想想清楚。

他不想再像伊莎贝拉那一次，仅仅因为自己自私，就想找一个人帮自己疗伤。

他确认自己已经是一个完好的人，有一颗完整的心，卓尔要，就能全部拿去。

他想过烛光晚餐，想过再去一次天空塔，想过许多种方式来回应她，最后，想到她不期然走进他的生活，参与了他所有的痛苦，却像这洞里的萤火虫，凭借一点点的光亮照亮了他的世界，不自觉地酿造了难以想象的奇景。

“卓尔，我也喜欢你啊。”他告白的声音，是月亮，以后一直在宇宙里，不舍不去。

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



第八章 瓦尔登湖

世界上去得最快的不是时光，而是幸福。

001>>>再晚归来，再醉倒下

习惯了以前在倒霉路的牵手而眠，卓尔真的睡不着，于是半夜就抱了被子，到林摇滚的房间，霸占了他的床，他又只能睡地上的睡袋。

听到他不均匀的呼吸声，卓尔说："你上来睡吧。"

"不。你还小。你还没奔二，我都准备奔三了。"

他22岁，她18岁，哪里小。

卓尔看看自己的胸部，有点委屈地说："是很小。"

即便很黑，卓尔还是觉得她看见一向爱装深沉的林摇滚的脸一下子红了，忍不住哈哈笑起来。

"你嫌小的话，我帮你按摩大！"林摇滚爬上床，吓得卓尔左躲右闪，一下子把他踢下床。

两个人的生活从来没有像这么自在过，得益于家里的资助，林摇滚很少出去工作了，卓尔也慢慢适应了国外大学的教学方法，学习速度变快，每天都有大把的时光一起挥霍。

因为多少还有工作和学习的限制，所以两个人主要还是在奥克兰活动，这里是风帆之都，他们就常扬帆出海，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有时追着海豚和企鹅跑远了，有时看

石滩上停歇的海豹和海鸟看呆了，有时只是停在海上，垂钓一整个下午。

这样花销很快，林摇滚隔三岔五就要取钱，而且还又买了一辆蓝色雪佛兰回来，这次是一手的。不过，林家父母并不过问他花钱如流水的状况，听之任之。

“怎么了？”卓尔看到林摇滚从自动取款机取完钱出来就有些神色恍惚。

一辆跑车从他身边疾驶而过，她赶紧抓住他，才没有被撞上。

“是不是没钱了？那我们以后节约一点，我已经学了很多东西，可以又出去打工。”

“不是。”林摇滚痛苦地摇摇头，抱住她，并一再要求她再抱紧些。

她发觉他的身体轻微地颤抖着，因为他有些害怕，没有钱的人生，或者太多钱的人生。

之后回到家，他直接到房间里躺下，她在厨房里心不在焉地准备晚饭，发现盐没有了，于是跟他说声她要出去买盐。

林摇滚跳起来，抓起桌上的手机说：“我去买。”然后匆匆出了门。

这一出门就是许久，卓尔看时钟，已经过了两个小时。

想起他下午恍恍惚惚的状态，卓尔担心他出事，急忙解了围裙出去找他，但是刚打开门，就发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坐在楼梯口，一旁是许多瓶空酒瓶。

“对不起，是不是你没有带钥匙，我没有听到你按门铃。”她把他扶起来，看他手里空空的，问，“盐呢？”

“对不起，我忘了买。”他坐在凳子上，像太累了，一动不动。

卓尔以为他饿了，于是赶紧做饭，中途，他悄无声息地走进厨房，从背后用力地抱住她，脸埋在她的脖颈间，温柔而伤感，梦呓一般：“如果有一天我做错事，你会原谅我吗？”

“无意中做错的事，我可以原谅。明知道是错的事，我不会原谅。”

卓尔清清楚楚地记得，从这天起，林摇滚变得很奇怪。

他又忙起来，整日不见人影，常常醉醺醺地回来，倒头便睡。卓尔每天依旧去奥克兰大学旁听，偶然遇见了同校的于黛丽，她在学校里就戴着一个像阿拉蕾的黑框眼镜，长发如瀑，着简单的长衫长裤，抱着一堆书，很认真学习的清秀模样，不似前几次见面那般精致时尚。

经过薇薇安事件后，她似乎比较理解卓尔和林摇滚，变得和善一些，常常相约一起午餐。

两个人坐在运动草场的长凳上，一瓶水和一个三文治，看远处踢球的少年们，青春洋溢，逼退了秋季的萧索凉意。许多落叶树已换上金装，橙绿交接，唯天仍是永远的

高阔辽远，纯净晴朗。

于黛丽也已听说卓尔和林摇滚在一起，但和陈锡文一样为她担心。“这些日子他有没有很奇怪？”

“只是比较晚回来。我想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吧？”

“你太傻了吧！”于黛丽似是被气着了，喝水连呛了几口，摸出手机来，用手指滑一滑，想了想还是递过去，别过脸不看卓尔。

“这照片只是我们凑巧路过顺便拍下的。你可以不信，但你真的不能不注意。”

照片里，霓虹灯下，由于小雨，林摇滚清俊的侧脸有些模糊，但是他与伊莎贝拉靠得那么近，一只手搂着她的腰，那神情既不快乐，也无失落，大概就是醉到什么都忘了。

“那天我就看到他们两个人，没有其他人。”

“谢谢你，黛丽，我相信他可以处理好以前的关系的。”卓尔把手机还回去，咬了很大一口三文治，吞拿鱼的腥味在口腔里蔓延，她忍不住喝了一大口水，冲淡那股令人恶心的味道。

她始终不习惯异国的食物，就像她始终不习惯被人捧在手心，忽而翻手覆下的落差。

当天晚上，林摇滚没有回来，卓尔把晚餐全部倒掉，病恹恹地去睡了，然后听到夜里下起了大雨，打在窗上，莫名地让人慌张和忧郁。

她想起他没有带伞，发短信问：“你在哪？雨很大，需要我来接你吗？”

他没有回复，她再拨号便听到冷冰冰的关机提示音。

她站在阳台上看楼下，只要有蓝色的车停下，她便睁大眼睛期待是林摇滚回来了，隔壁阳台出来一个雍容华贵的老太太，提醒需要等的人等不回来，不需要等的人总会记得早点回家，劝她不要等了，早点睡。

一夜风雨交加，她沉沉地睡去，中午醒来，感觉有一只冰凉的手掌在抚摸她的额头。

“有点烫。”林摇滚把她提起来，说，“我们出去跑跑吧，出身汗会好点。”

他带着雨的味道，树木和青草的味道，以及伊莎贝拉的大卫杜夫香水味。

卓尔咬着唇，沾湿了毛巾，替他擦擦耳垂。“这里脏了。”

林摇滚摸摸耳垂，似乎记起了，昨天伊莎贝拉曾很靠近地说话，留下玫瑰色的唇印。

但他什么都没说，等卓尔洗漱好了，就抓着她去附近的公园晨跑，他跑得很快，没有等她，卓尔着急地追他，出了一身大汗，才看见他在一棵松树下，静静地等她。

“我有事，不跑了，先走了。”

卓尔看到旁边的街上停着一辆画满动物的车，她在农场帮伊莎贝拉递颜料，一起画的。

“你是去见伊莎贝拉吗？”卓尔停下，不再朝他奔跑。此刻，她和他的距离，只有咫尺近，分秒便可抵达，却也那么远，余生的时光也不一定能牵手。

“不是。一个客户。”他不耐烦地转身就走。

“她的车就停在路边。”卓尔像溺水的人，从心底涌起深深的恐惧，恳求着，“不要对我撒谎。”

伊莎贝拉按了按喇叭，摇下车窗，探出脸，说：“Andrew，快点。”

“你别吵。”林摇滚气急败坏吼她一声。

伊莎贝拉难得一见很温顺，将车开远了，停在十字路口。

谎言被拆穿，林摇滚面无表情地面向卓尔，什么也不打算解释。“回去吧，我都没问你过去，你也别问我现在在做什么。”

听他以此默默地威胁，卓尔反而感觉到更深的痛苦，拉钩的约定仿佛把他们困在一个罗马的斗技场，谁也无法冲出去，除非斗出个胜负。

“你和伊莎贝拉在一起做什么？”

“那你呢？卓尔。”林摇滚听到她执意再问，凉薄地笑开了。“我从来没问过，你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我以后要供你留学读书，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

他的字字句句比昨晚的大雨更催人，而他还在继续，仿佛无视她颤抖的样子。

她往后退着，那个曾星光熠熠的少年，就消失在她合上眼睛的泪水里。

002>>>不任性、不懦弱、不复杂

林摇滚没有追卓尔，她一个人回到两个人的家，以极慢的速度打包行李，她的东西多了许多，因为林摇滚常买礼物给她，她不会主动去买东西，包包或者衣服都是他送她的。她也认不出那些牌子，但是于黛丽说很贵的。

她想了想，又把他送的东西全部拿出来，也许她不值得他的那些好。

她打包完行李，便问谢尔那里有没有床位，如果方便的话，她马上就搬过去。

谢尔听她疲惫的语气，赶紧说有。他还贴心地主动答应来接她，以免行李过重她抬不动。

卓尔最后一次收拾了两人的小屋，房门上还有她网购的墙贴，一位国王与一位皇后，英文写着“国王爱皇后”。

她摸出一支笔，伏案给林摇滚写信。

“林摇滚，记得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问我为什么来新西兰吗？你肯定听说过无数的回答，比如新西兰很美，它的银蕨花、四翅槐、几维鸟和奇异果都让人向往。

但是我回答你，除了新西兰，我无处可去。是的，我一心想逃到一个很远的地方重新开始，高考结束后，我收拾了行李去西藏，结果还能遇见过去的同学背着背包，来我工作的客栈投宿。

我知道这些都不够远，所以我奔赴新西兰，一头扎进一个皮肤不同、眼睛不同、语言不同的南半球国家。

它是唯一一个给了贫穷、年轻、还残有傲气的我机会的地方。

在这里，我找到你，终有一个人不问我的过去，只问我的将来。

我以为自己重生了，可以和其他的女孩一样安心地爱人，勇敢地做梦。可是今天，你就站在我面前，忘记我们的约定，不在乎地问我。

我到新西兰所做的全部努力，因你的一句话而付之东流。那些我不愿触及的回忆，如今纷至沓来。

我一直在想，如果一个做错了事的人，要怎么重新开始?

有些人决定勇敢地修正，有些人决定就此不提。

而我是懦弱的逃亡者，恨不得心里有一座雷峰塔，把回忆这只妖压在最底层。今天，我掀开一条缝隙，看它是否已经到了该释放的时候，可它好像还是吐着蛇信子扑向我。

你懂吗？如果它出来了，我好像又回到了十面埋伏的生活。

我可以在天空塔跳下来，对你告白，因为你不知道我的过去，答应不问我的过去。我可以在你眼中，成为想成为的那个女孩，不任性、不懦弱、不复杂。

今后，如果你执意要知道，请容许我落荒而逃。”

这封信断断续续写了很久，当她搁下笔，才知道天已经黑了，肚子也叫了，时钟逼近晚上十一点，谢尔还没有来。

“什么？我竟然忙忘了要去接你的事。啊，对不起，今天有一个学生旅游团来住了，我这里没空房了。我要去忙了，拜拜。”

听谢尔言辞闪烁，也知道他分明是故意拖延的。唯一支持她和林摇滚的只有他，但他又怎么明白其中的曲曲折折。

他们之间的事，已不再是拖延可解决的。

她一定要搬出去，静一静，等林摇滚处理好他的事，她处理好自己的过往。

等到肚子饿了，卓尔就做了一份火腿肠煎蛋，冲了一杯咖啡，坐在阳台的藤椅上，顺便看看楼下花园的景色。

隔壁家的老太太又出来了，她披着一件青花瓷花纹的披风，挽起发髻，戴着两颗珍珠耳环，端起红茶，冲卓尔笑笑。

老太太是位健谈的人，年轻时有很多感情故事，眉飞色舞地讲起来就像回到了少女时代。卓尔细心聆听，不知觉又过去了几个小时。

一辆车打着车灯停在楼下。卓尔认出是伊莎贝拉的车，不再听老太太在讲什么。

楼下一片静谧，车里的人很久都没有下车。她耳朵灵，听得见风吹草动的声音，伴着丝丝妩媚的喘息。

车上上下下地震起来，卓尔也像在一场地震里，害怕得无从思考如何求生。老太太看到车，也马上猜到里面燃烧着无边的激情，便饶有兴致地回忆起她年轻的时候，可也是腰软无比，惹许多男生又疯又狂，男朋友偷开了家里的房车，和她遍游南岛，山林就是他们的后花园，每天晚上都兴奋得睡不着。

她见卓尔愣在那里一言不发，以为她不相信，硬是要下腰给她看，证明她以前是个风华绝代的舞会女王。谁料到她下到一半，突然僵直不动，痛苦地呻吟起来，原来是腰扭伤了。

卓尔一下子惊醒，急忙打电话叫救护车，跑到她家去扶着她，房间大大的，空空的，没有看到一个陪她到老的男人。

老太太看出她的疑惑，苦笑着说年轻时候有多放肆，老掉的时候就有多孤单。

救护车过一会儿就来了，卓尔跟着医务人员下楼，用力地低头，经过小花园的时候，祈祷林摇滚不要看见她。

她最不想的就是在此时此刻相见两相恨。

可是她心惊胆战地经过车前时，前车灯突然刷的亮起来，刺眼的光照疼她的眼睛，卓尔仿佛是当场被缉拿的犯人，抱头投降。

当她的眼睛适应了强烈的光线，就看见车里面林摇滚的脸，极度的震惊，极度的羞愧，仿佛想用意志力把自己屏息自杀。

驾驶座的伊莎贝拉裸在微寒的空气里，蝴蝶般的脊背炽热得呈现一片蔷薇花的颜色。她躲在他怀里遮羞，在他耳边呵气如兰，侧头媚眼如斯地瞟卓尔一眼，骄傲地笑了。

卓尔转过头，登上救护车，蒙住耳朵，仿佛还是能够听见林摇滚车上的声音。她并不晕车，但此刻觉得胃里翻江倒海，十分恶心，于是扯了一个塑料袋，争着把伤心全

部吐出来。

“林摇滚，你就是这样惩罚我的？”她咬着唇，尝到丝丝的血腥气。

十分的羞辱，十分的无情，十分的肮脏！

她又吐了。

看到医护人员在填写病患的接收日期，她才虚弱地想起，原来已经过了十二点，19年前的今天，她降临到这个没有温度的世界。

3月30日，卓尔19岁了。

003>>>烟霞易散，珍珠成粉

老太太像个老顽童，躺在病床上还一直发短信给无数老男人，宣称自己病得要死了，要看望趁早，结果一上午一个人都没来，临近黄昏的时候，一个大汗淋漓的工装男人抱着一束花满含热泪地奔到她床前。

卓尔静静地退出去，最后听到她问：“你从哪里来的？”男人回答：“达尼丁。”

卓尔知道老太太一定眼眶红了，但却一定很甜蜜地笑了。达尼丁在南岛的南方，奥克兰在北岛的北方，山长水远，这个男人竟然为了一条夸大的短信，日夜兼程地赶来看她。

就是会有这样的爱情，比钻石还坚硬。也会有昨夜般的恋爱，烟霞易散，珍珠成粉。

“卓尔。”一声诧异的呼唤。

卓尔应声回头，看到着海魂衫，露出一半锁骨的陈锡文，好久不见。听于黛丽说他很忙，整日忙着设计冬季女衣新品，怎么还凑巧来医院？

“你怎么了？看上去精神不振的样子？来看医生吗？我有熟悉的医生，要我……”

“别管我！”卓尔烦躁地吼他，脑里交错的仍是昨夜车里的一幕幕。好不容易等到有人来照顾老太太，她可以躲起来，不用见人，却偏偏遇上陈锡文。

“你刚竟然朝我吼？”陈锡文一愣，而后大步走过来，拉住卓尔，卓尔甩开他的手，他又拦住她，看着她疲倦的面容，忍不住心一软，手一松，轻声问：“到底怎么了？”

“要你管？”她瞪着他，就像重伤的小兽，还想厮杀拼搏逃出包围。

陈锡文听出她有些虚弱，于是越发温柔地和她讲话："我带你去吃东西好不好？"

"我不想去。"卓尔虚弱地靠着墙，她昨晚就把胃里的东西吐光了，今天一整天没有心情吃饭，还要对老太太扮作没事人。

此时，她的肚子突然叫起来。

"饿成这样还说不！"陈锡文霸道地拉着她走出医院。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到处都很多人，每家餐馆前都有一长列在排位的人，只有街角有一家门庭冷落的西餐店，小木板上写着生日当天可以享受7折优惠。

陈锡文牵着卓尔，感觉她走路没力气，不想带她去那些知名餐厅去排队，便问："这家可以吗？"

卓尔不耐烦地点头。"无所谓，反正可以打折。"

"你生日？"陈锡文大吃一惊，四处张望。"林摇滚呢？"

卓尔摇摇头，不再说，她只是觉得很累，不想应付任何人。

陈锡文不是落井下石的人，不会幸灾乐祸地说："看吧，我早就说过了。"他很快面色如常，陪卓尔走进餐厅，不知为何突然觉得已走过上千次的街道如此美丽，还有心情欣赏夕阳落在塔尖，可是一看到身旁的卓尔，又觉得世界同她一样忧郁。

他们坐在靠窗的位置，刚好可以看到喧嚣的街景，而以红色为主调的餐厅里又很安静，只有一个心情不好的小提琴手在拉奏阴郁的曲子。

陈锡文一口气点了许多道菜，卓尔说自己不想吃，他说多吃点。今天他去医院就是去看望朋友，上次慈善拍卖会的工作人员之一，她为了想当模特而拼命减肥，结果得了厌食症。

卓尔想到那一群青春洋溢的女孩子，也觉得很感伤。

"今天不说这些了，是你生日，那么就好好庆祝吧，别这么愁眉苦脸的。"陈锡文唤来餐厅值班经理说了什么，便跟着起身一起离去。

卓尔看他走上舞台，从小提琴手里接过小提琴，又请教了几个问题，这才自信地端起了生疏已久的架势，试拉了几个音，找回了感觉，便拿着小提琴走到卓尔的身旁，站立着演奏起维瓦尔第《四季》中的一段。

轻松自在的曲调里，像是群鹿在山野间追逐嬉戏，踏过风与花，树与林，最终在一片碧绿的湖水里遇见梳洗的白天鹅。

"咔"的一声，天鹅飞走了。

一直恍惚的卓尔蓦地惊醒。

陈锡文把小提琴交还，若无其事地坐下，不自在地解释："我小时候学过几年，

长大了没再碰，以为还有几分印象，可以拉一曲送给你，没想到最后一个音还是坏了。不过，拉得太好，你也听不懂的。”

“谢谢你。”卓尔替他斟上葡萄酒，既然她摆臭脸也赶不走陈锡文，那么就干脆和他痛快喝一场吧。

她喝酒不爱讲话，只是一杯一杯地畅饮，当餐厅送来蛋糕时，她已经醉了，惟有陈锡文还很清醒。

“许愿吧。”他点上蜡烛，推推她。

两颊通红的卓尔像只小花栗鼠，大大的黑眼睛单纯地直视他。“许愿有用吗？”虽然这样说，但是她还是许了愿，趴在桌子上，用手指画圈圈，说了许多话。

“陈锡文，你知道我许什么愿吗？我希望去瓦尔登湖。陶渊明写了桃花源，但是却没有写明地点，梭罗写了瓦尔登湖，他写得清清楚楚，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我一直喜欢读这本书，我向往深林里湖畔的生活，仿佛从人间消失了一样。”

她突然大笑起来，眼泪就落在张开的嘴里。

“你想去瓦尔登湖吗？我带你去！”陈锡文急切地说，连他自己也不能理解这种冲动，“我的琴没有拉好，所以我重新送你礼物。”

“黛丽不是说你有很多设计要赶吗？”她的头昏沉沉的，只觉得陈锡文的眼睛是那样的明亮，那样的美丽，她以前只以为他的眼睛像黑曜石，现在才发现，蒙着一层幽幽的纯蓝色光芒，原来是彩虹双眼黑曜。

“没关系的，四月份我有两周假期。”

“我行李拿不出来。”她不想回林摇滚的家。

“没有关系。你忘了，我是设计师，我有很多衣服，你可以穿。你只需要买一些牙刷毛巾就可以了。”

卓尔允了一声“好”，然后便觉得困意来袭，她一晚上没有睡，此刻困极了。

004>>>陶波湖的小木屋

梦里面，卓尔被陈锡文叫醒过几次。她晕乎乎地跟着他走，没有任何防备，有时候太困了，她就闭着眼睛，拉着他的衣角跟着感觉走，把他当作导盲犬一样。

等她真的睡醒了，已经在长途汽车上。

他在打电话，语速飞快，夹着一些毛利语，她听得不是太懂，但见他神采飞扬，

应该是好事。

“我们去哪里？”

“你想去的湖。”他神秘地笑笑。

卓尔怀疑地看着他，没听过长途汽车能从新西兰开到美国的，但是当她看到窗外的森林与湖，才知道陈锡文并没有说谎。

不是瓦尔登湖，是陶波湖。

陶波湖在北岛中部，在一次火山爆发后形成，是新西兰最大的湖。在蔚蓝的湖畔眺望火山，垂钓鳟鱼，如同生活在仙境里。

卓尔趴在窗上，恨不得破窗而出，着急地问：“我们什么时候下车？”

“不急。”陈锡文有些困倦，昨晚他安排了一夜，只希望真切地还原她的愿望。

昨天她半睡半醒间，又迷迷糊糊地说了许多，仿佛这个梦，她已经做了许久，只是一直不能成真。

“我想住在一间湖边小木屋里，开门就能望见清澈的湖水。我们在晚上看星星，被早晨的露水滴醒，举着烛台走进腐旧木头味道的储藏室，拿出一瓶陈年的红葡萄酒，清脆地撞杯，猎犬不小心打翻葡萄酒瓶，舔了几口，就晕眩地低吼，在宁静的湖边格外地响亮，惊起了树林里栖息的夜莺。偶尔，路过的客人进来躲雨，我们聊一聊，却不透露彼此的身份，又告别，也许再不会遇见。平日，我们造一艘小船，在湖心里钓鱼，或者在怀旧的老树下找到香甜的蘑菇，熬一锅汤，引来几只饿极了的山猫，就和它们一起吃……”

下了车，陈锡文没有带卓尔去投宿小镇上的旅馆，而是带着她朝山林深处走去。正午时分，日光却透不进密密的丛林，卓尔踩在稀疏的落叶上，看着他清瘦的背影，就像一只四季槐木的精灵。

“走不动了吗？”陈锡文听到她越走越慢，回头伸出一只手。

“没有，只是忙着到处看。”卓尔笑着跟上去。实际上她是在慢吞吞地整理自己的心情，最后决定让一切的不如意都见鬼去吧，在这样的良辰美景里自怨自艾，一定是不解风情！

她决定什么都不想，只要跟着陈锡文的脚步，看她的梦想成真。

陈锡文带着她再沿着陶波湖走一阵，这里寂静得已经完全没有远方游客的踪影。卓尔望到湖畔有一座小木屋，突然惊呆了，一动也不敢动，惟恐这是幻觉。

陈锡文站到她身边，听到她紊乱的呼吸，轻轻地推了她一下：“生日快乐。”

卓尔绕着屋子跑了两三圈，摸着粗糙的木头纹理，紧张地问：“我们真的是住在这里吗？”

“是啊。我们现在来找钥匙吧。这的主人一般会放把备用钥匙在附近的。”昨天

晚上他计划好用陶波湖圆她瓦尔登湖的愿望，就急着和湖边小木屋的男主人联系，谢天谢地一切都是那么巧。

木屋主人有一个古灵精怪的女儿，选择在4月1日出生，也选择在4月1日愚人节结婚，当初广发结婚邀请卡，许多人以为是玩笑，错过了一场婚礼。她经朋友认识陈锡文，希望他能帮忙设计一件哥特式的结婚礼服，新郎要扮吸血鬼。他居然真的接受了这个挑战，最后送给她一件哥特式婚纱，把黑色蕾丝运用得极为疯狂。

陈锡文便和木屋一家极为熟悉。每一年女儿的生日和结婚纪念日，男主人都会去女儿的家小住一段时间，本来他不愿意打扰二人世界，但是女儿执意要他不许一直躲在山林里悼念亡妻。

所以，每年4月这里都会空出来。

昨天陈锡文联系木屋男主人的时候，他正把亡妻的相片放进行李里，爽快地答应了。

卓尔翻起地毯，没有，抱起花盆，没有，又摸窗棱，没有。

陈锡文从花盆里的小木枝里解下一枚钥匙，得意地晃了晃。

卓尔推开门，抢先进去，主人今天上午刚走，小屋简简单单干干净净，墙上挂着一个鹿头标本。最令人惊喜的是还有壁炉。

木窗正对着陶波湖，一群水鸟飞起。

卓尔陷在沙发里，贪婪地呼吸木头的味道，她看着天花板，露出孩子气的笑容，掐了自己一下，兴奋地跳起来。“我不是在做梦。”

一扇关闭的木门，因为里面有什么东西在不屈不挠地撞击，荡起一点点陈年的灰尘。

“哦。还有个东西忘了。”陈锡文似是想起什么，打开门，闪到一边，任凭一条黑影冲了出来。

竟然一只长相憨厚的腊肠犬跑了出来，跳到沙发上，找了个自在的位置就懒洋洋地趴着。

“你的梦想里有狗，所以我让主人特别把爱犬留下来。”

卓尔欢喜地扑向沙发，把小腊肠抱到怀里，用手指梳着它身上柔亮的毛发，它舒服地呻吟了几声。

是的，她憧憬的不过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生活。

可是，当这个梦想实现的时候，身边的人，却已经变了。

别多想了。若这是梦，那么就在梦里狂欢。

在陶波湖的两周，卓尔决定彻底地避世，把手机关机，与世界失去了联系。

地球上像只剩下他们，他们不知不觉靠更近。因为偌大的世界，能依靠的只有眼前的那个人。

在每天的相处里，卓尔知道陈锡文确实是混血儿，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新西兰人。

一直以来，她和他都只是萍水相逢，十只指头也数得出他们见面的次数，所以他说得对，她对他一无所知。他每次来到她面前，都像天神下凡一样，自信和坚持流在他的血液里，他总是不经意指出她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她很尊敬他，觉得他不能轻易靠近，就像独树山上那唯一的一棵树。

最意外的是他的工作。她一直不清楚于黛丽和陈锡文的关系，现在才知道他们是合作伙伴。于黛丽的父母在国内从事服装批发，她看到原创设计和网络销售的成功机会，就联系陈锡文，招揽了一批设计团队，在国内通过父母的关系进行服装生产，开办网络服装零售店“新西蓝”， 专门销售原创时尚女装。于黛丽担任形象代言模特，陈锡文是首席设计师，网店现在每个月销售额破百万，小创业成功。

“你居然是新西蓝的设计师？好厉害啊！”在国内时，卓尔就听说过这个网络潮牌，因为身边很多同学很喜欢上网买这家店的衣服。

卓尔忍不住捧起他的手，认真地看，发出一声声地赞赏，仿佛他的手是有魔力的。“不是人人都有这种天赋的。我以前也想画画，可是脑海里想到的东西，画到纸上，就很难看。”

不过，面对这样的激赏，他似乎并不怎么开心。

木屋里，主人储存了许多食物，也有鱼杆，陈锡文像个老人一样沉得住气，每次丰收鳟鱼的总是他，卓尔就生了火，马不停蹄地烤鱼。有时候听到森林里传来莫名的吼声，就躲到陈锡文后面，哭丧着脸：“我只想引山猫，但万一是引来狼怎么办？”

小腊肠因为笨得被鱼翅卡过，所以不吃鱼，有一天两人在山里找蘑菇的时候，小腊肠叼着一只兔子屁颠屁颠地回来，真是神奇的收获。

主人同意屋子里的东西可以随便用，卓尔就从储藏室里摸出一瓶红酒，做红酒烤兔，小腊肠围着火不停地摇尾巴，可怜巴巴地盯着兔子肉。

陈锡文采了一篮子蘑菇回来，闻到酒香，脸色一变，又笑起来。“你倒舍得，居然用了这里最好的藏酒。”

“晚上你吃了兔肉，不就也成了我的帮凶吗？”

“是。我们是共犯。”

陈锡文坐在旁边挑蘑菇，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

“你在挑什么呀？”卓尔一边转着兔子，一边问。

“在挑一个有昏迷效果的蘑菇，丢给小腊肠吃。”陈锡文恶狠狠地看着欢快的小腊肠，他珍惜衣服，可是喜欢在泥里打滚的小腊肠常常脏兮兮地扑向他，求拥抱。

夜色笼罩的山林湖畔，为晚餐而忙忙碌碌的少年和少女，还有一只四处游荡的小狗，被湖上升起的朦胧雾气罩着，慢慢地变得不真实。

“怎么办？”卓尔看着吃了一只红酒烤兔腿就醉晕了的小腊肠，哑然失笑。

“红酒烤狗腿。”陈锡文很严肃地开玩笑。

卓尔进屋找了张猩红的毯子出来，抖落一点点年代的味道，有些濡湿，但两人一狗在秋季的夜晚盖着，已够了。

“看我还找到了什么。”木屋里不仅有很古老的唱片机，也有一台天文望远镜。

陈锡文接过沉沉的望远镜，研究了下。“以前我用过。”

他冲卓尔招招手。“过来看。”

卓尔凑拢望远镜，与漫天的星星近了许多，想起小时候背诵九大行星，地理老师特别教了一首顺口溜，方便记住九大行星离太阳的顺序和各自的名字。“水晶球上和木土，天啦，还透明”。依次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可2006年，科学家们投票把冥王星逐出九大行星之列，她总觉得有些伤感。

为一颗星星都会伤感的人，一定是个笨蛋。

半夜里下起雨，小腊肠惊醒，咬着卓尔的脚，想拖她回屋里，结果惊醒她，自己一个不稳咬着鞋子摔到泥潭里，站起来，甩着身上的泥，溅醒陈锡文。它知道自己又惹了祸，吓得躲进树洞里，呜咽着求饶。

陈锡文为卓尔讲了半夜的星星，睡得昏昏沉沉，没留意到身上的泥浆，卓尔背着勾勾手指，小腊肠就欢天喜地跑出来，反正挨骂是明天的事，或者可以赖他自己睡相不好。

这场小雨接连下了三四天，卓尔和小腊肠就趴在窗上，看雨雾蒙蒙的陶波湖，烟波浩淼，不知道湖上隐约穿梭过的水鸟与黑鹅是不是在雨中狂欢。

屋子里响起了西洋老歌，唱片机的声音别有风情，沙沙地唱起来。

陈锡文弓身邀请她，她握住他的手，并不十分会跳，又因为小腊肠在脚边穿来穿去，所以她总不小心踩到它柔软的爪子。它只能在一边可怜地呜呜叫。

卓尔转一个圈，红色的裙摆飞扬，像蝴蝶兰在午夜梦回时怒放。

“你转起来很好看。”他喃喃着。

“是你做的裙子很美。”

她没有回林摇滚家拿行李，这些天穿的衣服，都是陈锡文积攒的设计。他一针一线做出来的，湖边再冷，她也觉得很温暖。

歌声停了，陈锡文看一眼停止的唱片机，说：“我们该回去了。主人明天就回来了。”

卓尔呆住，怅惘而不舍地问：“我们还有机会再回来吗？”又不等陈锡文回答，自问自答，“没关系，陈锡文，我很感谢你，你帮我实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梦想。”

她甜甜地笑一笑，陈锡文却似愧疚地低下头。她继续说：“只是，我明天不跟你回奥克兰，我觉得陶波湖很美，还想再呆一阵子，明天搬到镇上的旅馆去。我什么都没带，你能借我一些现金吗？”她不习惯说谎，可是她确实不想回到奥克兰，不想见到林摇滚，这些天平静而快乐地做梦，心里却仍然有挥之不去的阴影。

陈锡文摇摇头，有些话难以启齿，可是他还是说了。“我不会借你钱。我给林摇滚发了一条短信，让他明天在奥克兰的车站接你。”

“你凭什么帮我做决定？”卓尔一惊，愤怒地推他一下，他没料到她这么有力气，一时没站稳，撞到桌角，但马上捂着伤口迅速站直。

卓尔冷冷地看着他受伤流血。她还记得自己怎样呕吐，怎样痛哭，怎样绝望。车厢里，伊莎贝拉妩媚的眼神和林摇滚身上的吻痕，在脑海里变得更清晰和鲜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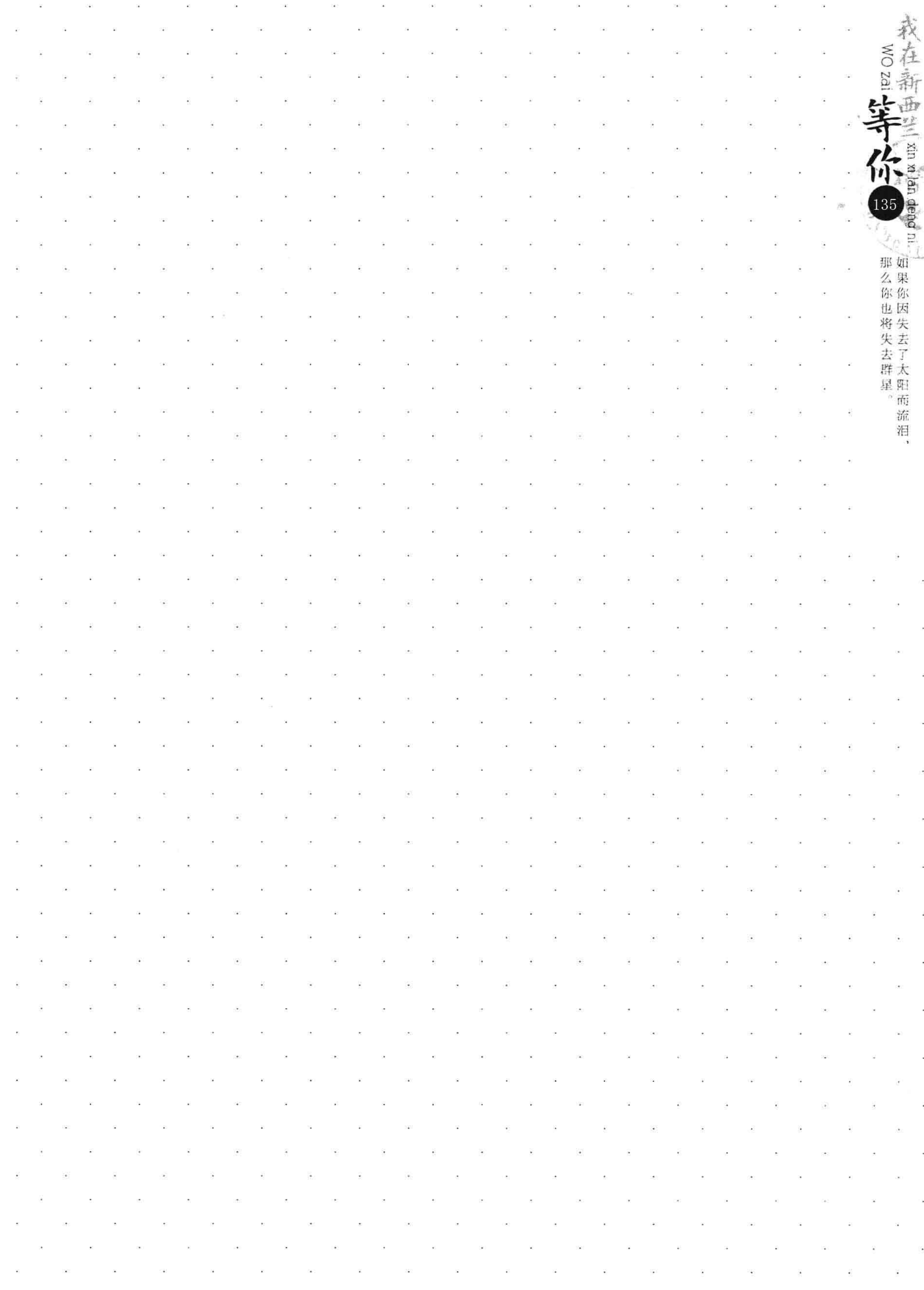
“我以为你愿意带我来陶波湖，就是默许我逃避。”她红着眼，感觉到被欺骗一般。

在陶波湖的两个星期，陈锡文从不问她发生了什么，她还以为他变了，同情她的遭遇，心软地收留她，允许她躲着，不用去面对难堪的现实。

“卓尔。没有人可以一辈子逃避的。”陈锡文伸出手，卓尔打开他的手，跳到角落里，抱着小腊肠，瑟瑟发抖，恨恨地看着他。

木屋真正的主人在翌日清晨风尘仆仆地归来，陶波湖的雨也停了，小腊肠跟着他们一直跑，直到主人吹了三声口哨后，它才眼睛湿湿地扭头回去。

卓尔背着行李，在树林里横冲直撞。如果不是不知道出去的路，不然她不会忍耐和陈锡文并肩而行。



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
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

第九章 基督城的婚礼

基督城没有输给地震，她也不会输给自己

001>>>订婚戒

奥克兰的车站近在眼前。熙攘的人群怀着不同的目的在等待。

整整5个小时的车程，卓尔一直保持着痛楚的清醒，她寻找的目光越过一个又一个人，刺痛地落在了伊莎贝拉的身上。只有伊莎贝拉，甚至痛过他和伊莎贝拉一同前来。

她撩发，指间的订婚戒折射着耀眼的阳光。看到车窗边的卓尔，她挥着戴戒指的手，幸福的光芒盖过了阳光。

“你还好吗？我们都以为你失踪了，我劝林去报警，可是他说你只是离开罢了。你知道的，他很忙，没有时间找人，连收到你要回来的短信，他都是让我来接你。”

微笑的伊莎贝拉说了许多话，都是关于亲爱的林摇滚。

陈锡文在旁听着，突然感到一阵后悔。他没有料到事情已经糟糕到这个地步，不悦地板起脸，拉卓尔走。

卓尔固执地站在原地，说：“伊莎贝拉，你说的我都不相信。你别试图用这些假话使我动摇。”可是手心却在疯狂地冒汗。

“是吗？”伊莎贝拉的笑容僵了僵，又马上洋洋得意地展示美丽的订婚戒，骄傲地伸高天鹅般的脖颈，“但有一件事，你必须相信，我们订婚了。”

订婚戒上钻石的光芒太锐利，刺得卓尔退后一步，靠在陈锡文身上，如同飘零的

落叶，可她仍然咬着牙，用力地否定："我不相信！"

陈锡文利落地提起行李，抓住她冰凉的手，低声说："我们走。"

谢尔收到陈锡文的电话，马上在银蕨的门口翘首以盼，看到久未见面的卓尔，夸张地熊抱住她，不住感叹："天啊，你消失了两周，林急得到处找你，警察局都跑了很多趟。"说完，又怀有敌意地打量着陈锡文。

卓尔勉强笑一笑。"对不起，谢尔，又要打扰你了。我想，我又要在你这里住一段时间了。"

谢尔赶紧点头，就怕陈锡文收留卓尔。他一边请两人进去，一边拿出手机走到树下。

卓尔已经不在乎谢尔去通知谁了。起先是陈锡文逼她，现在是她自己想见林摇滚，看他是坦白，抑或是说谎，抑或是一声不吭，期待她自己安静地变得懂事。

"你确定吗？"陈锡文把卓尔送到单人间，卓尔就下逐客令。"你确定吗？待会他来了，你或许需要我，我始终站在你这边。"

"我可以处理。"卓尔慢慢地合上门。

陈锡文出乎意料地伸手撑住门，强调："卓尔，我是你朋友，在你需要我的任何时刻，都不用觉得你是在麻烦我，我心甘情愿。"

他凝视卓尔，她没有喜悦，没有不耐烦，什么都没有。从她听过订婚的消息之后，她就失去了一切表情，如同塑料花朵。只有林摇滚，才能施一个复活的魔法。

"我知道。"卓尔用力关上门。

陈锡文在门外等了一会，她没有再开门，他才忧郁地转身离去，下楼的时候，和一个匆匆上楼的人撞在一起，看一眼，就彼此恼羞成怒。

林摇滚痛快地挥一拳头。"陈锡文，是你把她带走两个星期？"

陈锡文听到订婚的消息，就恨不得教训他，立刻还手。两个人就在阶梯上扭打起来，前后上下楼的人只能哑然看着他们一同摔倒，滚到一楼，还不忘互相用脚踹对方。

谢尔慌忙上前分开两人，把林摇滚往楼上推，又把陈锡文往门外拉。

"我有话要跟她说！"林摇滚吼。

听完，陈锡文不再执拗地去追打林摇滚，而是呆呆地望了一会卓尔的窗，艰难地提起脚步，离开。

林摇滚紧张地整理衣衫，在门口徘徊了足有五分钟，才敲响了卓尔的房门。

"请进。"他敲了一声，她就马上出声。

他推门，看到卓尔站在窗边的背影，她没有瘦，甚至胖了一点点。在最难过的时候，她总选择逼迫自己过好，不让身体和精神一同崩溃。

接着，谁也没有出声。

林摇滚轻轻地走了过去，从背后抱住她，把脸埋在她的黑发里，就像婴儿回到了婴儿床。

他颠沛流离，终于找到自己的港湾。

抱了不知有多久，他才满足地长叹一声。“卓尔。对不起，我不该问，我们拉过钩钩，以后我什么都不问了。你不用告诉我你不想说的事。”

卓尔极力忍耐着想转头看他的冲动，极轻地问：“伊莎贝拉说你们订婚了？”

她怕见那张一见就心碎的脸。

林摇滚的手一僵，却是收得更紧了，像怕她再次逃掉。他快速地说：“卓尔，等我有了绿卡我就离婚，然后和你结婚，好吗？”

她的窗前是宁静的新西兰的秋景，天高云淡，她不想永远地留在这里吗？除了这里，她还是无处可去。

卓尔用力分开他的手，推开窗，俯身剧烈地喘息。那次目睹车内的春光后，她很久没有想把胃吐空的感觉了，但今天，听到他久违的第一句话，她又想吐了。

她转头，看到他哀求的样子，说了最真心的话：“林摇滚，你一天天变得让我更恶心。”然后，嫌恶地推开他，跑到阴影处，拍去他拥抱的痕迹。

林摇滚走前一步，她就后退一步。当她退到无路可退，他就停下来，激动的神色已经静止，僵硬地从怀里拿出一封金色的请柬。

“那你要来吗？”他颤抖地把请柬放在桌上，转身离去，就听见她狠狠吸气的声音。

她安静了很久，但他走到门边的时候，她终于忍不住尖叫起来：“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突然很喜欢我的样子？为什么又突然要和伊莎贝拉结婚？为了绿卡吗？林摇滚，不要让我看不起你！”

面对她的质问，林摇滚显得茫然无助，他张口要说什么，却始终没有说，只是大步走回来，不顾她的挣扎，不顾一切地她抱住，吻住她诅咒的唇。

她咬破了他的唇，他也执意继续吻下去。

冰凉的泪水冲淡了血的气味。

日落后，卓尔蹲在冰冰凉凉的墙角，始终没有想通，为什么林摇滚要给一个那么痛苦的吻别，为什么要在她耳边一遍又一遍如同梦呓地反复告白：“卓尔，我喜欢你，喜欢听你在房间里边擦天花板边唱歌，每首歌都记不全歌词，上一句是‘暧昧，让人受尽委屈’，下一句就变成‘团结就是力量’；喜欢你偷偷把冰凉的手伸进我的脖子里；喜欢你被偷亲的时候睁得大大的眼睛……我真的很喜欢你，喜欢得我忍不住要哭了。”

林摇滚的婚礼定在南岛的基督城，是新西兰第三大城市，今年2月的地震几乎毁了整个市中心，如今仍然在艰难的重建中，时有余震。

可是伊莎贝拉执意选择在此地举行婚礼，因为她父母就是在这里认识三天就闪电结婚的，一生恩爱。

关于他们如何筹备婚礼，卓尔从伊莎贝拉的Facebook上知道得一清二楚，她已经急不可耐地把状态调成已婚，并且发表了很多照片。

卓尔像个神经病一样，把林摇滚的照片下载下来反复看，他试穿新郎西装，他和司仪讨论婚宴鲜花，他帮伊莎贝拉整理婚礼头纱……她总觉得照片里的林摇滚眸光越是温柔，灵魂就越是抽离。这样想多了，她又嘲笑自己这是一种扭曲的自我安慰。

她也保存了一些伊莎贝拉穿着婚纱的照片，试图下载修图软件，换上自己的脸。可她不太擅长Photoshop，发短信问陈锡文会用吗？陈锡文仿佛猜到一切，回："你学来干什么？"她仿佛一下子清醒过来，冷静地删除了电脑里的所有照片。

可是，她还总是不由自主地打开伊莎贝拉的FB，一打开，她就慌张地逃出房间去跑步，跑到虚脱，躺在草坪上，久久地起不来，真希望自己就此长眠。

旅舍里，谢尔不敢与她说话，看到她，就马上低头假装忙，有时连杂志都拿反了。

她住宿的仍是多人房，每天不同的房客出出进进，她寂静得有些神秘，很少有人敢与她说话。

每一天，她都回来得很晚，有时是在街头游荡，有时是去听深夜的演唱会，不知道是在期望什么，也许内心深处仍以为，林摇滚仍然会像她当初被关在酒吧里的那个深夜，慌张地四处找她。

可是，他再也没有。

反而是陈锡文来了，他下午去银蕨找她，等到夜里，她还没有回来。

她就在银蕨附近的酒吧，坐在外面的鲜红色的高脚凳上，一直看马路上的车，如果有蓝色的车经过，她会紧张地握住酒杯。

"有意义吗？"陈锡文终于找到她，穿着一件类似林摇滚曾穿过的黑色T-Shirt。她慢慢抬头往上看，差点认错。

"后天就是婚礼了，你在这里等，还有意义吗？"陈锡文拽着她起来，她推开他，咬着唇，显得固执。

"他什么都没有说清楚，就突然要和伊莎贝拉结婚。我不懂。"

马路上路过一辆蓝色的车，是同型号的蓝色雪佛兰，卓尔不要命地冲出去，伸开双臂拦它，车速太急，若不是陈锡文猛地把她推开，一定已经撞上了。

开车的中年女人吓出一身冷汗。

卓尔看是个女人，站起来，一言不发地离开。

陈锡文也没有理司机，急忙追上去，可是看到黑夜里那个凄清可怜的背影，他渐渐地停了脚步，扬声喊："我帮你买了明天飞基督城的机票。"

背影一顿，卓尔转过凄惶而愤怒的脸。"我不要你多管闲事！"

"卓尔，人都是会变的。"陈锡文站在月色里，清清冷冷地道一句，看她声嘶力竭朝他吼，看她握紧拳头朝他示威，看她怨恨的双眸，他竟然觉得欣慰，总比以前那一个总怕在他面前生怕行差踏错的她好。

"以前，我看不起胆小的你，现在却陪你去陶波湖躲了两周。以前，你在我面前总怕行差踏错，现在却敢朝我吼。我们都变了，就不准林摇滚变吗？他以前不怎么喜欢绿卡，也许现在喜欢了。"

他边说，边走过去，她站得笔直，他轻轻拍了她的肩膀一下，她就跌下去，蹲在地上，忍了许久的眼泪终于掉下来。

"把机票给我！"她伸出手，吼着。

奥克兰飞去基督城只需要不到两小时。

飞行途中，她一直很清醒，看着飞过的绵延山峰，慢慢心平气和。

林摇滚说过，恋爱时，要负责对方幸福；分手后，要把对方送到幸福彼岸才安心。

她想亲眼目睹他说"我愿意"时的模样，想看到他从此只牵着伊莎贝拉的手，余生再也与她卓尔无关。

陈锡文说："看清楚了，就不会再幻想。"

他永远在逼她面对！

到基督城后，卓尔想先去明天结婚的教堂看看。一路上，2月份地震的痕迹触目惊心，有些马路裂开了，或者陷下去。但是整座城市依旧如小镇般安详平和，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并非愁云惨淡，显露出令人尊敬的希望。

她找到山上的小教堂，在草坪上徘徊。试穿着伴郎西装的谢尔难以置信地跑出来，凑近看清楚，喊道："卓尔，竟然真的是你！难怪我到处找不到林摇滚！他知道你要来基督城吗？他是不是去找你了？"

卓尔摇摇头，却听清楚一件事，林摇滚失踪了？他不是明天就要结婚吗？

"你的手机在响！快接！一定是林打来的！"听到手机铃声，谢尔激动地喊起

来。

卓尔看一眼来电显示，真的是林摇滚。

他的声音很憔悴。“你在哪里？我在银蕨，到处找不到你。”

“我在基督城的教堂前，你明天结婚的地方。”

“你去了？我以为你不会去。”林摇滚失望，他宁愿她躲起来不愿意面对，也不要她已经做好准备道永久的再见。“等我，我马上来。”

“他在哪里？”谢尔巴巴地等卓尔有气无力地挂了电话。

“奥克兰。但他马上搭下一班飞机来基督城。”他还回去找她干什么，难不成再恳请她考虑他无耻的建议，结婚后再离婚？这太可笑。她也不想再自作多情地多想。

“有什么好景点推荐吗？我想四处走走，在这里等，我会发疯。”

谢尔沉吟了一下，想到新布莱顿海滩。

003>>>他不会来了

新布莱顿海滩的沙很细，天气早已转凉，但卓尔还是脱了鞋，赤脚走在沙滩上，走着走着就突然跑起来，然后扑在海边，任细细的浪花胆小地冲上来。

她像个死人一样，海鸥停在她的背上踱步。

直到她被冷冷的海水浸得彻底清醒过来，才站起来，捡了一根木枝，随心所欲地写“林摇滚去死”“林摇滚别死”“林摇滚再见”“林摇滚祝你幸福”……

当林摇滚匆忙地奔赴基督城，傍晚，空荡荡的海边已经没有几个人，也没有卓尔，他去询问钓鱼的人，说是有一个中国女孩，疯疯癫癫地呆了一会，但是又很快冷静地走了。

他顺着那人指的地方，看见一些没来得及被海浪洗去的留言。

海滩上有许许多多说给他的话，最后一句是“我喜欢过的你，不是今天的你。”

所有的人心知肚明，这个婚礼唯一的理由是让即将签证到期的林摇滚能够合法地继续留下来。

伊莎贝拉以前就懂，现在更明白，只不过，她终于不在意，只要能把他留下。

林摇滚坐下来，一整夜就坐在海边，吹风吹得头疼欲裂。

谢尔打电话来，悄悄地说他瞒不住了，他对伊莎贝拉撒谎说是为林摇滚安排了单身汉派对，但他在街上闲晃被伊莎贝拉抓住了。

伊莎贝拉抢过电话，尽量冷静地威胁："Andrew，你明天来结婚，或者是离开新西兰。"

"我想想。"林摇滚笑着说，有那么一点点什么都不在意的感觉。

他投入海里，电话进水，他久久没有浮上来。

卓尔坐在海边的图书馆里，透过大大的落地窗，整个海滩一览无余。

她紧张地站起来，拼命地睁大眼睛，看不到海面有任何动静。

她害怕地跑出去，在海滩上喊得失声。"林摇滚！"她踏进海里，四处寻找她丢失的宝藏。

有什么东西从水里抱住她，她措不及防滑倒在水里，看到一张熟悉的脸。

这一张脸痛苦而温柔，比那些照片上虚伪的快乐要真实许多。

"我知道你在附近。"林摇滚抱着她浮出海面，落一个安心的吻在她的额上，"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不会让你看不起我。"

他的声音很轻，却很有力。

他的笑容很浅，却很幸福。

他看看手表，时间已经不多了。

林摇滚在海滩附近找了一家旅馆，劝卓尔先去洗澡，换身衣服，然后他们再慢慢说，为什么他会和伊莎贝拉死灰复燃；她和陈锡文又去了哪，发生了什么；他们接下来要怎么走下去？

他在浴缸里放好热水，还点了一盏香薰灯，浴室里雾气蒙蒙，卓尔在模糊的镜子里看到自己不安的样子，就咬着唇脱下了衣服，颤抖地低声唤道："你进来好吗？"

"你进来好吗？"外面没有声音，卓尔鼓足勇气再问一次。

还是没有回答。

卓尔裹着浴巾，推开门，看屋子里已经空无一人。

他在床沿坐过的地方，依然有着湿润的痕迹。

她跑到窗边，看他正坐上一辆出租车绝尘而去，头也不回。

"你去哪里？"她大声喊，喊到嗓子都哑了，但是那辆出租车却没有停，沿着新布莱顿海滩，朝不知道的远方驶去。

他们的距离，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被拉远的，心里的伤口，也是这样一点点被拉大的，直至无法愈合。

卓尔愣愣地靠着窗，一阵风把桌上的纸条刮到她脚边。她木然地拿起来看，看完了，神色依旧不变，绝望的人还能有什么反应呢？就算捅她心口一刀，她也觉得不过如

此。

“我回国了。我们拉过钩钩，就让我们各自保有心里的秘密，相信着爱情而分开。”

卓尔把纸条攥在手里，捏成一团，朝着窗口，大力地扔了出去。

他为什么要突然结婚，为什么要突然回国？他到底有什么不能说？他的泪水和笑容是真的吗？他是不是说谎到无法圆谎，就丢盔弃甲逃走了？

想着想着，卓尔狠狠地抽自己一耳光，遏止自己继续想。

如果她这样越猜越乱，那林摇滚有没有这样猜测过她？

他有他的秘密，她有她的秘密，让他们分开的，不是伊莎贝拉，而是他们自己！谁也不肯坦诚地交出自己，就无法彻底地拥有对方。

她望着自己的手，是自己杀死了爱情。

天涯里，同她一样伤心的还有一个人，卓尔站起来，不忍心伊莎贝拉在众人期望的目光中，穿着婚纱傻傻地等待。

“是他在敲门，快去开！”

伊莎贝拉听到敲门声，赶紧让伴娘去开门。她慌张地整理着自己洁白的婚纱，捧着花束，幸福的面庞散发着纯洁无瑕的美丽，屏息紧张地等待自己命中注定的人。

可是，进门的是卓尔。

“他不会来了。”

瞬间，伊莎贝拉的脸变扭曲，她无法思考，只能麻木地拿着花束，一遍遍一遍遍地打在卓尔身上。

漫天的花瓣飞舞。她落下泪，被打的卓尔也落下泪。

伊莎贝拉乘最快的一班飞机回奥克兰，卓尔没有回去，她决定留在基督城，她一直试图离开奥克兰，可是林摇滚又把她留下，事到如今，再无任何牵挂。

004>>>我无法逃掉吗

林摇滚走得干干净净，回国后再也没有联系过卓尔。他没有让她看轻他，却也没有让她看透他。

与她失去联系的还有谢尔，她与他最后一面是在基督城的机场，他走她留，他看

到她一双好奇而痛苦的眼睛，明知道他知道一切，却又什么也不问。他被心里的秘密折磨得一会蹲，一会坐，一会撞墙，一会捶胸顿足，一会抓耳挠腮，摆摆手说："卓尔，你需要帮忙就联系我。但我不敢联系你，我怕我一不小心就说出来。"

卓尔笑一笑，她何尝敢联系谢尔？避着林摇滚三个字不说，他们两个人很容易词穷。她只是报告过一次自己在基督城找到工作和住处了，让他放心，就没有再联系。

朋友里，只剩陈锡文常常打电话来问她的近况，得知她去基督城的奇异果包装厂填了申请表格，合格录取，又认识了一个本地大妈工友，租了她家的阁楼。现在每天就是在流水线上站数小时，检查奇异果的质量是否过关，然后放进箱子里排整齐。

日日重复这种体力劳动，她有时会累得连说话都是有气无力的，躺在床上，说着说着就睡着了，只有在这时，陈锡文才会埋怨她的无情，一同在陶波湖度过四月假期，她却说走就走，仿佛他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过客，这对他的骄傲是种打击。

可他不知道，越是容易遗忘的人，从伤害中恢复的速度越快。有时，生物不过是本能地寻求活下去的方法。

在包装工厂里，卓尔做得很好，质检员抽检她包装的奇异果，向来完美，没有错误。可这是她每天捡得手都酸了，眼睛都累了换来的。

"Echo，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友善的房东大妈十分喜欢卓尔的工作态度。

"不用。"

"你已经是本月优秀员工了。"大妈指着公告栏里卓尔的照片，她心疼这个女孩的眼睛里有着一抹浓得化不开的忧郁，每次到休息的时候，坐下来就一直翻看手机，似乎在等什么人联系。

可她从来没有等来那么一个人，于是休息结束后，又开始拼命地包装奇异果。

奇异果的包装季节不长。5月临近尾声，她必须开始找其他工作。可是6月份就开始是新西兰的冬天，在冬天，鲜少有工作机会。

卓尔已经做好了失业的准备。没有事做的时候，她喜欢搭乘通向悬崖风光的3号线，眺望崖底的基督城镇，看着壮丽的风光，便觉得感动，这里没有输给地震，那她更不应该输给自己。

公车经过坎特伯雷大学，卓尔看着穿着绿色长格子裙的女学生，抱着一摞书，在站牌下谈笑。如果没有经历那么多事，她或许也是她们其中一员，是一个珍视回忆且对未来保持乐观的女孩。

公车启动，司机从后视镜看到一个年轻的男子正招手追上来。卓尔随意地往后一瞥，平静的脸遇上浩劫。

她情不自禁站起来，喊道："不要等！"

司机和乘客都愣愣地看着她，卓尔再次焦急地重复："不要等他！"

"好！我不等，你别怕！"司机满腹狐疑地答应，无法拒绝她求救一样的目光。

男生已经跑到公交站，司机却没有开车门，缓缓地走了。

男生拍着车门，不解为什么开始明明在等他，现在却不肯开门。

卓尔害怕地缩在座位上，遮住脸，不敢让男生看到自己的样子。

司机无可奈何地指指后面，男生循着望去，看到后排有个女生不停地在发抖，蜷成田螺一样。

他皱着眉，努力地分辨她是谁，突然想起什么，他跳起来，追着已经驶出的公车。

"卓尔！"

他声嘶力竭地喊出她的名字，让她浑身一震，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只能拼出全力，对疑惑地司机大吼："快走！"

不要让他追上来，不要让他再插足她的人生。

不知道过了多久，司机扭过头，提醒她："小姐，我们已经到终点站了，他没有追上来。"

那个男生追着公车跑了几条街，引来无数个急刹车，不要命的架势让司机更不敢停下来。

"需要帮你报警吗？"

"不用。"卓尔抬起潮湿的脸，努力镇定下来，说，"他只是以前的一个朋友。"

她背起书包，抖抖索索地朝悬崖出发。

悬崖边上的风很大，她俯瞰基督城，这里几乎没有高房，每一个家庭都有一幢别墅，庭院里种着樱花或其它，时间像静止了，有一种永恒宁静的美。

可她觉得危险，因她不知道，那个追着公车跑的男生在哪里潜伏，等待着下次不期而遇。

"何日方，我无法逃掉吗？"她艰难地问出自己这个问题。

005>>>你有见过这个女孩吗

"你是林摇滚吗？她昏迷的时候，一直在叫这么名字。"大妈接到风尘仆仆从奥

克兰赶来的陈锡文，问道。

大约是悬崖边的风太大，天气又冷，卓尔从悬崖回来后，精神不济，隔天就开始发高烧。

“我不是。”

“那你是何日方了？她也叫过这个名字。”大妈不好意思地问。

“我是陈锡文。我给卓尔打过电话，结果是您接的，告诉我她生病了。”

“对不起。”大妈看出他有些失落。

她把他迎进去，她家是一座两层西班牙风格小楼，卓尔住在阁楼上，那里有一扇大大的窗，她说她喜欢看着夜空入睡，感觉像在荒野上露营。

“已经去过医院了，但是没见好转，只要一睡下来，就总是噩梦不止。”

大妈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不知道是哥哥抢了妹妹的玩具，还是妹妹欺负了哥哥，反正两个小孩在楼下突然大哭不已。大妈喊道：“别吵了！卓尔姐姐在休息！”岂料哭声更大，像是要把屋顶掀过来。

“没关系，我来照顾她。”陈锡文脱掉外套，坐在卓尔的床边，凝视她蜡黄的脸颊，倾听她急促的呼唤，叹道，“你到底在怕什么？何日方又是谁？陶波湖有那么多时间，为什么你什么都没有告诉过我？你是不信我吗？”

林摇滚的婚礼刚刚过去，她又遇见了什么，怎么突然就病倒？

卓尔没有回答，她只是在不断地呼唤林摇滚或何日方，每一声，都加重陈锡文眼底的悲哀。

大妈知道陈锡文很忙，因为他总是接到催促的电话，白天照顾卓尔，晚上就通宵达旦地熬夜画设计稿。卓尔没照顾好，他自己倒也像个病中人。

“教授想知道你毕业秀的进度。”于黛丽担心地问，“你到底在哪里？你不想毕业了吗？”

“林摇滚……”卓尔梦呓一声。

于黛丽猜到答案，气呼呼地挂了电话。半晌，又打来电话，“很好！你为什么不告诉她林摇滚不是不告而别，而是有苦难言？”

“这是我的事。”

“陈锡文，不要用这种话来堵我的嘴。如果没有我，你什么也不是！”于黛丽察觉自己失言，隔着电话也能察觉陈锡文铁青的脸色，慌忙道歉，“对不起。”

但陈锡文已经关机。

他坐在卓尔旁边，抚摸着她因噩梦而惊慌的脸，挣扎着说：“不要怪我没有告诉你，我现在告诉你，林摇滚回国是因为他爸爸贪污事发，他爸爸本来要求林摇滚尽快拿

到新西兰绿卡，把财产转移国外，所以林摇滚突然和伊莎贝拉死灰复燃，不过他做不到，所以回国了，父亲入狱，他必须照顾母亲。他如何能把真相告诉你？他和伊莎贝拉做错事在先，然后又回头说出苦衷博取你的同情，要求你原谅？他还是选择像薇薇安那一次，宁愿所有的误解加诸于身，也不愿辩解一句。”

卓尔依旧被梦魇缠着，陈锡文知道她没有听到。

于黛丽一直在奥克兰帮薇薇安的父母料理她的后事，在一次电话里，听到对方母亲解恨地说起林父的消息。陈锡文从于黛丽口中听到真相，对曾经轻视过的林摇滚肃然起敬。

他也是在林摇滚回国后才知道这件事的，可是一直没有告诉卓尔。

林摇滚没说，他又何必多事。他这样想，可是瞒不住自己真实的想法。其实，他担心卓尔知道后，会原谅林摇滚。

他自以为讨厌自私的人，可是一旦自己自私起来，又义无反顾。

在明天，他不得不赶回奥克兰继续学业，大学宽进严出，他不能因为有小小的创业成就，就以为教授不敢动他。

大妈送他出门，两个小孩子哭哭啼啼地跟着，牵着他的衣角不许他走。

“你还欠我一件白雪公主的衣服！”小女孩哇哇大哭。

陈锡文形容不清自己为什么要对这家人这么温和，努力地讨好小女孩和小男孩，希望他们孩子气地在卓尔醒来后，告诉她陈锡文哥哥有多好。

院子外有个年轻人在徘徊，见到有人出来，就喜悦地迎过来，恭敬地递过一张黄色的寻人传单，照片上竟然是卓尔。

不是她在新西兰的照片，是在一所高中校园里，她穿着红色校服，站在雪地里，吃惊地捧着雪花，充满生命力地笑着，似乎在邀请摄影者一起过来打雪仗。

“请问，你有见过这个女孩吗？哪怕一点点线索都好。”

陈锡文审视这个男生，他瘦而忧郁，高而倔强，从遥远的东方初抵新西兰，还有一丝小鹿般的胆怯，却又挺起胸膛，逼迫自己勇敢，眼神纯净而执著，如同雪山上流淌下来的雪水。

“她是谁？”陈锡文赶在大妈认人前发声。

男生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女朋友。”

“哦。我见过，她是我语言学校的同学，上周刚刚搬去皇后镇。”陈锡文凭直觉判断男生没有说谎，可是自己却很自然地撒了谎。

男生泄了气，喃喃道：“她真的跑掉了吗？”又马上振作起来，“传单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如果她联系你，请不要告诉她我来找过她，但请你告诉我她新的地址。”

“我会的。”

陈锡文笑容和煦，目送他失魂落魄地离开，然后转过身，命令般地对两个小孩和大妈强调：“如果这个人再来，不要告诉他卓尔的下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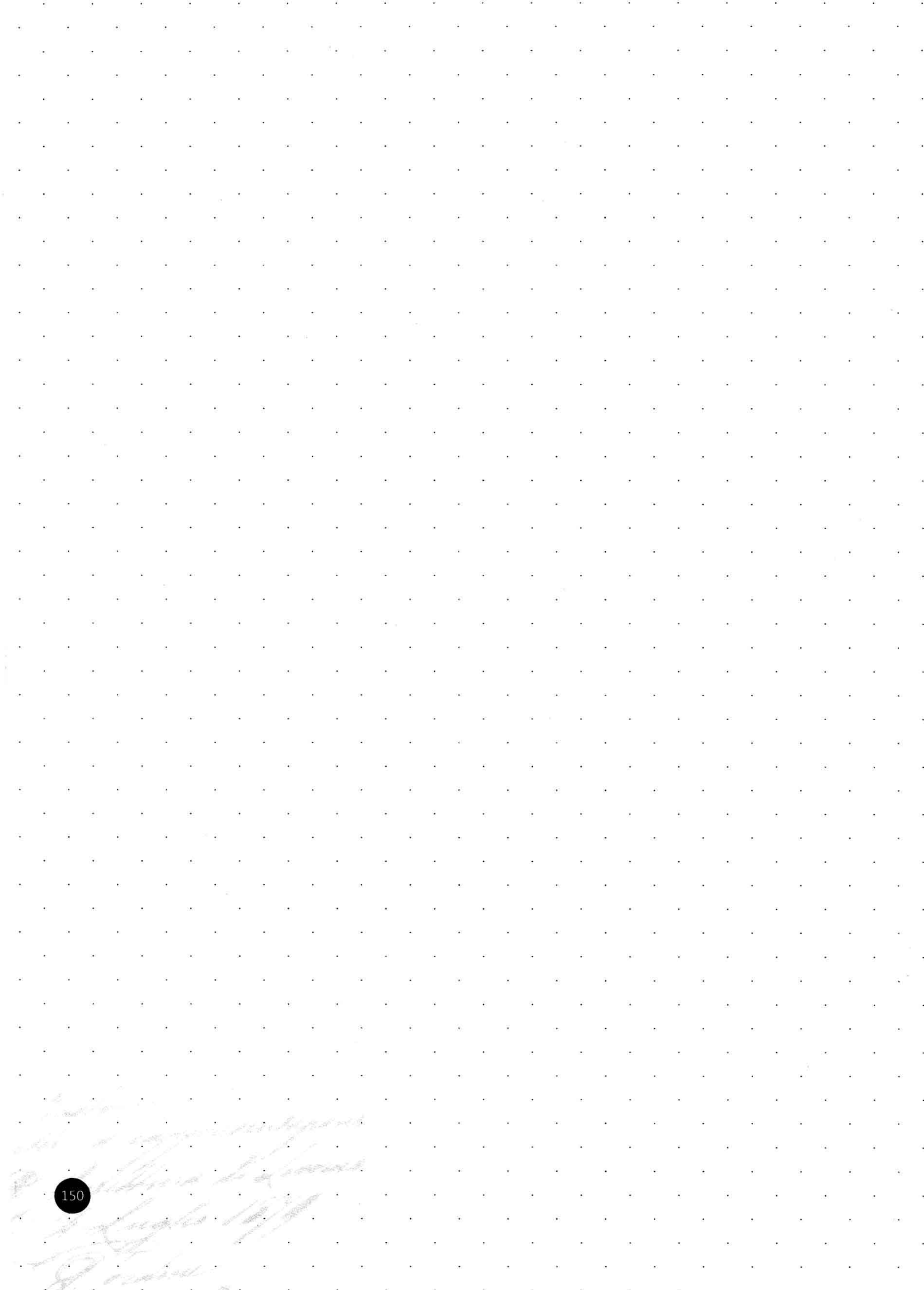
这里离卓尔工作过的奇异果工厂很近，但愿那男生从此放弃，没有继续深问下去。

他看着手中的传单，联系人何日方，卓尔在睡梦中的的确确害怕地叫过这个名字。

他撕碎传单，明白这场高烧的起因。

“卓尔。我不会再逼你了……”他想到他逼她参加林摇滚的婚礼后，她就遇到人生最严重的挫折，在她昏迷不醒的时光里，他已经同意放弃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

她不用坚强，因他会开始保护她。



第十章 一起去旅行

为什么逼我面对的是你，带我避世的也是你。

001>>>一起去旅行

六月中，卓尔被冬天的第一场雪冷醒，窗子不知为何打开了，她无力地爬下床，去关窗，看到远方的山顶已覆盖着皑皑的白雪，就像冰雪女王的皇冠。

“你起来了？”大妈端着玉米浓汤走进来，看到卓尔正眺望雪山，发呆。“我得赶紧去通知陈锡文。他常打电话来问。”

陈锡文？他来过？

她想起自己有时半梦半醒间，看到一个画画的背影，她稍微一动，他就会紧张地转过身来看她，她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可原来他真的衣不解带地照顾过她一段时间。

“我自己打电话吧。我已经好多了。”她跑到院子里，坐在沙发上，一手抱着邻居家的猫，一手按下号码，等待接通的时候，懒洋洋地打量四周。即使在冬季，新西兰依然阳光灿烂，不过阳光是冰冰凉凉的。街旁高大的树木，在冬风中光秃秃的。

对于她的来电，陈锡文极欣喜，藏不住的笑意就像偷偷飘到脖子后的雪花，凉而痒。

“你大病初愈，应该要到处走走。我快毕业了，暂时没想好要做什么，不如一起在南岛旅行？别管那些烦心事了！”

“好啊。”反正冬季没有什么工作的机会，而且呆在基督城，再遇见一次何日方，不知道还跑不跑得掉。卓尔欣然答应，她不知道陈锡文也已知道何日方，和她担心一样的事，但是大家都没有说明。

何日方已经把传单发遍基督城的每家每户，每一个周末，他都坐长途汽车往返皇后镇，不留恋当地的美景，不曾乘着蒸汽船畅游瓦卡蒂普湖，不曾溜进葡萄庄园，品一口醇香美酒，他只是四处奔走，到处问人，找卓尔。

一直找不到，一直不放弃。

七月初，东方的曙光刚亮起，小小的鹅黄色花朵在枝头微微颤抖，一只道路上的尖嘴鸟被前来的车惊飞，陈锡文开了一辆白色小房车来。

卓尔站在种着梨树的院落里，等到陈锡文。他戴着黑色的毛线帽，显出长而尖的脸，穿着深绿色的毛线衣，散发着原野般空旷的气息。他在红日下迎面走来，好似日出时苏醒的精灵王。

“准备好了？”他给卓尔套上一个一模一样的毛线帽，说，“你病刚好，还是穿暖点。”

大妈看到他帮卓尔戴帽子，整理被帽子压住的长发，别过脸偷偷地笑。

卓尔朝大妈挥挥手，小跑去房车边上，踮脚从窗口看见里面半掩的白色窗帘和米色的小沙发，一时间有些胆怯，摸着冰凉的车门，转过头看陈锡文，这就是他们旅途中的家吗？

“你的？”她问。二手车便宜，房车却不便宜。

“租的。”

她松口气，她还真怕陈锡文是个很有钱的人。

他拉开车门，请她上去。几件必要的家具摆放得错落有致，既美观大方，又节约空间。小隔间是厕所，外边是厨房区，桌面上放着咖啡机、烤面包机和几袋罐头食物，桌面下藏着一些机关，她拉开一个柜子，里面是微波炉。

另一边的一面墙上嵌着上下两张床，床上的小书桌上有几本时尚杂志，里面夹着几张设计稿，卓尔好奇地拿起来看，觉得设计稿和杂志里的名牌女装有些类似，但是改变了颜色、材质或细节。

卓尔不由怀念11月奥克兰的学生时装秀，陈锡文的罗马假日装，浑然天成，独一无二。

他是变了创作路线吗？

陈锡文坐在前面的驾驶位，一转头看见卓尔在看自己的设计稿，一下子变了脸色，愠怒地走向她，抢过来，塞到枕头下，没好气地说：“我不喜欢别人翻我的设计

稿。”

“你吃早餐了吗？”陈锡文脸色一缓，又云淡风轻了。

“吃了。”

“我没吃，帮我烤几片面包，涂点蓝莓果酱。还有一杯咖啡。”

他向送行的大妈挥挥手，驾车缓缓奔向白雪覆盖的远方。

卓尔煮好咖啡和烤好面包端给他，之后坐在他旁边，也不再为设计稿的事情多想，只懒洋洋地打量窗外的湖与森林。天高云淡，植被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压不住底下喧闹的绿意，纤长消瘦的树木屹立在清澈的湖边，柔柔细细的枝端凝着细细的霜坠，像少女戴着的耳环。流动的景色像一副连环的油画，画家刷上一层绿，一层浅黄，一层珍珠白，再撒上薄薄的金粉。

“喜欢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停下来。”

“嗯。”她翻个身，靠着椅背，对着陈锡文。

“我还带了猎枪。”

“你有执照？”

“当然有。我是在新西兰长大的。我爸爸他喜欢带我做些男子汉的事情。”

“打过什么？”

“野猪、鹿和山羊，多着呢。”

“不危险吗？”

“动物不危险。反而是要小心路上的洞，不知道怎么形成的，掉进去可就爬不出来，只能等人来救。”

听着他的话，卓尔像一只抱着松果子的松鼠一样窃喜。

“你怎么笑得那么奸诈？”

“没什么。只是觉得奇怪，以前逼我面对的是你，现在带我避世的也是你。”卓尔细细回忆了一下和陈锡文的相识相知，从奥克兰的针锋相对，陶波湖的寂寞相处，基督城的悉心照顾，再到如今环游南岛，一起逍遥山水间。

“我是矛盾的双子座。”陈锡文也觉得自己有些可笑，第一次见面就瞧不起地说：“如果你要一直依赖人，当个胆小鬼的话，那么就别出来看世界。”可是等到她大病初愈，又主动提出带她一起环游南岛，忘掉那些烦心事。

“你以前总对我冷笑，现在常对我微笑。”卓尔的话匣子打开，一直滔滔不绝，比窗外森林里的知更鸟更喧哗。

他们基本的方向是由北向南，然后再向北，绕个圈儿。

两人轮流驾车，走走停停，有时顺路载一些搭便车的背包客，那些背包客常误认为他们是情侣，有时告别时突然说："祝你们一生一世。"他们来不及解释，对方就匆匆走了，他们只能目送着背影，哑然失笑。

过夜的地方通常是汽车营地，汽车营地是专供自驾人士休息的度假区，车子一多，就张灯结彩，大家围成一个圈，开半夜的派对。

卓尔在班克斯半岛见到了最豪华的房车，车身下面还有一个停车库，里面装着一辆大红色的跑车。

主人来自瑞士，曾经是500强的高管，年薪百万，却觉得办公室政治太累了，所以就辞职，和妻子走走停停，已经游过整个欧洲和美洲，途中生了两个孩子，在哪里出生就叫什么名字。二姑娘才3岁，在哥伦比亚出生，就叫哥伦比亚，卓尔叫她小仙女，喜欢她流着口水亲自己的脸颊。

陈锡文看她羡慕得出神的样子，说："以后每年，我们都出来走一走如何？"他顿了顿，哑声继续说："我愿意陪你环游世界。"说完，便觉得心里清风朗月，自在了许多。

卓尔歪着头像石化了，一动不动想了半天。

她的眼睛里也出现向往的神彩，就像望见了峭壁，穿过了平原，爬过了山峦，经过了繁华的城市村落，遇见了日月星辰，可是那种动人的神彩又突然像流星一样陨落了。

"我迟早要回国。"她说，"你迟早要有老婆和小孩。"她笑一笑，轻描淡写："所以说，还是算了吧。"

相信过数次，失望过数次，她已经成为一个不轻易相信的人，美丽的诺言来临时，她先是像钟表一般拆开来冷静分析。

陈锡文也不再说，有一个房车的主人刚从霍基蒂卡镇过来，买了不少绿玉石，陈锡文有兴趣，就钻上他的车，看了很久。

第二日，他们继续向南，气候越向南越冷，他们的细胞也越兴奋，卓尔喜欢沿途河中的大冰块，淬炼的乳白色，棱角尖锐自然，凹凸的冰面散发丝丝寒气。

途经苏格兰风格的达尼丁的时候，卓尔突然想起了奥克兰隔壁的老太太。

正想着，便在热闹的二手集市上看到她编着两条小辫子，倚在络腮胡子的男人怀里，前面支了一张桌子，摆了许多银器餐盘和彩绘装饰。

卓尔经过她的摊位前，她也认出卓尔，孩子气地尖叫一声，走出来抱住。

她让男人收了摊，兴致勃勃地带着卓尔和陈锡文去逛奥珀奥路的植物园，这里冬季园的花朵姹紫嫣红，信天翁闲来踱步，如同天堂的庭院。

他们坐在花丛里的椅凳上，聊分别后的故事。老太太说自己搬来达尼丁不久就完婚了，婚礼的牧师是个比她还小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她穿着婚纱，迎接迟来数十年的幸福。

她留卓尔今晚就住在这里，已准备好了一间双床房，眨眨眼睛，说："我们家的隔音效果很好，你们不用担心。"

卓尔明白又有人误会了，但这一路太多人误会，她和陈锡文都已经懒得解释了，只能无奈地耸肩，叹气，一笑置之。

老太太笑着关上门，卓尔张开双臂倒在左边的床上，一脸享受的表情，房车上的床毕竟很窄很硬，不如松软的席梦思睡着舒服。

她睁开眼睛，措不及防看见陈锡文正在脱毛衣，没料到里面什么也没穿，露出匀称白皙如天鹅的上身。

"啊！"

陈锡文转过头，头发微乱，头顶的水晶灯打下蝴蝶光的阴影，他的侧面如谜一样若明若暗，嘴唇在温暖的室内红得像一簇虞美人。

卓尔红着脸吸一口气，说："你怎么不提醒我转过头去？"

看她不好意思，陈锡文反而故意正面朝她走过来，逼得她一直缩到床头，紧张地抱住枕头，侧着脸不敢看他。

"奇了。你在沙滩上没看过男人裸上身吗？"他呼出的气还残留着晚餐时白兰地的酒香，暖辣辣地扑到她脸上，熏得愈红。

"如果是在沙滩当然无所谓，现在就我们两个人。"

卓尔慌乱地把枕头塞给他。他作弄她的样子，实在是过于妩媚。

他接过来，挡住大半赤裸的身子，她跳起来，拉开屋里连着露台的门，在外面拼命地做深呼吸。

陈锡文笑了笑，换上了睡衣。

卓尔过半晌走进来，看陈锡文霸占了自己的床，就只能挪到右边的床去睡，沾床就睡着，半夜渴醒，看到露台的灯亮着。

她好奇地走出去，陈锡文一惊，一只手拿着一把古朴的银刀，一只手握住什么藏在身后，命令她快回去睡，不准提问。

后来，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要悄悄躲起来一阵子。

陈锡文有一种安静的力量，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卓尔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活在当下的生活里，一路往前冲。

居住在陶波湖的时候，明明林摇滚刚刚背叛她，她也能静下来享受梭罗般的寂寞生活。

现在环游南岛，她知道何日方带着回忆朝她逼近，明知道林摇滚身上还有一个未解的谜，可是也没有时时挂在心上。

他们已游过了南岛南端的奥塔哥地区，现在开始一路向北。因为骗了何日方去皇后镇找，陈锡文刻意绕过了闻名的皇后镇，也没有去皇后镇附近的淘金旧地箭镇，但并没有省略新西兰最好玩最刺激的活动。

在中西部的山上，陈锡文让卓尔钻进一个充气气球里，突然一推，卓尔就像颗弹弹跳跳的乒乓球一样，飞快地往山下滚。等球终于不动了，卓尔晕乎乎地爬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掐陈锡文的脖子，可是他明明就站在不远处，她却晃悠悠地走不了直线，一整个下午像只软脚虾一样。

陈锡文看卓尔连吃生蚝都困难，忍着笑说："就你这样子，还能跟着我去打猎吗？"

卓尔本来一直在翻白眼，想着自己之前一直表现得可圈可点，在跳伞时表现得像雏鹰，在攀岩时像野猴子，在潜水时就像只黄眼企鹅，现下只不过被悠波球转得有些头昏，怎么能抹去之前的丰功伟绩。

可是听到"打猎"两个字时，突然头不晕了，眼不花了，胳膊腿儿也利索了，她一下子跳起来，摇着陈锡文的胳膊。

"我们要去打猎？"

"你说呢？"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陈锡文看着她不矜持地仰天长笑，也无所谓周围的目光，凝视她的眼神越温柔，一心想，她喜欢流浪，他就陪她流浪。

不管林摇滚是什么，何日方是什么，他觉得，只有自己才能让她快乐——这是从南岛游开始，他就一直在努力的一件事。

纳尔逊的塔卡卡山，冬天的林子光线很暗，许多树虽不畏严寒，仍有枝叶，却不如夏季繁茂，一眼望过去，能够望到较远的地方，有东西在草丛里钻来钻去。

陈锡文背着枪，穿着一件军绿色的羽绒背心，上面有很多口袋。他转头看卓尔，

她编了个绿草环顶在头上，大气不敢出，踩断一截枯枝都会大惊失色。他们走了这么远，她一直这样提心吊胆，不累吗？

“不需要那么小心，又不是偷鸟蛋。”他朗朗大笑，惊飞树上栖息的一群鸟，扑棱着黑色的翅膀，远远地逃走了。

“你枪法怎样？”卓尔好奇。

“不错吧。”

“一箭双雕，办得到吗？”

陈锡文不说话。

“一头熊一枪必杀，办得到吗？”

陈锡文依旧不说话。

“那你办得到什么？”

“好吧。我承认我枪法一般。”

卓尔偷笑起来，要让陈锡文承认自己只是一般，她也算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听到她的笑声，他似乎知道她在嘲笑她，跳起来追她，她跑到前面，像一直活泼的小猎犬一样，在前面探路奔跑。

“嗷……”一声粗厚的吼声。

卓尔僵住，陈锡文提着她的衣领，把她揪到树后面躲着。树不大，还是一棵年幼的小树，陈锡文抱着她，两个人贴得紧紧的，他的呼吸就扑在她的额上，暖暖的，又马上被风吹凉。

“你知道是什么吗？”他的声音故意哑着，像在讲恐怖故事。

“熊？”

“不。”他严肃地摇摇头。

“狼？”卓尔身子抖了一下。

“不。”他眉头蹙更深，慢慢地摇头，似乎他们生死悬在一线间。

“老虎？狮子？”卓尔越猜越是凶残的猛兽，连声音都在颤抖。

“山猪！哈哈哈哈……”陈锡文看到她脸色卡白，哈哈大笑。

卓尔看到地上的薄雪，气得抓了一把，灌进他的衣服里，冷得他打了个颤，抬起枪，对准她。

卓尔后悔莫及，没想到陈锡文是这么小气的人，取笑他一下，扔他一个雪球，他就拿枪对准她。

“对……对不起……”

她连声道歉，可是陈锡文却不为所动，眯着眼瞄准，认真得冷血，轻飘飘的雪花

落在他的肩头，漂亮的手指轻轻勾动扳机。

一声响。

“你真开枪打我？”卓尔马上蹲下来，从地上挖了两坨雪，握在手里，大鹏展翅，冻得手指都僵了，这是她唯一的武器，好像有点弱，但比没有强。

陈锡文收好枪，朝她的方向大步走过来，卓尔惊慌地把手里的雪都砸向他，却见他不在意越过她，走到远处的草丛里，蹲下来看倒地的野山羊，回头扬一下眉。

他们不贪心，一只野山羊已经够了。

陈锡文把它拖进车里，打算找附近的一户人家，分享烤全羊，顺便借一宿。今天天太冷，房车里不够暖。

卓尔还沉浸在打猎成功的兴奋里，一直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突然，车前一声闷响。

陈锡文和卓尔对望一眼，寂静的森林里，这一声巨响格外扰人。两人连忙下车去看，看到一只幼小的山羊虚弱地倒在血泊里，亮晶晶的眼睛里布满了痛苦，抽搐的小腿一蹬一蹬，却没有力量站起来。

卓尔眼睛一红，却听见一声上膛的声音。

她转过头，看见陈锡文已经用黑漆漆的枪口对准垂死的小山羊。

他的手指一勾，她就猛地推开滚烫的枪杆，子弹射入一棵树。她喘息着呼吸，惊慌不已。

“你干什么？刚刚那样很危险。”陈锡文勃然大怒，把她抓到面前，紧张地从上看到下，刚刚她的影子出现在枪边，他还以为自己射中她了。

卓尔也朝他咆哮，觉得盛怒的他无情至极。“你干什么？是我们撞到它，你现在还开枪射它？”

她蹲下来，抚摸小山羊染血的羊毛，觉得它的痛也传递到自己的掌心，尤其是它绝望害怕的眼神，更令她愧疚。

“你没看见它很痛苦吗？说不定内脏都被撞出血了。不如给它一枪，会痛快些。”新西兰动物太多，一不小心就撞到动物。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与其妄想治好它，不如让它早早解脱。这是陈锡文的想法。

卓尔抬头望他，他站在山林的阴影里，冷酷而美丽。他端起枪，又瞄准了小山羊。

卓尔伸开手，挡在他面前，与他对峙。“如果我重伤，很痛苦，你也会给我一个痛快吗？”

她在说时，他就已经放下了枪，帮她把小山羊抬到后车厢。小山羊看到已去的母

山羊，突然像有了一丝动力，挣扎着蹭过去，用舌头舔着母山羊身上的血。

陈锡文撕下衣服上的一截布，蒙在小山羊流泪的眼睛上，说："这样它看不见，也许不会那么害怕和伤心。"

卓尔松口气，又看见陈锡文沉着脸转过来，对她说："你给我活下去！我不准你因我而死！比喻也不可以！"

说完，他就转身上车，留卓尔在山林的寒风里，思索他的话与一刹那深情痛苦的眼神。

004>>>悬崖上的彩虹

在夜幕降临前，陈锡文在山顶的悬崖边上找到一户人家。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坐在铁秋千上晃荡，赤着脚，不惧被微雪冻得通红。

见到两人，小男孩跳起来，对着大木屋里喊："爸爸妈妈，有客人来了！"

一对中年夫妇抱着一个鼻头长满雀斑的小朋友出来，后面有一条皮发油亮光滑的南美犬冲到前面，摇着有力的尾巴。

陈锡文说明来意，他们点头表示没问题。两个小朋友小心翼翼地抱着受伤的小山羊，放到花园里的狗屋里，与附近的豚鼠宠物作伴。

男主人看了看它的伤，摇头表示希望不大，但在卓尔恳求的目光下，还是上了一些白色的药，并用干净的纱布包扎，喂了一些羊奶。

然后，卓尔帮妇人料理烤羊，不过妇人见她不太擅长，而且不太忍心，便让她进屋陪两个小朋友玩。小朋友搭着她的肩膀跳兔子舞，她才觉得心情轻松一些。

陈锡文则跟着男主人劈柴，一边聊一些今天打猎的事，男人说他枪法不错。

有光的时候，这里是没电的。到晚上，男主人才开了发电机，橘黄色的屋子里才亮堂起来，壁炉里的篝火照暖了木屋，显得更温馨，尤其是一股陈年的木头香闻着很舒服。电视机前，孩子们抢着遥控器，争论看哪一部动画电影。

大家坐在羊毛地毯或者碎花沙发上，端着镶金边的白色盘子，上面盛着已经分好的金色烤羊肉。一盏神灯一样的壶里放着这一家秘制的深棕色酱料，沾着吃更回味无穷。

哥哥吃完盘子里的羊腿，想抢弟弟的，卓尔几乎还没动自己盘子里的，她一直在耐心听陈锡文和他们聊天，议论拟向农民征收牛羊放屁税的新闻。她把自己的羊肉拨给

哥哥，陈锡文注意到她的举动，探身问地毯上的她：“你什么都没吃？还觉得不高兴吗？”

他用叉子叉起他碗里的一块羊肉喂给她，孜然粉撒在细嫩的羊腿上，微微的油光像露珠一样挂在边缘，冒着诱人的香气。“试试吧。野生的羊肉很美味。”

这样的冬天，不吃东西很容易冷而乏力。卓尔皱着眉吃一口，陈锡文舒展开笑容，告诉她：“我跟主人商量了，这场雪暂时不会停，我们就留在这里换宿，等小羊好一点，再交给他们照顾。”

“谢谢你。”卓尔低下头，不知觉红了眼眶，明明是自己敏感任性，而陈锡文却一一包容了，凡事都安排得很周到。

“不要再对我说谢了。”

算起来，这是卓尔第二次换宿。第一次是在谢尔家的青年旅舍。但是在这个悬崖边的木屋里换宿，比旅舍要有趣也清闲得多。

第一天，卓尔和陈锡文都起得很晚，他们睡在一个房间，没有床，但各有一个睡袋。房间里有四面大窗，两扇对着悬崖，两扇对着对面的山峰，淡黄色的圆月挂在山头，像一盏明亮的灯。

凌晨微雨，卓尔醒来便看见窗外有一道巨大的彩虹，从山顶落到山脚，像是浮在空中的仙女的腰带，拂过了山脚下密密麻麻的屋落。

卓尔赶紧推醒陈锡文，指着幻觉般的彩虹，兴奋地说：“快看！”

他只看了彩虹一眼，就变成一直看着卓尔，喜欢看她眼睛里的彩虹，比窗外的更耀眼，也喜欢在微寒的清晨，和她坐在地板上，守望美丽的景色。

他突然有了灵感，摸了纸和笔，刷刷地画草稿。

等他画完，卓尔拿起来看，一件裸肩彩虹晚礼服跃然纸上，以典雅而有质感的黑色为铺垫，运用层层递进的渐变色，避免了夸张的炫目感，反而堆砌出活泼的女人味，并巧妙地利用色块的宽度和长度，极好地修饰并强调了完美的身形。

“对不起。”看陈锡文盯着自己，她突然想起他说过不喜欢别人动他的设计稿。

“没关系。”意外的是，他并不生气，反而问，“怎么样？”他灼灼地看着她，在意她的意见。

卓尔捂着自己的激动的心跳，诚实地回答：“很美，让人一看就想拥有。”

陈锡文松一口气，笑了，低着头，珍惜地抚着纸上的礼服，面容微红。

“上架后一定会很受欢迎的。”卓尔补一句，她喜欢看他此刻单纯的、得意的而略微羞涩的笑容。

可是陈锡文笑容一冰。“黛丽不会愿意的，不好卖。她肯定会说，第一，晚礼服

不符合目标市场的穿着需要；第二，制作工艺比较复杂，不适合量产，成本会太高。结论就是能不能改短，能不能简化制作流程，能不能这样，能不能那样……”他突然生起气，把设计稿撕碎，卓尔去拦，已经晚了。

卓尔心疼地看着那张破碎的设计稿，心疼地看着陈锡文，他像失去了光彩，耷拉着脑袋。

原来，对他的成就，他并没有引以为傲，他根本不喜欢为了迎合市场口味而进行商业创作。

“可是，以你的性格，你不是应该不会妥协吗？”卓尔想到房车里的设计稿，想到一丝端倪，又想不透。

“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这句话透着浓浓的无奈。

卓尔不接话，默默地捡齐被他撕碎的画稿，一点一点地拼凑，用胶布黏起来，递到他面前，窗外已消失的彩虹，仿佛在他的裙子里活过来。

他不敢接。

卓尔坚定地握住他的手，把画稿交给他。

他捏着那一张薄薄的皱皱的纸，却觉得是整个艰难的梦想压在手上。他一定要告诉她：“卓尔，我想做的时装，是绝对属于我的审美王国。镁光灯要着魔一样地追逐它，评论家要费劲唇舌地描述它，喜爱的人忍不住在每一个重要的场合都选择它。”

“我相信你！”她毫不怀疑地回答，“因为你是我羡慕和害怕过的陈锡文。”

她信任的脸上覆着清晨清新的光芒，就像蒲公英一般柔美洁白，陈锡文屏息凝视她，怕自己一呼吸，她便飞远了。

“你们起来了吗？”男主人敲敲房门，两人惊醒，连忙出去。

孩子们早就起床了，刚冲完凉，现在在一边玩卡车模型，一边吃早餐。

八点半左右，妇人就开车把他们载到山下的小学，下午三点再接回来，这期间她就经营山下的一个理发沙龙，而男主人就留在山上，做一些木工活或是照顾一下山上的作物。

因为没有电，白天显得更漫长。

陈锡文帮男主人做事，卓尔主要就是负责家里的家务，他们都只需要在早上工作。

小山羊看上去伤情严重，可是过了一夜，依然活着，轻轻地叫唤，让卓尔增添一点信心，也许它会活过来，在春天继续到山野里奔跑。

下午，卓尔陪着它，一边把花园里修剪掉的迷迭香花枝，扔到山崖下。

005>>>小山羊之死

第五个夜晚很冷，雪厚了一寸。

卓尔睡在温暖的屋子里，总觉得听到小山羊的叫声。

她拿着手电筒起床，蹑手蹑脚地走到屋外，看到小山羊睁大了圆圆的眼睛，竟然比白日还要精神一点。

“你好些了吗？”卓尔感到很高兴，摸着它小小的头颅。

“卓尔，快进来。”陈锡文披着毛毯出来找她，半夜看不见她，就知道她一定在这里。

“你过来看，它好像好多了。”卓尔欢快地招手，叫他过来。

陈锡文过去看见不肯睡觉的小山羊，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丝不好的预感。

“你知道吗？我总觉得我们会撞到它，因为它是来找妈妈的。”卓尔想到他们猎到母羊后，这只小羊马上撞车了，有一点太巧了。

“别多想。”陈锡文拉着她进屋，也许因为小羊好点了，所以卓尔很安心，睡得很熟。

倒是陈锡文又醒来过几次，一会把窝里的碎布条垫厚些，一会把羊奶温热一些，一会摸摸它薄弱的心跳，到第七还是第八次的时候，约是凌晨五点，他发觉小山羊的身体慢慢地凉了……

晨光熹微，他悄悄地叫起卓尔，告诉她这个消息。

她愣了愣，最终还是平静地接受了，和他一人拾了一个铲子，在山坡上挖了一个洞，把死去的小山羊埋了进去，又在上面种了一棵小树苗。

短短的这几天，卓尔一直细心地照料它，对它的复原抱了极大的希望，没想到，还是留不住。她很自责，在坟前呆了许久，一直在自言自语：“昨晚，它一直在叫，我还很高兴，以为它在和我说话，原来它是痛得一直在哀鸣……”

小山羊的死，并不足以让她这么难过。

只不过是借着这个合理的机会，顺道宣泄自己的悲伤。

她也像一只伤重的小山羊，苟延残喘地活着，林摇滚是一个大窟窿，何日方是另一个大窟窿。

陈锡文把她捡起来，带在身边，用尽全力地照顾，也不知道她的心，还会不会活过来。

当天，他们就告别了木屋的主人，到了山下的塔卡卡镇。卓尔去图书馆上免费无线网，陈锡文说去超市补给点日用品，结果还带回了一只小山羊娃娃。

娃娃的里面放着一个录音器，卓尔一捏它，它就播放陈锡文录下的声音："咩。我去见妈妈了！很高兴！"

他刻意带些娃娃音，卓尔听得想笑，又觉得内心因这一句话而温暖，不惧严寒。

陈锡文别扭地转过身，刻意装得更酷，可听到她笑，嘴角也不由抿弯。

"对了。刚刚上网，我帮你把彩虹晚礼服的设计稿发给黛丽了，我说了它的创作灵感是怎么来的，还把我们在塔卡卡山上拍的彩虹照片发给她了，希望她能想象到那个美丽的清晨。"

陈锡文苦笑着，他比卓尔了解于黛丽，她美丽而且有主见，极有商业头脑，她知道网络适合销售平价快时尚，而不是他精雕细琢的那些大费周折的华衣。新西蓝品牌的成功，与其说是他设计的成功，不如说是黛丽懂得形象包装和产品策划，让大批忠实客户都成为她的粉丝，跟随她的眼光。

但是在生活里，于黛丽并不争强好胜，反而处处让着他，维持着两人平衡的关系。

不过，他很感激卓尔帮他争取。

"上车吧。我找到汽车营地了。"

这片营地对着海，五颜六色的贝壳像缎带一样铺满海的边缘，踩上去有清脆的碎裂声。

冬季，出游的人不多。空旷的营地里，只有他们一辆车停在边缘。

卓尔一直在玩会说话的小山羊，陈锡文越听脸越红，叫她还给他，她不肯，两个人在狭小的房车里追来追去，不知觉就到了天黑。

陈锡文找营地的商人租了烧烤炉，生起火，用锡箔裹了黑椒牛排，放在铁丝网上慢慢地烤。

卓尔捣鼓着收音机，听到法兰克仙仙纳屈的《Fly me to the moon》才停下来，锁定这个频道，闭着眼，享受他爵士的嗓音。

"你过来帮一把呀！"陈锡文手忙脚乱。

卓尔笑着说："我不！之前每天都是我做饭，今天就吃你做的。"

"烤成黑炭怎么办？"

"烤成黑炭也认了。"

"你真是……"陈锡文叹口气，却觉得自己竟因她的胡闹有一丝窃喜，于是故意板着脸，说，"碳不够。再去帮我买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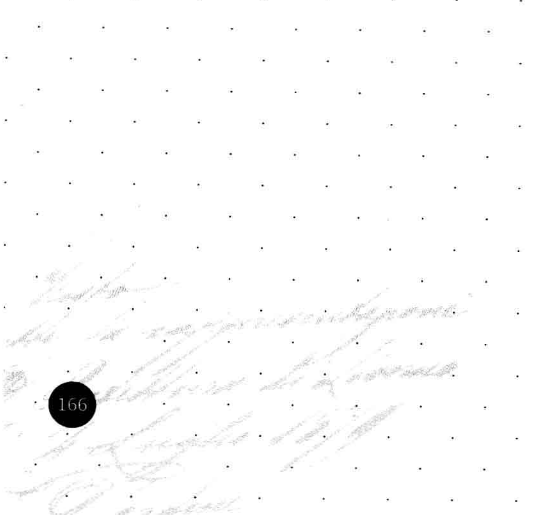
"好啦。"她抱着收音机走了。

可是陈锡文却接着哼起了："带我去月球，带我看看木星和土星上的春天是怎

样？”

静谧的夜色里，耀眼的星光下，那个曾在院子口出现的少年悄悄地钻进营地，看到自在的陈锡文，怒吼：“为什么骗我？你明明知道她在哪里。”

陈锡文一惊，回头看到何日方，手里翻牛排的叉子一下子落在地上。



第十一章 回忆如蝴蝶

回忆如蝴蝶，只是轻轻地扇扇翅膀，便生起一阵飓风。

001>>>兔子病

十六岁那一年，卓尔转学到鹿汉高中，望向新世界的自卑眼神，像一片雪花，怯生生地落在火尖上。

卓尔埋着头，低低地打量陌生的学校，不小心撞上了一个穿宽大的白衬衫和西装背带裤的男人。她抬头说对不起，却看着那一双深邃到似陷阱的眼睛失了神。

“你迷路了吗？”

“我，我在找去高一三班的路。”

“跟我来。”

他捧着一本薄薄的蓝色英文书，走在前面，卓尔失魂落魄地跟在后面，直到他上了讲台，微笑着指了一个座位给她，她才庆幸地意识到，这人竟是她的英文老师。

来对了吧。她暗自想，寄住在小镇上开餐馆的二舅家里，白天上学，晚上帮舅妈洗盘子，还要被整日念叨女孩子读书无用，不如早点出去打工。她受不了他们自以为是的恩情，提着一个小红木箱，在一个冬夜爬上一个过路的卡车，被风吹得意识模糊，见到外婆时，一双渴望的眼睛顿时在小小的脸上亮起来，如同雪原上的月亮，可怜得让人心疼。

外婆再嫁给了城里的一个修鞋匠，生活本就清贫。那修鞋匠一年前醉酒失足掉进

河里，溺毙而亡，外婆日子更加难过。独自在学校外的小巷子外，摆了一个卖牛肉饼和茶叶蛋的小吃摊维持生活。

外婆对于卓尔的忽然到来是很高兴的，卓尔的妈妈难产而死，卓尔的爸爸在她幼时南下打工，一去不返。

教室里，卓尔默默地走回自己的座位，像小美人鱼在走路，不是疼，而是用心体会那一步步更近幸福的旅程。

她落在座位上，男子朗朗的声音响起："我需要一位同学朗读课文。新来的卓尔同学，你愿意吗？"

她点点头站起来，庆幸昨天预习过，可是刚念一句，全班哄堂大笑，她才知道，小镇上的老师教的英文发音竟不标准得离谱。

她在大笑声中僵直了身子，嘴唇颤抖着，发不出声音。

这时，一把朗朗的读书声如同幻觉一般铺满了教室。

那个少年站在教室的最角落，对她满不在乎地笑了笑。

放下书，他坐下去，趴在桌子上继续午睡。

讲台上的男子也不恼，开始上课，他上课时常走神，有时念着课本上的英文，突然无声无息陷入了窗外的景色，眼睛笑一笑或暗一暗才回过神来。难怪这个班总体成绩不好，不然卓尔也不会被塞进来。

下课时，他经过卓尔，小声地说："放学后来我办公室。"

卓尔担心地来到办公室，发现那少年也在，大大咧咧地坐在办公桌上，抛着一个地球仪，既傲气又痞气，侧着眼看到她来了，就把地球仪收在手里。"你来了。老何去开会了，我们等他一会。"

"老何？"她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我爸。英语老师。"

卓尔吃一惊，打量着他跟何老师如出一辙的俊美面庞，一时间不敢相信那位文雅清高的老师，竟然教出这么一个嚣张的少年。

她靠墙站着等。

"你英语从哪学的？"

"……"

"我猜，他叫你和我来，一定是兔子病又犯了，想找我帮你补习英语。"

"兔子病？"她忍不住问。

"就是兔子病。"少年比划着一只兔子，"兔子柔弱好欺负，又心肠软。他不知道塞了多少个学生给我。"

“我付不起钱。”

“我也想收钱，可是他不准。”少年手一摊，极其可惜地说。

后来，男子来了，果然像少年说的，他恳求少年帮忙的姿态，倒不像是父亲对儿子，而像一只单纯的小兔子请求孤独的野狼手下留情。

少年无可奈何地答应下来。

002>>>我来教你

卓尔从此就在学校多留一小时补习英语，她跟着少年，总是听到有人议论纷纷，瞧，那是那个何老师的儿子何日方，爸爸那么文雅，儿子怎么这么凶悍，听说昨天又打架呢，又补充一句，何老师就是那个全校最帅最有风度的男老师何灿森。

何日方总是凉凉懒得听，这一点倒和何灿森很像的。听说校长和教务处长对何灿森放牛般的教学方式也不满，可偏偏他的班英语成绩好的便是全年级第一，当然，英语成绩不好的便是全年级最末。何灿森依旧微笑着我行我素，学生不喜欢听课睡便是了，不想做作业不交便是了。

卓尔觉得何日方的英语应该是极好的，他可以轻松地看完一整部没有字幕的英语电影，可是考试成绩总是不温不火地在中间。

问他，他只是敲敲她的脑袋瓜子，说她先顾着她的英语吧。

卓尔的英语进步极快，也许何灿森像月亮，何日方像太阳，她不由自主受着他们的引力，想做一颗星星。当她在课堂上生动饱满地念完一段课文，教室里突然响起了寂静的掌声，只有何日方一人为她鼓掌。

何灿森赞许地看她一眼，提议：“不如从今天开始，英语课代表就由卓尔同学担任吧。”

“我反对。”一个大眼睛的女生站起来，雪纺的衣裳在微风中轻轻飘动，她撒着娇，“何老师，我呢？我爸爸要是知道我被人比下去去了，会怪我的。”

“你专心准备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可好？”何灿森虽在笑，那笑容却有说不出的勉强。

女孩子得意地坐下去。

卓尔课后问何日方，那个女孩是谁？何日方不屑地说是校长的女儿，毕业了就打算出国留学，对英语很热衷，大概高高在上惯了，在国外不想哑口无言吧。

卓尔想起她被人抢掉英语课代表的位置便是那般的生气，不由问："你总是考得一般，也是因为她吗？"

何日方白她一眼。"我不想锋芒毕露，让老何难以抉择。他总是依事实办事，却不知道人情这门学问。今天若不是你的英语进步虽大，还是不如她，老何说不定把你也推选为比赛选手，但这样一来，他肯定要被叫到校长室问话。"

卓尔叹口气，眼神充满了向往。她想，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像片白云一样，云卷云舒，去留自在。

何日方讥笑一声。"你可别学他那样，日子就难过了。"

卓尔还要问为什么，就看见一个高年级的男生叼着烟走过来，问："今晚去不？"

何日方捋起袖子，说："有好处我能不去吗？"

卓尔别过头，看到不远处，何灿森站在树下，他眼睛里弥漫着夕阳般的哀伤。卓尔突然冲上去，拉着何日方的手，尖叫道："今晚不许去。"

何日方推不开她，这女孩用尽全身的力气留住他，弓成一只虾子，他的手就被拽到虾子身体的中间。突然间，他语无伦次地说："好了好了，我不去了。"

卓尔意识到是自己的胸部蹭到他的手，猛地一放，何日方向后栽到草地里，怔怔地望着卓尔羞红的面庞。

那天晚上，鹿汉高中的学生惨败，每一个都负伤，最轻的都是小指骨折。

何日方听见卓尔在湖边念tion的音，这个音很难念，在上颚和舌尖摩擦发声，卓尔总是无法体会到风声从枝叶间穿过的声音。

"我来教你。"

他站到她面前，蓦地吻住她惊讶的嘴唇，用舌头带着她的舌头，固定在正确的位置，吹着气，让她意乱情迷。

她一时间站不稳，只能攀住他少年的臂膀。冰冰凉凉的湖水，倒映着他认真亲吻的侧脸。卓尔睁大了眼睛，看着他眼睛里越来越美好的笑意。

"懂了吗？"

她慌张地点头，连忙发了几个百分百正确的音。

"如果没有你，我昨晚大概回不来了吧。"依他凡事冲在最前面的性格，他大概是受伤最重的，到时候，兔子一般的老何又怎么办呢？

"不用谢。"卓尔低低地回，不明白他谢谢的方式怎么这么奇怪。

"我喜欢你。"

"啊？"

“这么惊讶干什么？我就是喜欢你凡事不妥协，凡事去争取，凡事真心对待呀。”

卓尔愣愣地抬起头，看着他朝阳般的面容，轻轻地点了点头，走上前去抱住他，把头埋在他的胸口，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自己的心跳得那么快。

003>>>你们真不够意思

自那以后，卓尔上英语课的情绪就变得非常的奇怪，每次何灿森提问，期许的目光一一落过众人，然后落在卓尔身上时，她就仓皇地低下头。

要是何灿森知道自己和他儿子早恋的话，会不会很生气？

学校深处的小树林变成她和何日方常约会的地方。

“我会这个音。”她总这般又急又气，何日方又吃蜜般封住她的唇，呢哝着：“可还是不太标准呢。”

一丛惊鸟飞出，有个女生冷冷地站在那里。“我以为我找到个僻静的地方练习口语，没想到却撞到了卓尔你是怎么学英语啊？不知道何老师知道了会不会很高兴？”

第二天，卓尔和何灿森老师的儿子何日方早恋的消息就传遍了学校各处。校长希望何灿森起带头作用，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班上的学生。

“他们恋爱了？太好了！”

校长一板一眼地告诉何灿森这个消息，没想到他眼睛一亮，坐在椅子上温柔地笑起来，坐在窗外看热闹的人谁也猜不透的笑容，是假惺惺？又或者是想起了年少时的初恋往事？可惜据说他初恋的妻子最后改嫁了富商。

后来，何灿森被校长轰出来，要求他交失职报告。

晚上，卓尔的手被何日方握得汗津津的，她越想抽出来，他握得越紧。他带着她回家，何灿森正坐在书桌前发呆，修长的手指灵活地把玩一只细长的羽毛笔，岁月吻过的脸上泛着孩子气的不满。

“又惹祸了吧？”何日方终于松开卓尔的手，走过去，把何灿森的笔接过来，刷刷地开始写，“身为师长，教养学生不严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愿意从今天开始严格要求学生的学习成绩和行为处事……”

卓尔走过去看他写字，怎么和有一次看到办公桌上的评选职称申请表的字迹那么相似呢？

“对了。老何，这是我女朋友，今晚在家吃饭，你买菜了没？”

“买了一些。你要早说，我就买条鱼了。”

“算了。反正什么普通的东西到了我手上，都要变成御膳房的水准。”

看到父子俩如此自在的一问一答，卓尔差点忘记自己和何日方正是学校口诛笔伐的对象。

写完失职报告，何日方穿上围裙，把菜抛到案板上，刀工竟然纯熟。

何灿森搬一把椅子给卓尔，亲切地笑着说：“坐啊。你们真不够意思，竟然瞒着我，让校长女儿告诉校长，校长再告诉我。”

卓尔张大了嘴巴，一顿饭吃得浑浑噩噩。唯一记住的是，何日方的厨艺果真了得，做的每一道菜都像黄蓉哄骗洪七公那般简单而美味。

隔日，再见到校长千金，卓尔被她骄傲的笑容激怒，在众人面前走向她。“你敢不敢和我来次比赛，赢的人参加演讲比赛。”

那场比赛，卓尔赢得轻轻松松，连读流畅而地道，声音饱满如一颗绿橄榄，重度轻重如鼓点。连高手云集的全国大赛，她也一路过关斩将。

何日方在后台无可奈何地抱住她，说：“你怎么和老何脾气一样？”

大赛的终极奖励是暑期美国名校游，正是校长女儿梦寐以求的，可是却变成何灿森带着卓尔去。

卓尔看着国外绿树林荫的校园，怅然。“这里很好，只可能我永远到不了。”

“只要你想你能，我会想办法的。”何灿森站在她寂寞无助的身后，轻轻拍拍她的肩膀，这样说。

他曾经也很想在这里读书，连录取通知书都收到了，昂贵的留学费用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难以负担，他只能放弃。可如果卓尔有机会，他愿意倾家荡产让她代自己实现梦想。

在美国不过十天便匆匆返程，最后一天，一向温和的何灿森不依不饶地和导游谈判，可不可以给一个机会去马萨诸塞州地康科德城的瓦尔登湖逛一圈。

导游不允，何灿森满脸失望之色，卓尔才知道他手上时时捧着的那本蓝色小书，是一个叫梭罗的自由人写的湖畔生活。

回国之后，卓尔也去书店特意挑了一本《瓦尔登湖》，被何日方看见了，收走，不高兴地说：“看这些书，迟早和老何一样得兔子病。”

“他不是软弱，他只是不计较不在乎。”卓尔不知为何生了气。

何日方看了她许久，把书还给她，看她珍视地抚平皱起的书角，淡淡地转过头，任风吹干眼睛里一点点一闪而逝的潮湿。

“是吗？他不计较不在乎，可是他身边的人呢？梭罗不肯缴税而入狱，可是他的家人却要担惊受怕。而老何呢？他可以一时兴起用微薄的薪资买一架钢琴，他可以因为一个可怜的故事而资助一个也许比他还富有的人，他可以忘记一个孩子最期望的不是没关系，而是有一个金刚一样的爸爸，挺身而出把欺负他的人揍得落花流水。”

卓尔突然明白何日方为什么这么会做饭，为什么这么爱打架，为什么帮何灿森写所有不情愿敷衍的报告。

这些年，与其说是单身父亲何灿森照顾独子何日方，不如说何日方早早懂事了，照顾唯一的父亲。像何灿森这样的人，从来不愿去问工资为何扣发，从来不给校长送礼，从来不去菜市场讨价还价。何日方不是喜欢做，而是必须做，否则两人现在只会在一个出租屋里，替人翻译书稿，赚取微薄的稿费。

而何灿森对何日方，自知愧疚无法弥补，也就只能任他曲曲折折地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04>>>我喜欢的是他

每天晚上，何日方接到一个电话，匆匆离去的时候，卓尔才从那张英俊的脸上看到一个父亲的忧虑。

她笑着安慰：“他有分寸的。他还说，他毕业后打算和朋友开个啤酒摊，像他人缘这么广，肯定每天晚上生意很好，而且也不怕地痞流氓收保护费。”

“他不是想开啤酒摊，他只是想早点赚钱养家。我知道他很聪明，一学就会，可是他故意考得一般，想消磨我的信心，想让我放弃继续供他上大学的打算。”何灿森突然的掉泪，让卓尔手忙脚乱。

晚上回家后，她看着自己的掌心，这里接过一滴滚烫的泪水。

她不记得自己当时做了什么，怎么想都想不起，可是又觉得心乱如麻，似乎是做了什么不得了的事。直到在梦中才冲破一切阻碍回想起，她似乎是不顾一切吻了何灿森的眼睛。

她为何会和何日方在一起呢？

大概是那个晚风一般的男人在她心里掠过时，她自知是不可能跟这风一起走的，世间的定理太多。当看着何日方年轻而何其相似的面庞时，她像化雪的冬日一样，热情而冰冷地迎接了他的爱情。她喜欢从他口中听到老何如何如何，喜欢跟在他身边，总被

老何看到，喜欢他批评她和老何越来越像。

那个任性而真心的吻使一切缄默。

何灿森不着痕迹地避开她，卓尔闷闷不乐，何日方把他们两个别扭地凑到家里来，说："老何你吃错药了？还是学校给你压力太大了？你居然委曲求全了？"

"没有。"何灿森担心何日方起疑，只能像往日一般对卓尔微笑，却在没有何日方的时候，尽量避开。

卓尔在他的办公室堵住他。

"为什么？我在校长室门外听到你和校长争论，爱情不分对错，尊卑和早晚。你支持我和何日方，为什么不支持你和我呢？我吻你的时候，你也吻了我，才推开我。"

这时，门吱嘎一开，女孩摇着头笑着："卓尔，为什么总是让我看见你的秘密呢？"

流言铺天盖地。

卓尔走到哪里都像一只萤火虫，想用力地隐藏在黑暗里，却忘记了身体里点燃了一盏引人捕捉的灯。她去洗手间，发现自己打不开洗手间的门，许多人在门外，听见她敲门求助，却哈哈大笑。

她在狭小的洗手间被关了一天，她靠着墙，凉意从墙壁漫到她的身体里，当何日方一声不吭地走进来，拉着她就走，她蹲了太久，却脚一软，跪下去。何日方把她抱起来，在众人猜测的目光里坦然地抱着她一路离开。

许多人都想，肯定是假消息吧，何日方这么正常，不像备受羞辱被气疯的人。

卓尔被抱进何家，何日方终于松懈下来，像生了一场大病，对两人说："你们要给我一个回答。"

"对不起。我喜欢的是他。"卓尔先出声，先击碎少年的心。

何日方茫然地望向何灿森，他沉默不语。

他沉默不语的时候，往往是他不想撒谎，也不想承认的时候。

"饿了。"何日方站起来，平静地在厨房刮鱼烧油，不多一会，香喷喷的香煎鱼就放在桌上，他笑嘻嘻地招呼两人来吃。

"我外婆还在等我回家吃饭，我不吃了。"卓尔逃一般地跑出去。

何日方却很快地拦下她。"我最后一次送你回家吧。"

与她慢慢走一段路，他希望她住得再远点再远点，这条路再长点再长点，可闻到外婆牛肉饼的香味，他伪装了许久的笑容终于土崩瓦解。

"卓尔，如果是别人跟我抢，他就算死一百次也抢不走你，可是老何不同，他要，你愿意，我就放手。可是，你能承受多久？你又希望他能承受多久？"

说完，何日方干脆利落地转身离去，留她一个人在家门前反复地思索他说的话。

何灿森很快就被停职，在鹿汉城，这件丑闻人尽皆知，闹得满城风雨，再也没有学校敢雇佣他，学生家长又一传十十传百，连许多公司看到他的履历，听到员工建议，也就直接拒绝。连外婆都听说了鹿汉高中丧失师德的英语老师的事情，警告卓尔要专心学习。

外婆不知道卓尔就是风波的女主角，在学校里已经出名得无人不知。

那些人议论纷纷的时候，卓尔总是看一眼角落的何日方，他总是趴在桌上睡觉，也许只要他阴沉沉地吼一声，所有的流言都会消停，可他假装睡着了，睡得很熟。

他累了。

卓尔咬唇看着众人幸灾乐祸的目光，推开离她最近的人。

那个女生被桌角撞得头破血流。

当天放学，便有人在巷子里拦住卓尔，愤愤不平地说要帮姐姐出气。

卓尔满身是伤地找到开夜车的何灿森。

因为何日方很快要考大学，那是一笔巨大的支出，虽然他说不想考，想开啤酒摊，何灿森却头一次以父亲的威严拒绝了。“我不准，我知道你一直很聪明，你必须去读书，我会养你！”

所以，何灿森频频被拒绝后，买了一辆出租车，自己载客跑生意。

他在鹿汉高中门口载过两个开完家长会的妇女，听她们恶狠狠地讨论已经被开除的英语老师为人师表衣冠禽兽，担心自己的女儿有没有被骗。

他不知道，她们是否认得他的脸，便一直不敢转头，连收钱找零都只是探只手过去，接了就缩回来。

等她们下车后，他在后视镜里看到自己汗湿的白衬衫，和那双狼狈的眼睛。

他再也没有任何骄傲可言。

卓尔知道他过得并不好，于是也不想告诉何灿森她在学校的生活，而她的伤口已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何灿森叹口气，不知道说什么，便又开始教卓尔学车，从喧嚣的夜市到空无一人的湖边，人生变化得不就是这么快，热闹和寂寞总在一线间。

轮到卓尔开车的时候，她越开越远，驶上了高速公车。

何灿森问她到底要开去哪里？

他抢她的方向盘，可是她不肯，恳求地问他：“我们可不可以离开？一起去找一个瓦尔登湖一样的地方，没有人认识我们，只当我们是一对平凡的恋人。”

“我还有日方要照顾！”他愤怒地吼起来。

刹那间，她安静地哭了。

今天的受伤不是第一次，许多次，她默默地用遮瑕霜盖住伤口，或者避而不见。

她以为爱就足够了，没有想到她开启的是潘多拉的魔盒，她让自己陷入十面埋伏，让何灿森堕入凡尘。

“对不起。我们回去吧。从今以后，我不会管别人说什么，骂什么，打什么，我会专心念书，好好考试，等别人都忘记。”

她乖巧地坐到副驾驶座，可是何灿森接手后，却把车开得更远，他催眠般自言自语：“日方会理解的。他从小就很懂事……”

越过了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始终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停留之地，他们身上带的钱不多，就在花光的那一天，警察拦下了他们的车，带回去，卓尔的外婆和何日方等在大厅里，外婆不说一句话，先哭了，捶胸顿足，越哭越大声。

外婆说什么都要告何灿森绑架。

卓尔求她，说自己是自愿的，可是外婆扇她一巴掌，说那也是拐骗！外婆从来没有这样暴跳如雷，一直以来，她把最嫩的牛肉留到卓尔的碗里，把所有的钱攒起来留给卓尔，不让卓尔放学后帮忙照顾生意，她尽一个老人最大的努力，弥补卓尔这些年失去的宠爱。

外婆真的去找律师，认真地听法律热线的案例。

何日方在一个晚上来到卓尔家里，一进门便跪在地上，任卓尔的外婆又打又骂，也不肯起来。

他捧高一个深蓝色的旧皮夹，咬牙说：“这是他的钱包，里面有一张卡，是他所有的钱，对于别人来说，也许不多，可是对于你们家和我们家，都不是小数目。卓尔上大学会需要的。请你收下。”

外婆的鸡毛掸子落在地上，她愣了许久，最后颤抖地接过来。

何日方忍痛站起来，慢慢地走出去，卓尔追出去，忍不住问：“为什么是你来？是他的意思吗？他打算用钱打发我走？”

这些天，她放学后，没有再在校门口看到那一辆熟悉的出租车。

他似乎是对她避而不见。

何日方的身子一弯，似乎卓尔的这句话，比刚刚的打骂更伤人。他抽一口气，回过头，冷笑着，说：“我七岁的时候，家里有一天来债主，爸爸让我出去跟他说，家里的大人不在家。可是那个人不相信我，非要闯进来，一间房一间房地搜，我害怕极了，开始哭，那时，我手边有一把美工刀，我竟然拿起来，吓跑了那个人……”

她跟着他痛苦的声音回到七岁那年，他那么小，就明白何灿森的风花雪月不可依

靠，就明白他没有真正的责任感，就明白这个家只能靠自己来扛。

“你以为他还敢面对吗？他现在很后悔。很后悔。很后悔。”他连说了三次“很后悔”，卓尔仿佛看见何家里，那个不得其志的中年男人，懦弱地躲在房间里，不知道如何面对现实。

连求饶这件事，都是让儿子代为完成，他还有什么勇气来继续这段感情呢？

何日方说得对，他有兔子病。他活在森林里无忧无虑，喜欢湖畔的青草，喜欢追逐晚风。可是遇见猛兽的时候，却无力反抗。

他自以为是的情怀，如同易碎的琉璃，被现实碾过后，如今只剩一地的渣滓。

005>>>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

卓尔开始发疯一样地备战高考，把所有人当作空气，她知道大学是一个机会，把她带到很远的地方重新开始。

三次模拟考，她每一次都是第一名，可是老师和同学对她还是没有好脸色。

她如同绷紧的弦，可是高考前一日，弦断了。

她放学回家，帮外婆搬沉重的锅炉。外婆看着她，笑呵呵地说：“我家的卓尔就快有出息了。我们终于熬出头了。”突然，锅炉砸到地上，外婆的身体软绵绵地倒下去。

卓尔只知道外婆经常头昏眼花，坐一会就陷入沉睡，却不知道这是生命消逝的讯号。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城市除了外婆以外，她没有任何的亲人。

她只能打电话给何灿森，希望他能来帮帮她。

可是他看到是她的电话，就一直挂掉。

当他终于不耐烦地接了电话，不等她说，便数落：“你不要再胡闹了！现在日方只能尽力考一本的师范学校，不用交学费。今天是考前的最后一天，我不能再让他分心。”

似乎觉得自己语气重了点，他又柔下来，说更残酷的话。“我们就算了吧，这样对你好。”

卓尔痛彻肺腑地明白，从今以后，她的森林再没有柔弱而可爱的兔子了。

第二天，卓尔没有去考试。

她只是认真地准备葬礼。

何日方在考试结束后才知道她缺考的事，他立刻来找她，却见一幢空房子，房东正在用柳枝洒水，口里不停地说真晦气，见到何日方，摸出一封信丢过去。

信不长，她却写得很吃力。

“你是谁呢？何灿森还是何日方？

我猜是何日方。

在你心中，事情到了这个境地，是我错比较多，还是你爸爸错比较多呢？

我有时恨我自己，恨自己不知道天高地厚去喜欢他，恨自己不分是非对错将就了你，恨自己害他丢了引以为傲的一切，恨自己以为爱可以弥补所有。

我知道一切的错都起源于我，如果我不犯错，何灿森也不会犯错。

我的年少轻狂是伊甸园的一颗苹果，把我们都赶出了原有的天堂。

可是，有时，我也同样地恨他。为什么同意接受我，又不同意和我一起面对。当我被人欺负时，他什么也不做；当我外婆不同意时，他就用钱打发我走；当我唯一的亲人过世时，他让我不要胡闹。

余生里，我还可以做回你说的那个女孩吗？

凡事不妥协，凡事去争取，凡事真心对待。”

卓尔走了，像一颗流星，行踪不明，有人说最后一次见她是在西藏，她惊慌不安，隔日就去了更远的地方。

再过不久，何日方走了，一所很好的大学寄来了录取通知书，何灿森喜不自禁。

大学里，许多人大变样，何日方也变了不少，他不用把自己逼得穷凶极恶来扛起整个家，穿着平整的白衣，极少说话，就像未破晓的清晨。

唯一有一点没变，他还是那个渴望拥抱她的少年，但他劝自己放她走，这是对她最好的结局。

如果不是为了老何，他也许会怀着思念，遗忘到死。

何日方去远方上大学后，何灿森松了一口气，做生意的时候心情好了许多，有时会哼唱着英文老歌，一位顾客听得入了神，赞美道：“没想到你的英文歌唱得很有味道。”

她是位富态的中年女子，穿着没有曲线的职业套装，显出干练的女强人风范，可是很容易让人产生好感，也许是她的眼睛很有智慧很平静。

何灿森不自觉就与她聊了许多，竟然发现两人意趣相投，她丰富的经历可以为他沉积的思想作注解。

她给他名片，请他这段时间当专属司机。

一个月里，他载着她参与各种会议，越来越钦佩她的处事能力，也建议她不要太拼命，对自己好一点。

到她走的那天，他心里有一点点依依不舍，倒是她先开口："我回美国，但还会回来。"他默默说好，后来收到一张来自瓦尔登湖的明信片，闲聊时他提过自己喜爱的书籍，没想到她记住，在明信片上写："半生在海外流浪，不得遇一知己，追究自己平生太坚韧，不为普通男子所喜，然而遇君温润如玉，一直难忘，未尝不可到老。"

何日方听说后，直言："她很适合你这只兔子。"

今年一月时，她回国过年，家人催促起婚事，她望何灿森一眼，他点点头。

除夕夜，他带着何日方和她一家团聚，高兴得酩酊大醉，正好卓尔在新西兰鼓起勇气拨来电话，何日方代他接了，听到是卓尔，他马上清醒过来，伸着手想要接电话，可是电话到他手里，已经是无情的忙音。

他忘记了这是什么场合，一直魂不守舍地重拨，只念着卓尔在哪，是否过得好，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这已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愧疚，得知上一次卓尔的来电其实是她外婆的死讯，他一直很自责，让一个少女无助地熬过了整个葬礼。

他们共同犯下的错误，彼此加重，却没有一起承担。

女人没有责怪他，他早已信任地告诉她一切。宴席不欢，她宽慰娘家人："找到一个对的人不容易，不用计较以前。这看得出他是个感性念旧的人，一定会以诚待我。"

餐后，女人告诉何灿森："如果你想找她，就找吧，找到后一起把包袱卸下来。你一个半百的男人都熬得这么辛苦，她一个小女孩，也一定过得很辛苦。"

她推推何日方，说："帮帮你爸爸。"

从那一刻起，何日方才真正视她为母亲，决定找到卓尔。

可卓尔把手机丢掉了，在街头抱住林摇滚失声痛哭。

"我丢了我的手机。"

对于何日方来说，失而复得的唯一线索又断了。

新学期开学后，何日方如期返校，心里多了找卓尔这件事，一直搁不下。

这时，谢尔的博客已经在互联网上声名鹊起，他录制视频，极尽滑稽能事教人轻松学英语。何日方应盛名也上网看了看，不经意看到卓尔的侧面照。

他外语很好，常在留学生院帮忙，和那里的老师都混得很熟，知道学校每一年都有交换生计划，他看到有新西兰，马上递了交换生计划的申请书，在学期末获批。

一结束期末考试，他便在6月奔赴新西兰。

坎特伯雷大学9月才开学，他提早来，是因为要找卓尔。

他风尘仆仆去过奥克兰，可是谢尔已经和卓尔失联，唯一的线索是基督城，他住在大学附近，每天都在找她，终于找到她，她却坐在公车上惊慌逃窜，他抓住一丝丝希望，继续找到一个知道她下落的人，陈锡文说她去了皇后镇，他就傻傻信了，可是那里没有她的踪影。

新西兰的冬季，他在寒风里守望，肩上落满了雪花。



第十二章 哈维诺的守望

余生里，如果只有一个人能让你相信，那一定是我。

001>>>一直在原地

回忆让人着迷的地方，在于人会变，心会变，但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却不会变。回忆最让人痛恨的地方，在于说错的话，做错的事，也不会变。

那个故事由何日方娓娓道来，像一截浸在凉水里的苦瓜，是苦的，许多人避而不及的味道，又是清香消暑的，总有人不后悔去尝试。

陈锡文注视着何日方，因为他目光里的坦然与持久，反而令何日方感到一阵没来由的慌乱。

“当年卓尔不告而别，他很后悔和担心，后来他遇见一个很好的女人，走出了一蹶不振的日子。他祈求她能原谅他，也能原谅自己。并且，他希望她不要放逐自己，勇敢地回来一趟，一切没有那么难。”

他低头，因为他知道，当卓尔在公车上如惊弓之鸟，已表明过去那段回忆仍然在持续地伤害她。

那些议论她的人仍津津乐道，那些关于她的故事仍在由老师告诉学生，家长告诉孩子引以为戒。她不敢呆在鹿汉，只能流放到天涯。

寂静的营地里，突然像有野山猫撞到空铝罐的声音，似乎是受了惊，在草丛里逃得步履匆匆。

陈锡文别过头去看，被何日方阻止。

“你不用看，是卓尔来过。”

他如此熟悉她的呼吸声，以至于她走后的城市，她似乎化成晨曦中的微风，依旧无处不在。因此，她刚到，他便知道，故事其实是说给她听。此刻，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残忍了，也许她还没有准备好。

天太冷，何日方伸出手在火炉上取暖。干燥的火光映红了他的双眼。

陈锡文看他安静地烤火，仿佛冷极了，恨不得把手伸进火红的木炭里。

陈锡文鄙夷地转过头，陷入茫茫夜色里，大声地呼喊卓尔的名字。

营地靠海，夜里，他走在沙滩上，每一步都听到贝壳粉身碎骨的绝响。

陈锡文借着月光，看到海中央有一圈小小的荧光绿光圈，从远方传来的诡异的水声变得越来越轻。

他定睛一看，那里站着戴着夜光手表的卓尔，一点一点被海吞没，吓得他冒了一身冷汗，飞快地跳进海里朝她跑去，激起冰冷刺骨的浪花，可是就连冬季的海也比他的四肢更暖。

“你干什么？”他生气地抱住卓尔，发现即使她近在怀里，也像远在天边。他忍不住抱她更紧，低吼一声，“谁没有过去。这么一点小事，你还怕我帮你解决不了吗？”

卓尔挣脱他，浸到海里，她的脑海里像有一把火，需要被浇熄。“我很努力地过新的生活，可是我去了新的地方，爱了新的人，经历了一段新的感情，我还是不敢面对过往的人和事，一直以来，我都不知道离开新西兰回国后要去哪，我甚至不敢回鹿汉，为外婆上一炷香！”

说到最后，她埋到陈锡文的胸口，泪珠大颗大颗地掉下来。

陈锡文抚着她湿漉漉的头发，低声如梦呓：“卓尔，如果没有发生那些事，你如何走到我面前？”

卓尔浑身一震，看到水雾迷蒙里他含笑的脸。

接着，他毅然决然把她抱起来，回到营地，何日方仍在入神地烤火，见到两人落汤鸡的样子，脸上浮现后悔莫及的表情。

他痛苦地直视卓尔，然而她却逃避他的目光，钻上了车。

陈锡文收了扎营的东西，扑灭了火，也扑灭了何日方心中最后一点期待。

见他上车准备出发，何日方才如梦初醒卓尔又要离开，急忙冲上去大喊一声：“卓尔!”

为什么她总是急于离开他？

车厢里传来卓尔低声的道歉。“请你转告他，知道他现在过得很好，稍微减轻了我的负罪感，可是我还是不敢回去。”

那段经历把她粉碎成一片片离散的拼图，她来到新西兰，好不容易把自己一片一片拼凑完整。他又出现，她才发现自己“表面像是痊愈了，可某部分还残废着”。

“你听见了？别再来烦她了！”试了几次，冻住的发动机终于在陈锡文的怒气里启动成功，他朝何日方挡住的方向驶去。

可是何日方伸开双臂不动，陈锡文亦不肯转向。

汽车奔跑的声音在冬夜里像雷雨阵阵，何日方被车灯的强光照得睁不开眼睛，他只微笑地感觉到袭近的热气，然而卓尔尖叫一声，抢了陈锡文手中的方向盘，贴着何日方惊险地绕过。

“我们去哪？”车里，她努力镇定下来，看着黑漆漆的前方，不知下一站在哪？

这时，何日方狼狈地倒在草丛里，抱着剧痛的手臂站起来，望着渐渐远去的汽车，恼羞成怒地喊：“陈锡文，你以为你带得走她吗？她心事这么重，一直在原地。”

陈锡文摇下车窗，手伸到外面竖了一下中指，再转头看卓尔，已如同贝壳海的曙光一般温柔。

002>>>她的心还有位置留给他吗？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带人去过。”

陈锡文沉着而无悔地开车，卓尔坐在副驾驶位上，看到他们一直在山路上盘旋，直到一个蓝色的路牌指向哈维诺，陈锡文的呼吸突然变了。

他把车停在港口，看天色还未亮，便让她睡一下，早上九点半才有船。

“我们还要坐船吗？”

“嗯。要坐三个多小时的船，说不定沿途会看到海豚和企鹅。”

“海豚和企鹅啊？”卓尔喃喃着，陈锡文以为她是兴奋，可是却见她脸上闪过难掩的寂寞。

曾有一个少年陪她扬帆出海，带她追着海豚，把船停在海中央睡午觉……

“累了么？”陈锡文没想太多，摸摸她的额头，泡在海水里那么久，幸好她没有发烧。“那就睡一会吧。”

卓尔点点头。

他看她这么顺从，心里面突然有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欣喜。

也许因为累，连做噩梦的力气都不剩，卓尔睡得很熟，早上醒来的时候，看到环山拥抱着宁静的港湾，觉得一阵轻松，鼻子灵敏地闻到了烤面包的香味。

陈锡文推开车门，端着早餐走进来。

“你醒了？来吃早餐吧。”他的笑容就像融化的芝士。

卓尔一觉起来忘记许多东西，连陈锡文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温柔的都不记得了。最开始的时候，他不是挺看不起她的吗？自动把她归类为无用一族。现在又主动照顾她。

她接过涂满果酱的面包，不再想。而他没有怎么吃东西，只是看着她狼吞虎咽。

九点一刻的时候，他们便在一号港口等船。卓尔坐在行李箱上，陈锡文站在她右边，她轻推了一下他，说：“我看看太阳。”他让开，耀眼的阳光一下子刺向她的眼睛，她觉得有些晕眩，世界暗了几个色调，他站回原位，她才知道他刚刚一直在帮她挡光。

“早上好。”船主松了停船的绳子，白色的船在微风中慢慢起航。

船主是一对老年夫妇，养了一条年纪大的狗，一直懒懒地躺在毛毯上，卓尔怎么唤它也不理。

“去二楼看海豚。”陈锡文兴奋地拉着她上二楼，风大，他把自己的带帽夹克脱下来罩在她身上，自己则顶着风，专注地注视海面。

他在新西兰看了许多次鲸鱼、海豹、海狗、海豚和企鹅，一直不以为奇，可是今天，像个孩子一样雀跃，希望能指给她看。

“看那边！一群海豚！”他终于发现了海豚游泳的踪迹，一时没入海里，一时跃出海面，光滑的脊背在阳光下反射着粼粼的光芒，像披了一身碎钻。

卓尔望了一眼，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

陈锡文才想到昨天她听到海豚和企鹅的时候也是漠然的态度，便问：“不喜欢么？”

“林摇滚带我看过。”他还说，等教会她游泳，就带她和海豚一起游泳。

卓尔低头不再说话，陈锡文牵着她下楼，躲在温暖的船舱里，默看青山白云往后去。

在海上航行了三个多小时，女人指着前方的小码头，说：“那就是你们的目的地。”

陈锡文不禁站起来，看到木桩搭建的码头上已经站着一个瘦高的女人，几缕黑发夹着银丝在风里飘着。

他突然热泪盈眶。

“那是我妈妈。”他俯身对卓尔说，“她也是中国人。”

陈妈妈领着两人走进山林里的小道，沿途有柠檬树、奇异果树，土地里还种着土豆、生姜和草莓。他们拐了好几个弯后，才看到一个小木屋，露出一截被烟熏黑的烟囱。

陈妈妈在途中摘了几片香气馥郁的叶子，说拌沙拉或者是洒进汤里都很美味。

门口有一只大狗看到生人就凶狠地大叫，但陈妈妈训了一声后，它就摇着尾巴，来讨卓尔的欢心。

午餐是在鸟鸣中度过。陈妈妈话不多，但是温和的笑容总挂在脸上，陈锡文只是默默地给卓尔递酱料，未解释为什么要带她来见他的妈妈。

卓尔发现这对母子虽然话不多，但是每个小动作里总是透露着深切的关心。

陈妈妈抱着篮子要去晾衣服，陈锡文就接过来，走到高处的平地上，一件件展开，一件件晾上去。风吹着白色床单，他淡紫色的身影时隐时现，如同摇曳的薰衣草。

“您一个人住这里吗？”卓尔小口吃着家庭制作的马芬蛋糕，不知道吃到什么，觉得微微发苦，可是又觉得口感很妙。

“嗯。锡文经常过来陪我。”陈妈妈挽挽发丝，露出的一截手腕有刀割的旧伤。

卓尔很快藏好自己惊讶的目光，可是她毫不在意地解释以前有段不幸的婚姻。

二十多年前，陈锡文的爸爸被新西兰的大企业派到中国分公司拓展业务，她是分公司的员工，和他一起熬夜工作。终于有一天，男人单膝跪下求婚，而她的家庭却不允许妈妈远渡重洋，放弃世交的婚约，一气之下还断绝了关系。婚礼上，女方的亲朋好友一个没来，男方还笑着说：“刚好教堂小。”

后来，他被经理陷害，因重大错误被辞退，从此没有再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脾气越来越暴躁，常常家暴。如果不是年幼的陈锡文报了警，也许她永远不敢反抗。

离婚后，她重新开始找工作，终于赚够一份钱，能够首付哈维诺海边的一座房子，远离城市，依山独居，这里每一户海边的人若想互相走访，都需驾船。

陈妈妈笑着说：“锡文从小就很独立自信，也许摧毁过父亲的权威，一个孩子便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到目前为止，他的人生一直很顺利，可是这样反而让我担心，如果哪一天，他遇见一次重大的否定，会不会崩溃。”

陈锡文很快晾好衣服回来了，看到石阶旁边生长着一丛黄色的小花，便掐了两支，一支递给妈妈，一支递给卓尔。陈妈妈用手指沾了点黄色的花粉，舔了舔。

“还是喜欢吃花粉？”陈锡文宠溺地取笑她。

陈妈妈仰脸笑了笑，纯真的笑容像个小女孩。

“我们去钓鱼吧。”看卓尔在阳光底下发呆，陈锡文伸手邀她。

船停在水中央，洁白的云朵像能滴出牛奶，远方的山顶凝着银霜，它们倒映在海水里，被缓慢漂浮的水母一点点撞散。

陈锡文取了两把鱼竿，正要教卓尔如同抛线，却见她的鱼钩像熟练的水鸟一样轻快地落进远处，激起一层水花。

“林摇滚也教过你啊。”声音若有颜色，他的话语也许比这片海更蓝。

整个下午的垂钓，陈锡文都坐立难安，不如卓尔钓上两条鱼，一条太小，便放回海里。

约是划船累了，回去后，他连晚饭也不吃，就上床睡觉。卓尔帮陈妈妈拾木柴，也丢了些干松果进去，点燃了壁炉里的火。

“他喜欢你。”陈妈妈突然说。

卓尔却没有反应，陈妈妈见她闭着眼睛，脸颊通红，原来早已坐在火边睡着了。

壁炉边的墙出现一个人影，是陈锡文，他悄无声息像只猫，走过去把卓尔抱回床上，又回来，对洞悉一切的妈妈叹口气：“事情没那么简单。”

“你几时觉得有什么事很难？”

陈锡文丢了一颗松果进去，火苗窜高。“大概从认识她开始。”

何灿森占了她的整颗心，而后把这里变成沙漠，林摇滚占了沙漠里仅剩的一席绿洲，然后被风沙侵蚀殆尽，如今，她的心还有位置留给他吗?

“她需要什么？”

“我想，是一份简简单单，彼此信任，互相托付，不会受伤的爱。”

想着卓尔，陈锡文整夜未睡。

他的房间是玻璃顶，躺在床上能看到漫天的星光，他一颗一颗地数，数到一千来颗便发现数过的许多星星都不见了。

003>>>我只想你吻我

“起来看日出吧。”

天还未亮，陈锡文就推开卓尔的房间门，推醒她。

卓尔昏沉沉地跟他坐在码头的长凳上，守望着这片海的日出。近处的海，远处的海，海天一线的地方和天空都是不同的蓝色，深深浅浅，冷冷清清。

她转过头，看着陈锡文，欲言又止。

“你眉头锁得这么深干嘛？”他看她严肃的样子，感到有点不安，便开玩笑。

“我明天就走了。”

“这里太安静了吗？最近的一户人都要坐船十分钟才到。”他还在笑，可是手指却抓紧了长凳的边缘，一根木刺扎进指腹。

“我不希望你喜欢我。”

她并不是那么笨的人，陈锡文已经表现得足够明白，她不能假装不懂，安心享受他的好。

“为什么？”陈锡文站起来。“我们在陶波湖的两个星期，在南岛的一个月，难道没有一分半秒是打动你的吗？”

她望着面前的海，她冰川般冷而美的眼睛已是答案。

天空已经亮起来，可是太阳却依旧躲在远山后，他们没有选对地方，错过一场惊艳的日出。

她头脑清明，想明白了许多事情。“我以前以为自己什么都不怕，就横冲直撞，可是闯了祸，就只想着逃，逃到其他的城市，逃到新西兰，又从北岛又逃到南岛。而你最瞧不起的就是我这种人，只会惹事，不会承担。现在你喜欢我，可也不会喜欢太久。就像我喜欢何灿森，真正遇见事时，却又发现我们不适合，犯错时，我们帮不了对方，只会把错误加重。”

太阳终于在山脊处露出一半，照亮了山坡上的野山羊，三五成群地向红日移动。

陈锡文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出一块雕刻好的绿玉石，是抽象的鱼的形状，他初认识她时，一直叫她小鱼，是独属于他一人的称呼。

这是他在班克斯半岛的汽车营地买好的玉，一路上他都偷偷躲着在亲手雕刻。在毛利文化里，玉非常重要，是一片土地的生命石。

卓尔知道这珍贵的意义，看到他拿出来，愣住了，任他穿上线，系在她的脖子上，把新西兰的山山水水和他的爱情都留在了她的心里。

“你收下，但暂时不用答应我。我会证明给你看——余生里，如果只有一个人能让你相信，那一定是我。”

他抱住她，不允许她解下来。

“你们在干什么？”

小船近了，船上迎风站着的女孩衣袂飘飘，一袭海蓝色的长裙，只靠白色的羊毛短外套暖着单薄而动人的身子，像是化成人形的美人鱼。

于黛丽看到陈锡文抱着卓尔，喊一声，又催开船人快点，更近些，自己就抱住码

头的柱子，硬生生把船拉更近，慌不迭地踩着长青苔的木梯奔上去，把陈锡文拉得远远的，转头瞪着卓尔，连珠带炮开始攻击。

“我告诉你，卓尔，林摇滚你碰得，他不过是只肮脏的摇滚蝙蝠，和你这种父子通吃的女人恰恰配。但是陈锡文你碰不得，你的手那么脏，别污了他的才华……”

“黛丽，你怎么知道的？”陈锡文打断她，虽然心疼她对卓尔出言不逊，可是又和她相识多年，只能忍住怒气。

“我怎么不知道？”于黛丽冷笑一声。“卓尔给我发邮件说塔卡卡山的彩虹，我就知道你们在那。何日方一直到处在找她，是我告诉他去那里就能找到。而且我还猜到你既然带她去了纳尔逊，就可能带她来附近的哈维诺，你母亲住的地方！”

她越说越失望，气得泪水在眼睛里打转。

“这么个贱女人，你竟然带她来见你母亲！”

她失控了，一向精致如艺术品，不允许自己有一丝瑕疵，对他轻言细语，温柔多情，暗自庆幸这么多年，除了她，没有第二个女孩子陪在他身边。

于黛丽疾走几步，举高手，意图扇卓尔一耳光，手在空中被拦下，陈锡文扔开她，前所未有地愤怒，喊：“于黛丽，这里不欢迎你！”

她踉跄地退后，盯着他冷漠的眼睛看，带着可怜而委屈的笑，喃喃着：“不用你送。我自己走。”她决绝地转身，一跃入海，溅起激烈的浪花。

卓尔慌张地跑到边上，看于黛丽紧闭着眼睛，陷在幽蓝的海水里，不作挣扎，只慢慢地下沉。

“你怎么还愣在这里！”她慌忙催陈锡文去救人。

陈锡文转身就走，不慌不忙地说：“她就这脾气，她会游泳。”

海水里的于黛丽听见他无所谓的声音，猛地睁开眼睛，心一阵绞痛，奋力地朝没开远的船游去。

何必在这里自取其辱呢？

卓尔看着一个在海里游远，一个在岸上走远，只剩自己站在孤零零的码头，握着脖子上的玉，不知道如何是好。

“呜……”冬天的海水太冷，于黛丽没游太远便感觉到小腿抽筋，在海里失去了平衡，扑腾着浪花，虚弱地叫救命。

陈锡文听到出事的声音，飞快地跑回来，边跑边脱掉身上笨重的衣服，一头扎进水里，逆着海浪，惊惶地朝于黛丽游去。

她被救上岸的时候已无知觉，脸色白得透明，身体僵得像被冻住了。

“黛丽，醒醒。”陈锡文挤压出她腹部的水，看她仍是昏迷不醒，低头捏着她的

嘴，深吸一口气为她做人工呼吸，哺入丝丝冰凉的气息，再三反复。

于黛丽的手指动了动，她睁开眼睛，忘情地回应着陈锡文救命的吻。他想推开她，她却用了全部的生命在拥抱他，又爱又恨的泪水纷纷掉落下来，她哭着喊："陈锡文，我跳海，只是想你吻我。"

她咬破陈锡文的嘴唇，越爱越伤。

卓尔在旁看着，仿佛感觉到同样的伤。

陈锡文用力地推开于黛丽，抹一抹染血的唇，湿淋淋地站在卓尔面前，赤裸的上半身在寒风中起了鸡皮疙瘩，他想说什么，却不知道要说什么，只能希冀地看着卓尔。

卓尔脱下自己的外套，罩在他身上。

陈妈妈这时跑过来，用被子捂住于黛丽冰凉的身体，催促着三个人快些进屋。

004>>>我们一起面对好吗

回到屋里，陈妈妈找了自己的衣服给于黛丽换上，又帮她吹干头发，看得出她视于黛丽为女儿，两家早已交情匪浅。

于黛丽对陈妈妈的宠爱很得意，了无生气的眼神慢慢恢复了傲气。

"阿姨，你不知道锡文的设计可受欢迎了，每次都是出货量最高的。"

这些话，其实都是说给卓尔听，想让她知道两人的差距。

卓尔默默忍受着，她知道自己的人生很不起眼，一没有显赫的家世，二没有惊人的美貌，三没有丰沛的才华，四没有辉煌的学历，她不能与别人比光芒灿烂，可是她如果有10瓦的亮度，就不会只亮8瓦。

"哗啦……"

突然间，陈锡文把桌上的瓷器拂下地，一地碎渣滓。他掷一个小杯子到于黛丽脚边，吼："我告诉过你别说那些设计！要我模仿已有的流行，要我做千篇一律的甜美风格，要我考虑把成本和风险降低，这不是我的设计！"

卓尔想到在房车上被陈锡文一把夺走藏着的设计稿，想到他根本不喜欢模仿，挣扎着想要做自己真心喜欢的设计，却不能被于黛丽同意，禁不住觉得陈锡文有些可怜。

是要成功，还是要梦想？

陈妈妈没有说话，于黛丽默默地看着脚边的碎杯子，她站在碎瓷上，秀美的脚割出血，她不以为意，越是痛，越是平静，说："锡文。我慢慢在让你试着做完全原创的

设计，你上次做的罗马假日裙，我们也生产了，交易量很高。你这次的彩虹裙，如果能改简单一点日常一点，我们也可以生产……”

“生产？”陈锡文怒得冲进自己的屋子，拿出一条裙子，扔到于黛丽面前。

卓尔有一条原版的罗马假日裙，知道这应该是玫瑰色的绸缎裙，层层叠叠的手工褶皱，如花团锦簇，烘托着少女的柔美姿态。

可是地上的裙子没有精细的褶皱，只是把花朵立体效果的图案印在裙子上，大打折扣，与原版比起来粗制滥造。

“因为担心耗时过长，而且增加成本，所以批量生产时，你把它改成了这样？这样的裙子就算大卖，还是我的作品吗？”陈锡文步步逼近，于黛丽本来不屈不挠地和他对视，可是他眼睛里的火焰似喷出火舌，她终于头一低，瘫在沙发上。

“陈锡文，我学的是市场营销，我知道不是人人都穿得起那种高级定制一般追求细节的华服。当初定位的时候，我说得很清楚，市面上流行的东西，我们要马上做出来供货，价廉物美，薄利多销。我父母是投资商，我本来只要求你模仿和简化名牌设计师的新品，可是渐渐的，你很想做自己的设计。为了帮你，我已经劝我父母做了许多让步了……”

听着于黛丽的话，陈锡文像淋了一场倾盆大雨，火焰全被浇熄了。

卓尔望着他，想，既然他知道是这种设计任务，为什么当初还要答应呢?

他默默地走回自己的房间，一甩门，把自己关在里面。

一整天，大家都似乎说好了一样不出现。

陈锡文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于黛丽在沙滩上和狗玩丢棍子游戏，陈妈妈驾船去给邻居送生姜。

卓尔一个人留在大厅里，打开笔记本上网，收发一些电子邮件，看一些招聘网站，看还有没有工作机会。

她以为一封招生邮件是垃圾邮件，正要删除，可是想了想还是打开了。

信件内容是介绍基督城的坎特伯雷大学近日开设为其一个月的冬季班，教授传媒课程。

她正陷入沉思，陈锡文静悄悄来到她身后，看到坎特伯雷大学暑期班，忙说：“你不能去！何日方是坎特伯雷大学的交换生，你去说不定会遇见他。”

卓尔见他终于出来了，急忙回头，却见不过半天的时间，他竟然变得如斯憔悴。

于黛丽把话说得清清楚楚，他感觉到自己在卓尔面前已经脸面尽失，以前不可一世的骄傲变得可笑而荒唐。他不过是个以模仿而取得成功的设计师而已。

“你居然是新西蓝的设计师？好厉害啊！”陶波湖，她的眼睛熠熠生辉，轻轻地

捧起他的手，认真地看，发出一声声地赞赏，仿佛他的手是有魔力的。“不是人人都有这种天赋的。我以前也想画画，可是脑海里想到的东西，画到纸上，就很难看。”

他如何对得起她曾经的崇拜，如何恢复她眼中那个无所不能的陈锡文。

此时此刻，他不过是一个以贩卖梦想为生的可怜人。

“黛丽找到我，提出和我合作的时候，正是妈妈看上哈维诺沿海的这套房，却不敢买的时候，因为学设计很贵。可是从小到大，她艰难地抚养我长大，从没有对自己好过。黛丽给的分红条件很好，我鬼使神差就答应了……”他越说越小声，越说眼神越低。“你会不会看不起我？你会不会离开我？”

卓尔听着，口袋里的那块绿玉石，沉重如同整个南北岛。

她收不起，并不能要，已经取下来，准备他一出来就还给他。

可是现在，她开不了口，他曾陪她风风雨雨，她也应该在他需要的时候，撑一把伞，送他到雨过天晴的地方。

想到此，她心疼地握住他的手，温暖的目光细细打量着，他的手掌宽大，肤色白皙如月光，手指纤长如同青竹，中指的斜侧长着长期握画笔的茧子，却不损于他的完美。

“这只手，还是很厉害。因为它画出过罗马假日裙，还画出过塔卡卡山的彩虹裙，以后还有更惊人的创作。”

他的眼神因她的话而复苏，而骄傲，而勇敢。

“陈锡文，一直以来，你总是推我去面对，这一次，你不能退缩，我们一起面对各自的困难好吗？”

她知道，以前他是她的榜样，现在，她必须成为他的榜样，引领他向前走。

005>>>来惠灵顿好不好

陈妈妈驾船把陈锡文、卓尔和于黛丽送到哈维诺镇的港口。

陈锡文在港口的停车场找到自己的房车，于黛丽开门正要坐上去，他说：“黛丽，这里离车站不远，我不送了。”

于黛丽摔车门而去，两个曾亲密无间的创业伙伴渐行渐远。

陈锡文送卓尔到基督城的坎特伯雷大学门口，阳光如瀑布般倾泻在大地上，照亮光明的前途与勇敢的思想。

“你为什么非要来这呢？”

“因为，再过三个月，我就要回国了，没想到一年这么快。回国后，必然要面对，我不想回鹿汉后，又被他们打败一次。该面对的，我从今以后不再逃避。”卓尔笑一笑，有一点紧张，却又挺直身子，“你看，像我这种做惯缩头乌龟的人都敢了，你也敢重新开始创业吧！”

陈锡文点点头。“那读完冬季班，你打算干什么？”

“不知道。”卓尔恨不得剩下三个月都在这里度过，她从来没有上过大学，她喜欢大学，有别处没有的安宁和青春，和平和智慧。

“想好了告诉我。”

他是时候要走了，但是没走太远，又转身，看到卓尔还站在参天大树的底下目送他，她的身影显得那么小，像树下的一株小草，年轻而坚韧。

他突然大步地往回走，捉住她的手，焦急地说：“来惠灵顿好不好？”

“来惠灵顿好不好？”他反复问了她三次。每一次问得又急又快，连她的手都被他捏得隐隐在痛。

他的眼神像碎了一样。成年以后，他不曾低声下气恳求过别人，尤其是对女生。他没有对谁花过心思，而是别人努力地研究他，追逐他，渴望他。

可是他以往生命里的所有定律对卓尔都无效。他甘愿当保姆、司机、向导、朋友，并且乐不思蜀。

“来惠灵顿好不好？来我看得见的地方，我怕我再也看不见你。”他别过脸，不知为何眼眶会湿。

爱情使他盲目，卓尔使他重见光明，他又担忧黑夜的到来。

“惠灵顿很美的，是新西兰的首都，你知道它有个别称是风中之城吗？你会喜欢逆风走的感觉的。风阻着你前进，而你却拼命地向前走，每一步都像一次小小的较量。”他语无伦次地形容惠灵顿的海风，就怕自己描述得不够美。

可是卓尔已经看惯了新西兰的美景，只是一个“美”字无法促使她远行。

他松了她的手，低声说：“我也要去惠灵顿。我和于黛丽已经拆伙了。我想好要去惠灵顿的服装设计公司面试，重新开展自己的事业。”

“可以吗？”他轻轻地问。

他屏息等着她的回答，听到她犹豫了一下说：“好啊。”

他先是不敢相信，瞪大了眼睛，然后眼神一点点亮起来，整个人欣喜若狂。“那我在惠灵顿等你。不。你读完书后，我来接你。”

怕她反悔，他转身就跑，遇见一群鸽子，他就坏心地从它们中间跑过去，吓得鸽

群漫天纷飞，他仰着头，哈哈大笑起来。

“你为什么要去惠灵顿？”

一个瘦高的人影从树后面的长椅站起来，拍落一地的孤单，他每天都在这里等，等她来坎特伯雷大学，从来没有想过等不到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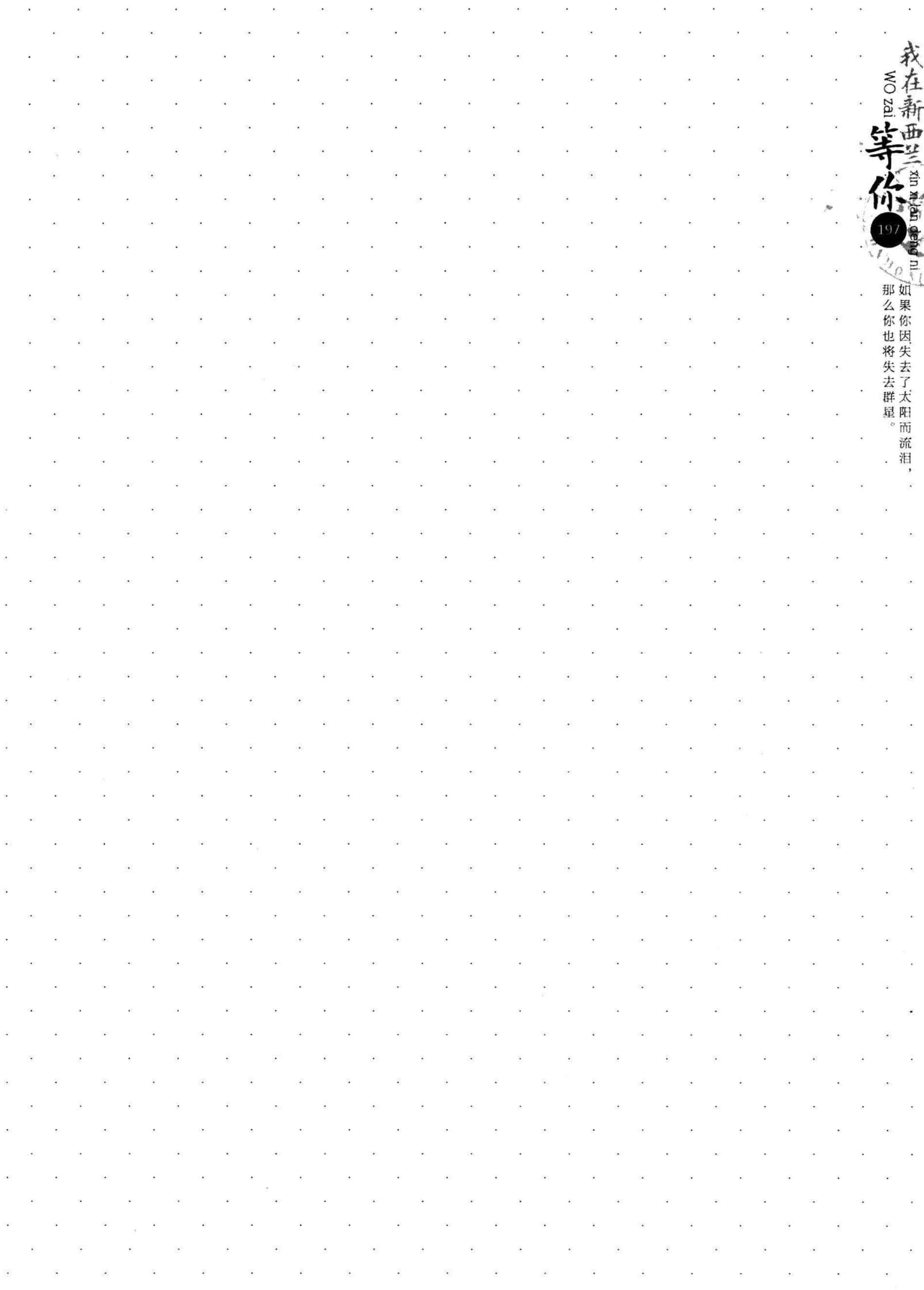
他无心听她和陈锡文的对话，可是又忍不住听得更仔细。

“我害过许多人，想帮一个人，何况他也帮了我很多。他现在只要专心做一件事就好，就是他的设计，我不想他为别的事分心。”她转过身，看到何日方，他穿着坎特伯雷大学的连帽衫。“坎特伯雷大学冬季班的信，是你发给我的是吗？”

因为她猜中了，他落寞的脸上有几丝慌乱，却又咬住唇不愿意承认。

“你知道我想读书，你总是很了解我。对不起，我们当回朋友，好吗？”卓尔叹口气，伸出手。来新西兰将近一年，她的手已经不再是当初那双女孩子的手，干多了农活，洗多了盘子，加上干燥的天气，她的手变得粗糙，一块块的小格子十分明显。

何日方看着她的手，没有握，像赌气一样转过身。“我们的关系不像朋友那么浅。”



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
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

第十三章 雪山的宝藏

他所有的痴情，都埋在了雪山下。

001>>>同班同学

坎特伯雷的冬季班以大众传媒为主题，第一周讲新闻报纸，第二周讲网络，第三周讲电视新闻，第四周是学习拍摄和剪辑。

卓尔所在的中国班有三十个人，学生主要是国内两所大学大二和大三的学生，分别由老师带队，课堂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两所学校的竞技场，老师们都催促着学生为校争光。

不意外的是，何日方也报名参加了，和卓尔坐在最后一排，看前面的学生踊跃回答问题。

分组时，因为其他人都是和同学组成一个小组，卓尔只能和何日方一组。

每天，老师都留有一些小作业，两人放学后就一起去图书馆写作业。

图书馆里，那些堆满书的书架就像沉思的智者一样，陪同埋头苦读的学子们一起思考。

卓尔和何日方总是固定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外边是恢宏的灰白建筑，象征冷静的智慧，看久了，心就静下来。

“好久没有和你做同班同学，一起看书写字了。”细微的感动在他心里发酵，越来越浓烈。

“嘘。”

卓尔伏在桌上，轻车熟路地看英文原书。何日方看她几乎没有停顿，眉毛始终舒展着，问：“你的英文应该比我好多了吧？”

“毕竟呆了快一年。”卓尔记下笔记。

“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他写下一个单词，递给她看。她看一眼，平静的脸愠怒地红了。

他根本不是想真的提问，只是写了一个以tion为后缀的单词，提醒她湖畔的吻。

他很快知道自己做错了，卓尔站起来，合上书，轻轻道：“明天见。”

她就是这样，回到基督城后，不慌不忙，寂静得像重生了一样，她无畏地站在他面前，接受他偶尔的试探，偶尔的责难，偶尔的温柔，却都不为所动。

何日方觉得更难受，仿佛他是她放下了的过去，轻如鸿毛。

他忍不住想陈锡文到底是做了什么，让她短短时间就变化这么大，为什么自己就做不到？

前三周很快在忙碌的学习中过去，第四周的第一堂课是一个矮矮的地中海男人执教，首先布置三个作业，第一个是拍摄坎特伯雷大学的宣传片；第二个是今年9月要举办新西兰的橄榄球世界杯，针对这一主题拍宣传片；第三个是构思一个真人秀节目，试录一小节，时长五到十分钟。所有小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项在一周内完成，于星期五在小剧院观摩评点。

卓尔和何日方商量了一下，决定选择第三个，感觉更具挑战性。

他们想了很多个构思，都觉得不够犀利，参考成功的作品，像美国地产大亨举办的职场真人秀《学徒》，又或者像黑人名模主持的模特真人秀《全美超模》，都非常具有戏剧性和话题性。

卓尔在校园里边散步边找灵感，看着有同班的学生只是支着三角架，用摄影机拍一下学校大门、接待处的猫、学校里干不同事的人群和教学大楼等等，剪一剪便成了学校宣传片，实在是比较敷衍了事的做法。

她并不是玩票性质地念念冬季班，事实上，当初外婆在高考前一天去世，何灿森同时分手，让她放弃了参加高考，一直是她很后悔的事情。

与许多的同龄人相比，她失去了许多，获得了许多。

现在重新有念书的机会，她又变成了高中时学英语的拼命三郎。

何日方看她吃饭也想，走路也想，睡觉也想，捏着她的脸颊逼她笑，劝她放轻松点。

“啪！”旁边长椅上的女孩突然扇了男孩一耳光，站起来就跑，边跑边喊：“早

知道你们这些人一个比一个坏，我就不该和初恋男友分手。”

卓尔盯着那个跑走的女孩子，皱着的眉头突然舒展开，她拉着何日方的手往教室跑，欢快地说：“快点。我有点子了。”

002>>>你现在是我勇气的来源

卓尔的想法是《重组恋人》，帮出现婚姻问题的男方或女方找到刻骨铭心的往日恋人，让他们生活在一起，验证是否会生活得更美满，然后再决定是否与原配离婚。

也许曾经再深爱的人，生活在一起还是有平凡的矛盾。因为得不到的往往才是最美的，得到了反而近看有无数的缺点。

导师听了他们的创意，一直叫好，说这一档节目可以把版权卖到不同国家，因为每个国家的人都能看懂，这是全球都存在的心理，。

卓尔借了摄像机，接下来就是找参演人员试拍片段，然后剪辑。她可以当摄影师，何日方可以兼主持和后期制作。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因为太兴奋，她一直忙到深夜都还在写台本，想把所有的事情做得尽善尽美。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节目选手，所以只能用演的方式。

她构思的节目内容是一对中年夫妇，妻子年轻时是学校的啦啦队队长，追求者众多，最终和一名橄榄球员共沐爱河，结婚生子。可是球员最后只是一所小学的体育老师，妻子听说曾经追求过她的书呆子，反而成为知名上市社交网站的执行总裁，于是常常后悔年轻时看走眼，埋怨丈夫无能，家庭危机越来越严重。

于是，节目组出马，找到书呆子，他也还记着初恋情人，同意参与节目，假设当年她选择了他，是和他结婚生活在一起。

没想到，在节目组二十四小时的拍摄下，书呆子觉得初恋情人已经不像当初那么美丽动人，而女人也觉得自己不习惯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想念两个孩子，想念和丈夫一起晨跑。

最后，她认识到，真爱还是在身边。

何日方看卓尔喝了一杯又一杯的咖啡，压住她的手说：“不准喝了！”又抬手摸摸她的黑眼圈，催促着：“你快去睡吧，剩下的我来完成就好。”

卓尔没有推辞，伸个懒腰就倒在宿舍的床上。何日方看她很快睡着，喝着她未喝完的咖啡，提笔继续写。

他改了结局，妻子最终被书呆子数十年如一日的诚意打动，和丈夫友好分手。

早晨，卓尔被一群鸟打架的声音吵醒，她看到何日方伏在桌上睡着了，手指还夹着钢笔，半边的脸颊印上瘦长的字迹。

“何日方，对不起，我夺走了你那么多东西。”她喃喃着，用指尖描着他清淡的眉毛，瘦削的下巴，不经意惊醒了他，吓得她赶忙收回手，抽出他胳膊下面的纸，看到他写的结局。

何日方睁眼看到她专注的样子，不假思索问：“你有没有想过，你和老何或者林摇滚或者陈锡文，都不如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快乐？”

她盯着纸，盯了许久，才说：“我觉得，用我的结局比较好。”

他闭上眼睛，倦怠地说：“让我再睡一会。”却怎么也睡不着，可还是装睡了两个多小时，直到排遣了心中的愤懑和忧伤。

关于拍摄的人物，卓尔找了以前的房东大妈帮忙。大妈一直问陈锡文怎么样，仿佛视他和卓尔已经成双成对。每问一次，何日方就会出点小差错。

他们的努力最终没有白费，从电视台请来的三位评委有两位都投票给他们，大加赞赏。

同时，导师也记住何日方，因为正式开学以后，他正好会开设何日方要学的课程。

一拿到第一名，卓尔想到的第一个人是陈锡文，他们现在是战友，都在为各自的未来奋斗。

她马上跑到教室外面给陈锡文打电话，他已经到了惠灵顿，开始四处应聘，卓尔相信以他的实力和名气，应该很容易找到心仪的工作。

等他恢复了骄傲，她才可以安心离开。

可惜事情并不如她所想。

陈锡文恭喜她获得第一名，却话不多，回答的节奏很慢。

在卓尔的再三追问下，他才说，因为他的履历上写着曾任新西蓝品牌的设计师。设计公司都先上网去查看他以前的商业作品，觉得许多服装模仿痕迹太明显，没有个人特色，都不愿意雇佣他。

“卓尔，我好想握着你的手，你知道吗？你现在是我勇气的来源。如果能握着你的手，我会好过一点。”他就像一个重伤患者一样虚弱，声音飘渺。

她抱着电话，心如刀绞，百味陈杂，却又无计可施，不禁眼眶湿了。

“还有三天了，还有三天我就能见到你了，真好。”他笑了，沉浸在幻想里，她乖巧地任他牵着，手心是他的温度。

冬季班的课程已经结束，剩下的两天是所有学生一起到皇后镇游玩。

上次环游南岛，却错过了皇后镇，现在算补了这个缺憾。可是卓尔一直想着陈锡文在惠灵顿找工作的情况，万千美妙的皇后镇也失去传闻中的吸引力。

崇尚冒险的小镇，壮美的峡湾和深蓝的瓦卡提普湖，看在眼里全不是滋味。同车的又是好奇心正劲的年轻大学生，一路上呼朋引伴，她并不十分习惯这样热闹的团队游。

虽然她是车里年龄最小的，可是心境却像是已白头的雪峰。

她捧着一杯焦糖玛奇朵取暖，沉默不语地望着窗外纷扬的大雪。

他们来的时候，皇后镇的雪正越下越大，不少人欢呼起来，喜爱这晶莹剔透的白雪世界。

街上许多人穿着滑雪衣，背着滑雪板，因这正是滑雪的梦想之地，山峦起伏，大雪压境，让人一眼即迷失在纯真的风景里。

卓尔刚下车，一阵呼啸的风雪欺得她后退，她抱住车旁的柏杨树才勉强站稳，呼出的每一口气都清晰可见。司机和导游忧心忡忡地望着蓝而白的天空，议论今天的气温已经达到零下几度，是罕见的低温，听说部分地区已经断电。

他们住在山上的一个度假村，许多间三角形的小木屋，洋红色的尖顶，开一扇小正方形的窗户，对着半山半水，可爱而怀旧。

度假村的主人脸上有毛利刺青，当晚提供的食物是传统的航基大餐，蔬菜和肉一起用滚烫的石头来热熟。

晚餐后，学生们自动组织了欢迎舞会。屋子里有篝火，所以大家都脱下了厚厚的羽绒服，女生许多带了旗袍，乍一看，还以为来到了旧上海某名媛的别墅里。

卓尔窝在沙发里，主人烟灰色的猫从她身上跳过来跳过去，就像在玩跳绳游戏。何日方坐在不远处，端着一杯杜松子酒。

有个穿碎花旗袍的女孩子坐到他身边，邀他跳舞，他想了想，没有拒绝，揽着她的腰滑入舞池，可是却一直望着卓尔，眼神迷离。

他的舞步很像何灿森以前爱跳的，连那举手投足间清疏旷放的韵味也相似，他不大笑，只淡淡一笑，他不打架，只爱看书，气质越来越沉静。

她受不了这种想法，跑到屋外，忘了带外套，又不肯回去，坐在木梯上，冻得抖抖索索地仰头看星空。

有个人一站在她身后，为她披上衣服，她就知道是谁。

“你变了。”

“变成老何这个样子，你是否会喜欢点？”

少年温润如玉的面庞，夺走了她全部的呼吸。她一直觉得亏欠何日方，曾是他的女朋友，又变成他父亲的学生恋人，曾让他父亲带自己私奔，曾夺走了他家仅剩的所有钱。

可他不说一个“恨”字，仍像当年湖畔坏笑的少年，教会她人生的初吻。

她抓起旁边的杜松子酒，仰头灌下去。“何日方，我不喜欢你，现在的我不够资格喜欢任何人，每一段感情到我手里都是悲剧，是我自己一直在犯错。”

宿醉的卓尔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头痛欲裂，听到远处一直传来同学欢喜的尖叫声，每个人都像企鹅一样在雪上自在地滑行。

门一开，何日方端着荷包蛋和烤香肠进来，摆在她床头的小餐桌上。

“你没有去滑雪？”

来到新西兰后，他为了找她，从没有好好停下来游玩。

“无所谓。”

他枯坐在床头，望着正方形的小窗户，喧闹而热情的美景进入他的眼睛，都染上淡淡的悲凉。

卓尔真希望有人能触怒他，让他恢复少时的轻狂，冲上去就挥拳打一架。

她掀起铺盖跳起来，拉着何日方往外跑，喊：“我们去滑雪。”

今天还是大雪飘飘，卓尔租了明黄色的滑雪衣，何日方租了灰绿色的滑雪衣，教练教导两个人滑雪的技巧，要注意控制身体的平衡。

卓尔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无法控制腿部的力量，越滑脚越开，总是向后仰，一屁股坐在地上。何日方不多时已经掌握技巧，像燕子一样穿梭自在，故意在卓尔面前滑来滑去，惹她郁闷不已。

“我们再多练一下。”何日方忍着笑，劝卓尔再站起来。滑雪场里，有个比卓尔还晚学的小胖子现在也学会了，每次经过摔倒的卓尔就要笑得特别大声，咯咯咯，就像一只打鸣的公鸡。

卓尔备受刺激，居然突飞猛进，看到小胖子在弯道摔倒了，就飞速滑过去，弯着腰指着他哈哈大笑，再扮个鬼脸，飘飘然地走了。

和何日方滑到少人的山尖，向下俯视云海间的山湖，恍恍惚惚觉得自己凭虚御风，似遗世独立，忍不住感叹：“只有站到这样高的地方，才觉得自己以前扭扭捏捏很可笑。”

一边是峭壁仙境，她拉住何日方的手，单纯得就像雪，祝福彼此：“我们放过自

己吧，以后，重新开始各自的生活吧。”

“嗯。”何日方抱住她，闭上眼，却在利刃一般的风雪里，低头强势地索吻。

“你干什么？”卓尔生气地推开他，他向后仰，眼看要掉下去，她又慌乱拉住他，两人顺势向后一倒，一起倒在厚厚的雪里。

他伏在她身上，垂下头，她别过脸，耳边摩擦着他沙沙的声音。“即便我从头来过一百次，我还是选择你！”

他钳住她的下巴，逼她看他，坚决的眼神隔了许多个日月也依然如初。他抱着即使触怒她的决心吻下来，卓尔用力地踢开他，喘着气说：“陈锡文今晚会来接我。我要跟他去惠灵顿了！再见！”

她爬起来，踉跄地逃跑，却又一把被他拉回来，迎上不屑的笑容，他的眉毛上也堆积着雪，像一具冰雕。

“你以为他就是唯一的好人吗？他有没有告诉过你林摇滚的消息。”

挣扎着的卓尔一下子僵住，屏息望他，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残忍，说得极缓慢，极磨人。“于黛丽告诉过他，林摇滚是因为父亲贪污被调查，所以才想拿到新西兰绿卡转移财产，不过后来他又放弃了，回国料理父亲入狱后的家事。”

他贴近她的脸，凉得惊人，像死去了。

“他没告诉你对吧？卓尔，你所相信的爱情，总是水中的倒影，风一吹，草一动便散。”

她的泪水怔怔掉下来，他吻她的泪水，又自责，又高兴，一厢情愿地承诺：“可是我喜欢你不会变，它不会像太阳一样遥远，不会像一年四季那么容易变化，它是你脚下的土地，你摔得再重，我都会接住，你流下的每一滴眼泪，我都会长出一朵玫瑰。”

她的泪水越来越多，他的吻落得越来越急，越来越密。

她突然叫一声，推开他，用力地扯掉脖子上的玉，扔到地上，一会儿就被白雪埋葬。

她一撑滑雪杆，从斜坡上疯狂地疾速滑下去。

004>>>我累了

七点，八点，九点……卓尔一直在等，陈锡文为什么还不来？说好了今天冬季班散会后，就会准时出现来接她。

她不是渴望见他，她只是渴望与他对质。

他明明见过她因为林摇滚无故离开而闷闷不乐，而失魂落魄，而大病一场。

他明明说过："余生里，如果只有一个人能让你相信，那一定是我。"

可他还是选择了隐瞒。

有时候她宁愿自己活得糊涂一些，不要把世界看得那么清楚，原来甜言蜜语不过是裹毒的糖果，原来心心念念的少年不过是高明的骗子。

等到十点，她终于等不住，拨通他的电话，答话的却不是他，是一个温和的中年妇女，遗憾地说："对不起，他出车祸了，现在昏迷不醒。"

卓尔放下电话就往外跑，风雪吹着树枝像鬼魅一样乱舞，在窗子上撞出噼里啪啦的恐怖鞭打声，她步履不稳，踩上雪便滑倒，看到一双靴子，然后看到何日方，拦住她，指着被大雪覆盖的车子说："今晚暴风雪封路，连机场都暂时关闭了，可能陈锡文来不了。"

"他来了！"卓尔六神无主，语无伦次，如果不是他扶着，她一定跌倒在雪里，任大雪掩埋。"他在经过雪山的途中出车祸了，被送到附近镇上的医院。"

她望着山下的皇后镇，以往街灯如明星，今天却有一半都断电，陷入黑漆漆的恐怖里。

大雪一直在持续，到了第二天，山上的信号断了，卓尔一直试图联系医院，却总是忙音。她试图开高价，打动一个司机冒险开车下山，可是司机说雪太滑，车子不受控，而且前方的路被刮断的大树挡着，走不动。

她被困在山上，其他人觉得是有趣的经历，彻夜地讲鬼故事，卓尔把爱赖着她的猫赶下去，烦躁不安地看着窗外银装素裹，祈祷大雪快点停下来。

大雪在第三个晚上终于停了，已经膝盖那么深。破晓，穿荧光黄的衣服的马路救援队开始去整理阻路的断木和雪，居民也开始自发组织去铲雪。十点左右，明亮的太阳破云而出，接下来的天气更冰，因为化雪的时候是最冷的。

湖里汇入干净的雪水，像梦一样清澈。

信号终于有了，卓尔懊恼地打电话，可是接通后，她"喂"了一声，便被挂断。再打，便是忙音。

她去山下的租车公司租车，开着一辆老式黑轿车上路。何日方要送她，被她拒绝，她塞给他一个薄薄的礼盒，请他在她离开后再打开。

他独自站在萧索的街头，松枝上的雪抖落下来砸中他，像是意外的雪仗。

这是他们在新西兰的最后一面，他目送她千山万水去找别人。

他已经痛得没有任何感觉。

等她走远了，他才打开礼盒，发现里面是当年那张银行卡。他找了一个BNZ的取款机，看到当年的数目没有任何变化。她从未动用这笔钱，只是把它冻结过，作为资产证明申请新西兰工作度假签证。

卓尔匆匆开车，路还是有些打滑，有时差点翻到山下，她吓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她在赶往基督城和皇后镇中间的小镇。

她猜，因为皇后镇机场停运，陈锡文应该是从惠灵顿飞到还在正常运转的基督城，然后租车开往皇后镇，可是却在雪山上发生意外。

唯一一次接通的电话里，护士说车被撞得像被绿巨人踩过一样，但他的情况并不算严重，没有骨折和明显外伤，只是脑震荡，暂昏迷不醒。

可是她仍然担心得要命，不敢想象他浑身是血的样子。

她开了三个小时的车才到小镇的医院，问大厅的护士陈锡文在哪，匆匆地跑上二楼，气喘吁吁地推开门，看到一副温柔的画面。

少女扶着少年，一边神采飞扬地和他讲笑话，一边喂他吃葡萄，用拇指抚去他嘴角的葡萄汁，看他勉力吞下去，开心地笑起来。

这一幕，虽然陈锡文看上去不像于黛丽的男朋友，但是于黛丽像足了陈锡文的女朋友。

卓尔站在门口，竟然觉得自己踏不进去。

于黛丽轻蔑地笑一声："你来了。"陈锡文目前反应还很迟钝，慢慢地顺着于黛丽望向她。他头上蒙着纱布，两颊乌青地陷下去，比她想象的更瘦。她几乎认不出他，这还是那个天神下凡一般的陈锡文吗？他就像一根稻草，一折就弯，一点就燃，一吹就倒。

于黛丽一点也不担心卓尔和陈锡文独处，她信步走出去，优雅的红底高跟鞋踏出优美的节奏。

他们之间竟向无话可说一般，对望着无语凝噎。

卓尔摸摸他额头的乱发，那些毛躁的头发也像失去了生命力，变得像冬季吹垮的枯枝，失去了光泽。"你还好吗？"

"今天星期几？"

"星期四。"

"我星期天晚上来接你，出了车祸，翻车的瞬间，好莱坞撞车爆炸的场面一直轮放。我以为自己大概要粉身碎骨了，可是居然没有大碍，车毁得像垃圾一样，我只是昏了过去。那条路几乎没有人走，我困在车里一个多小时后，几个徒步翻山的人发现了我，把我送到医院。"他别过眼，看窗外起伏的山峰，仿佛它们都比她有情。

星期天隔着星期四有四天。

“护士说当晚她就通知你了。”他的眼睛空空的，什么感情都没有，他就像一具美丽的皮囊，让人觉得彻骨的害怕。“我第一眼看到何日方的时候，也觉得能够理解为什么你会喜欢上何灿森，若他们父子很相像，何灿森一定是个很出色的男人。你去坎特伯雷大学读书，我很担心何日方会缠着你，结果，他果然把你多留了四天。”

“不……不是这样的……”她试图解释皇后镇的山区后来封路和断信号，可是看到陈锡文嘴角抽搐的笑容，又觉得没有力量去抗拒他濒死时的猜测。

“我第二天晚上就醒过来了，我没想到自己居然活过来了，当时只想到你，可是我睁开眼睛，握着我的手，叽叽喳喳陪我说话的人却是于黛丽。在我心里，任何人都不可以胜过你，可是为什么，她却早到四天？”

他的嘴唇很干，卓尔递水给他喝，他却推开了，像是不想接受她一丁点的好，又渴望接受她全部的爱。

“我累了。”他拉起床单，罩住自己的头。

卓尔看不见他的脸，却见薄薄的被单上沁了两滴湿润的水珠。

病房很安静，连他的哭泣也很静。

他所有的痴情，都埋在了雪山下。

005>>>是你，不是她

网络上很热门的一个视频是美女吵架，各种话骂不绝口。

夜晚的护士在偷懒看手机视频，卓尔经过，无意瞄一眼，一下就看出那是于黛丽。

听说陈锡文车祸的消息后，她匆忙搭最快的一班飞机赶来，因为那趟航班只剩最后一张票，她便跳起来和一个健美教练吵起来了，最后泪洒机场，终于抢到那张机票，被候机的旅客拍上来，上传到网上。

星期天的晚上，她就到了医院，医生说对昏迷的病人说话有帮助，她就整天整夜像只蚊子一样在陈锡文的耳边嗡嗡叫，一直到第二天，她嗓子哑了，陈锡文终于醒过来，愣愣地看着她，红着眼睛说：“于黛丽，是你，不是她。”

他醒来的一瞬间，极度想看到的是不顾山长水远，千难险阻，心急如焚奔赴到他身边的卓尔，证明在她心里，他虽然没有扎根，却已经存在。

只可惜，她令他失望了。

化雪过后，冷了不久，天气就迅速回暖过来。这个小镇上已有一些破冬的绿意，珍惜它的居民给瘦弱的木枝穿上了彩色的毛衣，让人看着心情格外愉快，往昔的阴霾一扫而空。

这些天，陈锡文也精神了不少。

不过和于黛丽一起照顾陈锡文，卓尔感觉很怪，于黛丽像是刻意唱反调，凡是她说的，于黛丽都觉得不对，要换个法子来。

幸好，他们马上要出院了。

租车有保险，钱方面顾虑不多，但是可能会被控大意驾驶。这次雪山车祸，勉强算平安结束。

于黛丽本来该回奥克兰，但她执意送陈锡文回惠灵顿。

陈锡文收拾行李时，抱起电脑，想了想，打开网络查邮件，不过最后还是失望了，依然没有一封录用信。

一个月过去了，他在惠灵顿还是没有找到工作，回到惠灵顿，要怎么办？

无人敢提这个话题。

基督城飞惠灵顿的是架小飞机，在空中颠簸不已，大病初愈的陈锡文对这种颠簸很敏感，皱着眉红着脸，抱着袋子呕吐了几次。“快到了。”卓尔拍着他的背，从窗口看到飞机已经支起滑轮，不过他们还在库克海峡的上空，她猜难道飞机是要在海面迫降吗？

原来惠灵顿机场靠海，飞机越过海面，很快降在灰白的跑道上翩然滑行。

机舱外海风狂野，一出去便听见猎猎作响的风声，果然不愧是风中之城，一年几乎每天都在刮风，不晴朗的日子，惠灵顿显得坚强而冷漠。

于黛丽压着头上的贝雷帽，逆风艰难前行。卓尔帮陈锡文挡住风，却被他抓到自己身后，他走在前面，拉着卓尔，倔强地向前走。

于黛丽主动拦了辆的士，驶向陈锡文临时租住的家。

天昏沉沉的，街头有一些不怕冷的兔女郎在发酒吧传单，加长轿车上下来的女舞者尖叫着捂住被风吹起的裙摆，许多人在风中没有缩着脖子，而是昂首挺胸大步向前，享受来自每一步的挑战。

陈锡文住的街区有许多大胆的涂鸦，他的房子在负一楼，天花板很低，连卓尔的身高都觉得略微压抑。好在有上方的天窗，而且陈锡文还在墙上画了一扇橱窗，描绘惠灵顿女孩的衣橱，稍微缓解了空间造成的视觉压力。

狭小的空间里，于黛丽不知道要坐在哪里，花苞短裙下露出修长美腿，一会交

叠，一会分开，显得局促不安。

“你怎么住在这种阳光楼？”她忍不住问。

所谓阳光楼，就是负一楼，专门开一个小窗，让阳光落进来，勉强照亮室内。

陈锡文不答，不悦地下逐客令：“你现在送我回来了，可以走了吧？”

于黛丽没有争执，白卓尔一眼，喊：“卓尔，送我一下。”

卓尔知道于黛丽把自己叫出去肯定是有话说，没想到，她招了一辆的士，去逛名牌店。

卓尔身边从来没有人有这个经济实力或者喜欢逛名牌店，踏进皇宫般的名店的刹那，她发现自己还沾着泥的球鞋格格不入。

于黛丽像是常客，气定神闲地慢慢逛，而且颇挑剔，似乎许多都不合她意。看中一双鞋后，她坐在皮质沙发上，贵妇般慵懒地靠着，一个店员正在从分店调合她尺码的鞋子，另一个店员就端了一杯香槟和甜点放在她面前。

卓尔光秃秃地站着，浑身不对劲，每个细胞都紧张地保持高度警觉，总觉得许多目光不经意地扫过她，似轻慢，似嘲弄。

卓尔瞪回那个不礼貌的店员，她坐到沙发上，什么也不想。

时间就像拔河一样。店员终于拿来小尺码的鞋子，单腿跪在于黛丽面前，为她试鞋。

“好像不合适。”于黛丽纤纤玉足钓着鞋，荡了荡，后跟有些空。

她递给卓尔。“你穿穿看。”

那是一双白色如莲花的高跟鞋，鞋子一侧的曲线，像花瓣一样柔美，显得女人的脚越纤细，越皎白，越性感。

卓尔只当于黛丽是挑衅，脱了球鞋放在一边，拒绝了店员的帮忙，自己穿上去，她仍不习惯这么高，可是这双鞋确实能让每个女人心动。

她凝视的目光，已有了惊艳的欣赏。

于黛丽点点头，说：“真好看。买了吧。”

卓尔脱下鞋。“你明知道我买不起。”说这句话，她并不觉得丢脸。

于黛丽笑了一声，把卡给店员。

“我送你。”

“谢谢你的好意。我会扔掉。”

“你知道吗？这是陈锡文最喜欢的设计师品牌。可是你连这里的一双鞋都买不起。你在这里，就像混进天鹅里的鸭子一样扎眼。这样的你，凭什么可以帮助陈锡文？”她舒适地坐在沙发里，像女皇一样审视寒酸的卓尔，见她仍然很有骨气地面不

改色，转而道，“陈锡文现在找不到工作，我愿意说服我父母，开设高端定位的子品牌。”

卓尔眯眼看她，这必然有条件，看她朱唇轻启，笑得千娇百媚。“只要你如期离开新西兰。”

10月24日，卓尔就呆满一年了。

卓尔像听到笑话一样摇头笑着，令于黛丽脸一沉，不满地问：“你在笑什么？”

“于黛丽，你错了。我不是薇薇安，我不会死皮赖脸地留在新西兰，我只是经过这里，度过一段成长期。10月份，我会如期离开，却不是作为我和你的交易，因为我相信陈锡文可以凭自己东山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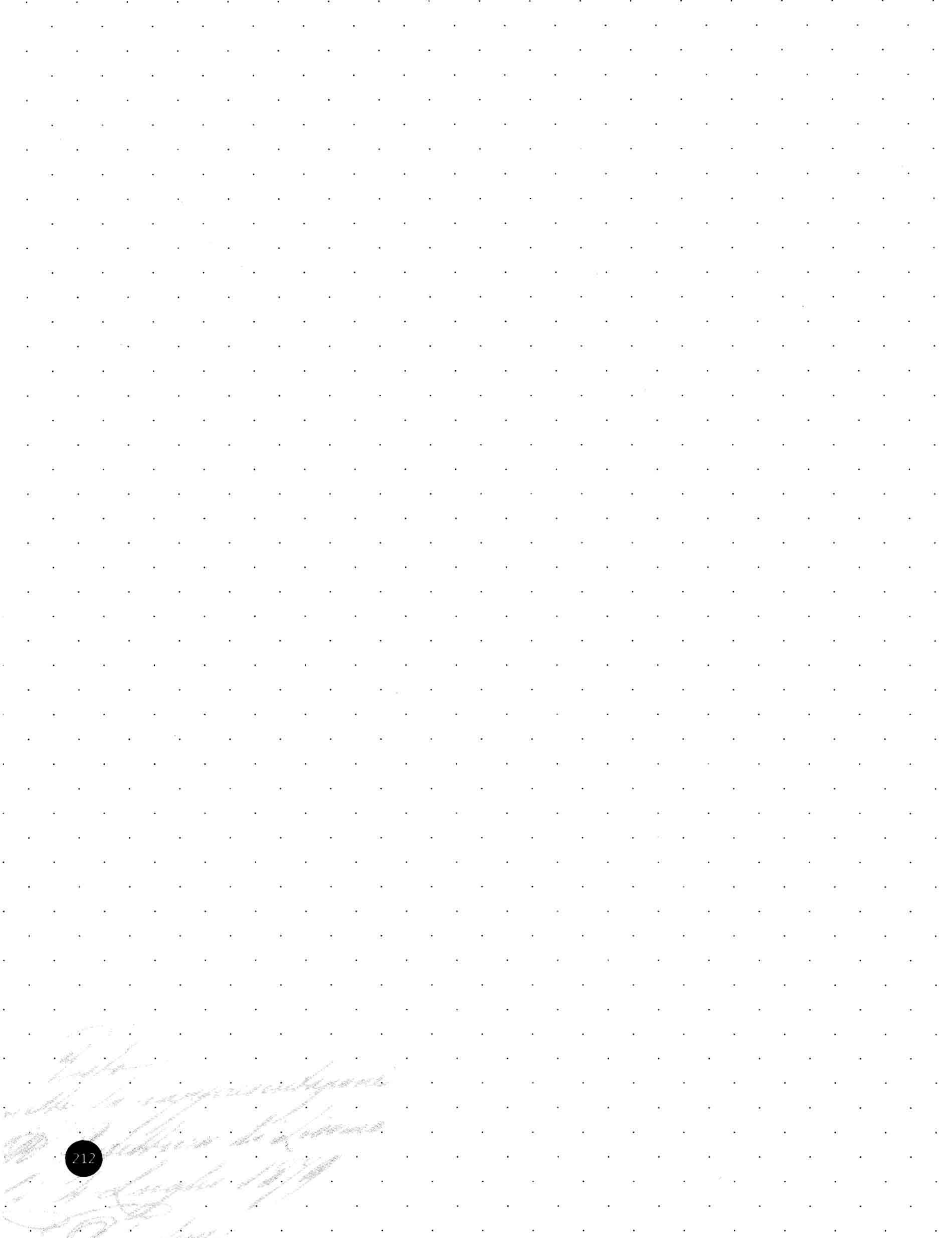
她转身便走，自信地大步流星，撞上一个匆匆进来的男人。

“我不放心，跟过来。”

陈锡文把卡递给店员，躬身如王子为卓尔换上那一双白色的美鞋，后又摸着她的脸颊，微笑着说：“这一双一定很配我送你的罗马假日裙。”

这个男人，住在负一楼的阳光楼，暂无工作，事业停滞，刚刚车祸，等不到她。但是在别人轻慢她的时刻，他仍然站在她面前。

这一刻，卓尔知道无论他说过什么谎，她都不会介意。在他跌进谷底的期间，她会一路坚持支持他到底。



第十四章 风中之城

我喜欢逆风行走。

001>>>你是我的阳光

卓尔和陈锡文合租了负一楼的阳光楼。如果碰上阴天，屋子便会很暗。卓尔在房间多布置了一些镜子反射灯光，把房间调亮了不少。

她在房间里忙东忙西调镜子的角度的时候，陈锡文突然哼唱起："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你是我的阳光，我唯一的阳光，当天空灰暗时你能使我快乐。)"

这首歌的曲调很简单，他唱起来别有味道。

可是真正的阳光并没有洒进生活，陈锡文找工作仍然很不顺，这世界并不缺有才华的人，只是缺施展才华的地方。

在这时，他的笔记本又恰好坏掉了，也许上一次撞车时就有受损，只是勉强拖了一段时间才表现出来。

当天，他刚结束一个面试，看到他的履历被扔到垃圾桶里，深深觉得受到侮辱，回家又发现笔记本坏了，里面有许多设计稿不知道能不能复原，他默默地踢了一脚墙壁，又像没事人一样继续看书。

卓尔把上次买的鞋放到桌子上，陈锡文防备地盯着她，问："你要干什么？"

"我们把它退回去吧？"卓尔打开鞋盒，从绸缎里捧出那对美丽的鞋，她还没有

穿出去过。

“不行。这是我送你的！”陈锡文扭过头，坚决拒绝。

卓尔蹲在他面前，仰头。“陈锡文，我不需要你送我昂贵的鞋子，这份礼物很珍贵，不是因为它是很有名的牌子，而是因为它是你为我挺身而出的瞬间。现在，我更希望看到你用一台新的笔记本，马上继续工作。”

陈锡文抓住她的手，既感动又自责。

和于黛丽拆伙以后，新西蓝品牌每月的大笔进账不用再给他分红，他还要和妈妈一起承担哈维诺房子的房贷，以前剩下的钱必须存着备用，所以他才住进阳光楼。

想一想，他曾经风光无限，大笔挥金，是人人崇拜的首席设计师，现在，却连一份工作机会都找不到，节衣缩食，这份巨大的落差，几乎把他逼疯。

“谢谢你这个时候依旧支持我。”

“没关系。你忘记以前你也是这样支持我的？”

第二天，卓尔就把鞋子退回去，买了一台新的笔记本电脑，从中餐馆打包炒饭，竟然从收银员那里问到现在在招外卖员，她马上报了名。

回家推开门，她看到陈锡文点燃了蜡烛，在烛光中笑意盈盈。

“我找到工作了。”

“我也是。”

没有想到好运气来得这么快。

晚餐后，陈锡文带着卓尔散步去看他上班的办公楼，塔型的艺术设计大楼，点亮了十束直线条的金色灯光。他在二十三层为一个高级定制设计师当助手。

卓尔兴奋得像个乡巴佬，在大楼面前自拍无数次，回家后又燃放仙女棒庆祝，晚上睡觉，一直傻乎乎地喊：“太好了。”

她终于放下心，准备签证期满的事情，每天查一下航空网站，看有没有推出特惠打折机票。于黛丽说得没错，她10月下旬就得离开新西兰了。

这是最后一段日子，她为陈锡文打气加油。

每天早上八点半，陈锡文先载卓尔去上班，然后再自己去上班，告别的时候一定会都会握拳，喊三声：“加油加油加油！”

卓尔踩着单车送外卖，对惠灵顿的街道很快熟了。同店的另一个外送员是踩滑板送，卓尔觉得这样酷多了，就趁店里没生意的时候跟他学。

“Kenny。过来。有单。”老板招呼着他去送宫保鸡丁的外卖，卓尔听到地址，那不就是陈锡文工作的地方？于是赔笑抢走单，说她去送。

她现在可以在平地上滑行，但是要高招到跳起来，然后踩着继续滑，她还不会那

些花式动作。

像在惠灵顿这样的大风里，踩着滑板迎接更爽烈的风，她斜挎着一个保温的外送包，给自己取名为风中奇侠，并且乐在其中。

艺术设计大厦的地板上就是很抽象的图形，卓尔咂舌，走到电梯最里面，默默注视着前面西装笔挺的男人和优雅精致的女人，想到陈锡文就是这样时尚大军里的一员，她便觉得自己相当骄傲。

二十三层的办公室是素白的现代风格，前台的接待员穿着一款经典的小黑裙，签收了外卖。

卓尔想找陈锡文给他一个惊喜，问：“请问陈锡文是在这里上班吗？”

前台小姐摇摇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员工。”

卓尔又问了一下他的英文名，可是对方还是摇头，重复：“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这个员工。”

刹那间，卓尔似乎捕捉到什么线索，慌张得跑出来，使劲地按电梯，嘴唇颤抖着，一直喃喃：“不会的。他已经上班一个月了。”

意识到已经一个月了，卓尔无力地靠着电梯墙，透明的玻璃倒映着她涣散的双眼。

跑出大厦，她连滑板都踩不稳，只能抱在怀里，拔足狂奔，拼命地想甩掉那一个念头。

卓尔气喘吁吁地坐在喷水池边缘，抖抖索索地摸出一枚硬币，也不管这不是许愿喷泉，就向后抛去，闭着眼许愿：陈锡文绝不会撒谎，他一定被录用了！他不会假装上班！

她睁开眼睛，颓然地滑倒在地上，看到对面的长凳上坐着一个年轻人，他穿着英伦风格的长风衣，也许已经坐太久，他驼着背，木然得像了无生气的雕像，肩膀上停着一只大胆的小鸟，歪着头啄自己的翅膀内侧。

张开的翅膀搔到他耳朵，他慢慢地抬起手，轻轻地拍飞它，继而依旧保持一动不动的姿势，凝视着过路的人群，偶尔看到穿着特别出色的，眼睛就微弱地亮一亮。

卓尔拼命抽回自己的目光，低着头极尽所能地避开他的视线，弓着身狂奔。

她不小心撞上喷泉的石雕，“咚”一声倒下。

一些路人好奇而担心地望过来，包括他。

卓尔只被陈锡文看一眼，便觉得从头到脚都冰了，她肿着额头，咬着牙，恨不得跑得比风很快。

她多么希望什么都没有看见。

手机收到一条新短信，她摸出来看。

“你都知道了？”

手一颤，她无所适从地把手机丢出去，被来往的车辆压得分崩离析。

她蹲下来，再也跑不动了。

“你都知道了？我没有找到工作。你跑什么？不想看到我这么可悲的样子吗？是！我也觉得自己很可悲，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住在阳光楼，连笔记本电脑都要你卖了鞋送给我。我还是陈锡文吗？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她抱住脑袋，无法删除他嘲讽的一段话。

002>>>那才是对我的轻视

陈锡文很晚都没有回来，卓尔在家等不住。

今夜刮的是南风，从南极来，许多大树抵挡不住强悍的风力，摇得吱吱嘎嘎。

卓尔在外面找了一个多小时，却像蜗牛一样，只走了很短一段距离，有时甚至被刮得连退几步，抱住一棵大树，勉强稳住，踮脚翘望，脑海里不停地浮现陈妈妈的话：“锡文从小就很独立自信，也许摧毁过父亲的权威，一个孩子便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到目前为止，他的人生一直很顺利，可是这样反而让我担心，如果哪一天，他遇见一次重大的否定，会不会崩溃。”

想到这里，卓尔加快了搜寻的速度，终于在靠海的街道找到陈锡文，他只穿着一件短袖的T-Shirt，拉着沿岸一条绳索，紧抿着唇，步履维艰，一路逆风前行。

他没有目的地，只是不停地走。

沉沉的黑夜里，他与风较劲，一张偏执而不屈的脸，就像是疯狂的唐吉可德，有时风太猛，刮退他几步，他吊着绳索，喘着粗气，歇一小会儿，站起来又继续走。

“陈锡文。”卓尔呼喊着他，大风把声音吹歪，他在就近的海岸，竟然完全听不到。

卓尔朝他跑去，沿海的风比任何地方都要更猛，她拼命地跑，又无助地后退，始终无法追上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着魔一样地逆风走。

她学他拽着冰凉的绳索，一步一步往前拉。

惊涛拍岸，她吓得心惊肉跳，急得快要哭出来，再次大喊：“陈锡文，你不要走了。”

这一次，他终于听到她的声音，应声回头，一双没有焦距的眼睛望着她，空洞洞的。

一阵猛风，他没有拉稳绳索，脚步踉跄地朝她扑来。

卓尔扶起他，这样冷的天气，他竟然大汗淋漓，汗湿了整件衣服。

“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找工作。”

“我几乎投遍了所有的设计公司。”他的声线虚弱，皮肤白得像铂金，无所适从的眼神如同初生的吸血鬼，令卓尔不知道如何才能拯救他，只能握住他的手，说：“我们一起走吧。”

陈锡文推开她，面朝大海，风云变色。“我看到你最近在查回国的机票，新西兰航空正在推出特价票，可以买了！”

“但是我今天打算申请延签，多留一阵子。”卓尔狡辩。

陈锡文邪魅地笑起来，就像一只妖精，看透人的心事。“为什么？因为你同情我现在过得太惨，所以留下来是不是？我不需要你同情我！”他盖住她的眼睛，推她走。“你走！我不要你看到我现在这个落魄的样子。”

卓尔没有被他赶走，反身死死地抱住他。“陈锡文，你以为这样是对我好吗？你想藏到我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奋斗，等成功了再回来？可你想过没有，你一意孤行把我推远到安全的地方，我却愿意陪你站在暴风雨最猛烈的地方，和你一起承受生活中的那些不如意，愿意让这些灾难把我们连接得更紧。所以，我不需要你自以为是的庇护。对我来说，那才是对我的轻视！”

她的眼睛在发光，也在流泪。

陈锡文脸上也流满了泪，对着月，像一颗颗珍珠。

她替他擦泪，轻声问：“认识那么久，你只准自己陪我度过雨雪交加，就不准我和你一起扛下大风大浪吗？”

“对不起，我没有轻视你！”

他扶着卓尔牵住绳索，一前一后，挺拔如百十年来的建筑，奋力地朝前走，卓尔起初觉得冷，后来也觉得浑身出汗，脱下外套，竟然就这样走了一整夜。

当新的一天来临，陈锡文打包了作品，去集市上摆摊卖衣服，卓尔也在下班后，挨家挨户地问服饰店，能不能把他的作品放在店里寄卖。

和于黛丽拆伙后，他建立了新的品牌，Echo，卓尔的英文名，谨以此感谢卓尔对他的支持。

不久，好消息传来。一家寄卖的店里，有一位大方的客人买下了所有陈锡文设计的衣服。

陈锡文感恩不已，向店员打听那位顾客是谁，店员只记得是位年轻的金发美女，看到他的衣服爱不释手，并建议他可以送更多的衣服来。

受到难得的欣赏，陈锡文每天的创作灵感源源不断，卓尔每天回家都看到他淹没在不同的布匹里，兴奋地挥刀裁剪。

其他店都没有太大的收获，陈锡文改把所有的衣服都寄放在那一间店里，上架不久，总会很快被同一位金发美女买走，令他十分想见她一面，亲自致谢。

来往次数多了，他和店员的关系也不错。店员总结出她喜欢在每周日的下午来这里，也许凑巧可以碰个面。

周日下午，陈锡文坐公车匆匆赶来，他到后不久，门一开，一阵狂野的紫毒香扑鼻而来。

店员一喜，说就是这个了。

陈锡文暂时不打算和她相认，一边假装店员整理货架，一边偷偷地观察她，她是身材曼妙的女生，自信地露出乳沟，穿着豹纹的紧身裙，金色的大波浪与红唇搭配出一个尤物形象。

她选衣服很快，一看到是他设计的衣服品牌，就马上拿下来，通通递到柜台结算。

陈锡文走过去，到嘴边的感谢不知为何都说不出来，只问："你真的喜欢这些衣服吗？"

"这就是衣服的设计师。他刚好到店里来送货。"店员急忙介绍。

"真的吗？我很喜欢你的衣服。"金发美女激动地抱住陈锡文，吻他面颊一下，不过却没有留太久，松开手说，"不过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陈锡文目送她离开，居然连"谢谢"都忘了说，店员推他一下，打趣道："高兴傻了吧？"

陈锡文没理他，想起什么，追着跑出去，却又没有上前打招呼，只是不紧不慢地跟着，看见她走过了几条街，坐在了街角的露天咖啡座里，拿出手机打电话，不多时，一个黑发戴口罩的女生和她打招呼，落座在同一桌。

陈锡文隔街见到熟悉的身影，不敢猜，又不敢走近看，神色复杂地望到金发美女把所有的衣服都推给黑发女孩。

她们没有聊太久，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分头离开。

等她们走远了，他才敢跑过去，对着空空的桌子发呆，不知道是不是有所思有所念，他总觉得空气里还残留着若有若无的迪奥真我香水，正值桂花、常春藤叶和柑桔的甜美前调，慢慢在削弱。

这是于黛丽最喜欢的香水。

他看到顾客的第一眼就怀疑，因为每一个人的着装都有偏好，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作品从不性感狂野，怎么会被那位火辣的金发美女看上呢？

认清真正的买主是谁，他就像空欢喜一场，换来更深的失望。

想见卓尔，非常非常想。

“卓尔，你居然就住这种地方？”谢尔走进阳光楼，抬眼看到墙头的窗子，摇头叹气。

卓尔把陈锡文的工具和布匹收一收，挪出一个位置给谢尔坐。

他们一直没联系，可是谢尔跑到惠灵顿见网友，一起去看橄榄球世界杯，无意中转入卓尔工作的中餐馆，正好遇上。

“你和陈锡文住在一起？”看到这些缝纫机，他就知道了。

卓尔觉得一阵尴尬，忙解释：“我们合租，他一个房间，我一个房间。”

“你是不是要回国了？我记得你是10月下旬住到银蕨的，居然就要满一年了。”

“我正在申请延长签证。”

谢尔的眼睛眯起来，就像一只若有所思的波斯猫，上一次被他这样打量，他猜到她喜欢林摇滚。卓尔不由紧张起来。

“你喜欢陈锡文？”

卓尔听见门口一阵轻响，却很快静下来，只有楼道里呼呼的风声。

“是或不是？”谢尔见她久久不回答，着急地催促。

她盯着门口，那里空无一人，而她却觉得，冥冥中有一个人屏息等待她的回答，宣判他生，或他死。

她想到海岸绳索边那个对她掉泪的人，一下，一下，缓慢地点头。

“你喜欢他？那林呢？你考虑过林没有？枉他还……”似乎要吐露重大的秘密，可是谢尔最后还是及时收声，什么也不再说，怒气冲冲摔门而去。

陈锡文走进来，关上门，一下一下抚着卓尔的发，不自觉地一直笑。

这是灰暗的日子，他收获的最好的消息。

003>>>以你的名义

陈锡文没有再把衣服拿到销量好的那一家店去卖。

卓尔觉得奇怪，也没有过问，令她焦头烂额的是延签的事，似乎遇到些问题，估计很难办下来。

她垂头丧气地走出签证处，门外面等着一个摩登复古风格的女孩。

“你现在还以为自己帮得了陈锡文吗？”她一出声，摘下墨镜，卓尔认出是于黛丽，想当作没看见，却又被她拦住。

“卓尔，精神上的支持固然可贵，可是没有财力和渠道的支持，设计师的梦的确是寸步难行。”

卓尔停下来，跟她坐在长椅上。这段日子，卓尔确实发现，她心有余而力不足。她对设计什么都不懂，陈锡文画的什么她都傻乎乎地觉得好看，提不出一点意见。而陈锡文找工作的事，她也永远只能在旁边喊加油，却不能帮他介绍业界的朋友。

于黛丽说，他们来惠灵顿后不久，她也就来了，一边想方设法希望能在这边疏通一些关系，一边向父母争取增设原创高级子品牌，最近这两件事好不容易都有了眉目，她却发现，他根本不会领情。

“他不愿意接受我的帮忙，我想他是发现了他放在店里的衣服都是我托朋友买走的，所以没有再寄卖。我一直忙于斡旋的那些事，他根本不屑。”她的眼眶微微泛红，她别过脸，再转回来，又是一副清高美丽的模样，引得过路的英伦帅哥频频看她，她却不屑这世间的其他男子，独自守望心中的陈锡文。

“现在，卓尔，我愿意以你的名义去帮他。”于黛丽从铂金包里摸出一张报名表格，递给卓尔。“这是美国一个很有名望的设计师新秀电视比赛，出来的几季选手都获得了时尚圈的注意，你可以说服他报名。”

卓尔捏着这一张薄薄的纸，却觉得有千钧的重量。

于黛丽继续说：“至于在美国的费用问题，我会告诉他有一笔合约期内的分红没有及时算给他，现在汇给他。”

她戴上墨镜，冷冰冰拒人于千里之外。谁能想到她有一颗火热的心，为了陈锡文而不理智地燃烧?

卓尔点点头，把报名表收起来，起身要走，却被于黛丽一把拉住，手臂微微有些颤抖，她明明很难过，却不甘示弱，故意示出一张强势的脸。

“你真的喜欢陈锡文吗？”她抓紧卓尔，指甲像嵌入肉里，痛得卓尔倒吸一口冷气，她却不觉，继续在说：“请你好好地喜欢陈锡文，不要再想着林摇滚或者何日方。你也许不知道，我认识他六年多，他从来都是站在原地，就有别的女生靠过来。以前，他只要在我生日的月份，淡淡说一句‘好像你生日要到了’，我都欢天喜地，可是见过他如何挖空心思对你好，我才觉得自己以前像个傻瓜一样。请你好好珍惜他，否则，否

则我就杀了你！”

墨镜下涌出淡淡的泪痕，于黛丽提起包包，飞快地跑出卓尔的视野。

回到家，她看到陈锡文已经收到了于黛丽汇的货款，买了许多匹昂贵的新布料，兴致勃勃地说打算租一个工作室，在报纸上投放一些广告，好好经营。

卓尔把报名表递给他，他一看遍欣喜若狂，抱着她跳华尔兹，一个劲地说怎么自己没想到还有这个方法。

陈锡文很快就着手报名，有一些新作品还没有请模特和摄影师拍照，卓尔告诉于黛丽，她马上请了她所知道的最好的模特和摄影师，表面上调低了价格，去帮他拍照。

资料寄出的那一天，陈锡文满怀希望地开了香槟。

卓尔小口地抿，看见他好久不见开心到忘怀的笑容，听他手舞足蹈地说谢谢，她不由望着一个空缺的位置，应该是于黛丽坐在这里，分享他的狂欢，可是却是她不合格地坐在这里，代她领受他的温柔。

她好几次欲言又止，可是又想起于黛丽的警告：“不要告诉他是我做的。我说的，他不会听，你说的，他都听。”只能把话咽下去，对着没有人的角落敬一杯，一口饮尽。

陈锡文不解地问她在对谁举杯。

她想了想，说：“幸运之神。”

他高兴地说：“那我也敬幸运之神。”对着空空的地方敬一杯。

卓尔想，什么时候，他才能读懂于黛丽的好呢？什么时候，他才懂得，她在哈维诺说的话是真的，“真正遇见事时，却又发现我们不适合。”什么时候，他才恢复无往而不胜的陈锡文，让她可以开口说离开？

剪不断理还乱，她什么都不愿意想了，陪他喝，直到醉掉，却一直又醉不掉，扶着脸红红的陈锡文，哄他早点睡，被他抓住手，放在唇边摩挲，像个孩子一样天真地傻笑，醉意朦胧地问她：“如果没有你，我应该怎么办？”

越问，她的心魔越猖狂。

卓尔的签证延期请求最终被拒绝，似乎是调查时，在伊莎贝拉农场得到了不好的评价。

于黛丽问是否需要介绍开公司的朋友，可以帮她改办工作签证。

卓尔想到曾经于黛丽开条件让自己走，现在又帮着张罗留下来，觉得十分可笑，问她，她淡淡回："现在陈锡文需要你。"说话间，不悲不喜，反而令人更心疼。

卓尔思前想后，冒着被于黛丽打死的危险，还是决定坦白。

由始至终，她没有喜欢过陈锡文。也许在哈维诺，他把一块亲手雕砌的绿玉石挂在她的脖子上，她有过片刻的迷惘，可是在皇后镇，何日方说陈锡文隐瞒了林摇滚的事，那一点点幻想就荡然无存。

她对谢尔向门外的陈锡文承认喜欢，不知不觉就把这个谎撒得越来越大。

可其实，在陶波湖和南岛，他们成了最了解彼此的人，在心里，他是她在新西兰最好的朋友。

她明白他用情至深，不敢贸然拒绝，只想等待最合适的时机，可没料到，他陷入低谷的时间竟然这么长。

"等他摆脱低潮，我会坦白。"

于黛丽听完，先是一怒，恨卓尔竟然欺骗陈锡文，再是一悲，他竟然会被拒绝，才是一喜，原来她还有一丝渺茫的机会。

她飞快地扇了卓尔一巴掌，像豹子一样动作敏捷，漂亮的丹凤眼充满了恨意。"不要以为我会感激你。"又马上叫人送来了冰块，让卓尔敷在火辣辣的脸上，警告："回去不能让他看出来。"

卓尔点点头，回去后尽量用头发遮住伤痕，可是被陈锡文还是发现了。

他看她一直不自在地偏着头，忍不住撩起她的发，看到肿起的半边脸颊，抽口气，怒气冲冲地问："谁打你了是不是？"

卓尔哈哈大笑。"怎么可能是被人打了？依现在的我，谁打我一耳光，肯定要还她二十耳光回去对不对？"

陈锡文觉得似乎有点道理，在冰箱里翻冰块，问："送外卖时踩滑板时跌的？"

"嗯。"她顺着他的想法说，突然想到延期签证已经被拒，她必须在一星期内离开新西兰。"我……"吞吞吐吐了半天，却说不出口。

"喜欢我是不是？"陈锡文一用力，她措不及防被他压在沙发上，近近地看他勾着笑，一脸满足和幸福。

"不是。我不是要说这个。"卓尔慌忙坐起来，鼓足勇气说，"我要回国了。"

陈锡文还躺在沙发上，不以为意，轻轻松松地说："签证申请不下来？这有什么难的。你和我结婚不就可以留下来了吗？"

"什么？"卓尔跳起来，震惊不已。

他站起来，抚着她的脖子，卓尔一惊，想起来了雪山上遗失的玉，不由缩了缩空荡荡的脖子，他拍拍她的肩膀，笑着说："你是怕被我吃了吗？这么紧张。放心，再怎么也要等到我赢了设计师的比赛才能风风光光地求婚。"

"你通过初选了？"卓尔一怔，听出他的弦外之音，泪瞬间流下来，抱住他，感受到他温暖的体温，她终于相信面前这个人在一步步活过来，像一匹骏马，渴望驰骋。

陈锡文笑她哭的样子很丑，可是很温柔地任她流泪。"嗯。今天才收到电话，通知我去美国比赛。等我赢了，会拿奖金回中国开展事业，许多中国影星都在国际影展露面，她们一定很需要红地毯礼服设计师。而且，我妈妈是中国人，我想带她回故乡。所以，你回国后，不用怕，我马上就来找你，如果有谁敢说你的坏话，我就和他们拼了。"他亦搂紧她，在耳畔呢喃，"我会护着你，一辈子护着你。以后你遇见任何事情，我都和你一起面对。"

她在他怀里渐渐僵硬，离开来，说："我去买点牛排，今天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她跑去超市，无意识地取了许多牛排，售货员还多嘴地问她："今天是要办派对吗？"出超市时外面下起了细雨，她提着两大袋牛排，躲在一家已打烊的精品店的屋檐下，望着微微的雨，希望它下大一点，下猛一点，让她可以迟一点回家。

她蹲在屋檐下，看到被风雨吹得跌倒的骑自行车的人，没心没肺地笑出来。要是那个人被她激怒，冲过来和她吵架就好了。可是对方根本没理她，披着雨衣，摇摇晃晃地骑远了……

她低头看表，已经八点了，陈锡文该饿了，可是站起来，又蹲下去，摸出手机，拨给于黛丽，说一切的努力没有白费，陈锡文终于要去比赛了，他一定能够大放异彩，即使没有赢，也有机会在时装周上露相。

于黛丽久久没有说话，卓尔感觉到她应该在哭泣。

"好了。我也该开始申请美国大学的硕士了，如果他在那边需要我，我也可以马上帮忙。"

那头的声音又恢复了一向的自信和傲慢。

卓尔衷心说："我真的很欣赏你，于黛丽。"

若她能像于黛丽那样，不计较付出多少，不在意得到多少，只是专心地爱一个人，即便是像影子一样，一辈子不能相拥，只要守着他度过生命里每一个重要时刻，便能满足。

也许，她就不会犯过那么多的错。

执拗的爱是伤人的。

“好吧，我得承认，你也不差。卓尔。”于黛丽松口，也不知道卓尔听进去没有，她只望着淅淅沥沥的雨里，一个撑着透明伞的男人从街道那头急匆匆地跑过来，对她伸出一只手，笑着问：“你在和谁打电话？我们快点回去吧。你买这么多东西，是打算把我当猪一样喂吗？”

“你能承诺我吗？到了美国以后，你会好好比赛，拿出全部的实力，让我可以安心地回国。”她仰头，像流浪的动物一样渴求地望着陈锡文，伸出手指。

“我答应你。”陈锡文丢了伞，淋在雨里，勾住她的小指，用力地摇了三下。

越来越大的雨，完美地隐藏了他的眼泪。

回到家后，陈锡文让她休息，他去厨房里做牛排，她就在电脑前，买了回程的机票，闻到滋滋的香味，跑到厨房看他生龙活虎像个大厨。

一年里，她战胜了过去，不再是个背负回忆落荒而逃的女孩。如今，她只剩一件事没有完成了。

电脑里播放着他们相识的歌《If you want me》，卓尔不想毁掉最后一个美好的夜晚，与陈锡文漫无边际地聊天，帮他端盘子递佐料，和他一起在晚餐里回忆从相识到现在的所有小事。

他说他当初带她去陶波湖和环游南岛其实是有计划的，一路上，多是僻静的山林原野，她只能和他朝夕相对，白天见他，晚上见他，让她除了与他说话之外，几乎只能自言自语。他可以变成她呼吸的空气，变成她寂寞的水源，变成她生命里的习惯。

他越靠越近，带着雨水潮湿的香气，抬起她的下巴，手指抚过她苍白的面颊，令她一阵颤栗。

她抿紧唇，惊惶地望着他，他从未吻过她。最亲密的举动，只是十指紧握放在他的口袋里，一路一起走。

到最后，她在要推开他的瞬间，他只是叹一口气，像花折的声音，落了一个吻在她额头上的刘海。

“我早就察觉，你没有带我送的玉。你不说，我不说，我以为可以装傻，把你勉强留在身边。”他离远了，留她轻松自在的空间，浅笑着，掩不住神伤。“有时，我恨不得自己马上强大起来，可以把你争回来。有时，我又恨不得低潮再久一点，可以留你更长的时间。可是我不能这么自私，看到你撒谎而难过的样子，我更难过。”

她抽抽鼻子，愧疚地盯着脚尖。

“你走吧。我答应你会好好比赛的！别忘了，我是陈锡文啊！”

卓尔离开新西兰的这一天，愁雨不断。暗蓝色低垂的天空，仿佛会压垮高耸的天空塔。许多鲜艳的地方隔着雨看，就像褪色的彩色照片，越看越伤感。

她前前后后也认识了不少朋友，可还是选择了独自离开，到奥克兰搭飞机。陈锡文问她为什么要走得这么孤苦伶仃，她说，她怕欢送太盛大，就走不了。他酸酸地邀她一定要再回来看看，新西兰永远盛情以待。

在奥克兰机场的麦当劳，她准备给手机里所有存了号码的人发最后一封短信，不知道写什么，蓦地想到了陈锡文当初写给她的卡片，于是便群发出去："愿你逍遥自在，愿你无怨无悔，愿你坚强勇敢，愿你不虚度此生，愿你在新西兰，梦想成真。"

几分钟后，便收到了无数的回复。

谢尔回："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

何日方回："你先回国，之后我回来找你。"

陈锡文回："你记得我，就足够了。"

于黛丽回："我会帮他梦想成真。"

伊莎贝拉回："你回国如果见到林摇滚，帮我踹死他。"

梅浩回："我正准备买回国机票，既然这样，我不买了，再撑一回。"

土耳其姑娘回："妞。我不在新西兰啦，我在澳洲了，什么时候，我们又会在世界的哪个地方重逢？"

达尼丁的老太太回："我和我甜心还能生个小孩子吗？"

薇薇安没有回。

……

10月20日晚上11点59分的飞机，11个小时的飞行，卓尔在飞机上停不了一年的回忆，于是拿起笔，写下一篇《新西兰的间隔年》，记录了在新西兰的打工度假生涯。

飞机停在香港，她直接转船去深圳，站在北半球夏季的阳光下，擦肩而过的都是熟悉的脸孔，她想，终于回家了，便闭上眼睛，听动听的中文，眼泪从眼角流下来。

此时此刻，她还没有想好以后的路要怎样走，可是不害怕，因为绝望的隔壁就住着希望。

她去报刊亭逛了一圈，买了一些杂志和报纸，翻看有没有招聘信息，把自己的作品和履历发出去，然后就四处逛，寻找这里地道的杨枝甘露。

经过世界之窗，她看到门口按比例仿建的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却并不打算进去。她觉得，这些景点要去看真的，才感觉得到原滋原味的美感。

过些天，她在喝早茶的时候，手机收到一家旅游杂志社回复的电子邮件，约她去面试。

她翻遍自己的行李，没有找到一件正式的职业装，不由想到陈锡文的时装秀要求着正装出席，谢尔穿着神气的中山装来蜜鸟蛋糕店接她，递过来林摇滚为她借的薇薇安的礼服，说："林猜你没有准备，所以帮你借了套礼服，说怎么也不能让你被那个眼睛长在头顶上的陈锡文嘲笑。"

现在，大家又在做什么呢?

她甩甩头，低头看自己的白色T-Shirt、牛仔裤和板鞋，决定就这样去。

去之后，她的文章被刊登，她亦被录用。

她高兴地出了门，坐在大厦的楼梯口，偷偷地掉了一阵喜悦的眼泪，又马上擦干，站起来狂奔，追赶着公交车，与此同时，脑海里一直重播着面试主编的评价："你度过了一个很棒的间隔年！我不担心你日后会不安定，嫌辛苦，缺乏激情，因为你已经知道自己付出什么，要什么。"



第十五章 鹿汉之城

这是我的群星。

001>>>林别卓

圣诞节微寒的早上，办公室的角落里，三五个人议论纷纷。

“那个卓尔虽然小，却不简单，上班发表的第一篇新西兰打工度假人的文章就很受欢迎，有不少人写信到杂志社来问呢。”

“我们都要小心了呢。看主编的意思，很想栽培她。”

一个大波浪卷发的卷发女眨眨眼睛，得意地说：“没关系，我有法宝，林别卓要回国了，采访到他的话，主编肯定对我另眼相待。”

“你怎么知道林别卓要回国？”办公室角落的中年男人大吃一惊。林别卓是最近网络上人气极高的环球旅行家，他的个人网站流量已经逼近一千万，不过行程很随性，能搭去哪的便车就去哪。

“他近期搭船回深圳，我看见他在豆瓣上找深圳的换宿。要不是我妈不肯陌生人进来住，我肯定把他的专访搞到手。”卷发女叹一口气，一脸的不甘心。

主编推门走进来，身后跟着卓尔，大家纷纷噤声，回到座位上。主编拍拍手，说大家一会到办公室开晨会。

“让我们一起欢迎卓尔通过试用期，成为本杂志社的正式员工。”

大家互相看一眼，鼓起掌来，只有卷发女一动不动。卓尔受宠若惊地站起来，没

想到自己不到两个月就转正，感激地朝大家点头致谢，看过一张张神色各异的脸，却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高兴的。

“主编，我有问题。”卷发女举起手，不客气地发问，“她到目前主要是在办公室里端茶递水，跟在我们后边学习采访，最好的成绩也只是发表了一篇反响不错的文章，凭什么这么快转正？当初我们都是三个月才转正的！”

“其实这个……”主编搔搔鼻子，为难地说，“因为林别卓指定她采访，总不至于派个实习期的人去。”

“林别卓？”早就对林别卓的事情上了心的卷发女惊叫一声，“主编，林别卓回国的消息可是我先抢到手的。我昨天才跟你讨论过这个稿子，你答应让我试试。”

“可是，今天林别卓主动联系我，声明只接受卓尔采访，说对她打工度假的文章印象深刻。”主编两手一摊，没办法，他虽然看好卓尔，还是有点担心她的采访经验不足。

结束晨会后，卷发女气势汹汹地走到卓尔面前，嚷：“你搞了什么鬼？”

“我也是今早才知道这个消息的。放心，我会全力以赴。”她虚心求教，但不代表就该任人欺负。

“你！”她看见卓尔处变不惊的样子，不禁气结，暴躁地拍了下桌子。“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翌日，卷发女便把一只动物骨头制成的长尖角带到办公室，大家拿起来左看右看，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吹奏的乐器？还是装饰品？

“你知道是什么吗？这些打磨的痕迹好像很原始。”大家忍不住问。

卷发女小心翼翼地拿起来，擦了擦上面的指痕，得意洋洋地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珍奇玩意。是我朋友在非洲人的店里买回来的。但我想林别卓应该会喜欢这些有特色的小礼物。”

“你怎么知道林别卓在哪？是不是从卓尔的电脑里偷看了地址？”有人八卦一句。

卷发女不满意地皱皱眉。“嘁。谁稀罕。我神通广大，难道找不到他落脚的地址吗？他在豆瓣上找到的海边换宿旅馆，是我一个网友开的。我一问，朋友马上告诉我地址了。下班后我就把这送过去。”

“我劝你不要送。”卓尔端着一杯咖啡，站在大家后面，瞧了一眼，冷不丁说了一句。

“怎么？你怕我把林别卓的采访抢走了？”

“你要抢，我没意见。但是别把我的采访对象给得罪了。”

“你什么意思？这礼物丢你脸了吗？”卷发女举高它。

“它是非洲一个部落的男人用来装饰关键部位的东西。在清楚林别卓有没有收藏这类东西的喜好之前，你不要乱送。”

“什么？”卷发女一下子把那东西丢在地上，脸烧红起来，回座位低着头，假装很忙。

下班后，她依旧还是去了朋友家，因为已经约好了今晚见面。不过她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新礼物，只能买了一个名店的蛋糕凑数。

第二天，大家问她昨晚见到林别卓没有。她一时露出向往的神态，一时又恼恨地摇摇头。“长得不错，心怎么那么冷？”

对于她的蛋糕，他并没有拒绝，但是却没有吃一口，全让她那贪吃的朋友给解决掉了。她厚着脸皮提了下采访的事，他却十分坚定地回答：“我只接受卓尔的采访。”

只接受她的采访？卓尔听到这句话，没有沾沾自喜，只是对那个林别卓产生了好奇。

不过，那个卷发女却不肯再多透露一点林别卓是老是少，是高是矮，是胖是瘦，马着脸说：“我才不帮你。”

卓尔也不气恼，坐回位置上，看着电脑旁边的会发声的小绵羊玩偶，静静地整理了一下记忆里对他的认知，他会出名，是因为穷游世界的举动，从柏林向西出发，一路搭便车、便船，有时在当地民居里工作以换取食物和住宿，有时则在山野里风餐露宿。他持续更新自己的网站，有时会在无故消失很多天后，上线解释自己遭遇了什么样难以想象的惊奇历险。

他的个人网站里有许多旅行照片，有些拍摄角度之惊险，明显摄影者正被危险而美丽的金钱豹近距离直视。

可是这么多照片里，他本人从来没有露脸，连背影都没有。

有些粉丝猜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个年轻的背包客，还是个上了年纪的旅行家？关于他的身世有无数个人站出来爆料，从团队炒作的网络明星，到癌症末期的摄影家，各种不负责任的言论都有。

如果这次采访，能够拍一张他的真人照片放在杂志的封面上，绝对是销量保证和热门话题。

卓尔激动起来，不仅因为要见传说中的林别卓一面，而且因为又会听到许多好故事。

她喜欢故事，如果不是充满感情的故事，那么许多一生必去的地方，仅是重复的美景。

好些天，卓尔都围绕着采访林别卓这件事忙着，收集了不少材料，打算向主编报告自己的采访计划，却见主编推门走进来，寒着脸说："卓尔，暂时不用忙林别卓的专访了。他取消了。"

"取消了？为什么？"卓尔不明白那个素未谋面的人怎么如此善变，一下非她不可，一下连露面都不愿意。

"他没有说原因。哼。"主编十分讨厌人言而无信。

卓尔没精打采地坐下来，忍不住觉得有些遗憾，打开林别卓的个人网站，希望看到他的最新动向。

他最新发表的一篇文章只有寥寥数语。"我回来了，而你的心却不在了。"

过不久，卓尔就忘了林别卓失约的事情。

工作有时会太忙，尤其是出刊的时候，她会加班到深夜。合租的女生提醒她晚上回家要小心点，她们租的是便宜的农民房，没有小区保安，常有一些吃完大排档醉酒的男人经过。

她常下班后才记起忘了吃晚餐，买一个路边的煎饼，想着工作的事，低头一边吃一边往家里赶。

有次没有看红绿灯，听到汽车尖锐的喇叭声，后面一个行人匆匆跑上来，把她推开。她正要道谢，那人却没有停住脚步，消失在夜色里。

她已经习惯接受陌生人的好意，也习惯在别人需要时当一个善良的陌生人。

那个人的背影有些眼熟，她摇摇头，吃一口冷掉的煎饼，想怎么可能呢？自己太多想了。最近神经过于敏感，还总觉得回家的路上有人跟着，回头一看，又什么人都没有。

"又这么晚回来？"合租的女生坐在客厅上网看视频，看到卓尔疲惫的样子，忍不住关心一句。"你月工资是有多少啊，这么拼命？"

"喜欢这工作嘛。"她脱了鞋，坐到女孩身边，随意问一句，"你在看什么？"

"美国最新一季的设计师比赛真人秀。今天才出第一集，字幕组还没有翻译。你英文好，帮我听听他们说什么。我迷死这个参赛选手了！"女孩指着屏幕里的混血美男子。他专注地抚摸着水蓝色的绸缎，然后自信地一挥剪刀。

他会变出什么神奇的魔法?

卓尔知道，他的魔法，倾倒每一座城池。

她知道，因为陈锡文亲口说过。

“卓尔，我想做的时装，是我的审美王国。镁光灯要着魔一样地追逐它，评论家要费劲唇舌地描述它，喜爱的人忍不住在每一个重要的场合都选择它。”

“他赢了！”女孩激动地跳起来，抱住卓尔。

主持人恭喜陈锡文，并别有深意地说他回到住处后，会得到一份特别的礼物。

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站在公寓门口，抱住他，流着泪吻他的脸，说他成功了。

“这是谁？”其余的参赛选手掩不住目光里的惊艳，急忙问。

“是我生命里很重要的女生。”陈锡文帮于黛丽擦眼泪，在她耳边说什么，哄她破涕而笑。

他难得的温柔，只有有幸得到过的人，才知道有多甜美。

“真幸福啊……”女孩子关了这个视频，有些闷闷不乐，不过开了新视频，看到歌手苏见信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又燃烧起热情来。

女孩一点都没察觉到卓尔有任何异常，而卓尔确实也很平静，照往常一样热一杯牛奶，喝完回房睡觉。

女孩敲敲房门，说：“马上就要放春节了，年后才能见面，我们明天一起出去吃大餐好不好？”

卓尔应了一声，拉起床单盖住脸。

她在流泪，但并不觉得难过，只是很高兴地哭，陈锡文值得一份美好的爱情，于黛丽很爱他，超过任何人。也许需要时间，他才会发现，这个女子对他的爱，全世界都在感动，他却一直选择了忽视。

因为很安心，卓尔这一觉睡很沉，睡到第二天下午才起床。

女孩等得头昏眼花，看到她终于起床，爆发一阵欢呼，推着她进浴室刷牙洗脸。

“你电话。”女孩把手机递给她。

是主编。

“卓尔吗？林别卓又愿意接受采访了！你快去。地点是益田假日广场的王品牛排。”

“你不是很气他吗？”

“谁会跟销量过不去，哈哈哈，快去！他还是指定你！”

003>>>林摇滚

卓尔对女孩道歉，挎起包匆匆地跳上出租车，对着车窗整理了一下稍显凌乱的头

发，然后深呼吸几下，在脑海里重新温习她之前准备的采访。

笔记上有所有的问题，她一一看一遍，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没筛选出第一个问题。怎么才能打开他的话匣子呢？

对方回心转意原因不明，但为了避免再次落空，她必须以专业素质赢取对方的信任，成功挖掘出读者想知道的神秘故事。

“请问，你的网名是林别卓。真名吗？还是一个有意义的代号？”

会不会是喜欢卓别林？她才想到，把林别卓的名字反过来念就是卓别林。

卓尔懊悔自己对这个默剧时代一撇胡子的巨星完全没了解，连忙掏出手机搜索相关资料，默默记下了许多关键作品和影评。

从对方的兴趣开始采访，气氛会友好一点。

下车后，卓尔飞奔进益田假日广场，从电梯跑上去，找到王品牛排的店面，扫一眼“只款待心中最重要的人”的宣传广告，慢步走进去，观察着已入坐的客人。

现在对于晚餐来说尚早，客人不多，几乎都靠着窗坐着，因为入夜后，可以欣赏到世界之窗仿巴黎埃菲尔铁塔的灯光。

有西装革履的商务人士，有等待庆生的年轻女孩，也有一个坐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却像休息的狮子一样不羁的背影。

卓尔静静走过去，短短的一段路，她仿佛迷失在非洲的丛林里，闻到流淌的树香。

这个人从哪来，又到哪去？

虽然他的背影很年轻，但是气质却很老练，裸露在衣服外面的皮肤布满小小的伤痕，被草割过，被猛兽的爪子抓过，被悬崖上的岩石蹭过。

他的指尖不安地敲打着桌面，难道他也和她一样的紧张吗？

“你好。”卓尔不知为何，仅以本能感觉到自己步入了一个设计好的圈套。

深夜的脚步声，主编的电话，林别卓的“卓”字……一切的猜测在他转头时戛然而止。

她不曾忘却他的脸，还像一杯伏特加，烈得她心神尽失。

“林摇滚。”

为什么林摇滚要叫林别卓？因为旅行的时间，约等于他离开卓尔的时间。

“你回来了。”

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她却用了许多空白的时光来说。即便知道他是不得不离去，她却不能去找他，车厢里伊莎贝拉的那一幕，她想忘却不能忘。

“你家的事，你处理好了吗？”

他不意外她已经知道一切。“爸爸的事没法改变，但妈妈接受不了，一直希望能找到方法，可是人人自危，有谁愿意在这个时候帮一个失势的人，万一被牵连呢？妈妈受了许多骗，也遭了许多白眼，精神一直不太好，医生断定她有忧郁症。在德国的小姨希望把妈妈接过去养病，我就把她送去柏林。她清醒时，让我自己去做想做的事。她看得出我还有许多放心不下的事，说不想让大人犯的错影响我的人生，就让我走。”

林摇滚喝一口红酒，长期在野外，已经把他锻炼得珍惜每一滴水，每一口食物，他都在口中品味很久，才吞下去，让它们在身体里化为他冒险的能量。“你还记得柏林吗？你心目中最浪漫的故事。”

最无间的时候，她怀着憧憬的语气说一个故事，2009年夏，有一个叫谷岳的男生决定去德国柏林看女友，他一路搭便车，穿越13个国家，行走1万6千多公里，终于抵达柏林。

他记得她眼中灿烂的光芒，为了这一个眼神，他决定从柏林出发，环游世界，回到中国见她，然后带她一起去柏林看母亲，在天鹅堡求婚，以此致歉他缺席的日子。

所以，他向主编指定要卓尔采访。

采访前一天，他紧张不安地给谢尔打电话，说自己好紧张又要见到她了。谢尔藏不住秘密，说：“林。你不知道你走后，她已经和陈锡文在一起了？可是你已经在旅途上，我不想打扰你。”

之后，他拨给主编，取消了采访。

他不想消失很久又突然出现，令她为难。

可是见到她是他坚持一路唯一的动力。他舍不得走，留在深圳，打听到她工作和居住的地方，每天默默地陪她走一段路，担心她饮食不规律，担心她拼命工作，担心她深夜回家。

他总是告诉自己，这次是最后一天最后一眼，别再像个傻子一样尾随她了。

可是明天，依旧会等在她办公楼下的咖啡店，看她从窗外经过，情不自禁地跟上去。

当他看到陈锡文和于黛丽在一起的电视节目，欣喜若狂地请主编重新安排采访，他愿意答应一切采访要求。

这八个月，他一直在赎罪的路上，丰富的经历博得许多当地人的好感，当他们挽留他时，他说：“我会回来，下次带我老婆一起来。”说到这里，他紧绷的脸露出笑容。

卓尔按下快门，查看相机屏幕上的照片，呆了。

他的面容纯真，像被北极光照耀着。

他的双眼夺目，像南十字星的转生。

他的鼻子挺拔，像白雪堆积的阿尔卑斯山的顶峰。

他的下巴瘦削，像东非裂谷带深而狭长的地形。

他走过的那些地方，经历的那些雨雪风霜，都倒映在他惊人的美貌上。

“下次，我们一起去好吗？”桌上，林摇滚的手慢慢地握住卓尔的手，握住的瞬间，他的眼睛突然涌出了眼泪。

原来跳伞、蹦极、潜水、攀岩……再惊心动魄的感觉都比不上与她握手的感动，感谢自己还活着，还能握着这双略冰凉，略小，略挣扎的手。

傍晚的阳光很舒服，不会太烫，不会太凉，就像少女拨弄竖琴的手指，轻轻弹过暖暖的脸颊。

卓尔别过脸看着窗外人群熙攘的广场，这个世界有拜金女，有小白脸，有白骨精，有钻石男，有天然呆，有腹黑男，有宅男宅女……无论什么样的人都渴望别人掏出一颗真心，却不一定愿意把全部的自己交出去，所以互相伤害，剩下许多痴男怨女。

她转过头，问：“你愿意先陪我去见一个人吗？”

004>>>何日方

卓尔把林别卓的采访稿交上去，赶在春节前印刷，总算可以安心放假。

春节来临，可是大部分同事都愁眉苦脸，因为飞机票太贵，火车票和汽车票又买不到。

下班时间一到，卓尔就背上行囊，匆匆往门外跑。

大家见她似乎已有了打算，问她买的是什么票。

卓尔摇摇头。“没有买票啊，我准备去高速公路口搭便车。”

办公室爆发一阵善意的笑声。

“但是后天就是春节了，你搭便车可能来不及。”

“没关系。没有人在家里等我，我只是回去要看一个人而已。”卓尔不在意地笑笑，她没有任何亲人，当年不想让她读书的舅舅一家只是有名无实。

“哦。”大家都有点尴尬，目送她出门，等她走了，卷发女一副见鬼的样子回到办公室，拍着桌子吼：“你们猜我看见了谁？林别卓！他竟然在电梯口等卓尔！”

“算了。你看过她交上去的专访没？不得不说，真的很棒！”

办公室的人收拾好东西，关灯，回家。

至少他们都还有家可归，卓尔却无家可归。因此，她不着急，也不介意在旅途停留更多的时间。

林摇滚见她不慌不忙，仍像当初一样，选择不问。

站在她身边，已是久违的幸福。

短短的假期，他们花了3天在回去的路上，碰见了各种各样的人，送猪肉的，运煤炭的，去九寨沟的。有一个货车司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妻子的预产期就在近日，为了赶回去陪妻子生产，他不眠不休地开车。把两人送到湖南边上，实在没法再送一截，就请了一个休息站的司机吃碗方便面，让两人上这车，还抄下了车牌号码，嘱咐他们小心。

湖南飘着细细的雪，卓尔的鼻尖都冻红了，望着他淳朴的脸说谢谢。

他的普通话不标准，有些音有些好笑。但卓尔还是听得想哭了。他说："没事。多做点好事，希望她生产能顺利点。上次她妹妹难产，医生都让我们想好要孩子还是要大人。我可不希望我媳妇发生这种事。"

"不会的。一定会母子平安。"卓尔抓住他粗糙的大手，拍拍，发现他想起难产的可能，一米八九的大汉竟然在隐隐地颤抖。

"要女儿。女儿是贴心小棉袄。"他笑起来像一朵秋菊，之后不多说，匆匆走掉。

两人一共转了五次车，行了数百公里，才回到鹿汉。

这是她的故乡，她站在桥上，看到这里已经大变样，鹿汉高中开了一间分校，女学生们流行的不再是齐刘海长直发，而是俏皮的BOBO头；滨河路种了一排整齐的树，增加了许多桌椅，不少妇人在这里等着天黑后跳舞；小城最高的建筑正在顶楼修360度旋转餐厅，听说还特地请了法国厨师来做开幕式的晚宴。

卓尔深深吸了一口气，不计较人群中有些惊奇的目光是否是认出了她。

认出了她又如何，这些目光和那些过去是她独一无二的刺青。

她指着这座小城，对林摇滚说："这是我的故乡，我的过去。"

她带着他去墓地，她逃走一年多，不敢回来为亲爱的外婆扫一次墓。卓尔惊讶的是，外婆坟前的草却并不多，干干净净的，还放了一束新鲜的紫色花朵。

正逢扛着花锄的守墓人经过，卓尔问他，这里时常有人来么？

"以前有个男孩子常来的，扫一下这老太婆子的墓，后来，他上大学去了，就换他老爸来，不过后来他老爸到美国去了，临走时给了我一千块，让我好好照顾这座墓。前几天，他老爸回来过年，又来了一次，你看到的花，就是他放的。唉！不知她的亲人

上哪去了，还不如这些没亲没故的人。"

听守墓人的感慨，卓尔大约猜出了那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就是何日方，中年男人就是何灿森。

卓尔回头望一眼墓碑上外婆慈祥的笑容，依稀看到了何日方和何灿森勤恳地拔掉杂草，弯身献上一束鲜花。

林摇滚摘下一束野菊花，放在墓前，扶卓尔坐下来，台阶湿冷，如同外婆冬季瘦骨嶙峋的手，始终暖不热。

她以前常拉着外婆的手，讲今天学校发生的故事，她常常提到英文老师何灿森，外婆总是说："我家卓尔的英文进步这么快都多亏他。下次看到他路过，我一定给他包一袋香喷喷的牛肉饼。"卓尔撒娇："他不喜欢吃这么油的东西。"外婆就呵呵笑着说："都让他家的何日方把嘴养刁了。我看日方那孩子挺不错的，常来关照我生意，自从他来了，那些吃东西不给钱的小混混就少了。"卓尔安静地不说话，外婆就摸着她的长发，嘱咐："卓尔，何家的父子这么关心你，你以后一定不能忘记他们的大恩大德。"

后来，卓尔和何灿森私奔被抓回来，何日方登门送钱平息这件事。外婆抹着泪，强忍下所有的恨，决定："我们收了人家的钱，就不能再记恨人家了。"

此刻的卓尔喃喃着："好的，外婆。"

何日方千里迢迢来到新西兰，只为请她放下，可直到今日，她才真正准备好这一刻。

林摇滚不做声，听守墓人说着他完全不知道的年轻男子和中年男人，看她打电话，唤一声"何日方"。他明白这些人占有了她的回忆，而他守护着她的将来。

"谢谢你照顾我外婆。你回国后，我请你吃我做的大餐。"

"如果我活着回来的话。"何日方苦笑一下，电话那边又响起催促的声音。

坎特伯雷大学放暑假，何日方的老师受聘为一个动物纪录片组的顾问，老师记得何日方在暑期班的优秀表现，就邀请他一同去亚马逊热带雨林，这里五彩斑斓，生态丰富，如果不仔细看，看不到缠在树上吓人的大蟒蛇。

前段时间夜里，他被一条小蛇咬了，一时间找不到解毒的血清，差点就死了。

"我相信你会回来的。"卓尔不劝他离开危险的雨林，因为人生本就是这样，没有在热带雨林被蛇咬死，也可能走在路上就被掉下来的花盆砸死，横竖都有生老病死，不如就拿这条命去赌一个梦想。

何灿森的家，这么久未走，但是通向他的路却像点着一盏盏明星，如银河般铺开去。

他的家，就在鹿汉高中附近，鹿汉有许多老师都住在这幢楼上。

旧楼房，没有电梯，卓尔和林摇滚一阶一阶地走上去。

走到六楼时，卓尔从窗口眺望到鹿汉高中的全景。她指着樱花树，说这就是当年初遇何灿森的地方；指着操场，说她上体育课被体育课代表作弄，罚她跑一百圈；指着林子里那块月牙湖，说不知名的男生冒充何日方约她到这里来，把她按倒在地上，嘲笑她反正是谁都可以；指着教学楼，说有一天放学后，一群女生把她围在教室里，轮流扇耳光……

她居高临下望着她惨痛的过去，微微一笑，说："这就是我一直保密的事情。"

"卓尔。"林摇滚红着眼把她拉进怀里，声音因为心疼而嘶哑，"我告诉过你，我们拉过钩钩，你不用告诉我你不想说的事。我唯一一次问，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坏，想惹你生气，想激怒你离开，可是你离开我去陶波湖，我又忍不住去找你。"

"没关系，我已经可以面对了。我不希望再像上一次，各自保有心里的秘密，相信着爱情而分开。"卓尔握住他的手，踮脚主动亲吻他滚烫的唇。

她长大了，学会原谅，原谅自己，也原谅林摇滚。

曾经，她以为爱她的人应该保护她不受一点伤害。

这一年，她才学会，真正的爱是不分你我，一起笑了，一起痛了，一起闯了，至死方休。

他是有多大的魔力啊！当她还放不下过去的时候，就敢从天空塔跳下来，大喊出："我喜欢你，林摇滚！"

现在，时过境迁，他们都卸下了各自的包袱，就像两株新生的嫩芽，并肩迎接风雷雨雪。

但愿，他就是她流浪的终点。

"卓尔？"下楼的男人看见她，忍不住惊叫一声。

"老师好。"卓尔回头，不太记得这是哪一科的老师，只依稀记他曾代课过。

"你高中毕业后干什么了？"

"我去了新西兰一年，然后现在在南方一家杂志社工作。"

"什么？"老师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审视了卓尔一番，她身上没有俗艳的气质，少时便清冷顽强的眼神，如今更通透如水晶，又看了一下旁边的林摇滚，似乎也不

是什么富家少爷，忍不住说，“你一个高中生……”

在小城，出国和杂志出版，都是有文化的事情。

而她一个夹着尾巴逃跑的高中生，竟然比所有人想象的还要出色。

本来，大家都等着看她的笑话，看她越堕落，便能越理所当然地告诉小孩子，她是个坏榜样。

可现在的她俨然扇了他们一记无形的耳光。

被看不起又怎么样？被唱衰又怎么样？她的路，从来不由别人一言为定。她做错的事，坦荡荡接受。她要去的未来，无人可阻挡。

“卓尔姐姐，你好厉害啊！”老师的女儿从楼梯上蹦下来，扑进卓尔的怀里，仰起羡慕的脸。

“我们有事，先走了。”老师一直拿卓尔来教育小女儿这不可以做，那不可以做，此刻突然词穷，只能拉着女儿快些走，不时回头望望。

何灿森住在九楼。

她站在门口，已经听见里面传出风琴的声音，他还念着泰戈尔的诗，他喜欢简短而馥郁的句子，会反复吟诵，像台上的青衣，自己唱着戏入了迷。

女人拍手，鼓掌，说：“看来以后我们搬去康科德镇，也不会无聊了。”

“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一句吗？”

“哪一句？”

“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

听到这句诗，卓尔毅然按响了门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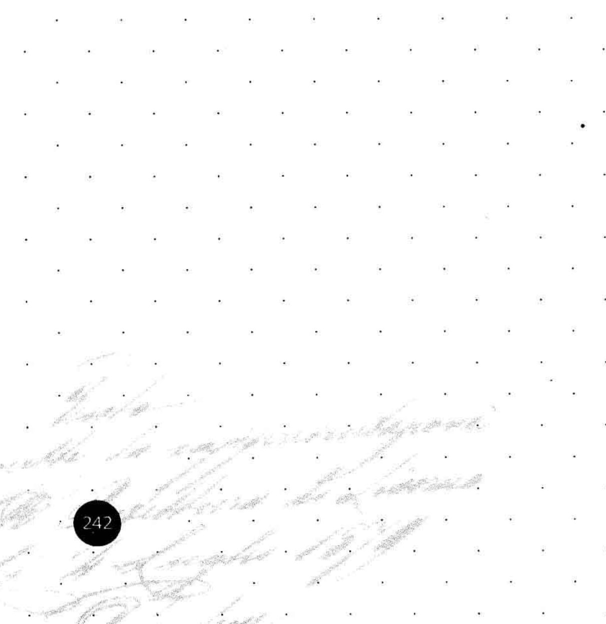
他开门，见到她的那一刻，双双松懈下来，像遇见了一个老朋友，看一眼已胜过千言万语。

原来许多害怕的事情，在真正面对的时候，比微风更轻微。

他的身后站着一位女子，她的身边站着一个少年。

何灿森揽着女人的肩膀，问：“这是？”

卓尔牵着林摇滚的手，回答：“这是我的群星。”



后记：新西兰的间隔月

2011年8月29日，18:30pm，香港直飞奥克兰。

2011年9月28日，11:59pm，奥克兰直飞香港。

在新西兰历时一个月，在出海三个小时的度假村小岛和开车二十分钟的山顶悬崖农场各换宿一星期，这是我的间隔月。

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但因为在那边独自一个人行走，奔赴网络陌生人的住宅，而迎接了许多惊异的目光。

我只是在学着渐渐变勇敢而已。

从2009年左右听到新西兰的打工度假签证（和呀蓝蓝在香港海洋公园遇见一个台湾书店的姐姐，她说她曾去新西兰打工度假一年，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计划，十分向往），我就一直在计划大学毕业后前往，一直到2010年12月真正把签证拿在手里，却又迟迟不能成行，直到翌年7月辞职后，脑子里爆发了一个卓尔的故事，终于下定决心来一个Gap month，边旅行，边写字。

这一路，行囊里只背了两本书，一本是新西兰旅游攻略，一本是梭罗的《瓦尔登湖》，适合这样漂泊的日子。

我的旅行路线是奥克兰——基督城——哈维诺——塔卡卡——纳尔逊——惠灵顿——陶波——罗托鲁瓦——奥克兰。

你看完全书后会发现，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是故事里的重要场景。当我怀着这些地

方的回忆去写故事，当我思考着故事去游历这些地方，我觉得这次旅行和以前所有的旅行都不同，我把自己当作卓尔，在异国举目无亲，却必须像杂草一样生存下去。

在奥克兰时，我在倒霉路上兴奋得蹦蹦跳跳，因为这就是林摇滚住的地方，我幻想着迎面走过来十指紧扣的年轻男女就是林摇滚和卓尔。我跑到天空塔，仰望高耸入云的塔尖，想象着卓尔就是从这里的192米跳下来，对着整个奥克兰大喊："我喜欢你，林摇滚！"在我的心里，我已经见证了这一幕。可惜的是，我问咨询处，他们竟然不提供双人蹦极，这是小小的遗憾，但是我还是把它写在文章里，因为不忍心放弃，这是我能想到在奥克兰告白的最浪漫的方式，希望日后成真。

在基督城时，我住在一家说中文的青年旅舍，认识了两位可爱的马来西亚大哥大姐，和一个让我羡慕嫉妒的中国女生。你知道他们是用多少钱飞到基督城的吗？四五百块人民币！在此，我必须隆重地向你们推荐便宜又美好的亚航，广告语是"让每个人都能飞"！受此刺激，我已经决定，亚航以后做哪的特价，我就到哪去旅游。我们四人组成临时的旅游团，每天都奔赴基督城的各个景点，海格利公园、新布莱顿海滩、3号线悬崖……然后天天坐公交车迷路。

在哈维诺，这是我第一家换宿的地方，陈妈妈的家便是以此为原型。换宿的主人家是一家德国夫妇，与我一同换宿的还有个德国美少年，写陈锡文的长相时，我脑海中总是想着他在餐桌对面逆光瘦长的脸。

在这里，我主要做些家务活，基本上天天都在擦天花板，举得手都酸了，常常一个人兴起，坐在梯子上，喊着五音不全的喉咙，什么歌都唱了，"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暧昧，让人受尽委屈""团结就是力量""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不痛快""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可惜什么歌都只记得一两句，唱到最后决定吟诗，李白的《将进酒》记得最熟，可还是觉得《三字经》最朗朗上口，只可惜背不全。

这里什么都好，与世隔绝，反而更亲近，四个人像一家人一样一起打桌球，出海钓鱼，追赶海豚，走邻访友，玩德国扑克，做土豆红烧肉、大盘鸡和包饺子……

除了信号不好。我的三张手机卡都没有信号！我每天必做的是跑到狂风大作的码头上，举高手机，像富兰克林放风筝一样期待有信号击中！

有时，放在凳子上有一格信号，拿高一点又没了。我只能把手机放在凳子上，把头偏着，保持与凳子平行来打电话，总是重复着："喂，听得到吗？听得到吗？"这种情况在晚上最诡异了，码头没有灯，只有风，只有惊涛拍岸，我每次在此游荡，都担心自己栽海里怎么办？

一星期后转战塔卡卡，这是我第二家换宿的地方，陈锡文和卓尔在环游南岛时借住的悬崖木屋便是以此为原型。换宿的主人家是一对新西兰夫妇。

我在这里做一些农场的工作，主要是植树、除杂草和照顾两个小男孩。每天我都在暗自祈祷，千万别挖到蚯蚓，因为我人生最怕软体动物。可是又想，真挖到了难不成我还要尖叫吗？对于一个农场主来说，这太矫情了，于是只能狠下心坚持，遇见什么通通装近视眼，咬牙撑住。

我不是好强，而是因为这不仅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体验当地人的生活，也要给之后的工作度假人留有机会，不能做得很差，让主人家再也不愿意雇东方人。

同上一个地方一样，这里也有一些不便的地方。地处山顶，无电供应，白天靠阳光，只有晚上才开发电机，睡前又关掉。我的手机充电器坏掉，没有办法充电。

当我终于下山上网，网友碧空云很紧张地问我到底为什么失踪这么长时间？手机关机，上Q本人不在，他还以为我被人谋害了！

我常问自己，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害怕过呢？只在网上发邮件就住进陌生人的家里，当然有怕过，可是难道就因此不去吗？用卓尔寄语何日方的话说，“人生本就是这样，没有在热带雨林被蛇咬死，也可能走在路上就被掉下来的花盆砸死，横竖都有生老病死，不如就拿这条命去赌一个梦想。”

我只是在拼，我这个大脸有没有好运气。不过，行走江湖，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

然后，我必须坦白。

我冬春交接的一个月，只是卓尔一年的精华游。一个月里，我努力地求证，从他人的言语和图片里，捕捉一年的美景，勾勒一个女孩长达一年的流浪，而且也从自己的经历里提炼，比如林摇滚的中介身份，我起先想偷懒，打算找中介公司帮忙申请，可是他们竟然开口要五万，我个人以为这个价格是不能接受的，所以鼓励大家如果要流浪，就自己操办一切。

因此，也许其中，仍有许多不足的地方。希望你们谅解，也希望你们可以亲自到访新西兰，发现文章里的美丽和不美丽。

最后，我任性的一个月已经过去，现在我想说的只有谢谢。

谢谢我的家人和朋友允许我去流浪。

谢谢奥克兰P旅舍的员工借我筷子，在早餐时弹奏吉他。

谢谢基督城S旅舍的William一起买彩票，Romy早上7点送我去车站，马来西亚大哥大姐和晶晶教我认识亚航。

谢谢哈维诺的德国夫妇Erika和W大叔无微不至的照顾，还有安静的Simon和很哲学范的Jonas，以及交际狗Sam和王子猫Tom。

谢谢塔卡卡的新西兰夫妇Dave和Lisa提供我农场、打猎的相关信息，还有可爱的小

男孩Daniel和Mike，希望小家伙们种的土豆到圣诞节能够拿下最大土豆奖和长相最有趣的土豆奖。

谢谢纳尔逊、惠灵顿、罗托鲁瓦和陶波遇见的旅行者或是工作度假人，是你们不吝分享的旅途故事，不断地启发我。

谢谢回奥克兰长途汽车上的韩国男人，你唱的毛利歌曲我一直记得悠扬的音调，你讲述的毛利爱情传说，我仍觉感动。

谢谢网友碧空云给我无限的帮助、安慰和鼓励，谢谢你提供你雪山车祸的事迹供我书写。

这一月来，一路来，如果没有你们，我将失去一段无与伦比的回忆。

这本书不仅献给你们，而且献给所有即将去和正在去以及不能去新西兰打工度假的人。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我在新西兰等你
作者=戴帽子的鱼著
页数=247
SS号=13046477
DX号=
出版日期=2012.06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